

世界 武俠



第 36 年

35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載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買兇」。伍斌乃主修商科，對於現代經濟可謂了然於胸，可是幾年之浮沉，仍一事無成，他缺乏的乃是「運氣」，古謂「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終於在某一天，他碰上了大亨——郭家發，從此飛黃騰達，可以一展他的抱負……南宮宇先生筆下的伍斌、郭家發，通過他們的交易，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經濟貿易經營手法，商場即是戰場，所謂致富之道，有許多鮮為人知的秘密，實在發人深省，欲知詳情，請閱本故事。

* * *

本期有秦風先生撰著的「同生共死」，麥青先生撰寫的「神腿」，均是一期完之小品文，文章雖短，寓意深刻，使人閱之，裨益無窮，獻給愛好者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霸尊風雲」，屆時請留意。

短篇有鐵石心先生所撰之「俠盜」。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買兇(現代都市奇情鬥智故事)

伍斌志向遠大，奈何畢業後時運不佳，直至某日遇到「貴人」，從此……南宮宇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同生共死(短篇武俠傳奇故事)

見財忘義 枉結金蘭……秦風 50

神腿(湖海恩仇軼事錄)

劍藏乾坤 鐵腿破解……麥青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天王傳奇(惜玉天王故事)◀三▶

五岔口援軍集結 遭鉅變義師瓦解……余破浪 67

龍虎雙雄(新派江湖殺手故事)

守諾救鏢頭 妬忌生暗嫌……西門丁 75

鐵手無敵(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身份難明白客 武林腥風從此生……臥龍生 83

虎嘯來如風(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鞭子狠毒滅二堡 俠盜仗義救駕忙……霍去病 91

胭脂奴(新派武林奇情故事)

各路英雄齊匯聚 從長計議爭戰事……辛士 99

鬼谷(新派武俠中篇故事)◀三▶

目睹至親遭慘死 奮往鬼谷尋名師……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七巧賭坊(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待人至誠有賢能 亡羊補牢求高人……辛棄疾 111

浪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月色朦朧擁江中 醉意薰薰試郎情……東門白 121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4.1.6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5期

(總號184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小說名家 臥龍生 作品介紹

名家作品

百看不厭

《仙鶴神針》 全書四集



《妙絕天香》 全書三集



《玉掌青苗》 全書兩集



臥龍生 著作

仙鶴神針(四集)	HK\$128	妙絕天香(三集)	HK\$95
玉掌青苗(兩集)	HK\$65	劍氣九重天(四集)	HK\$98
劍嘯江湖(三集)	HK\$90	九龍珮(兩集)	HK\$56
袁紫烟(兩集)	HK\$64	金釵令(四集)	HK\$72
王妃之死	HK\$30	四君子	HK\$26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兜買



財神眷顧

一朝發達

伍斌對於自己的名字，一向都感到有些驕傲。

當他向別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他總是如此道：「我姓伍，名斌，文武雙全的那個『斌』！」

伍斌一表人材，也的確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

在現代社會，要做一個文武雙全的人並不容易，不過，伍斌是做到了。

先說「文」這方面。

他在本地著名的大學畢業，主修商科，對於現代經濟政治，了然於胸。

在「武」這方面，他也大有成績。

他在讀書的時候，由中學到大學，都是一個運動能手，無論是賽跑、足球、籃球、項項皆能，出來工作以後，爲了保持身材，他更加

學習了柔道、空手道，練了幾年，三兩個大漢，並不能輕易接近他。

照理以伍斌這樣一個人，應該在這社會上大有作爲，但事實上他偏偏不是。

他而今雖然外表夠光鮮，但他的口袋常常沒有幾塊錢。

爲什麼會這樣？

也許他是被他的中學老師，或者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累死！

因爲他自小聽過小學的老師，引述國父孫中山先生勉勵國人的話：「立志要遠大，不要安於小成就！」

這話深深的烙印在他腦海之內。

他努力讀書，並且立下了一個非常遠大的志向，他要做全城最富有的人。

本城是一個講求物質金錢的城

市，一切成功與否，常常以金錢作爲衡量，伍斌有這一個志向，也是無可厚非，那是城市人的本色，一切向錢看。

要成爲全城最富有的人，一定不能替別人打工，因爲打工只能賺到非常有限的金錢。

伍斌的理論是：只有做生意，才可以以有限的金錢與時間，賺取無限的金錢。

他的理論並非胡謔，一切有根據。

他在大學主修商科，在商場大展拳腳，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伍斌大學畢業之後，一直沒有替人打工。

他一直在找尋機會經商，他滿肚子大計，只要抓到一個好機會，他便可以平步青雲，實現自己的志向。

書本上的做生意理論，非常簡單，只要有需求，作爲生意人滿足大眾的需求，那你便可以賺大錢！

那實在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伍斌當然非常清楚這個道理。

但現實生活中，做生意却並不是那麼簡單，做生意最重要的，其實並不是需求，而是資金。

伍斌一直在找尋資金，根據他在大學上所學，其實資金也並不是那麼難求，只要你有一個良好的計劃，一項有賺錢潛質的生意，銀行是樂意爲你籌備資金的。

可是，伍斌寫了非常多的計劃書，那些計劃書雖看來無懈可擊，只要資金一到手，他便可以賺大錢，但銀行却沒有借錢給他。

原來書本上沒有告訴伍斌，銀行是幫助那些已有資金的人，他一無所有，因此連信用也沒有，銀行又怎會借錢給他？

他經過了一兩年的奮鬥，事業毫無進展，空負他文武雙全的身手與腦袋。

但他並不氣餒。

他更把自己的計劃改良，把每一個細節精心修改。

他經過一番思索，決定第一個步驟——籌備資金。

其實籌備資金也有很多方法，最簡單的，莫如自己先去打工，如果以伍斌的學歷，在一家商行任職，每月兩三萬元，絕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省吃儉用，三兩年間，有

三五十萬元剩下，也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是他絕不想打工。

他有他的理由，因爲去打工，要朝九晚五，甚至更長的時間爲公司工作，自己再沒有時間把握其他經商致富的機會，他認爲他絕不能爲了三五十萬元而錯過了那些賺大錢的機會。

所以他絕不打工。

不打工那裏有錢？

日常的生活，對他來說，是說不成問題，因爲他父母仍在堂，沒有得吃還可以回家。

他不上班工作，他做些什麼？

他一直想辦法去籌備一筆資金。

他用過很多方法，最簡單的辦法是上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常常有很多神話般故事出現，說某人用幾千塊錢買中了一門大冷門股，一兩星期由幾千元變成幾萬元，再由幾萬元，翻了兩番，成爲了一百萬元戶！

他也試過買冷門股。

結果是那冷門股無端被停牌，以爲等個三兩天，又會再度有買賣，那知道因爲賬目有問題，被有關當局封查，結果那些股票成了牆紙。

他也試過去買黃金。

中東戰爭前夕，氣氛異常緊

張，美國已出了航空母艦，愛國者飛彈，戰爭已是一觸即發的局面。於是，伍斌在黃金市場內放下了訂金，揀了十手黃金。所謂「揀金」，意思是看黃金價格上升，不要小看十手黃金，那是一千兩，黃金價格每克一元，他便賺一萬元，如果超過了十元，他便賺十萬元。

戰爭已迫在眉睫，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黃金價格一定會大漲，因為在打仗的時候，沒有人再相信紙幣，只有相信黃金。

黃金一定會漲價。

伍斌坐在家中等着收錢。

但結果，他也是一敗塗地。

戰爭爆發，但黃金價格却下跌！這真是沒人料到，幾百年來，一打仗黃金便起，那會有下跌的道理。

以前的戰爭，人人要逃難，要帶黃金才可以上路，因此人人需要黃金，而令黃金價格上揚，可是，這一次中東戰爭，是一場最現代化的戰爭，那些飛彈不再需要運送，只要人一按電腦，飛彈便會自己找尋目標射去，人們再不必逃難！而中東方面，為了抗衡這次戰爭，他們大量拋售黃金的儲備，換來更多武器，以攻打美國。

結果就是因為中東拋售黃金換現錢，形成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因戰爭而使黃金價格下跌。

伍斌的損失，叫他欲哭無淚。

這一役中，他幾乎連老父那一層僅有的物業，也輸去了。

股票黃金使他非常失意。

不過，他仍然是一個不屈不撓的人，他仍要努力，為自己籌備一筆資金大展鴻圖。

他轉向賭錢。

最令他神往的第一次，他下注的那天晚上的夜馬，只費了幾百元，買了一條六環彩。

那是賭指定的六場，每場要買中跑出的首名或次名，那天他真的有如神助，六場都中了！

因此，他不單是中了一條六環彩，而是中了四條，另外還有一些特別獎，這一條，他下注的只是幾百元，而收穫是三萬多元。

如果以這個比例來說，他是不難籌到一筆資金，他知道幸運不會永遠在他這一邊。

因此，他決定以快打慢。

在另一場日賽馬之中，他看中了一隻馬。

這一次，他做足了功課，他開始從馬的血統追查，再查看這幾年來的跑績，然後再看賠率，一切都顯示，這匹馬是贏定了。

但他仍然小心行事。

直到跑馬的當天，馬匹的賠率是六倍，意思是投注一元，可派六

元，如果投注一萬，那便派六萬，除了本錢，可贏五萬元。

這是一個可觀的賠率。

可是，他仍未下注。

在開賽前的三十分鐘，他一直注視着那個賠率顯示板，那匹馬一直是一賠六，他也聽着收音機，所有的馬評家都指這匹馬是相當穩健的爭勝份子。

賠率板上的顯示不斷地閃動。

突然，他想投注的那一匹馬，本來的六倍，突然變了五倍。

在本地這個大彩池，要令一匹馬從六倍變為五倍並不是易事，那是要下大數目的金錢。

馬會是個最現實的地方，一切都是真金白銀的交易，並沒有除借，換句話說，這匹馬不單伍斌注意，亦開始有其他人注意。

那些人不單注意，而且用錢，用實際的行動支持他們的行動，他們下了巨注。

伍斌感到有點高興，也有點失落，因為由六倍變成五倍，如果他下注的話，他便會少贏一元！

突然之間，彩池的閃燈又轉了。他心目中的馬匹賠率又再改變，由五倍改為四倍，他慨嘆之際，數目字又再改變，四倍改為三倍！

本是六倍，而今只成了三倍。伍斌的心情更為複雜，他既喜又憂。

喜的是有更多的人與他有同樣的眼光，而且比他更為踏實，用實際行動，用金錢來證明自己的眼光，同時，也顯示這一匹馬實在是非常穩健。

六倍的時候，已是非贏不可，而今三倍，更絕無敗之理！

而他憂的却是派彩，本來他打算用三萬元來投注，應有可能贏九萬元的，但而今下注，却只能得到四萬多元的盈利，比心目中預期的，少了一半。

轉眼剩下五分鐘。

他不能再猶豫，他下了一個決定，把贏來的五萬元，再加上銀行最後的存款三萬元，一共是八萬元下注。

他對自已說，只要一擊而中，他便以後不再賭，因為有了真本錢，他可以施展自己所能。

在紅燈亮之前，他剛好下了注。

雖然他下了八萬元，但那匹馬的賠率仍然沒有變，仍然是三倍。以八萬元下注計，派彩應該是廿四萬元，除了本錢八萬，實收是十六萬元。

十六萬元，那的確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可以用十六萬元在商場

之上實現自己的目標，實現自己的理想，看看再沒有人對自己施以白眼。

鐘聲一響。

馬匹開始衝出閘，向終點進發。

伍斌也不自覺的站了起來，他所投注的馬匹，在馬堆之中，似乎是佔了第三四位。

那是一個最有利的地位，因為只要前面那快放的馬匹一用盡了氣力，他的投注馬便可以一舉而衝上，直趨終點。

果然，一切如他所料。

到了最後一個彎，跑前那兩匹馬，都相繼稍減慢，而他投注的馬匹，一衝而上。

前面是一條直路，只要騎師多加兩鞭，勝利已在望，那騎師也很努力，一鞭、兩鞭……

馬匹吃了鞭之後，也展開大步。

突然，整個馬場嘩然起來……

因為那匹馬上的騎師，不知是否太過用力，突然一個倒栽葱，倒了下來！

馬仍然拚命的往前跑，直趨終點，後面沒有那一匹馬可以威脅牠。

馬是贏了，但錢却是輸了。

伍斌看着手上的彩票，欲哭無淚，根據賽馬的規則，沒有騎師在

馬匹上面，雖然馬是跑了第一，但也不算數，仍作落敗論。

伍斌整個人好像跌進了深淵似的。

不單是贏來的五萬元化為烏有，而自已銀行中僅有的三萬元也完全沒有了！而銀行中的三萬元，其實也不算他的，那是一位朋友為了怕老婆知道有私己，放在他這裏而已，如果他追查起來，真不知如何是好。

伍斌感到全身發熱，如果這樣下去，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可能會發生爆炸！

他要了一杯冷飲，只有冰凍的飲品才可以使他回復過來，他的脚步不由自主的前往餐廳。

他坐了下來，一個侍者上前。

伍斌道：「要最冷的飲品！」

那侍者有點愕然，但隨即會意，因為他經常見過不少這樣叫飲品的人客，尤其是每場結果出來之後。

不一會，侍者捧來了一杯啤酒，並且放了很多冰在啤酒裏面。伍斌也不理會，連冰帶啤酒，吞了一大口。

啤酒帶冰，果然可以把他暫時冷卻下來，當他把嘴邊的啤酒泡沫用衣袖揩下來之時，他看到一個滿臉笑容的人站在他的對面。

那人似是非常高興，看到伍斌

的疑惑的臉孔，他問道：「你沒有朋友……」

伍斌望着他。

那人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想問你這位子有沒有人？」

伍斌搖了搖頭。

那人道：「那麼我坐下來了！」

其實他早已坐了下來，並道：「你喝的是什麼？」

「啤酒！」

「加冰的啤酒！是的，我要好好的冷卻一下我自己，否則，我會爆炸！」

他揚手叫了侍者，並沒有說什麼，指指伍斌手上的啤酒，侍者會意。

伍斌又喝了一大口。

那人道：「慢着，等我的也來了，我們好好的碰杯猛飲！」

「我並不認識你！」伍斌道。

「那有什麼關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人道。

大杯的，加了冰的啤酒來了，那人接過，向伍斌舉杯道：「飲勝！」

伍斌也沒有什麼異議，舉杯又喝了一大口。

那人也喝了一大口，道：「好冰涼，好冰涼，否則我真的要爆炸了！」

「為什麼？你輸了？」

那人仍然滿臉笑容，但不知他

輸了還是贏了。

伍斌道：「看你的情形，還是輸了的多！同是天涯淪落人，乾杯！」

那人也舉杯，猛吞一口。

他仍然滿臉笑容。

伍斌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大輸的人仍然滿臉的笑容，他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

「你贏了？」伍斌問。

那人點了點頭。

「贏了，怎麼還說會爆炸？」

「因為太出乎意料之外！」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不是那騎師無端的一個倒栽葱，我那裏會贏？」

「你說的是剛才那一場？」

「當然是，直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騎師墮馬，真是天賜橫財！」

「你投注那一匹？」

「一號，天賜橫財！」

「你為什麼會投注這一匹馬？你看過牠的血統？」

「沒有。」

「有沒有看過往績？」

他又再搖了搖頭。

「騎師配搭好？」

「不。」

「賠率好？」

「也不。」

「那你為什麼要投注這匹馬？」

「天賜橫財！」
伍斌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
那人道：「因為牠有一個好名字，天賜橫財，果然是天賜橫財！」

天！伍斌又再有一次快要爆炸的感覺，他猛地又狠狠的喝了一口啤酒。

「你甚麼也沒有理會便下注？」
「是的，這一個名字，其實已經值得。」

「你下注多少？」
「五萬元！」那人似是輕描淡寫地道。

「派彩？」
「八倍，你自己算算吧！」
「八倍，八五四十，四十萬元！」

「是的，四十萬元，除去本錢贏了三十五萬元，三十五萬，天賜橫財！」

伍斌又猛喝了一口，可是，啤酒杯裏連那些碎冰也沒有了。

那人道：「我請你喝一杯！」
伍斌沒有什麼表示，而那人已揚手，侍者到來，他叫了兩杯加冰的啤酒。

伍斌十分頹喪。

那人問道：「你輸了？」

伍斌點點頭。

「多少？」

「八萬元！」

「嘩！」頓了一頓，道：「你投注那一匹？」

「你前面的一匹。」

「什麼？你投注了倒栽葱的騎師？」

伍斌點點頭。

「天！不過我也要多謝他，如果他不是一個不小心，我們的位置便會倒轉！」

「那匹馬根本沒有可能輸的！」

「是的，我同意。」

「爲什麼你又不買？」

「因爲你那匹馬的名字不好聽！」

「有什麼不好聽？」

「你那匹馬叫『蜜豆』！」

「有什麼不妥？」

「『蜜豆』豈不是『墨斗』同音？」

「那又如何？」

「黑過墨斗！你聽過沒有？」

伍斌恍然而悟，俗語說「黑過墨斗」的意思是遇上了大霉運！

「明知是大霉頭，也要投注？」

那人語氣似帶責備，又道：「賭錢只有一個竅門。」

「什麼竅門？」

「好運！」

「好運？」

「是的，只要好運！你不用創馬經，不用看血統，不用看往績，不用看配搭，不用看賠率……」

「那你什麼？」

「有時是看名字，像今天這一隻天賜橫財！」

「沒有好名字時又怎樣？」

「那你要自己的福至心靈了！」

「什麼福至心靈？」

「那很難解釋——最終仍是好運，好運，好運……」他又再舉起杯酒，一飲而盡。

那人站了起來，一步一步離開了餐廳。

伍斌反覆的回憶着這人說的話，他開始明白，自己這麼多年來，毫無半點成就，不是自己才華不夠，不是自己不夠努力，而是欠缺了最重的東西——好運。

不過，「好運」應該往那裏尋？

福至心靈，又應該往那裏尋？

* * *

又過了一段日子。

在這段日子之中，伍斌仍然不斷的努力，特別是工作上的努力，還不斷的找尋好運氣。

好運氣的確是並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他無法知道好運什麼時候來臨，更無法知道好運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他不斷地在找尋，也不斷地在等待。

可是，這樣無限期的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爲歲月無情，時光飛逝。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找個看相的人，看看自己的流年氣色，也許會有幫助。

於是，他決定找那個城中知名的相學大家胡咨語，據說這位相學大師有兩樣東西非常出名，第一是他收費非常昂貴，第二是他說話非常準確。

伍斌從未看過相，對於收費，他仍然覺得貴，但爲了真正正正的找到好運的所在，他也不吝嗇。

於是，他撥了胡咨語大相師的預約電話。

接聽的是一把嚶嚶聲：「胡咨語相師辦事處。」

「請問我想看相，有什麼手續？」

「你以前有沒有看過？」

「沒有。」

「那你先登記，請把姓名地址電話……」

伍斌問道：「我在什麼時候可以看到胡大相師？」

「今日是五月七日，你要在八月七日才可以……」

「什麼？八月七日？三個月後？」

「是的，因爲胡大師非常忙碌，而且……」

伍斌道：「那麼，我不看了！」

那嚶嚶聲：「爲什麼？你嫌時間太長？」

「是的，三個月後已不知什麼世界，我也可能發了，不用再相的人，看看自己的流年氣色，也

大師！他想放下電話。

「好！你既然那麼心急，我讓你排一個快期！」

「快期？」

「是的，可以在一個月後……」

「一個月？也太久了！」

「那麼，你想在什麼時候？」

「再好是明天！」

「明天？沒有可能，不過，最快……」電話傳來一陣按電腦鍵盤的聲音，然後那嚶嚶聲又道：「最快也要五日之後，那是……」

「五月十三日？」

「對，五月十三日下午五時！」

「爲什麼這一個時間？」

「因爲胡大師每日限看八個，而你是加插下去的，因此只能加到最後一個！」

「好，那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我爲你排快期却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快期是要加一些快期費！」

「快期費？」這倒是一個新鮮的名詞。

「要多加百分之二十看相費。」

伍斌本來不想多出快期費，但說了這一大番話，他不想再浪費時間，便道：「多百分之二十便多百分之二十，沒有其他問題？」

「請你依時來到，並且準備現金。」

伍斌放下了電話，對着自己苦笑，不過，從這一位相師的預約服務，其實伍斌也得到了不少益處，因爲相師有這樣的安排，使客人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感覺。

第一，覺得這相師與別不同，他既多人光顧，又絕不濫看。

第二，他令客人也與別不同，他可以加百分之二十的金錢，便可以提前看相，使人有排衆而出的感覺。

五日之後，伍斌在四時三十分便來到胡大相師的辦公室，胡相師的辦公室並不是普通的住宅樓宇，而是在旺角一間商業大廈之內。

辦事處面積並不大，但裝飾佈置却是非常華麗，雖然是四時三十分，仍坐滿了人。

伍斌覺得奇怪，往那位接待的小姐報到，並問道：「還有這麼多人要看？」

那接待小姐一邊按電腦，一邊道：「是的，他們希望有人臨時退出，可以補上！」

「那麼有沒有人退出？」

「今天沒有！」

「他們還在等什麼？」

「他們還希望有奇跡出現！不過，你都來了，看來再沒有奇跡！」

伍斌實在覺得奇怪，有人臨時想乘飛機出外，也可以到機場等候

作後補，但想不到看相也有後補！

那位小姐道：「伍先生，請你交相金，一共是三千六百元，包括了快期費！」

伍斌早有準備。

那位小姐接過後，道：「請坐一下。」

伍斌坐在沙發上，過了一會，覺得有些內急，便往廁所去。

當他方便之後，他聽到外面有人說話。

「這份工好容易做，但太悶了！」

「好做便算，還嫌什麼？」

「一天到晚的坐着，時間真難過！」

「沒有人來的時候，你可以假寐一下！」

「雖然可以，但給那位小姐看到，或者給胡相師看到，那不太好！」

「當然，我們這份工有很多人搶着做，如果他們不喜歡，隨時可以解僱你！」

伍斌立時明白，這是胡大相師請回來充場面的人！

伍斌覺得有些氣憤，不過，他回心一想，這只是胡大相師加重本錢把自己形象突出的方法，他沒有加害其他人，也不算是騙人。

這人經營實在得法，怪不得其門如市。

當他回到胡大相師的辦事處，那位小姐道：「伍先生，你去了那裏？」

「廁所！」

「爲什麼去了這麼久？」

「也不算……」

小姐道：「請你望着那個鏡頭！」

「什麼鏡頭？」

「那個閉路電視的監察鏡頭！」

「爲什麼！」

「你望着它好了！」

伍斌沒奈何，只好望着那鏡頭，那鏡頭自動旋轉着，似乎是在自動對焦。

那位小姐拿起了電話，道：「怎麼……好……好……我告訴他！」

她放下了電話，望着伍斌，有些遲疑道：「伍先生，真不好意思！」

「什麼事？」

「胡相師說今天不能爲你服務？」

「爲什麼？」

「因爲他剛才在閉路電視中看過你的氣色……」

「這閉路電視也可以看氣色？」

「可以，胡相師發覺他不宜給你看。」

「爲什麼？」伍斌實在是大惑不解。

金。」

「因為他發覺時辰不對。」

「什麼時辰不對？」

「是他與你之間時辰不對，在這情形之下，他不想替你看。」

「不過，我已交了錢？」

「錢並不是一個問題。」

「你把錢退還給我！」伍斌氣憤道。

這話一出，坐着等候的人，都湧了上來，七口八舌道：「由我補上，由我補上！」

那位小姐道：「慢着，慢着。」

她又轉向伍斌道：「胡相師可以在明天上午十時正，記得是十時正，他可以為你看相！」

「為什麼明天十時正又可以？」

「他推算過，明天十時這個時辰，對你對他，都非常有利！」

「怎麼有利？」

「對他來說，那時他最有靈光，說話也最靈驗，而在你來說，你的氣色也在這個時候最清楚的表現在臉上！」

「如果我不看呢？」

「可以……」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那些人已爭着說話：「明天我來，明天我來！」

小姐道：「慢着，我仍要先與伍先生交代清楚。」

旁邊那人向伍斌道：「先生，你快決定，明天你不來，我會補上。」

上。」

小姐又問伍斌道：「伍先生，如果你退錢不看，那麼，今年之內，你再沒有機會。」

「我可以加錢！」

「不，加錢也沒有用，胡相師不會再為你看！」

旁邊另一人又道：「胡相師一言九鼎，伍先生，你不看便由我補上吧！」

「不，由我補上！」

一時之間，七嘴八舌的爭着。

伍斌知道，這些人都是在做戲，不過，戲假却情真，氣氛令伍斌覺得，自己這麼退出，似乎是失了一個大好良機，而這個機會有很多人等着補上。

伍斌想了一想，道：「好，我明天來！」

那位小姐好像是鬆了一口氣，而旁邊那些人，似乎都十分失望的回到沙發上。

伍斌離開了胡相師的辦公室，回心一想：「為什麼自己會中了這一個局？」

這分明是一個營造氣氛的局，不過，這個佈局却是非常好，不但把胡大相師的公信力、威信力加強，也使看相者更充滿好奇心，甚至渴望一見胡相師。

翌日，伍斌準時到達。

胡相師的辦公室內，仍然是坐

滿了人。

非常準確是十時，那位接待小姐請了伍斌入胡相師的辦公室。

胡相師圓口圓臉，頭髮梳得非正常貼服，身穿筆挺的西裝，精神飽滿。

伍斌想開口，但胡相師比他更快，道：「伍先生你近年來相當苦惱，事業不前，愛情無着。」

伍斌聽了，身心為之一震。

這相師實在厲害，自己未發一言，他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事。

伍斌又想開口。

胡相師道：「你不用說。」他用手指占算着，道：「你出身不算好，但也不差，你不用急着賺錢養家，却心有鴻鵠志！」

「是的。」伍斌忍不住的道。

胡相師微笑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什麼？」伍斌並不明白。

胡相師道：「你欠的是運氣！」

這一句話又是中了伍斌的要害，他來找胡相師，便是希望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有運氣。

「我什麼時候才有好運？」

「請你說出時辰八字！」

「我不知道……」

「你的出生日期？」

「只知陽曆！」

「也沒有問題。」

於是伍斌說出了他的出生日期。

期。

「出生時辰？」

「我不知道……對了，我母親說過，我在早上，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那是卯時！」

胡相師閉着眼睛，非常用心地占相，伍斌不敢開聲，以免打亂胡相師的思路。

接着，胡相師拿起原子筆，在他面前的紙上左畫右畫，一會又好像在計數。

突然，胡相師把手中的原子筆大力的擲在枱上，然後，一雙精光的眼，望着伍斌。

伍斌驚道：「怎麼？看出我有些什麼不妥？」

胡相師嘆了口氣，道：「在這一年以來，我從未看過像你這樣一個運勢的人！」

「怎麼？霉透的運？」

胡相師居然點點頭，道：「霉極，霉極！」

伍斌非常喪氣地道：「我也知……」

胡相師突然又提高聲音道：「伍先生，你過去的運是霉極，你雖有學問，你雖有才華，但你空有抱負，空有大志，却一事無成！」

胡相師的話斬釘截鐵，鏗鏘有聲。

伍斌的頭放得更低，腰彎得更

彎，整个人似乎陷入了柔軟的椅子之內。

「不過……」胡相師的語調又改變了。

「不過什麼？」伍斌心急地問。

「你過了立秋之後，你的霉運已到了極點！」

「極點？衰到盡？」

「正是，所謂否極泰來，你的好運自立秋日開始，就會轉好……」

「轉好？」伍斌把腰挺了一挺，頭也昂高了一些。

「是的，那時你有貴人相助，你的事業會開始，而且是……」

「是好還是不好？」

「當然是好，你會財源廣進，幾乎想要什麼就有什麼！」胡相師仍是那麼斬釘截鐵。

伍斌聽了，腰更挺直，頭更高昂。

「不過，這個機會，你要好好把握，如果一再錯過，你將永無翻身之日！」

「什麼機會？」

「我不能跟你說！」

「為什麼？」

「因為那是天機，我已透露了天機的一部份，其餘的全要你自己心領神會！」

「以後怎樣？」

胡相師不理會伍斌說什麼，

道：「我今天要講的便是這些，請便！」

「我想問……」

「你不用再問，我也不會再答。」胡相師按了枱上的對話機，道：「送客！」

伍斌仍想再問，那知道接待小姐已推門而入，道：「伍先生，請走這一邊！」

胡相師已靠在他的高背椅內。伍斌無奈，離開了辦公室。

他在回家途中，把相師的話想了一遍又一遍，發覺他說的，其實是模稜兩可。

既然要前來看相，又想快知道自己運情如何，這個人運情一定不好，因此，他一著的擊中自己欠運，那並不是神機妙算，而是普通常識。

不過，相士提出過一個日子，那是立秋之後的日子，他說他的運會好起來。

他拿出了一張月曆，細看之下，還有三個月才是立秋，三個月之後，他的運會好起來？

三個月？三個月之後，又不知要變成了一個怎樣的世界了！

漸漸，他又覺得自己實在笨拙，花費了一大筆錢，却聽了這些連自己也懂得說的預言，他十分後悔。

可是，錢已付出了，再怨也沒

有用。

* * *

三個月，轉眼便過去了。

伍斌每日仍然過着平凡的生活，依然找尋他要找尋的機會，可惜，日子並沒有多大改變。

那日，天氣非常炎熱，他正想乘車過海，往看一個做地產的朋友。

那時並非繁忙時間，排隊等過海巴士的人並不多，一輛隧道巴士來了。

伍斌手裏早已預備了六元二角，那是隧道巴士的正常收費，那知道前面來的却是一輛冷氣巴士，冷氣巴士的收費是七元五角。

向來伍斌也會等另一輛巴士才上去，這樣可以省回一些錢，雖然只是一元幾角，但小數怕長計，而且他並沒有什麼收入，可以省下來的便省下來。

可是，那天天氣實在太熱，鬱悶的空氣使人極不舒服，因此，他決定破例多費一元三角，於是，他又從包裏拿出未足之數。

站在他前面是一個福泰紳士，這位紳士，西裝革履，打扮得非常光鮮。

他首先上了車，伍斌跟着他。

伍斌還沒有放下錢，那司機突然喝道：「老友，你未付夠錢！」

這話當然是對前面那位仁兄說的。

的。

那中年紳士道：「我……我身上只有六元二角……」

「不夠，這是冷氣車，要七元五角。」

「但我沒有……」

「沒有你不要乘冷氣巴士！」那巴士司機似乎有些狗眼看人低。

那中年紳士有點面紅耳赤，道：「我……」

「我什麼？還裝什麼，快拿錢出來……」

「我沒有……」

司機以為他沒有零錢，便非常傲慢的道：「沒有零錢，便放下一張十元，沒有十元，一百元也要！」

「我沒有錢！」

這話實在令人詫異，因為這中年紳士，單是身上那套貼貼服服的西裝，應該是超過三千元以上，為什麼竟說自己沒有錢？

「沒有錢便下去！」那司機非常橫蠻無理。

「下去？」那中年紳士有些疑惑，因為他畢竟是付了款的。

「是的，下去，我見過你們這種人，為了慳一元幾角，不惜把自己的臉也抓破了！」

中年紳士道：「不，我不是這種人，只是因為……」

「不要說了，下車！」

「但我入了錢！」
「入了錢是你自己的事，我們不負責退錢！」

那個紳士十分氣憤，但無奈。那司機又道：「如果你不下車，我有權不開車，或者我叫警察來！」

「老兄，你太過份了！」伍斌實在忍耐不住，先把自己的七元五角放下錢箱，然後，再拿出二元，放在錢箱之內，對那司機道：「我代他補錢！」

那個紳士回過頭來，道：「謝謝你！」

伍斌道：「沒關係！」
那司機道：「算你好彩，進去吧，不要阻止地球轉！」這司機實在可惡。

這一段小風波，雖然沒有人出聲，但人人都覺得這司機實在太過份。兩人入了車箱之內，並上了上層。

上層有非常多空位，兩人並排而坐。

那個紳士道：「先生貴姓，真多謝你！」

「沒有什麼……這司機可能工作太悶，隨便找個人罵罵，為難一下，發洩一下他的情緒。」

「是的，只是我不夠運！」
「算了，不要為這種人苦了自

己，如果你憤怒，與他辯論，這正中他的詭計！」

「是的，先生你真是好人，貴姓？」

「我姓伍，伍斌，文武的斌！先生，你呢？」

「我姓郭。」他伸手入袋內，似乎是想拿卡片出來的，可是，他的手凝在半空，道：「啊，我就是忘記了拿錢包，其實我趕着出來，只穿了衣服，什麼也忘記帶了，才會被這司機奚落一番！」

「郭先生，不用麻煩了。」

「伍先生你為人行俠仗義，而今這個社會，實在少見！」郭先生道。

「那算什麼，一元幾角而已！」
「就是一元幾角，很多人也見死不救，我不是說我死，而是那場面實在尷尬！」

「那司機可惡吧了，你可以向巴士公司投訴他，看他以後還敢這麼待人！」

郭先生道：「不用了，這人一定沒有報應的！」
「報應？」

郭先生道：「不，我也說得過火了一些，這件小事，有什麼報應？」他頓了一頓，道：「伍先生過海辦事？」

「找個朋友聊聊！中環廣場是不是在中環？」

「不，中環廣場並不在中環，而在灣仔！」

「在灣仔？幸好向你問一問，否則我會在灣仔下車，却又找不到，為什麼他們不把那間大廈命名為灣仔廣場，那豈不是更清楚？」

「中環廣場氣勢比較好多！」

「但地點不符啊！」

「不會不符的，那是遲早的事。」

「什麼遲早的事？」

「中環已再沒有發展的餘地，整個商業中心已向東移，灣仔在將來也會成了中環一部份！」

「那時，再沒有灣仔，那麼，中環廣場便名副其實，沒有改錯名了！」

「正是。」郭先生似乎十分欣賞伍斌。

伍斌道：「我應該在那裏下車？」

「巴士一出隧道，便可以下車了，我也是去中環廣場的，我們同路，可以一起走！」

「好極！」

他們說話之間，巴士已出了海底隧道。

郭先生道：「這一個站便下車了。」

於是兩人下了車，直往中環廣場，由巴士站往那大廈，須要一段時間，那時，驕陽似火，兩人行得

十分辛苦，但仍然邊走邊聊。

當郭先生在那班馬線過馬路時，他一脚踏下，伍斌眼快，眨眼間便看到似有一輛汽車飛駛過來。他連忙一把拉着郭先生。

郭先生被他一拉，立時呆着，而身前一輛高速跑車已飛馳而過。如果他再多踏一步，那汽車大有可能把他撞倒。

郭先生驚魂甫定，道：「謝謝你！」

「小心！」伍斌道。

他噓了一口氣，道：「如果不是你，我早已成了輪下之魂！」

伍斌道：「沒有那麼嚴重！」

郭先生道：「今天倘若不是遇到你，我不知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也是湊巧而已！」

「不，你是我的福星！我一定要謝謝你！」

「不用！」伍斌微笑道。

郭先生想了一想，道：「你去找朋友，然後，你來大廈內那間意大利餐廳，我要好好的請你吃一頓！」

「不用客氣！」

「不，郭先生似是十分嚴肅的地道：「你一定要來的啊！」

「好極，我只是往上面一個做地產的朋友聊聊，一會便下來……」

成為事實？」

伍斌嘆了一口氣。

「什麼事？」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伍斌道：「我欠的只是資本而已！」

郭先生想了一會，道：「那麼你認為你若經商一定可以賺錢？」

「一定可以！」伍斌斬釘截鐵道。

「你有沒有試過？」

「沒有。」

「既然沒有試過——你怎麼知道你一定成功？你豈不是太自負？」

伍斌仍然極有信心地道：「我有信心！」

郭先生聽了，臉現微笑。

伍斌看着郭先生，心中有些大不謂然，因為他覺得郭先生似乎在嘲笑他。

伍斌突然感到有些頹喪。

郭先生道：「伍先生我欣賞你！」

伍斌聽了，立時回復精神，道：「多謝你，你可以看不起我，但你絕不能懷疑我的信心！」

「是的，想當年我也有過一番大理想，也是欠缺了資金而一事無成！」

「但你而今不同了！」

「因為有人幫助我。」他頓了一頓，道：「今天我要幫助你！」

伍斌點了頭，正想問他怎會認得自己，那人已道：「請坐這一邊！」

他指着那一邊那張空置着的枱，而那大漢却坐在旁邊另外一

「那我在那間意大利餐廳等你！」

伍斌覺得如果再推他，似乎是有點不近人情，便道：「好，我也一定來！」

於是，他們在大廈的大堂分手。

郭先生似乎是一個非常有頭有臉的人，很多人都向他打招呼，而他也十分友善的回應。

伍斌依地址找那位做地產的朋友，聊了幾句，並沒有什麼收穫，而他的朋友似乎對做地產，已有點意興闌珊，因為近年來，樓價已實在太高，高到非一般市民可以承購的能力。

他離開了朋友的地產公司，他想起要到那間意大利餐廳。

那是下午茶時間，餐廳內已坐了十分之八，但有一個角落，當中一張枱空着。

他正在游目四顧，找尋那位郭先生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上前，這人西裝革履，非常斯文，不過，因為他身材高大，掩不住他的身手不凡模樣。

那人道：「伍斌先生？」

伍斌點了頭，正想問他怎會認得自己，那人已道：「請坐這一邊！」

他指着那一邊那張空置着的枱，而那大漢却坐在旁邊另外一

張，他並且道：「請你等一下，郭先生立即便會來的！」

伍斌坐下，侍者上前，他要了一杯凍咖啡，坐在這清涼的高尚咖啡室，實在是非常舒服。

不一會，咖啡來到，郭先生也來了。

伍斌站起來與他招呼。

郭先生用手輕拍他的膊頭，道：「請坐！」

那個彪形大漢向他微微點頭，郭先生也是微微點頭向他示意。

「要了什麼？」

「凍咖啡！」

「你喜歡喝咖啡，為什麼不要一杯意大利咖啡，這裏的招牌貨！」

「要了這一杯，不用再叫了，或者下一次……」

「好極，你倒知慳識儉！」

「沒有辦法，溫食艱難！」

「溫食艱難？在本市並不見得！」

「對你來說，也許是。」

「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你是郭先生！」

「其他呢？」

伍斌搖了頭。

郭先生仍然問道：「你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伍斌呷了一口咖啡。

郭先生問道：「你做的不行？」

郭先生問道：「你做那一行？」

「沒有什麼……」伍斌有點苦笑。

「沒有什麼……是什麼意思？」

「我想做生意，但大學畢業出來之後，一直找機會，却苦無機會！」

「啊，你大學畢業，專修什麼？」

「工商管理！」

「那是一個大熱門學業，怎會找不到工作？」

「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我不想為人工作！」

「啊，好極，你想為自己工作？」

「對，這正是我的志願！」

「有什麼念頭……」

「念頭？你指的是生意的念頭？」

郭先生點了頭。

伍斌道：「很多，但我不能告訴你！因為……」他頓了一頓，道：「郭先生也是做生意的？」

郭先生點了頭。

「如果你有生意念頭，你會隨便告訴人嗎？」

「當然不會。」

「對，因此，我也不會告訴你，對不起！」

「好極，我非常欣賞你，既有念頭，為什麼不坐言起行，把念頭

「幫我？」
「是的，我幫助你找尋資金。」
「借錢給我？」

「不，你對地產有興趣？」

伍斌點了頭，道：「有，我今天來找這個朋友，也是希望看看地產的行情。」

「你想做地產生意？」

伍斌苦笑了一下，道：「這個時候，樓價這麼高，我怎有辦法下手？」

郭先生道：「雖然樓價高企，你認為有沒有得做？」

「有資本當然可以！」

「爲什麼這麼高價仍然有得做？」郭先生問道。

「所謂高價，只是相對而論，以前樓價由幾元一呎到一千元一呎的時候，人人都說沒有得做，但結果呢？」

郭先生微笑點頭。

「而今仍有大量需求，而土地樓房乃有限，因此，一定有得做，更加上大陸那麼多人發了財，資金無出路，有什麼可以比投資在本地的樓宇上更安全更超值！」

「你這話深得我心！」郭先生道。

伍斌看着郭先生，忽然想起三個月前看相時，說他有貴人幫助，難道眼前的人便是貴人？

他更落力地表現自己的才華，

道：「世界上只有兩處地方，地產永遠增值！」

「什麼地方？」

「本地是一個，另外一個是日本！」

「對！」

「兩個地方都是土地有限，而人口無限！」

「而且都是國際大都市！」

「是的，這點也極爲重要，你看，無論美加，或者大陸，你要多少土地，便可以開發多少土地，根本上並沒有限制，全無限制的供應，怎會因需求而值錢上漲？」

「是的，你說得極對！」

「還有，本來已成了世界上最貴的地方，但那裏地產依然蓬勃！」

「是的，是的，你說的話正是我想說的！」

兩人停了一停，喝了一些飲品。

伍斌也覺得這一次下午茶是人生最愜意的一次，因爲有人欣賞自己，尤其是欣賞自己的做生意才華，這種感覺與當年鍾子期遇到伯牙一般，不遑多讓，人生得一知音，真是死而無憾！

伍先生向坐在他們不遠那個彪形大漢打了一個眼色，然後道：「我們走吧！」

「好極……」伍斌想掏出錢包。

「走吧，早已付了賬！」

伍斌覺得奇怪，他們一直在說話，根本沒有離開過，也沒有侍者過來。

他正奇怪的時候，那大漢走過來，恭敬的向郭先生道：「郭先生，你打算……」

郭先生道：「我與這伍先生回寫字樓，你在下面等我，我會打電話給你！」

那大漢恭敬地離開。

伍斌好奇地問道：「他是……」

「他是我的司機！」

郭先生並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伍斌跟着郭先生回到寫字樓，原來他的寫字樓是在這大廈的頂樓七十八樓。

電梯要轉乘兩次。

再出電梯，仍然未到他的寫字樓，因爲還要再多轉一次。

郭先生道：「一般人到此便要停下來。」

他們入了另一部電梯，這電梯較小，有一個打扮整齊的工人負責開動。

出了電梯，眼前一亮。

因爲前面是一大片落地玻璃，可說是一望無際，比在太平山頂上觀看港九，還要遼闊。

他們一直走，半途中有時有一

兩個職員出現，都是對郭先生非常尊敬，除了招呼一句之外，還似微微鞠躬，郭先生也是微微彎腰的回禮。

伍斌在郭先生的身旁，似乎也特別受人尊重。

終於來到了郭先生的辦公室。

當中懸了一張非常大的油畫，那是一幅人像，這人好熟臉口？

看了一會，伍斌才恍然而悟，他真的遇到了貴人，原來這照片是本市的地產大王郭……一時之間，他無法想起那名字。

郭先生道：「這是先父。」

「原來你是這位地產大王的……」郭先生，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不，你幫我解窘，並不是因爲你知道我是誰，因此我才感激你，如果那個司機也知道我是誰，認得我是誰，他也不會難爲我，因爲大家都不知，這才顯得你是個熱心幫助人的！」

伍斌這才明白自己一時熱心而遇到貴人。

「請坐！」郭先生仍然十分客氣。

伍斌坐在那大辦公桌的前面。

這辦公桌很大，但枱上只有一些必要的文具，一具電話，却沒有電腦，照理郭先生日理萬機，沒有一個電腦幫助怎可以？

「不，我要多謝你才是，因爲你是我的大客！」

伍斌似乎是踏着雲霧走出郭家發的辦公室，他隨着王小姐，轉了又轉，來到了地產部。

地產部地方極大，也有很多職員，王小姐引了他入經理室，介紹了馬經理跟他認識。

馬經理道：「伍先生，我只需要你的身份証，其餘的我會依照郭先生的吩咐去做。」

伍斌拿出了身份証。

他坐在馬經理的辦公室內，心中仍有點驚駭，他摸摸口袋，錢包有八百元，如果要錢下訂，或者什麼……他怎能應付？

郭先生說畫了兩層給自己，如果果要自己拿半個仙作下訂，也沒有辦法下訂。

不一會，馬經理回來，道：「

伍先生，對不起，讓你久坐！」他把身份証雙手遞回給伍斌，表現得非常的恭敬，又道：「一切手續已弄妥了！」

「我要……」

「你要給我們一個指示，什麼價錢你感到滿意？」

「什麼價錢？」伍斌仍然摸不着頭腦。

馬經理道：「而今我已幫你入了兩層樓宇……」

「是嗎？」伍斌仍半信半疑。

「你自己可以計算一下，每間大約是一千五百呎左右，每平方呎是八千元！」

「八千元？」

「是的，這個地盤可以算是山頂最後幾個樓盤之一，一共是一百八十個單位。」

「每個售價……」

「你已經可以計算一下，每間大約是一千五百呎左右，每平方呎是八千元！」

郭先生道：「按了桌上一個通話機的電掣，道：「王小姐，請你把最近那個樓盤的資料拿來！」

「請稍等一下。」

伍斌聽他要拿樓盤資料來，便想問他一些事情，但一時之間，却又不知從何問起。

「你想看看風景，本市的風景，從這裏望出去便是最好的了，比在太平山看下去更好！」

伍斌走向大片的落地玻璃，外面的風景實在難以忘懷，他住在本市已很久了，但想也想不到，本市的風景竟是如斯美麗。

不一會，那位王小姐來，拿了一個大檔案袋，道：「所有資料都在這裏！」

「好極！」

王小姐出去之後，郭先生道：「伍先生請看我這個樓盤！」

伍斌走到辦公桌前，郭先生已攤開了一張圖則，道：「這個樓盤其實我還沒有推出。」

「是山頂的豪宅！」

「是的，這個地盤可以算是山頂最後幾個樓盤之一，一共是一百八十個單位。」

「每個售價……」

「你已經可以計算一下，每間大約是一千五百呎左右，每平方呎是八千元！」

「八千元？」

「那是內部的訂價，出到市面，應該大約是一萬二千元！」

「換句話說，每一個單位要一千二百萬元左右。」

「是的，只是內部認購。」

「出街的時候，應該是一千八百萬元左右。」

「是的，如果先認購，後在市場轉售，每一個單位可以穩賺六百元！」

「只是這麼一轉手？」

「正是！」郭先生頓了一頓，道：「你要多少層？」

伍斌愕然的望着郭先生，他還以爲自己聽錯了，猶豫地道：「我？」

「是的，你要多少層？」

「我？」伍斌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郭先生與我開玩笑？」

「不，只要你說出層數……」

「我根本連買一塊磚也沒有錢。」

「你根本不用付錢！」郭先生輕描淡寫地道。

「什麼？」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只要說出層數，然後你向我的地產部出售，你便可以擁有資本創你的事業！」

「什麼？」他仍然不敢相信。

郭先生道：「你既然暫時沒有

「是的，每層一千五百呎，每呎現價八千元……」

「那麼一層的價值是一千二百萬元。」

「是，你想保留自住還是出讓？」

伍斌心中想：「我怎有資格保留自住？」連忙道：「賣，當然賣！」

「那你給我一個上下限的價錢！」

一時之間，伍斌實在沒有頭緒，雖然，他對樓宇也有認識，但對於這種高價樓宇，所謂「豪宅」，並不知道太多，因為自己根本並不是這個階層的人。

馬經理見他在吟哦，也不催促。

伍斌道：「以你的專業眼光來看……」

馬經理道：「我不敢說有什麼專業眼光，但在過去一年半的交易經驗，伍先生可以以一萬二千元一呎出售。」

「一萬二千元？」

「是的，比對價是每平方呎賺四千元。」

「四千元一呎？」

「是的，假如你仍不滿意的話，可以以五千元，那麼，你可以……」

伍斌急忙道：「滿意……」不

過，他回心一想，馬經理提出這個價錢，當然只是一個最低的售價，於是，他改口道：「最高可以賣到多少？」

「如果以伍先生這兩層，位置是全個物業最佳的，而且是高層，加上你肯等的話，一萬四千元也許仍有買家的！」

「一萬四千元？」

馬經理點點頭，看來這價行得通。

伍斌道：「好極，我便以一萬四千元放盤！」

「好極！」

「那麼，我還需要做些什麼手續？」

馬經理道：「沒有了，你只要回家，等我們的好消息，你是我們大老闆的大客，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內，為你服務！」

伍斌站了起來，馬經理伸出了手，熱情地握着，並送他到門口。

伍斌乘電梯到樓下，他仍然有一種騰雲駕霧的感覺，因為他不知道這究竟是否一場夢，他咬了自己指頭一下，非常痛楚，那肯定不是一場夢。

樓下那位彪形大漢已在等待着，一見了伍斌，便招呼他上車。

「司機先生……」伍斌道。

「你不用這樣稱呼我，我叫亞標。」

「標哥，麻煩你。」

「千萬不要這麼說，叫我亞標便可以了！」他頓了一頓，問道：「冷氣夠嗎？」

「好極，非常好。」

「你想去那裏？」

伍斌突然想起，郭先生如此提攜自己，離開之時，一聲道別也沒有，豈非太沒有禮貌，於是，他向亞標道：「我想去向郭先生道別！」

「不用了，郭先生早已向我說過，當你辦完一切的事，不用再找他，因為他很忙，而今可能在開會。」

「那麼，請你代我向他道謝。」

「好，沒有問題，你想往那裏去？」

伍斌當然想回家。

感恩圖報 尋找殺手

伍斌一直看着那個電子計算機上的數字。

一千五百乘二，再乘以一萬四千，那數字是四十二百萬，減去成本……不，根本不用這樣計算，如果一平方呎可以賣得一萬四千元的話，那麼，那一平方呎可以賺到六千元，再乘以三千呎，那數字是一千八百萬元！

一千八百萬元！那是天文數字。

伍斌反覆的計算着，如果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可以以不勞而獲的得到一千八百萬元，假若要靠自己中六合彩，每次頭獎算是六百萬元的話，也要中三次！

天！這是不可能的。

郭先生為什麼要這樣益自己？與他萍水相逢，只不過為他放下一元三角車費，竟然會有這樣的報酬！

之後的三天，伍斌仍然似在夢中，到了第三天，他告訴自己，那只是一場玩笑而已。

可是，第四天的早上，當他剛想離開家的時候，電話便響了。

「喂，找誰？」

「是伍斌先生嗎？」

「是，你是……」

「我姓馬……」

「馬經理？」

「對，你有空沒有？我想請你立刻來我的辦公室，因為你委託我做的事，已成功了，只要你來，簽一個字，那麼一切交易便妥當！」

「好，我立即來！」

伍斌放下了電話，一咬嘴唇，道：「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狂叫起來。

他以第一時間來到馬經理的辦公室。

馬經理一見伍斌，拿了很多份

標覆電，說郭先生無暇與他見面。

轉眼又再過一年，伍斌不單夢想成真，而且事業更上一層樓，他在商業圈子，上流社會已有一定的地位。

對比起來，郭先生似乎在商場上銷聲匿跡，以前，他還會間中出現在報紙上，或其他傳媒之上，但這二年來，他完全沒有公開露臉。

伍斌一直內心感激這位大恩人，如果沒有他，自己可能仍在人海中載浮載沉，也許早已成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怎能成為老闆！

有一天，他剛想下班回家，却接到了一封由速遞公司派來的信件，要伍斌親自簽收。

伍斌簽收之後，看看封面，這信是來自美國的一間醫院，發件人是吳文名，但這一個名字，却又不熟悉。

他拆開了那文件袋。

內裏最先出現的是一張照片，照片是一個中年人，伍斌並不認識。

他把照片放下，裏面有一封信，是用中文字寫的，字體相當潦草。

上面寫着：

「伍斌先生，我三年前為你實現了一個夢想……」

伍斌自言自語地道：「噢，是郭先生？」

他再看下去。

「我也想你為我實現一個夢想，我想你替我殺一個人，那是隨函付上的照片中人！」

伍斌心中一驚，又自忖道：「為什麼他會叫我殺人？殺誰？」

他以為自己看錯了，又再看一遍。

沒有錯，白紙黑字，的確是叫他去殺那個照片中人。

他繼續看：

「這人名叫文祖欽，照片是他中年時的樣子，而今已六十開外的人，樣子應該不同，你自己用你的聰明才智去找他，至於用什麼辦法殺死他，由你親自出手也好，或者你用什麼方法也好，我唯一的願望是殺死他！」

伍斌看到信內幾個「殺」字，特別寫得龍飛鳳舞，可想而知，郭先生實在非常希望把心中那人置於死地。

「你不用找我，因為我不想這件事惹到我的身上，至於你怎樣置身事外，你一定有辦法，我希望你可以在三個月內，完成這一件事。」

「我不能再提供任何資料給你，只有這一張照片，而這封信，在你看後約十五分鐘後，字跡也自動會消失，請你暫時保存相片，但當你一找到他，便立刻把照片燒掉，我要一切痕跡也不存在！」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伍斌一直望着他，不過，他一句話也沒有聽進耳裏，最後，伍斌問道：「我這張支票什麼時候可以兌現！」

信並沒有下款，當然，對伍斌來說，他知道那一定是郭先生，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靠郭先生幫助而起家的。

伍斌看了這封信兩遍，心中有極大的顧慮，但也有欣喜。

欣喜是自己一向想報答這位恩人，終於有了方法，可是要殺人，這事如何可以做得好？

自己已是成了身嬌肉貴的人，怎可以去殺人？殺人之後，自己的一切，又會化為烏有！

他實在捨不得，這一切東西，夢寐以求的東西，他不能捨棄，而且，就算捨棄了這一切，殺人要填命，殺人要坐監，這如何是好？

他不停地反覆思量。

當他再想多看一遍那封信的時候，信紙已變成白色的一片，原來信上的字，是用特製的筆所寫，在空氣內過了一十五分鐘，便自動淡化並無形無跡。

郭先生爲了保護自己，非常小心。

伍斌留下了那張相片，那公文袋連信紙，也一併的燒了。

看來這一件事一定要做的。

一個可以使你在幾天之內變成千萬富翁的人，也一定有能力把你從高處拉下來，變成一無所有。

而且這是一個日夕盼望報恩的日子，自己怎能白白的放棄？

不過，那是殺人，是非同小可之事……

伍斌花了三天，反覆的思量下，終於下了一個決定，爲了自己，爲了郭先生，他一定要好好部署一下。

伍斌終於有了一個決定。

在他還沒有發跡之時，他認識很多朋友，這些朋友，三山五嶽，什麼背景的人都有，其中有些，日夕靠打打殺殺維生。

他們大多是在一些夜店中出現，如果找着他們，一定可以給自已不少的幫助，可是，他並不會找這些人，因爲找這些人，無疑是給自己一粒糖衣毒藥，將來有什麼事發生，一定有很多的麻煩。

那夜，已是凌晨的三時多。

對於一個普通人，那時已是睡得正酣的時候，但在這一間夜店，却是人頭湧湧的時候。

對於一個陌生臉孔的人客，那些伙記並沒有熱情招呼，而把他安置在一個少爲人注意的角落，伍斌並不介意，反而對他非常方便，可以使他有機會觀察這裏出入的人，也可以聽聽他們的對話。

坐在他右邊的是四個打扮得十分斯文的大漢，他們每一個人身畔，都有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一望而知，這四人正從夜總會出來，帶了女人出來，先吃宵夜，然後各有節目。

八人各說各的，十分熱鬧。

其中一個架着眼鏡的男人，對着一個較爲年輕的男人道：「老杜，我早說過，有什麼冤屈，來找我們，一定可以提供他一個有效發洩之道！」

這個姓杜的年輕人道：「大哥，雖說是可以發洩一下……」

旁邊那個濃妝的少女道：「發洩？這麼快便發洩了？」

她話中有其他意思，衆人轟然的笑了起來。

另外一個女人接口道：「杜哥，你有什麼不快之事，盡情傾吐給我們聽，我們一定會爲你出頭！」

那個架着金絲眼鏡的男人道：「亞彩，你不要多事，否則，我叫老杜也在你身上發洩！」

亞彩呼道：「在我身上？你不怕文娜吃醋？」

伍斌對這些打情罵俏的對話，並沒有興趣，他的注意力轉移至另外一枱。

這一枱另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是普通的恤衫西褲，看不出是什麼人物，他們各喝着啤酒，似乎是各有心事。

其中一人突然道：「我們一定

要盡地一保！」

另一人也附和道：「對！這一次一定要趕盡殺絕！」

另一個人呷了一口啤酒，道：「你們不那麼衝動，我們是瓷器，他們是缸瓦，我們何必與他們直接拚？好好想一下，一定有辦法的！」

最初發言那人道：「不直接拚，我們怎樣做？」

一直保持緘默的男人開口道：「就算是拚，也不用直接！」

「那怎辦？」三人齊聲問。

那人道：「找人與他們拚！」

「找人？找誰？」

那人壓低了聲音，道：「找大圈、湖南幫！」

他們聲音雖然低，但伍斌因爲與他們十分接近，仍然聽得十分清楚。

「大圈」、「湖南幫」都是內地的黑社會的稱號，以前很多省港旗兵來港作案，據說也是他們。

另一個男人道：「我以爲你有什么好提議，但這些所謂大圈、湖南幫已是過時！」

「過時？」

「是的，他們多次受僱於港人，前來本地作案，而且每作一案，都是死傷無數，迫使兩地的『黃氣』合作，他們已不敢再肆虐！」

酒，結賬而去。

伍斌立即也跟着他們出去。

看來那個叫亞光的人，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亞光與其他三人分手，他一直向一座舊樓而去，看來他是住在這舊樓之內。

伍斌一直跟着他，走了兩個街口，亞光似乎已發覺有人跟踪他，立即加快了腳步，他入了那幢大廈之內，伍斌不敢再跟踪。

不一會，三樓處亮了燈，看來亞光便是住在那個單位之內，既然有了地址，在適當的時間可以再找他。因此，伍斌也回家去，這一晚可算有超乎理想的收穫。

翌日，伍斌一早便在亞光的樓下監視着。

到了下午，亞光才現身，這天，他步履非常輕鬆，看來他是心情十分愉快。

亞光走進了一間商業大廈。伍斌不敢跟得太貼，以免被他發現行踪，這人非常有警覺性。

亞光入了電梯，伍斌也同時隨人羣入內，在八樓，亞光出了電梯，伍斌也隨之而出。

他入了一間航空公司的辦事處。

看來他入大陸之事，果然成行，伍斌也入了航空公司，他先往那個放滿旅行小冊子的架子去，假

帶……

「我知你的意思，你要入內地，要旅費，對不？」

那人點了點頭道：「近日很多人參加那種長江三峽的旅行團，據說爲了改善水利工程，長江三峽將有極大的變動，以後可能再沒有長江三峽了！」

「究竟你想說些什麼？」

「我想……」

「快說。」

「你們給我錢，我去參加這個旅行團，爲的是想掩人耳目，我找到了那些揚子鱷之後，再想辦法偷運他們出來，那時，我們心中有什麼冤屈，有什麼看不過眼的事情，一併一掃而光！」

「不過……」其中一人有些猶豫。

另一人道：「亞光，你過去的記錄並不好，你不要欺騙我們……」

亞光接口道：「這件事我也有份兒，我怎會欺騙你們……你們這麼不相信我，我也……」他站了起來，似乎是要離開。

「亞光，你不用那麼衝動，你認爲這是一個好辦法？」另一人問。

「當然是最好的了，那些揚子鱷，既兇且狠，而且從來沒有來過本地犯案，一定沒有麻煩的！」

「那當然在長江流域！」

「你找得到？」

「當然找得到，否則我不會說出來！」

「還不去找？」

那人道：「找人當然不那麼容易，況且他們在長江流域一

裝在找尋旅行資料的模樣。

但他却注意着亞光的一舉一動。

亞光向那櫃位職員道：「我想往上海！」

職員道：「什麼時間？」

「最快是……」

「明天早上有一班機！」

「好極，我訂一張機票，對了，我什麼時間可以回程？」亞光問。

「什麼時間也可以，不過，你可以在內地找到我們的辦事處，在你打算回來前一兩天，可以訂位！」

「一定訂得到的嗎？」

「不敢保證，不過，這不是旅遊旺季，相信你一定可以訂到位的！」

亞光把他的資料遞與職員，他等了一會。

伍斌也走向櫃位，向職員道：「我想訂一張明天到上海的機票。」

亞光望了伍斌一眼。

伍斌並沒有反應，只跟職員說話，職員也重覆了剛才那一番話，伍斌也帶備了證件，遞給了職員。不一會，亞光先拿到了機票，很快便離開。

伍斌等了一會，拿到了同樣的機票，也問了同樣的問題，而且他

也打算在內地在適當的時間才劃位回來。

翌日一早，他趕到了機場。

亞光還沒有到，於是他便到機場餐廳喝一杯咖啡，伍斌這次入內地，主要是希望跟着亞光，可以找到一個厲害的殺手，看來亞光一定

有辦法。

「噢，又是你？」亞光在伍斌沉思的時候，突然站在伍斌的前面。

伍斌抬起頭來，見是亞光，「光哥，你也來喝杯咖啡？」

亞光聽了伍斌直呼他的名字，有點愕然道：「你認識我嗎？」

「不，我昨天在航空公司訂機票，偶然才知道你叫亞光，而且你也是去上海的？」

亞光道：「是的。」

伍斌伸出了手，道：「我叫伍斌。」兩人握手，伍斌續道：「我去上海，然後往長江三峽，你呢？」

亞光道：「我也是，那麼巧？」當然不是那麼湊巧，不過伍斌故意先說，以免亞光識破他是跟踪而來。

伍斌道：「既是那麼巧，我們可以同路！」

亞光似乎有些猶豫，不過，伍斌已不再理會他，爲他叫了一客早餐。

兩人邊吃邊談，倒也投契。上機時，他們要了在一起的座

位。

伍斌道：「你打算怎樣遊三峽，據說三峽風景非常特別，不再遊覽一下，當水利工程開始，便沒有得看！」

「是的。」

「那你怎樣遊？」

亞光似乎有些茫然，突然，他反問道：「你打算怎麼遊？其實，你應該參加旅行團才是！」

伍斌道：「我也有這個打算，不過，我到上海要辦一些私事才去遊覽！」

「那麼湊巧，我也是如此，然後……」

伍斌其實想跟着亞光，希望跟着他而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爲亞光的目的與自己其實一樣，當然，這一點暫時不能與他討論。

「然後，我們到時再說吧！」伍斌這一句話非常聰明，既可以不說出自己的行徑，也可以有一個領會之約。

他們天南地北的談了一會，在言談之中，伍斌發覺亞光非常喜歡賭博，由賭博談起，又說到女人，從女人這話題開始，他更是口沫橫飛。

漸漸，伍斌發覺自己好像跟錯了一個人，因爲亞光並沒有什麼江湖味，只是一個好賭又好色的男人。

不過，他仍然安慰自己，所謂

江湖味道，只有與江湖人物來往應對之時，才會有江湖味，他親耳聽到亞光答應過他另外三個伙伴來這裏找殺手的，他沒有理由欺騙同伴，只不過他仍是有些擔心，此行會否白費？他不知道，不過，他已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找一個最好的殺手回去。

轉眼已過了四個鐘頭，飛機已降落。

伍斌雖然從沒有來過上海，不過，大城市總是差不多，只要有錢，路路通行。

亞光反而顯得有點怯生。

伍斌與亞光出了機場之後，他召了一輛的士，向亞光道：「你有沒有特別的居住地方？」

亞光搖了搖頭。

伍斌道：「那麼我們一起住酒店，既可以慳回一些錢，也可以互相有些照應。」

亞光點了頭。

伍斌召來了的士，他一上車，便遞了一包外國香煙給那司機，那司機非常高興，並問道：「你們想去那一間酒店？」

伍斌道：「經濟實惠的，但靜中又要帶旺，而且交通便利！」

司機笑道：「你的要求也不少，不過，看在你這一包來路煙，沒有問題！」

司機開車。

亞光有點奇怪道：「你們而今改革開放，什麼也有，來路煙應該沒有那麼吃香！」

司機道：「你們有所不知，而今到處有煙買，而且什麼牌子也有，不過，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多蒼蠅，太多是冒牌貨色！」他頓了一頓，道：「你們從香港帶來，一定是正貨品！」

亞光道：「原來如此，老友，你是上海通？」

「當然是，在上海幾十年，會有什麼難倒我的！」他把車子在紅燈前面停了下來。

上海是一個大城市，路上行人擠擁，車輛也十分多，與香港不遑多讓。

司機遞上了卡片，道：「你們想遊覽什麼地方找我吧！」

亞光接過了卡片，道：「原來你還有其他私生意做的！」

那司機並不明白什麼是私生意，問道：「什麼叫私生意？」

伍斌道：「個體戶！」

這三個字一說出口，司機已完全明白，並吃吃笑道：「而今百物昂貴，如果不找些兼職，不下海去，那怎能應付生活。」

亞光道：「下海？處女下海？」

司機也聽不懂。

是我們所說的處女下海，而是投身於商場！」

「這位先生懂得真多！」

亞光道：「伍兄，我在上海反而樣樣要靠你了！」

伍斌道：「大家互相幫助，日後我也很多地方要靠你的！」

不一會，司機已在一間酒店停了下來。

司機道：「這一間霞飛酒店，新開張沒有多久，設備一流，但收費並不貴！」

他十分熱情，下車爲他們拿出行李，更陪他們入酒店大堂，他向接待處說了幾句同鄉的話，果然有八折的優待，兩人都十分歡喜。

上房之前，亞光道：「你叫亞培，培哥，我們一定會找你，帶我們去見識見識！」

「好極，你打卡片上那個電話便找到我了！」

兩人上了房間，休息一會，便往餐廳吃了一些東西，亞光這人倒也認真，一切費用，也照付半數，伍斌其實也不計較這些，但爲了他心安理得，也沒有什麼異議。

上海是個大城市，吃喝玩樂，什麼都有，只要你袋裏有足夠的鈔票，因此，他們在上海的日子，也可算得上是相當愉快。

過了兩天，伍斌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爲亞光似乎只顧吃喝玩樂，

並沒有去辦他應辦的事。

伍斌一直沒有提起這事，因爲他是詐作並不知道他此來的目的，也沒有透露自己北上的目的。

但是，他絕對不能這樣拖下去，於是，他決定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去打探一下亞光的意思，或者，他早已有了腹稿，只不過是未付諸行動也說不定。

那天晚上，他們用完了豐富的晚餐之後，伍斌便道：「光哥，其實你北上有什麼公務？」

「公務？」亞光似有些猶豫，想了一下才道：「沒有……有……不過暫時不能完成！」

「那麼要什麼時間才可完成？」

亞光並沒有回答，反問伍斌道：「你呢？你又如何？你要一直留在上海？」

「不，如果在上海找不到，我會沿着長江而上，一定要找到為止！」

「找？找什麼？」亞光問。

伍斌故作神秘，並沒有回答。

不一會，亞光道：「你想找的，我可以帶你去，其實我一樣想找，今日我遇到個老鄉，他答應帶我去，本來我想自己去的，而今你既然有興趣，那麼，明天我們便一起去吧！」

伍斌心裏暗叫一聲僥倖，如果不是自己心急，可能錯過了一個大

好的機會。

他不厭其煩地問：「要多少錢？」

「多少錢都有，這世界只要你有錢，你要什麼有什麼，不用擔心的！」亞光道。

翌日一早，亞光帶着伍斌來到城隍廟，這城隍廟算是上海一大名勝，廟宇規模並不大，但附近很熱鬧，商店林立，行人如鯽。

最多的是那些退休老人，他們在城隍廟附近，有些弈棋，有些談天，有些舞手舞腳的在運動，倒有點像香港的榕樹頭。

附近也有一些下三濫的人物，看來這地方也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方，想找殺手，這應該是個好地方。

亞光來到城隍廟前，左顧右盼。

伍斌道：「你約了個什麼人？」

亞光道：「你不用這麼心急，他一定會來，你帶了多少錢？」

伍斌摸了摸口袋，道：「一大疊！」

亞光道：「是人民幣？」

「有人民幣，也有港幣。」

「好極，其實他們歡迎港紙，紙水比較高一點！」

伍斌道：「你呢？」

「我是港紙。」

忽然，有一個人竄近，那人有



兩個大漢逼着伍斌與亞光還賭債，用車送……

間房間走，撥起了那門簾，內裏的佈置與澳門的賭場差不多。

姑娘道：「請隨便下注，這些荷官，什麼話都懂！」

兩人入內。

賭桌已圍滿了人，但佔一個位子，也很容易。

伍斌看着賭桌，只見上面是一疊一疊的鈔票，有人民幣，有港幣，甚至有美金。

最大疊的都是人民幣。

突然，圍着賭桌的人都「嘩」的叫了一聲，伍斌一看，只見賭桌上，荷官拋了一個「和」字的塑膠牌出來，原來有人買中。

其實開「和」並不是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百家樂這種賭博，只有三個可能，一個是「莊贏」，一個是「閒贏」，另一個是「和局」。

而「和局」是賭得最多，是以幾何級數賠上的，而這個看來老老土土的老鄉，卻一連中了兩鋪「和」。

他開始投注是一疊人民幣，這一疊人民幣用橡皮圈繫着，荷官並沒有數，只讓它整疊的豎在那裏。

賭的人輸了，荷官只把那疊鈔票拿了過來，又用他們的人民幣疊高，疊得與那投注的人民幣那麼高，便推了出去，也是沒有數的。

那老鄉再一把的投注。

又再中了，那聲「嘩」的一聲，也因此而起。

只見荷官這一次，疊了幾疊人民幣賠給他，只見一疊一疊，一扎一扎推出，也都是沒有數的。

伍斌心內道：「他們的錢真多！」

如果這老鄉又再一把推下去，那麼，又如果再中一鋪，這一堆鈔票將會變得無法想像。

眾人都屏息靜氣，看那老鄉如何下注。

那老鄉實在是貌不驚人。

他似有些躊躇，不過，他決定先拿回一大半，另外一小半依然放在「和」這個投注格之內。

雖是一半，數目應該是接近一百萬人民幣。

一百萬，那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但那老鄉似乎並沒有什麼，他仍是臉無表情。

他手上那幾大疊鈔票，應該是有五至七百萬人民幣，對他來說，這一百萬應該不算什麼，九牛一毛而已。

荷官道：「和？」

「和！」那老鄉道。

開始派牌。

人人都把呼吸也壓低了。

伍斌心想：「這人也太狂妄，怎會一連三鋪也是和的？天下事怎會有這麼巧？」

忽然，又是「嘩」的一聲。

居然又是一鋪「和」！

些獐頭鼠目，他道：「儂……」

因為他說的是正宗上海話，伍斌只能聽到「儂」一個字，這字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但亞光却聽得懂，並且一邊聽一邊點頭。

亞光轉向伍斌道：「我們一起去，你不用害怕，有這個亞公帶路，一切都沒有問題！」

伍斌向那個亞公打了一個招呼，亞公似應非應，這也怪不得，做這種工作的人，一定不想與外人說太多的話，以免將來有不必要的麻煩。

他們兩人跟着亞公走。

亞公繞過了城隍廟，轉入了一條小巷，小巷兩邊却十分整潔。

過了小巷，出現了一些普通人家。

那些典型的小巷，一列一列，中間是一條通道，有些濕滑，有時也有一些孩子在嬉戲，孩子對陌生人的出現有些好奇，但那個亞公眼睛一瞪，孩子都害怕起來，避之則吉。

不一會，他們又轉入了另一條小巷，這條小巷，兩旁也是人家，不過，全是閉門掩戶，而門外的地方，不遠之處，有些人或站或坐，其中有些拿着古式的手提電話，看來是有任務在身的。

伍斌本來想向亞光發問，但他

跟着亞公匆匆而行，並沒有什麼機會發問。

不過，這應該是在找對頭的地方，這種地方，神秘秘秘，應該可以找到他想找的了。

終於，他們來到一間小石屋門口。

這小石屋似有些荒廢，並不顯眼，但門口却站着一個大漢，腰間似有物隆起。

亞公上前，與那人喃喃咕咕的說了一會，伍斌並沒有聽到他在說什麼。

伍斌便低聲問亞公道：「他們說什麼？」

「這地方不是人人可來的，以他的面子，與這個大漢說一些情面話，才可以進去！」

「那麼嚴重？」

「你剛才走過這條巷，不是到處都有人注視着，這地方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這時，亞公與那個大漢已說完，並且示意二人跟着他入內。

入了這間非常狹窄的屋子，轉入後面，也似是一個破爛的地方，穿過這破爛的地方，却是另一個進口，入了這個進口，眼前突然豁然起來。

內裏傳來人聲鼎沸。

伍斌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是你想來的地方！」

再向人聲走去，只見四處燈火通明，一枱一枱的，赫然是個大賭場。

伍斌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環視四周，只見什麼類型的賭博也有：番攤、大小、廿一點、輪盤，應有盡有。

「這是個地下賭場？」

「正是，是不是非常想來？」

「我……」

「不要說了，你喜歡賭什麼也可以！」

伍斌非常失望，因為他想找殺手，却來到了一個賭場，根本是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不過，既來了，則安之，這時，亞公已不在。

亞公道：「跟我來，看看有什麼合心水的，下一些注，贏一些人民幣回去！」

伍斌跟着亞光走了一個圈。

沒有人注意他們，那些賭客只注意莊家開些什麼牌，這些人相當豪賭，一疊一疊的鈔票，推來推去！

伍斌並不是不喜歡賭，而是在這陌生的地方，根本沒有什麼賭博的意欲。

亞公道：「你不喜歡這種呼盧喝矢的場面？那也不用心怯，我們可以入內，還有貴賓室的！」

「貴賓室？」伍斌問。

「當然有，只要你賭得大，你要什麼招呼，有什麼招呼，跟着來！」

也不容伍斌有什麼解釋，亞光已拉了他，向另一個小門處走去。進了那門，氣氛又是大大不同。

前面是一列一列的房間，並且有很多穿着旗袍的美麗女士站在前面。

一位女士上前，用上海說道：「儂……」

伍斌雖不明白，但他並不說話，他臉上的表情已告訴了她，這女人十分機靈，立刻止住了說話，示意他們等一下，然後轉身，換了另一位姑娘前來。

那位姑娘開口道：「兩位貴客是香港來的？」

她說的純正的廣州話。

亞公道：「對，這位是大老闆！」他指的是伍斌，伍斌也沒有什麼表示。

姑娘道：「老闆，喜歡玩些什麼？」

伍斌沒有作聲。

亞公道：「玩幾鋪百家樂，好嗎？」

伍斌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情，點了頭。

那位姑娘道：「請跟我來！」

兩人跟着這位姑娘，往前面一

那老鄉似乎沒有驚喜，這一次，他收手了，荷官派完了一疊一疊的鈔票——他們似也有不盡的鈔票。

接着，那老鄉把一大疊鈔票推了給荷官，道：「小賬，小賬！」荷官們都睜開眼笑！

伍斌道：「這人好厲害，賭得好豪情！」

亞光道：「不用奇怪，聽說這裏常常也有這些場面！」

老鄉步出了門口，接着，外面傳來道：「那些公關小姐可發了，那老鄉出門，見一個，派一疊銀紙！」

那實在是豪客中的豪客。

不過，這件事似是賭場內一個小插曲，轉眼之間，人們又把精神放在牌局之內。

伍斌隨便下了一些注，他不是下大注，只是隨意的玩玩，因為他的目的並不是在賭錢。

他想找人，或許在這個地方也是個適當的地方，三山五嶽，龍蛇混雜，應該是這個地方。

亞光原來是個非常好賭的人，伍斌也不覺得奇怪，如果他並不是好賭之人，也找不着這一個地下賭場。

不一會，他已垂頭喪氣的回來。

伍斌從他表情已知道了結果，

道：「走吧！」

「不！」亞光道：「借些錢給我好嗎？」

「多少？」

「一萬！」亞光道。

伍斌有些猶豫。

亞光道：「我回酒店便可以還給你！」

伍斌無奈，拿了一萬元出來，道：「好自爲之！」

亞光又興高采烈的去了，本來伍斌實在不想借錢給他，但一場朋友，而且他開了口，不借給他會惹來反感，同時，伍斌也心生一計，要好好利用亞光這個人。

不一會，亞光又回來了，並沒有出乎意料之外，單從他的表情，已知他是大大不妙。

亞光想開口。

伍斌已比他快一步的開口道：「亞光，對不起，我沒有錢再……」

忽然，亞光身後出現兩個人，這兩個人臉上凹凸不平，臉肉橫生，帶有煞氣。

亞光道：「斌哥，我不是再向你借錢，而是希望你救我一次！」

「救你！」

「後面其中一個大漢道：『他向我們大哥借了兩萬塊，輸光了！』」

伍斌心內吃了一驚，亞光這人好狠，拿了自己的一萬塊，又再借

人二萬塊，也一併輸光了！

那人續道：「他說你可以保他！」

「保他？我沒有說過！」伍斌道。

亞光哭喪着臉道：「斌哥，你要救我！」

「救你，我早已向你說過，好自爲之！」

亞光道：「我一時心急，想翻身……」

伍斌道：「我們雖然是一場朋友，但這麼大的數目，我實在無能爲力！」

另一個大漢從背後一拳打在亞光的腰間，怒道：「小子，騙我們！」

亞光被這一拳打得人也彎了腰，發出痛苦的叫聲，伍斌見了，無動於衷。

兩個大漢見伍斌沒有什麼表情，索性拉了亞光往後去，伍斌不知他們要拉他往那裏，也跟着前去。

他們一把的把亞光拉到後門，一人一脚，把亞光踢出外面，他倒在地上，突然翻身而起，想往外面走。

兩個大漢，突然從腰間抽出手槍。

其中一人叫道：「不要再走，否則開槍！」

亞光回過頭來，看見兩人手上都有槍，雙腿立時軟了下來。

大漢回過頭來，對伍斌道：「你想你的朋友死在槍下？」

伍斌仍然木無表情。

另一大漢道：「如果你不承擔這事，你自己也不會好過的！」

伍斌道：「你威脅我？」

「不是威脅——這是我們對付賴賬的人一貫的手法，我不理你是否他的朋友，只要你與他同來，那你要背上身！」

「背上身？我與他只是普通朋友！」

「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普通朋友怎會一起來！你們從香港來的嗎？」

伍斌點了頭。

「千里迢迢而來，膽敢來到我們這個地下賭場，你們也不是普通人！」

伍斌道。

另一個大漢道：「你不用再說，我們先打死這人，然後把槍印上你的指模，把你交給公安！」

他的說話語氣平淡，但聽在伍斌的耳裏，却是非常激動，他忍不住叫道：「你們這樣做，天下還有王法嗎？」

那人道：「王法？我們便是王法！」

另一個大漢已拿起了槍，作狀瞄準。

亞光見了，全身發抖。

伍斌知道他們並不是在說笑，在這些地方，神是他們，鬼也是他們，他實在不想把這事惹上身，而今不想弄出這大禍，只有先救亞光。

伍斌道：「慢着！」

「怎樣？」

「他欠你們多少錢？」

「二萬，另加利息！」

「利息是多少？」

「大約是一萬，合共連本帶利三萬！」

「三萬？你們怎樣計算出來的？」

「計算方法非常困難，你快給我一個答覆，你是否負責這筆數？」

伍斌猶豫。

亞光連忙從地上爬起，他不敢再往外跑，返身回來伍斌跟前，好像跪着的懇求伍斌。

伍斌怒道：「我給你累死！」

亞光全身顫抖，說話的聲音也顫抖：「斌哥，救我，救我，我將來一定會還錢給你！」

「你？」伍斌冷笑。

亞光道：「請你相信我，將來你要我做什麼事也可以，我一定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大漢道：「快決定！」

伍斌仍然猶豫。

另一大漢道：「不用等了！」

亞光望着另一大漢，大漢慢慢的舉槍。

亞光跪着哭起來，雙手拉着伍斌。

斌。

伍斌道：「亞光，你自己說過，我救了你之後，你會報答我？」

「是的，我不單還錢，而且你要我做什麼也可以！」

「好極，這是你說的！」

「是的，我可以當天發誓！」

伍斌向那持槍的大漢道：「好，我付這筆數！」

「好極！」那大漢把槍收了起來。

伍斌道：「不過，我沒有這麼多現錢在身上。」

「我跟你回酒店！」

「好！」伍斌知道，再拖下去對自己也絕對沒有好處，還是先離開這險惡之地。

亞光從地上緩緩的爬起來。

兩個大漢是親自用車送他們回酒店之內，他們把槍插在腰間，看來這地方真像沒有王法。

伍斌是個非常謹慎的人，他來這地方，目的是找個殺手，身上當然帶有不少錢，而且全是美金，因為美金世界通行，人人信任。

伍斌道：「我沒有人民幣，也沒有港幣。」

「你有什麼？」

兩人以爲伍斌又再玩把戲。

「我有美金！」

兩人聽了，才舒了一口氣。

「美金與人民幣比對多少我不知道，比對港幣是一比八。」

大漢道：「不，是一比七點八。」

伍斌道：「我不理會公價是多少，他欠你們三萬，我全身只有三千美金，那便算了！」

「那不夠！」

伍斌道：「不止的，你們這裏美金也吃香！」

「不，我們要收足數回去交差！」

「我只有這麼多，你們不要！」伍斌把三千美金在他們面前揮着。

美金的確有無比的魅力。兩人商量了一下，其中一人道：「好！」

伍斌突然又把錢收了，道：「收了錢之後，要保證我們的安！」

「當然可以，我們是求財不求氣！」

「如果……」

「不用如果！」另一大漢道：「我們是『和』字頭，有誰麻煩你，你

說出來，擔保一切沒有事！」

「你們呢？」

「我們當然不會麻煩你！因爲理論上，你們是我們的大客，對於客人，我們一向以客爲尊！」

「你們走江湖，我相信有口齒有義氣！」伍斌故意如此強調，其實，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傢伙，那會有什麼義氣可言！」

「當然！」

伍斌把三千美元交上，他實在是個懂計算之人，三千美元作三萬人民幣計算，有些着數。

兩大漢離開之前，還道：「好玩幾天才回去，有事也可以找我們！」

伍斌道：「多謝了，我們最好不再見面！」

亞光看着二人離開，才真正正的舒了一口氣，轉向伍斌道：「斌哥，我不知如何感激你！」

「不用感激，你還欠我錢。」

「是的！」

伍斌道：「你什麼時候可以還錢！」

亞光道：「回去之後，我想辦法！」

「想辦法？你可以想些什麼辦法！」

亞光沒有說話。

伍斌道：「我早已知你出身，幾萬元對你來說，是天文數字！」

亞光想反駁，却是無從說起。
伍斌道：「你上來是想找殺手的！」

亞光有點愕然。
「你連找殺手的錢也輸了！」
「你怎知的？」
「我當然知道，否則我也不會跟你上來！」
「你查過我……」亞光有些憤怒，又道：「斌哥，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不用知道！」
「那你跟着我做什麼？」
「這點我可以告訴你，我與你有相同的目的！」

「你也找殺手？」

伍斌點了頭。

亞光道：「怪不得你會這麼巧與我一起訂機票，也借故與我認識！」

伍斌道：「我後悔認識你，你根本找不到殺手，你只懂賭錢！」

「不，我能找到！」

「那你為什麼還不去找？」

伍斌道：「好了，而今我不理會你怎樣做，我要你為我找一個殺手，送他到香港，然後殺一個！」

「殺誰？」

「到時我會通知你！」頓了一頓，道：「有沒有問題？」

亞光搖了頭。

伍斌道：「如果你完成這個任務，我們之間的數便一筆勾銷！」

亞光聽了，大喜過望道：「可以，可以，我一定可以做得妥妥貼貼！」

不過，伍斌知道亞光這個人的性格，雖然沒有說甚麼，但臉上仍然表現出有點不信任的樣子。

亞光道：「你大可以放心，本來我應承了我的老友上來找殺手，而今他們給我的錢，我已完全輸光了，本也無面目再回去！幸好有你，你既要找殺手殺人，我們也有相同的目的，我一定為你做得妥妥貼貼！」

伍斌道：「你想怎樣做？」

「先找殺手，然後立刻回去，殺了你要殺的人，然後叫那殺手，再搭單多做一件！」

「然後替你們殺人？」

「是的，對那個殺手來說，一件穢，兩件也是穢，不會有什麼問題！」

伍斌道：「不，我不想你這樣做，一件是一件，我不想那殺手拖下任何尾巴！」

亞光道：「好極，我會依照你的話去做！」

伍斌道：「你什麼時候可以找到殺手？」

「那是很容易的事，我立即

去，今晚便有好消息！」

「一下子又這麼快？」

「是的，你不相信，我今晚便帶他來見你！」

伍斌立即緊張地道：「不，不，你千萬不要帶他來見我，我絕對不想牽連入這件事之內！」

亞光聽了，表示明白道：「對，對，我實在太蠢，我不會把你委托我的事告訴任何人！」

伍斌非常鄭重的對亞光道：「亞光，這件事是關乎人命的，如果你稍一不對，我一樣可以找人把你殺了！」

亞光伸了舌頭道：「我……我會小心從事！」

伍斌想了一下，又覺得如果自己已連殺手的影子也沒有看過，豈不是太相信亞光？因此，他又改口道：「這樣吧，亞光，你甚麼時候找到殺手？」

「今天晚上……或者最遲是明天！」

「好極，最遲是明天早上，如果你找到了殺手，叫他在餐廳處，讓我在暗處看看他！」

「好，這樣你就不用懷疑我了！」

於是，亞光匆匆的出去。

伍斌在酒店中，百無聊賴，也出去逛逛。

上海是個大城市，人口比香港

還要多，因此，街上無論在什麼時候，也是擠滿了人的，他逛了半天，覺得有點疲倦，才回到酒店去。

亞光離開了旅店，從口袋中拿出了皮包，從皮包之內拿出一張紙條，上面有一個地址。

他叫了一部計程車，把地址交給那個司機一看，同時遞上了一份外國香煙。

那司機一看，皺着眉頭，但見了旁邊的那包外國煙，似乎還有一些兒的興趣，用濃重的上海土語說了一大堆的話。

亞光也皺着眉。

那司機發覺了他的模樣，才用普通話道：「你找的这个地方很遠的！」

亞光勉強可以聽懂，道：「很遠也要去！」

「可是，我回來沒有客人！」

「天下烏鴉原是一樣黑的！」亞光心裏這樣想，但他立即接口道：「你在那地址等我一下，然後載我回來，那便不會沒有客人了！」

司機聽了才放心，亞光上了車。

那地址果然是一處十分遠的地方，似是市郊，連司機也要問了一些路人才到達。

當司機到達這個地址的時候，

找人！

那人道：「我天天都要對付來找人的！」

亞光不明白，道：「我是來找人，不是來找人打！」

「找誰？」

他們又回到剛才的問題上。

亞光爲了免被再打，這一次說話更加小心一點，非常謹慎地道：「我要找那個教……教人打功夫的人！」

「教人打功夫的？」

「是的，教武術的老師！」

「找他作什麼？」

「當然有事！」

「你所說的教頭，便是教人打功夫的師傅？」

「正是！」

那人沉默不語。

亞光看了他一會，恍然而悟道：「你……你便是那位師傅？」

他見亞光並不是一個懂武功的人，來意也並沒有不善的表示，因此才應道：「是，我正是會帆師傅。」

「對，是會帆，我匆忙之間已忘記了。」

「你貴姓，找我作什麼？」

「找你去香港。」

「去香港？」

「是的，據說你在上海這一帶，威名顯赫，你有過一掌擊斃一

連招牌也似被砍了下來似的。

亞光對司機道：「你在這裏等我一下，看看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人！」

司機道：「你小心一點！」

亞光下了車。

只見前面一座房子關上了門，

連招牌也似被砍了下來似的。

才恍然而悟地向亞光道：「這地方原來也相當著名的！」

亞光道：「那你爲什麼不知道？」

「因爲你沒有說出這地方的名字！」

「這地方的名字？」

「是的，這地方本來是一間著名的武館！」

「武館？」

「雖然這間武館位於偏僻的地方，但仍有很多人來學武的！」

「學武？」

「是的，這裏的師傅非常出名，不過，而今一切已成過去！」

「過去？」

「是的，因爲月前市政府認爲這地方訓練太多流氓出來，因此一舉而把它停業！」

「停業？那些師傅去了那裏？」

「天知道！」

亞光聽了這司機的話，才知道自己是找到了地方，却是來遲了！不過，既然來到，也要下去看一看。

亞光對司機道：「你在這裏等我一下，看看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人！」

司機道：「你小心一點！」

亞光下了車。

只見前面一座房子關上了門，

連招牌也似被砍了下來似的。

他小心走近一看，却見牆壁上依稀有一些字跡，上面寫着「維揚武館」。

武館之內，黝黑一片。

亞光往那些破爛的木板處瞧。裏面似仍有一些武館的模樣，不過，所有的東西已破爛之極，似是經過一場大武鬥。

亞光試圖推開那些木板，木板竟是應聲而倒了下去，亞光有點驚惶。

他定了一定神，推開那些木板，木板發出了「咿咿呀呀」的聲音，在黑暗之中，非常可怕，也非常刺耳。

他再推開一些，已經可以讓他入內，他想入內，但有些猶豫。當他正想踏入一步，腳還未提起，突然有一個黑影撲出，雙手把他攔腰抱着。

亞光拼命掙扎，而且大叫。

那人一手仍攔腰抱住亞光，另一手却按着他的口，亞光用口咬那人的手。

那人狂叫一聲，甩開了手，又立即一手拍下，這一拍把亞光的鼻子與牙齒拍痛了。

亞光只覺痛極，臉孔濡濡濕濕似的，他知道自己已滿臉是血，不過，他仍掙扎。

那人叫道：「儂弄……」

亞光不知他在說些什麼，不過，那人再沒有拍下，他才閉口，那人一直把他抱向後面的地方，那人手臂非常有力。

那人手臂用力一擲，亞光整個人被擲向牆邊，撞在牆上，然後倒了下來。

亞光全身痛得有如快要散了似的。

這時，他看見了光。

光是來自一盞煤油燈。

燈光之下，那人却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威猛，他臉白無鬚，身材與亞光差不多。

不過，他臉有一股煞氣。

亞光叫道：「我……我是來找人的！」

那人似不明白他所說的是什麼。

亞光連忙改口用國語道：「我找人！」

「找誰？」那人用國語道。

「找亞帆！」

「什麼亞帆？」

「我是從香港來的，我要找一個叫亞帆的人，他是做教頭的！」

「教頭，什麼教頭？」

亞光一時之間，却又未領略到那人的心意，因此，二人在僵持着。

那個人似又有所動作。

亞光道：「不要打人，我只是

頭牛的記錄。」

「是的。」曾帆似乎陷入記憶之中，此時的他卻沒有一位大師傳應有的風範。

亞光是一個十分聰明的人，早已知道這位曾帆師傅一定會經過遇過一些什麼風波，才會落得如此田地，他想邀請這位大師傳去作殺手，似乎有部份資料出了錯誤。

「不過，我想告辭了。」

「告辭？你不是說過要找我？」

「而今……而今不想來了。」

「為什麼？」

「因為……」亞光並沒有說話，但眼神出現了疑惑，閃爍不定的神情。

「你懷疑我的武功？」

亞光並沒有回答。

「我仍然可以一掌打死一隻牛。」

「可是……」亞光目光打量着四周。

「是的，我最近遭人暗算。」

「暗算？」

「是的，他們妒忌我有很多學生，來踢我武館。」

「踢館？你不會怕的。」

「如果光明正大的來，我當然不怕，可是，他們來旁門左道，來暗算我，使我這間武館不再有人敢來。」

曾帆聽了，現出了一個滿意的笑容。

亞光道：「不過，你要完全聽我的指示。」他從口袋暗袋拿出了二萬元，道：「這是訂金。」

曾帆接過二萬元，手發着抖，因為他從沒有接觸過這麼多現鈔。

「你快準備行裝，我再接觸你，你這裏有電話嗎？」

曾帆道：「沒有。」

「那怎樣找你？」

曾帆道：「我可以找你。」

「好，你什麼時候可以起行？」

曾帆道：「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牽掛，可以隨時起行，不過，我那些錢……」

「你完成了任務，我一定會給你。」一頓亞光道：「你也不是一個普通人，只要你完成了任務，我一定全數把錢給你，這是血汗錢，我不會虧欠你的。」

「我的槍可以殺人，也可以殺你。」曾帆警告他。

亞光道：「你不單可以用槍殺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你也受了重傷？」

「不，就算他們暗算我，也傷害不到我。」

「怪不得我來的時候，你要用這麼暴力來對付我。」

「是的，我也以為你是他們其中一份子。」

「你為什麼不報仇？」

「報仇？談何容易！」

「為什麼？」

「因為我勢力弱，而且上海這個地方，也像你們香港一樣，什麼也要講錢的。」

「講錢？你怎知道香港的事情。」

「當然知道，香港也是個大都市。」

亞光看着曾帆，在這情形之下，本來他真不想再請曾帆去香港，可是他又改變了主意，因為曾帆在這地方遇上了窮途末路的情況，這樣，他去香港當殺手，他有這個賺錢的需要，他一定可以勝任。

「你想報仇？你想有錢嗎？」亞光問。

曾帆道：「兩樣都想要，而且我有了錢之後，才可以回來報仇，重整旗鼓。」

「好極，你仍可以一掌擊死一頭牛？」

「我仍有這個力量。」曾帆突然發出一掌，這一掌打在一疊磚頭之上，磚頭應聲裂開。

這一疊磚至少也有七塊以上，這一掌實在不簡單。

「我知你武功厲害，不過，我不是叫你用武力。」

「我只懂用武。」

「除了武力之外，你還懂什麼？」

曾帆茫然。

對於這一個莽魯匹夫，亞光覺得有點可憐復可笑，可是却是一個可以加以利用的人。

「開槍，懂嗎？」

「開槍，當然懂！」

「不是打獵，而是殺人，懂嗎？」

「殺人？」曾帆並沒有驚懼之色，他頓了一頓，才道：「這一陣子我被人多番暗算，我實在想殺人。」

「那好極了，你跟我香港，用槍……或者用什麼辦法也好，替我殺一個人。」

「殺誰？」

「你不用知道殺誰，你而今只要答我究竟你想不想去？」

曾帆口中雖說想殺人，但說到真的去殺人，當然有些猶豫起來。

「你怕！」亞光故意刺激他。

「我怕？怕什麼，你可以出多少錢？」

而只是有一身蠻功夫而已。

曾帆拿了二萬元訂金，把其中一萬元交與年邁的母親，他自己並沒有娶親，仍是王老五一名。

他那位母親，已八十歲，眼睛已差不多看不見東西，一直生活在貧困之中，突然接到那麼多錢，顯得有點手足無措，並且追問他金錢的來源。

曾帆道：「媽，你不用掛心，我下海去了。」

「下海？什麼下海？這裏是上海呀。」

「是的，這當然是上海，但你有沒有聽過，而今上海每一個人差不多要下海，下海去做生意，連那什麼大學的教授也下海做生意去了。」

「做生意？你懂得做什麼生意？你只懂打你的功夫。」

「我不單要做生意，而且還要到香港。」

「到香港？」

「是的，你知香港是個什麼地方？」

「聽說是比上海還要繁榮的地方。」

「是的，因此，我才去那裏發財，而今我給你一萬元，只是讓你安個心，我回來之後，還可以建一間屋給你住。」

「建一間屋？」這是曾母幾十年

「港幣五萬元。」

「五萬元，可以做什麼？」曾帆道。

亞光早已知道這個價錢並不十分吸引，但他却想用廉價請這殺手，便道：「不少了，我們包你一切食宿，一切交通費用。」

「不，太少了，我不會因五萬元去搏命。」

「搏命，不用搏命的，你只要用手槍，殺了那人之後，立即便可以回來上海。」

「那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亞光強調地道。

曾帆仍然不願意。

亞光看出他的心意，他在走投無路之際，他定可以用低廉的代價請這殺手，於是，他站了起來，作要離開這地方的意思。

曾帆道：「你可以不可以加一些？」

「加多少？」

「加多五萬元，十萬元。」

「十萬元？我可以隨便在廣東的窮鄉僻壤找一個，不過，我不想找那些沒有頭腦，沒有真正功夫的人，因此，我才慕名來到上海。」

其實，亞光來到上海，也是聽朋友說的，不過，這幾句話却打動了曾帆的心，因為他過去一段日子，受盡敵人暗算，弄得灰頭土

來的心願，可是，生活迫人，這個心願，早以認為再沒有實現的機會。

「那你幹的是什麼生意？」曾母雖然年紀老邁，但心仍是澄明的。

「我幹的……說給你聽，你也不明白，大都市有很多生意可幹的，你不用問了，我已托了亞明，暫時替你找個房子住住。」

「找個房子？」

「是的，找個有暖氣的，不用在半夜時沒有了暖氣而冷得半死。」

「不用了，我這副骨頭仍然可以撐下去。」

曾帆看着母親的身影，心中突然有說不出的悲哀，他的悲哀來自自己多年來無法好好孝順這一位守寡的母親，也來自這一去可能與母親永別。

永別？

他實在不敢再想下去，他的大半生雖與人打架無數，而且為了表演掌力，也殺牛無數。

可是，殺人他却從未試過。

想到殺人，他開始手心沁汗，那應該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並不是用掌力，而是用槍。

用槍，他可在行，當年輕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每個人都曾經出去串連，那時，每個人都有機會用槍，那些槍，到處都是，用來嚇唬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我，甚至一掌也可以擊斃我。」

人們，那一個黃毛小子沒有試過？不過，他始終沒有用槍殺過人，因為他是學武功的，學武功的人一向秉承師傅的教訓，要好好的練功，強身健體，更不能用武功殺人！

用槍殺人實在是一種昧着良心，又對不起自己武德的方法，可是，爲了一改自己的生活，他似乎再沒有其他的選擇。

曾帆一直在胡思亂想，直到他打了電話給亞光之後，才整個人開始沸騰起來，因爲亞光已叫他到酒店的接待處去拿機票。

臨走之前，他仍然看了母親一眼。

他的母親似乎也有同感，兒子這一別，可能不知要多久才可以回來，她不知道他去幹什麼，但憑直覺，她感覺到他的不妥，她從櫃底找了一件小小的皮背心。

曾母道：「亞帆，你此去希望你一帆風順，這一件小小的皮背心，是當年你祖父用過的，你爸爸也捨不得穿，留到了現在，你好好穿上。」

曾帆接過那皮背心，小小的一件，非常老土，不過，他沒有辜負老母的一番心意，收了下來。

他並沒有什麼行李，只帶了一個手提包上路。

拿了機票，非常順利的來到了

廣州。

廣州是中國的南大門，對於一直在上海生活的曾帆來說，無疑是走進了一個新世界。

這世界五光十色，比上海不遑多讓。

他住在一間小型賓館之中，這種賓館，只有那些小公務員出差住一兩天之用。

他本想出外看看這個城市，但一來人生路不熟，不辨東西南北，而且他一出口便是上海話，那些廣州人，對外地人似乎並不十分客氣，他實在不敢亂闖。

到了廣州第二天，有人敲門。

曾帆開門，只見是一個小孩。

小孩道：「你是老曾？」

「老曾？我不是和尚。」

那小孩倒懂得他在說什麼，道：「你當然不是和尚，我問你是不是姓曾的？」

「是，我姓曾。」

那小孩遞上了一個包裹似的東西，曾帆接過，小心打開了，却原來是一個無線電話。

這東西他在上海也常常見過，但從未用過，抬起頭來，想問那孩子。

可是，那孩子却不見了。

他關上了房門，對着這具無線電話發呆。

忽然，電話响了。

曾帆看着這個電話，一時之間，實在不知如何是好，他呆了一會。

電話仍然在响。

於是，他胡亂的按了上面的電鈕，然後大聲的叫道：「喂，喂！」

「爲什麼這麼大聲？」

那是一個熟悉的声音，原來他誤打誤撞，竟接通了電話，來電的人是亞光。

「對不起，我不懂用這個電話。」

「你聽着，今晚有人來帶你上船。」

「上船？」

「是的，你先上珠海那邊，才乘大飛。」

「珠海？又是什麼地方？」

「你不用知道，到時我派人來接你，你只要依照吩咐做便可以了。」

「至於我到了香港……」

「也會有指示的，你不用擔心。」

「我不認識香港的道路。」

「我有辦法吩咐你的了。」

電話已然掛斷了。

曾帆一直在房間久候着，也呆呆的看着這具無線電話，亞光也實在想不得遇到，他不用現身，便可以指揮曾帆，這樣，他可以把握暗殺之事，完全置身事外。

曾帆一直在等，他連晚飯也沒有出外吃，只叫了回房中吃，那一頓飯是吃得完全沒有味道。

吃完了飯，電話仍然沒有响起，他模模糊糊的挨在床邊，不知什麼時候入了睡鄉，忽然，他被電話的鈴聲驚醒過來。

可是，他按了電話，却完全沒有反應。

他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時，已見有人推門而進。

那是一個黑衣人。

那人道：「曾帆？」

曾帆道：「是！」

「跟我來。」

那黑衣人並沒有再多說話，轉身便走，曾帆想多問一句也沒有機會。

出了門，黑衣人上了一輛「三腳雞」，那種三個輪的電單車，這古老的車子，發出非常大的噪音，曾帆仍是沒有機會說話。

他們一直來到海邊。

那是一個已荒廢了的碼頭，碼頭邊停泊了一艘快艇，雖然在黑暗之中，曾帆仍然看清楚的那艘快艇後面，是裝有四個引擎。

「大飛！」他心想。

快艇上面堆滿了一些紙箱，幾乎已擠滿了整個船艙，沒有再容納其他東西的空位。

那黑衣人回身道：「下去！」

「下去？」

「是的。」

「沒有位置了。」

艇上有一個滿臉鬍子的人，他大概是這艘快艇的駕駛員，拉開了一個紙箱。

黑衣人道：「有位置了！」

他索性不再徵求曾帆的同意，一手把曾帆推了下去，曾帆跌在紙箱堆中。

那滿臉鬍子的人道：「坐穩了！」

曾帆還沒有機會回答，快艇已發出了响音，立時向前標去。

曾帆坐在紙箱之中，倒也安全，他只看見上面有海水水花飄洒，也感覺到艇身動盪，而且有越來越快的感覺。

他想站起來一看。

當他一站起來，頭上已有硬物壓下，他抬頭一看，是一挺機關槍，他整個個人軟了下來。

這是一艘什麼快艇？這個滿臉鬍子的人又是一個什麼人？他不能問，只能胡思亂想，他只好把玩那具手提電話，坐在紙箱堆中搖搖晃晃。

快艇速度很快，突然，他聽見一聲隆隆巨响，只見那個駕駛快艇的人急低下頭來，而且放棄了軌盤。

那人也躲在紙箱堆中，與曾帆

擠在一起。

快艇忽然向前衝去。

曾帆忍不住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軍隊過來！」

在這時候，頭上有一些火光，然後又發出了一聲震耳欲聾的響，不一會，海上射起一條巨大水柱，水柱在半空之中洒下，正洒落在快艇之中，立時好像下了一場大暴雨。

「發生了什麼事？」

「炮艇追來，向我們發炮！」

「發炮？」

「難道和你玩嗎？」

「如果擊中……」

「擊中我們便會葬身在這大海，成爲了這些大鯊魚的點心。」

「你開玩笑？」曾帆仍有點疑惑。

「誰會和你開這種玩笑，我在這大海之中，幾乎死了幾次。」

曾帆知道他並不是在說笑。

快艇在無人駕駛之下，依然是全速向前行駛，但有一點搖搖擺擺。

過了一會，似乎再沒有炮艇追來。

那人爬了起來，向外面看了一會，那時已漸露曙光，海面十分平靜。

「不知是你好彩，還是我好彩。」

「什麼好彩？」

「幸好已到了香港水域，他們不再追來。」

「追來又怎樣？」

「捉你我回去，不判我們槍斃，也要二十年勞改。」

「我們犯了什麼罪？」

「走私、越境、偷渡……什麼罪也可能……」

「走私，你走私什麼？」

那人回到駕駛座，並沒有回答，快艇似又加快了，直向香港那邊駛去。

曾帆坐在紙箱之中，看見有些紙箱因爲剛才的震動互撞而破了，看到紙箱內有一些香烟，才恍然而悟這一艘快艇是走私香烟。

「走私香烟也不是什麼大罪！」

他心想，他推開了其中一個紙箱的缺口，這一個缺口露出來的，不再

是香烟，而是一支槍的槍柄。

曾帆這時才覺得一身的皮起了疙瘩，因爲這長滿鬍子的人並沒有說錯，假如被軍隊發現了，走私香烟並不足以判什麼刑罰，但走私軍火……他不敢再想像下去。

突然，快艇好像停了下來。

「出來，快出來！」那人喝道。

曾帆爬了出來，他見到快艇已衝上了一個沙灘。

「快走，快走！」

曾帆不知應該走到那裏。

那人催促着：「不要阻礙我們出貨，而且警察來了，立即拘捕你，即遞解，沒有情講的。」

曾帆看幾個人從沙灘上跑下來，看來是接收這一批走私貨的，他知道自已再呆在這裏也無用，於是拔腳向沙灘的樹叢走去。

他身無長物，只好死抱那具手提電話。

他先躲在樹叢中，也許亞光早已派人在這附近接應他也說不定，可是，看了一會，附近根本沒有人經過，這地方十分偏僻荒廢，否則走私客也不會利用這個地方作上落貨之用。

曾帆本想走出去，但回心一想，自己這樣的裝束，加上不辨東南西北，出去無疑是自找滅亡。

他唯一的希望是這具無線電話。

於是，他在樹叢中找了一處較爲舒適的地方，躲了下去，然後是等。

等，他一直在等，他不知要等多久。

時間好像停頓似的，他也不知幾時是否有人會通知他，或者來接應他。

他又在樹叢中迷迷糊糊，半睡半醒。

那人也躲在紙箱堆中，與曾帆

突然，電話响了，他整個人清醒過來。

「曾帆？」

「是。」

「你立即……你在那裏？」

「我在沙灘的叢林內。」

「好極，你走出來，向前走，出了一條小路，路上有一輛貨客車，那種你們叫麵包車的車，立刻上車，自然有人載你到酒店。」

「酒店？」

「即是賓館，然後我們再聯絡。」

曾帆想再追問，但電話已是寂然，他只好伸頭出外望了一望，那時已是日在中天。

他爬了出去，直向前走。

果然，不遠之處，是一條小馬路，再走出一些，便看到那輛客貨車。

他上前去。

車上司機位處有一人伸了頭出來，看見了他，也不打什麼招呼，只做了一個手勢，叫他上車。

曾帆也不猶豫，上了車廂。

司機在窗口叫他，道：「快換上車內的衣服。」

說完車便開動，曾帆在車廂之內，換上了恤衫西褲，看來倒像個普通的香港人模樣。

那人問道：「穿好了沒有？」

曾帆道：「換好了！」

「你坐穩，我盡快送你去旅館。」

「什麼旅館，在什麼地方？」

那司機並沒有回答，汽車一直高速行駛，曾帆在車廂之內，也看不見什麼，因為車廂兩旁及前面的玻璃窗，都被厚厚的窗簾遮蓋着。

忽然，司機叫道：「伏下！」

曾帆聽了，非常聽話的立刻伏下，汽車稍為減慢，曾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他的心情却是非常的緊張。

汽車終於停了下來。

司機在車停之前，叫道：「你伏在一旁，千萬不要說話！」

曾帆除了依司機所言之外，也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突然，有人開了車門，問道：「這是誰？」

司機道：「是我一位朋友。」

「他做什麼？」

「沒有什麼，飲多了兩杯，睡了！」

曾帆把眼睛略為睜開，見是一個穿了黃色制服的人，頭上戴了一頂黑帽，而帽子的中央，有一個銀色的章，太陽的光剛巧照在那章上，反射在曾帆的臉上。

他不敢睜視，不過，他已知道那是香港的皇家警察，雖然，他從來沒有到過香港，但在內地很多地方都有香港電視看，因此，他知道

那是警察的徽號。

他心裏突然感到一陣寒意，因為自己一旦被發現，一切都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警察並沒有弄醒曾帆，他離開了車廂，與那司機又說了幾句，然後，車子開動。

曾帆仍然不敢睜開眼睛。

過了半晌，司機才回過頭來，道：「沒事了！」

曾帆昂起頭來，問道：「那是警察？」

「是的！」

「他沒有查我？」

「算你好運。」

曾帆吁了一口氣，道：「如果我一查問我……」

「沒有別的話說，一定會拘捕你回去，而我也犯了協助教唆偷渡之罪。」

「為什麼他會這麼輕易放過我？」

司機回過頭來，道：「可能看見你抱着那個無線電話，內地偷渡來的人，沒有理由這麼快便有手提電話。」

曾帆笑道：「想不到這東西救了我。」

司機道：「前面快到你去的旅館了。」

曾帆把布簾撥開了一些，看見前面並非熱鬧市區，便問：「那裏

有旅館？」

司機沒有回答，過了一會，車子停了下來，道：「前面便是了。」

「什麼旅館？」

「你真以為是大間的酒店？」

「不是？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但我接到的吩咐，是送你來這裏，你下去自己看看。」

曾帆下了車，而那輛貨客車也絕塵而去。

前面那有什麼旅館？只有一兩間平房，而附近根本是荒野。

曾帆走進其中一間，裏面却倒似有人曾執拾一番，並且有桌椅，還有一些日常用的雜物。

曾帆正在狐疑之際，無線電話响了。

「喂！你究竟安置我到什麼地方？」曾帆不讓對方先開口。

「旅館，當然是旅館。」

「什麼旅館？這算是旅館？」

「當然是，這是在香港期間所住的地方，非常安全，利便你行事之後，不讓人們發現你的行踪，而且在第一時間之內回去。」

曾帆知道，再多說也無益。

「我而今應該怎樣做？」

「屋內有你一切日常用品，廚房有米有即食麵，一切飲食，悉隨尊便。」

「吃不是問題，我應該怎樣

做？」

「你房間內有地圖、手槍，以及你的對象，由而今開始，一切由你自己作主了。」

「我可以找你嗎？」

「不可以，千萬不可以！」

「那我怎辦？」

「一切由你自己作主。」

「我的錢呢？」

「當你做妥你應做的事，會有人交給你，並且立刻送你回去。」

曾帆想再問，但電話已斷。

一切事由曾帆自己作主。

曾帆在房間之內果然找到了三樣東西，第一是一柄手槍，第二是一幅街道詳圖，第三是一張相片。

曾帆首先研究那柄手槍。

那並不是內地那種槍械，而是一柄最先進的左輪，並有十四發子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手槍雖然是簇新的，但一定要試試是否可以發射。

曾帆把子彈安上了，然後走出屋外。

附近沒有人，也沒有屋子，發射一槍並不是什麼問題，於是，他找了一個目標。

他向着目標，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震耳欲聾的聲音，而且非常準確的打中了目標。

武器非常可靠，這樣給曾帆一顆小小的定心丸。

他再看那幅街道圖，是一幅非常詳細的街道圖，幾乎每一間建築物，每一間商店，都有詳細的名稱，街道上並有非常清晰的指示，指示出巴士的路程，其他汽車的終程，曾帆研究了一會。

紙上談兵是沒有用的，尤其是街道，一定要實地現場觀察，那才有效。

他決定明天到實地勘察。

最後，他看那張相片。

那是一個非常有福相的人，臉圓圓的，架有眼鏡，頭髮梳得光亮的。

一看便知是一個早已作富家翁的人。

這人為什麼會得罪了亞光這種人？他並不一定得罪亞光，可能是得罪了他的一些朋友。

朋友？朋友往往會變成人生最大的敵人。

曾帆再看那照片，忽然，他發覺這人的雙耳非常長大，看相的人都說，耳長的人大都長命，而這入而今只是步入了中年，應該沒有到大限之期。

他沒有到大限之期？那麼，曾帆自己豈非註定不能成功槍殺這人？

曾帆心裏有了一個疙瘩，不

過，他隨即又想到，那些看相的，都是騙人的，走江湖的把戲，他一定可以成功，可以把這人一槍打死。

他重新把這些資料放在那個牛皮紙袋內，這時，他才發現袋裏還有一大疊鈔票，有了這些鈔票才可以到現場看看，找一個最適當的地點下手。

翌日一早，他換過了衣服，依照地圖的指示，他來到了現場。

他最先找到那個目標。

那是一間商業大廈，根據指示，這人的工作地點是在這間商業大廈之內的五樓。

他先乘電梯上了五樓。

五樓內有差不多二十間的寫字樓，他要找的是一間叫「祥輝」的公司。

他很容易便找到了。

他走了進去，前面那個女接待員，用非常親切的語氣問道：「請問找誰？」

「文先生！」

「文先生？那一位？」

「文祖欽先生！」

「他還沒有回來。」接待員道。

曾帆本想立刻離開，因為他已證實了文祖欽這傢伙的確是這間公司的老闆，而這個人正是自己要找的目標。

忽然，他注視到那邊牆上一張照片。

那是一張集體的照片，看來好像是慶祝會之後一張集體照片。

照片中有一個非常熱口面的人。

曾帆自言自語地道：「這是文祖欽。」

那接待員聽了，接口道：「不，那是他的公子，文先生已六十多歲了。」

「不過他仍然很年輕呀？」曾帆問。

「那要看你怎樣看，如果以一般六十多歲的人來比較，他是十分年輕。」

「他什麼時候回來？」

「每天都大約在十時。」

曾帆看看手錶，還有十五分鐘才到十時，便道：「我可以等他嗎？」

「當然可以。」

其實曾帆並不在等文祖欽，他只希望清楚這間公司的內裏情形。那邊盡頭才是經理室，經理室前是幾個職員，如果在這地方下手，一定傷及無辜。

曾帆不想傷及無辜。

如果在這接待處前，應該是一個好地方。

只要文祖欽一出現，一槍射過去，他不可能躲起來，最多是再多

一槍，他再沒有生存的機會。

忽然，那接待小姐看見他東張西望比劃着的古怪模樣，道：「先生，我可以幫助你做些什麼？」

曾帆如夢初醒，原來，他計劃着開槍射殺文祖欽，而忘形的做出了手勢。

曾帆立即答道：「不，不，沒有什麼。」

「他快要回來了。」

曾帆忽然覺得，他不想真的面對這位文祖欽，不知是他自己有問題，還是心怯，他決定離去。

「先生，你想走嗎？」接待員問。

「是的。」

「那你可以留下姓名，我可以叫文先生打電話給你，這樣不礙你的時間。」

「不，不用了！」

他立即離開這間公司，他走出了門，直走向電梯，等了一會，電梯門開了。

裏面有很多人，只有一個人走出來。

曾帆突然心裏感到一陣震動，因為面前這人，非常面善。

那是照片中人。

那是文祖欽，不過，他的確比照片老了一些，不過，他的輪廓仍在。

他身穿一套入時的西裝，精神

非常的好，走起路來，腰板挺直，非常神氣。

他直入了祥輝公司。

爲了真正正的證實這人便是文祖欽，曾帆閃身回到祥輝公司的門口，站在一旁。

那位接待小姐一見了那人入內，便恭敬地道：「文先生，早晨！」

「早晨，有人找過我嗎？」

「有，剛才才走了。」

「是誰？」

「他沒有留下名字。」

「怎麼模樣的？」

「一個三十出頭的人，有些老土的……不……」接待小姐立時發現了自己說錯話，因爲那是老闆的朋友或者是客人，自己的批評實在不應。

「沒有留下姓名，倒是十分老土。」文祖欽道。

這時，曾帆在外面，可以肯定這人便是文祖欽，也是自己這一次行動的目標。

第一次勘察場地，已有了非常好的收穫。

他離開了大廈，再看各處的通道。

他打開了那張街道圖，一一加以引證。

地圖果然繪得非常精細，而且絕無一些遺漏。

曾帆發現離大廈不遠之處，有一個地下行人隧道，這個隧道，一直過了兩條繁盛的大馬路。

他入了隧道，只見隧道有多個出口，這是一個理想的撤退通道。

一經行動完畢，從大廈下這隧道，不用三分鐘，便可以全身而退，一切都比想像中理想。

於是，他想先回到自己的住所，再加以詳細的計劃再決定行動。

他從隧道走出來，前面是繁榮的街道，他被五光十色的店舖所吸引，不知不覺的隨着人羣而走，他入了一間非常大的百貨公司。

他抬頭一看，是先施公司。

上海也有先施公司，不只有這間著名的百貨公司，還有其他三大百貨公司，包括了大新、永安……還有一間，一時之間，他記不起了。

走上二樓，一入門處便有一個女售貨員向她微笑招呼，他停下了脚步。

那女售貨員微笑對他道：「快來看看我們的健康產品。」

曾帆皺着眉。

那售貨員十分機靈醒目，一見他皺眉，便知道他不明白廣東話，改用普通話道：「看看我們的健康產品，有推拿機，可以舒筋活絡。」

曾帆從未看過這些會不停轉動的機器，非常好奇。

那位女售貨員又道：「你可以坐下來試試，一說完差不多拉了他坐下來，他坐在沙發上，那女售貨員把推拿機放在他的大腿之上，轉動的圓粒，果然是有推拿作用，他感到十分舒服。」

這時，他想起那年邁的母親。

他母親長年風濕，有時，找到個好醫生，還會替她拿捏一下，她便會覺得非常舒服，可是，找推拿醫生並不容易，而且一次收費也非常昂貴，而今這機器却可替代人手。

那售貨員用溫柔親切的話調道：「買一個回去，你和你的家人都受惠。」

曾帆再把機器放在小腿肌肉上，滾動的輪子，的確可以把肌肉鬆弛，他決定買一個回去給母親。

「好，我買一個。」

那售貨員道：「你還要看那些量血壓的儀器嗎？對老人家非常有用。」

「我還不太老吧！」曾帆道。

女售貨員道：「不，你正當盛年，不過，這東西什麼人都用得着，而且，你家中應有老人家，因此一定有用的，你看看。」

「妳怎知我有老人家？」

「我只是猜，我再猜一下，

你買這推拿機，是……是送給你母親的。」

「對，妳怎知道？」

「我見你臉上一片祥和，你一定是在想起你的母親，你才買這推拿機器的，看看你，實在是個孝順的孩子，孝順的孩子，做事一定平平安安順利，你一定可以發大財啊！」

這一番本來是普通恭維的話，但聽在曾帆的耳裏，却有一番受用。這年來，他受到的冤氣實在太多，被人踢館，幾乎是事業與人生，都是一敗塗地，幾時聽過一些恭維的話，更對不起的是母親，幾十歲人了，仍沒有一口安樂的飯吃。

於是，他又買了那個量血壓的儀器。

當他離開百貨公司時，左手一大包，右手也一大包，錢是花了不少，但心裏却感到從來沒有過的愜意。

人生在世幾十寒暑，有多少時候可以這般愜意！

他乘車回到自己那居處，想起再見母親，可以送她一大堆禮物的時候，他又高興了一陣子。

可是，當他靜下來的時候，又覺得一陣難以言喻的心酸。

他還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沒做，只有妥善完成這事，他才可以回到母親處。

如果……萬一……他不敢往下想去。

他又再胡思亂想一番，模模糊糊的進入了夢鄉。

突然，他好像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一個人正走入一間高貴的辦公室內，曾帆立即尾隨，他大叫一聲，那人回身，曾帆便立即開槍。

砰砰砰……三聲槍响，那人倒地，血從那人的胸口流出，先染滿了他胸前衣衫，然後是一地都是血。

有人喝道：「殺人啊，殺人啊！」

曾帆立時轉身便走。

可是，當他一轉身，便見到三個穿着制服的人，他們都手持大型的卡賓槍，正向着他開槍。

又是一陣砰砰砰像爆竹一般的响聲……

曾帆驚醒過來，四周漆黑的一片，他只感到滿身都是汗水，全身濕透。

那是一場夢，一場可怕的夢。做夢是一種先兆，曾帆感到非常害怕，因此，他一直無法再入睡。

不知等了多久，他才看見光線從外面透入。

不，那只是夢境，不是當真，他拿出了那張詳細的街道圖，再小心研究。

如果自己的行動快速，那一切應該沒有問題。

不，殺人並不是一件好事，雖然可以逃離，但一生一世也不安樂。

不，我做了大半世好人，母親也做了大半世好人，又有什麼好結果？

曾帆思潮起伏，腦海中出現不同的交戰。

這樣，他又耽誤了一天。

那天他並沒有出門，只是呆呆的坐着，直到晚上，那具手提電話又响了。

「曾帆？」

「是，是我，你……」

「你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過了，而且見過那人一面。」

「還不動手？」

「我……」

「我已爲你預備了大飛。」

「大飛？」

「就是回去的快艇，明天是動手的好日子，你殺了那人，晚上立刻離去。」

「明天？」

「你還想等到幾時？」

「我想……」

「不要再胡思亂想，把工具看一遍，明天一定要動手，否則……」

「我那些錢呢？」

「你不用擔心。」電話已斷了，曾帆呆呆的拿着電話。

明天，看來再沒有推托的餘地。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提起了精神，自言自語道：「明天，明天一定可以，後天我便可以回到上海，把所有禮物交給母親，母親一定非常高興。」

他彷彿看到母親的笑臉。

翌日，他一早醒來。

今天，他似乎有了足夠的信心，他首先把手槍拿了出來，小心揩抹了一番，然後上了子彈。

他並沒有上足六粒子彈，只上了三粒。

是的，只上三粒，這三粒子彈一定要結束那人的命，這舉動無疑是破釜沉舟之舉。

一切都整裝待發。

依照日前的路線，他來到了那間商業大廈。

四週依然是行人如鯽，熙來攘往。

曾帆按按袋中的槍，槍在袋內，他吸了一口氣，入了電梯，按了五樓。

電梯內沒有人，可是，電梯却在四樓停了，他再按，電梯開動，卻沒有在五樓停下來，一直上了十

八樓，才停下來。

曾帆感到非常驚愕。

他再按五字，電梯終於在五字停了下來，門打開，他衝了出去。

那間寫字樓已經開了門，有人出入。

他在梯間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躲了下來，他看看手錶，快近十時。

那是文祖欽快要出現的時刻。

曾帆開始感到緊張。

突然，電梯門開了，走出來的正是文祖欽。

曾帆舉起了槍，向着曾帆射去，可是……

「卡」的一聲，並沒有子彈射出。

他再扣了槍掣一下。

又是「卡」的一聲。

文祖欽突然看見了樓梯撲出的人影，他叫道：「喂，你在做什麼？」

曾帆用衣服把槍掩藏得快，文祖欽並沒有看見。

「你想打劫？」文祖欽叫道。

曾帆道：「不……不……」

「還不是？」文祖欽喝問道，他還不知道這時自己已踏入了鬼門關一大步。

曾帆被他這一喝，却感到非常心怯，他不再作任何反應轉身便走。

他從樓梯一口氣到了樓下。

在樓梯出口的地方，看見一個保安人員，他立時作若無其事，那保安與他打個照面，也沒有問什麼。

曾帆出了商業大廈，迎面而來的，是兩個警察，曾帆不理會他們，再走向行人隧道。

入了行人隧道，從另一邊出來。

依照計劃，他是應該從這邊出來，可是，他並沒有完成計劃，他並沒有殺文祖欽。

曾帆一邊抹着汗，一邊找計程車離開。

「我沒有殺人，我不能殺人。」他的心不停地想着，他實在不知怎樣才好。

司機大聲地問道：「你去那裏？」

曾帆如夢初醒的問道：「為什麼你這麼大聲問我？」

司機道：「我已問了你三次，你仍然沒有答我。」

曾帆說出了地址。

那位司機自言自語地道：「那地方很遠的。」

曾帆並沒有理會司機，因為他自己也要揩汗，汽車一直入了新界。

那時並非繁忙時間，但汽車却慢慢而行。

「發生了什麼事？」曾帆問。

司機道：「我也想知道。」

對講機器忽然响起來：「三四八，是你嗎？」

「是我，為什麼新界路那麼塞車？」

「你在新界路？」

「是的。」

「那麼，你不好彩了，前面有一個大『薄落』！」

「什麼，這個時候也會查車？」

「好像聽說發生了打劫案？」

曾帆一直聽不懂司機與通話機內的人對答，不過，對「打劫」這兩個字，他倒聽得懂，而且異常敏感。

他叫道：「什麼打劫？」

那司機皺着眉，竟用普通話回答，道：「打劫便是打劫，有什麼稀奇？」

「什麼人打劫？」

「不知道，香港天天都有人打劫。」他轉向對講機，道：「什麼人打劫？」

「據說有兩個賊人，劫走了一個路人幾百萬，正往新界這邊走了。」

「他們真是累人，累到我們沒有生意。」

曾帆聽不懂他們說些什麼，追問道：「發生了什麼事？什麼人打劫？」

司機又用普通話道：「兩個人打劫，劫走了幾百萬。」

「幾百萬？路上人怎會有幾百萬？」

「有什麼出奇，他們可能是代老闆去銀行入數。」

「一個普通人，怎會有幾百萬？」

「看來大多是有內鬼的。」

「內鬼？」曾帆並不明白。

司機道：「那是籠裏雞作反。」

這一句曾帆倒是明白。

司機道：「截車搜查，其實沒有多大用處。」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車，而且賊人又沒有人承認，你也可能是其中一個賊。」

「不，我不是！」曾帆非常緊張地道。

「我只是說笑。」

曾帆顯得有點侷促不安。

「你為什麼這麼緊張？」

曾帆不答。

那司機道：「捉到打劫的人，在香港也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

「只判三五年，幾百萬三五七年，實在是博得過。」

「這麼輕判？」

「你從大陸來？」

曾帆不置可否。

追上來，叫道：「不要那麼快開車。」

司機把車停了，他感到一陣恐慌。

曾帆比他更驚怕，整個人醒了過來。

後面那警察道：「司機，你下來！」

「下來？」

那警察上前，道：「下來！」他手持機槍，用機槍示意他下車。

司機無奈，回過頭來，看了曾帆一眼，表示那並非他的事，而是警察的吩咐。

曾帆緊張極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叫了一聲，雙手突然舉起。

幾個警察，看見他的模樣，也嚇了一跳，紛紛退後，並把卡賓槍舉起。

曾帆道：「我投降！」

警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叫道：「你先下來，下來再說。」

這情形突轉，連司機也感到意外，他低聲對身旁的警察道：「他有槍！」

那警察聽了，叫道：「你雙手放在頭上。」

曾帆似不明白。

司機代為翻譯，曾帆才把雙手放在頭上，一個警察上前，開了車門。

聲。

司機道：「你害怕？」

曾帆道：「我害怕什麼？」其實他是非常害怕，車子越移越近那個臨時警察路障，他越是緊張。

他雙腳開始抖動。

但司機似已明白，道：「這裏與大陸不同，這裏一切講人權，如果是一般本地人打劫，只判三五年，有辦法的，連贖款也不用拿出來，大陸便不同了。」

「大陸不同，這樣的罪案，大有可能立即槍斃。」

「對，應該槍斃。」

「還有幾年時光呢。」曾帆道，忽然，他想起司機所說的，問道：「如果是內地人來打劫呢？」

「那更便宜。」

「如果是偷渡客，那可能即捕即解。」

「解？解回大陸？」

「當然。」

「那真是便宜了。」曾帆道。

車子慢慢的一步一步似的移動着，過了一會，司機也看到前面的警察臨時路障，道：「這麼大陣仗，有人荷槍實彈呢！」

「荷槍實彈？」

「我說是那些警察。」

「他們會拉人下車搜身嗎？」

「可能。」

曾帆喉間不自覺的發出一些怪聲。

司機道：「你害怕？」

曾帆道：「我害怕什麼？」其實他是非常害怕，車子越移越近那個臨時警察路障，他越是緊張。

幸好司機看不見他。

忽然，他向司機道：「我想下車！」

「下車？」司機奇怪地問，接口道：「這裏下車，你可以去到那裏？」

「我……」一時之間，曾帆不知怎樣說才好。

司機道：「你……」

曾帆突然拿出了槍，抵住司機的背部，道：「你不要動，否則……」

司機看不見手槍，但可以感覺到那冰冷的槍管，他顯得有些驚駭。

曾帆道：「你一定要裝作若無其事，否則，我有什麼差池，你首先送命。」

司機非常緊張道：「好，好，我會裝作若無其事，你……你也要鎮定。」

「我……我十分鎮定。」

「你的手槍也在發抖。」

曾帆看着自己的手槍，才知道自己確實在發抖，可是，他實在無法控制自己。

司機道：「老友，大家都是老鄉。」

「老鄉？」

「聽你口音，你是上海人？」

「是又如何？」

「我也是上海人，老友，你鎮定。」

他沒有什麼懷疑，因為曾帆不認識其他地方，他下手的地方，只有那所商業大廈。

他看完那段新聞之後，放下了心頭大石。

他立刻致電給曾帆，安排他回大陸，但想不到曾帆却要求要把餘錢用現金支付。

這個要求其實也並非無理，而且付了現金之後，大家再沒有其他手續。

於是，他決定往銀行拿取現金，並且聯絡了那艘「大飛」，打算把錢交給了曾帆之後，立即送他上船。

那天晚上，他自己駕車入新界。

入夜之後，道路並不繁忙，亞光懷着十分輕快的心情任由汽車在公路上馳騁。

忽然，前面有一個路障。

這些路障對亞光來說，並不陌生，他看看手錶，只是晚上八時多，他覺得有點奇怪，因為這些路障，一向都在午夜或者接近午夜才設置的，除非是發生了重大的事情。

當他駛近路障，已有警員示意他慢駛，然後用手勢叫他停了下來。

亞光把車停了下來，他並沒有半點緊張，因為這一切都是例行公

事。

有警員上前，用電筒照他的車廂。

亞光問道：「老友，發生了什麼事，這麼早便設置路障查車？」

那警員看了亞光一眼，道：「沒有什麼事，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他照了一會，又道：「沒有事了，你可以走了！」

亞光正要踏油門，對面來了一輛車。

這個警察路障似乎有些特別，一面是查出車，而今却連對面的車也要查。

一輛平治駛近。

香港「平治」極多，本也不十分起眼。

但亞光一看，看到那個車牌，似乎有些稔熟，忽然，他想起，這是他查問過的車牌？

他再看駕車的司機。

他立時整個人像打入了十八層地獄一般，全身僵硬起來，動彈不得。

因為駕車的人正是相片中人。

亞光開始還以為自己眼花，但擦了一下眼睛，再看，那的確是文祖欽。

怎麼是他，他不是死了嗎？

文祖欽也把車停了，問警員道：「發生了什麼事，這麼早便設警

崗？」

聲音也是文祖欽，他並沒有看錯，更沒有聽錯，那的確是文祖欽，他也曾偷聽過他的聲音。

亞光呆着。

警員見他不動，叫道：「老友，為什麼還不開車？」

亞光依然沒有反應。

警員叫了三聲，最後大力一拍車門，亞光才如夢初醒的道：「啊……我走，我走了……」

事情有了急劇的變化，一時之間，亞光似乎無法把不同的思緒好好的整理一下。

文祖欽並沒有死，換句話說，曾帆並沒有完成他的任務，不過，在電話之中，曾帆却非常鎮定的承認自己已完成了他的工作。

很明顯，這是一個陷阱，一個圈套。

他應該怎樣做？

這時，他已接近了曾帆所住那處隱蔽的地方。

他感到非常的氣憤，一定要好好教訓這個曾帆一頓，他拿起了身邊的無線電話。

他按了掣，突然又把電話按下。

不，在這個時候，一定不能再與曾帆聯絡，否則自暴身份，問題會弄得更。

這時，高探長所佈的天羅地

網，已發現了這輛車子駛近木屋。

附近監視的探員已把這輛車子的行踪向裏面的人報告：「相信是那個叫亞光的來了。」

「小心監視！」

高探長已在木屋附近滿佈探員，曾帆是被安置在木屋之內，曾帆感到非常的害怕。

亞光把車子慢了下，正小心地思量。

探員立即向高探長報告：「車子慢了！」

「為什麼？」

「不知道，噢，那輛車突然掉頭。」

「立刻追上去。」

原來亞光越想越不對路，他不能再與曾帆聯絡，而且面前這木屋一定是個大陷阱，因此，他決定立刻掉頭，離開這地方。

高探長接到這消息，立即叫助手羅拔圖開車去追亞光這輛車。

羅拔圖是個快車高手，汽車已找到了目標。

高探長知道前面有個警崗，立時用無線電話知會，只要亞光那車駛近，便立刻拘捕他。

那處警崗的警員，知悉這輛車十分重要，立時在地上鋪了一些攔路的鐵釘，如果那輛汽車硬闖，一定過不了這些鐵釘，立時爆胎。

亞光高速地向市區方向而去。

忽然，他也想起，來的時候，曾經有一個路障，相信如果自己是被監視的話，自己也一定不能再闖過這一個路障。

他看了倒後鏡一下。

他也發現後面似有一輛車在追蹤他，他立時知道，自己已是前後受敵了。

「這個死曾帆，害得我前去也不得，後退也不能……」他用了最惡毒的語言來詛咒曾帆。

但這一切沒有用。

亞光突然把車駛入了一條支路，他並不知道這條支路通往那裏，他只是希望暫時可以擺脫那輛追蹤的車。

高探長一看見亞光那輛車駛入支路，便道：「疑匪可能已發現我們的追蹤。」

「發現也沒有辦法。」

「隨他入支路。」

那支路是上山的，仍然是相當寬敞的柏油路，亞光高速的向前駛去。

羅拔圖也不再掩飾，也踩盡油門的追上。

亞光知道，他已成了警探的目標，幸好他的駕駛技術不弱。

可是，羅拔圖的駕駛技術更比他高一籌，駛上了半山，亞光仍然無法把他擺脫。

亞光非常心急，一時之間，他

不知如何是好，他只能踏盡油門。

忽然，前面有燈閃過。

想不到，這個時候，也有車從山上下來，他幾乎把車子撞向對方。

這一慢，羅拔圖的車又接近了一些。

亞光十分緊張，大力一拍，竟然連車頭那個小小的雜物櫃也震開了，跌下了一柄手槍。

原來他忘記了自己也帶有一柄槍的，有了槍在手，他開始比較鎮定一點。

他把車子駛入了支路之後，根本並不清楚前面的去路，他只是希望從後面來的那輛追蹤車，會因為轉入了小路，而放棄追蹤。

亞光的希望是如此，但他的希望並沒有實現，那輛追蹤的車依然鏗而不捨的追來。

路面越來越窄。

亞光這時才猛然省起，這路根本上是一條死路，前面沒有去路。

他猛踏油門，汽車發出像猛虎怒號的聲音。

這時，已是全無去路。

亞光猛踏下煞車掣，汽車戛然停了下來，他伏在車的靠背椅上，雙手持槍。

他決定與警方一搏，因為被他們拘捕回去，自己一身麻煩真免不了，最麻煩的是要供出他幕後的

人，這一點他實在不敢想像。

那輛追蹤的車，見這可疑的車突然停了下來，完全沒有聲響，一時之間，他們也不敢迫近。

羅拔圖道：「探長，怎麼辦？」

高探長道：「等一等，原來我們已趕狗入了窮巷，如果再迫他，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羅拔圖拿出了槍。

高探長也拿出了他的配槍，道：「小心，這一次最重要的是活口，殺了他，我們反是全功盡廢！」

他小心看着前面那車的情況。前面是漆黑一片，只勉強的看到司機位上仍然有人，但看不到他在做些什麼。

高探長道：「用高燈射他！」

羅拔圖道：「小心！」他把車頭燈開了，並且用高燈射向那車。

亞光被這高燈燈光射個正着，他立時縮了下去，他同時感到有點憤怒。

高探長叫道：「你已被我們包圍，立刻棄械出來投降，否則……」

亞光聽了，心下更為憤怒，他仍縮在椅背後，用槍瞄準了對方的左邊車頭燈，雙手一扣。

那左邊車頭燈應聲碎了，只剩下右邊的車頭燈。

高探長與羅拔圖聽見了槍聲，

自然而然的縮向車下，免被流彈所傷。

羅拔圖始終是年輕，心氣較盛，正想拔槍還擊，那知道，亞光已開了第二槍。

「轟」的一聲，右邊的車頭燈同時也碎了。

這狹窄的道路，立時又回復了黑暗。

亞光決定，一不作二不休。

他用最快的速度開動了引擎，索性連頭也不轉過來，入了後波，讓車子用退後的方法衝向警探的車。

羅拔圖聽見引擎聲，知道對方要突圍而出，他立刻對高探長道：「坐穩！」

他也發動了車子的引擎，可是，他並沒有對方那麼手快，只見對方車已衝過來。

開始，他還以為那輛車先掉頭，然後會再衝過來，那知道，那車索性用尾向他們撞過來。

他想避也無法避。

那車尾撞向他們的車，本來已是一雙車頭燈已碎的車，被這一撞，水箱已破，並且被撞向了一邊，讓出一大半路出來。

亞光見難得有此良機，再猛踏油門，向後再衝。

高探長臨危不亂，把槍伸出車外，胡亂地開了一槍，這一槍打中

了那車的後面沙板。

亞光用全速向後退，衝過了警方的車，再一踏煞車掣，車子因這一猛力停車，立時改變了方向，亞光不用再掉頭，車輛已改變了方向，向着大路而去。

高探長與羅拔圖看着賊車揚長而去，大為不憤。

羅拔圖道：「如果我再見到這車，我一定一槍便把你轟掉！」

高探長道：「多說也無益！車子還不動？」

羅拔圖試再發動引擎，幸好車子還可以動，不過，一雙車頭燈已破，水箱又破，看來就算開動，也走不了多遠。

羅拔圖道：「我們出去再算！」

他們回到大路，賊車當然已是無踪影了，高探長用身上的通訊器通知警方來接他們。

* * *

警方異常重視這宗案件。

「這宗案牽涉實在很大……」高探長仍然負責這個專案小組，他與羅拔圖及其他幾個小組的工作人員檢討一下過去已發生的事。

他續道：「目前本地治安比起以前，有更壞的趨勢，很多匪徒，動不動便開槍殺人，實在可怕！」

羅拔圖道：「他們來自大陸，一犯完了案，逃回大陸，我們便沒有辦法！」

另一成員亞東道：「並不是沒有辦法的，我們的頭頭與上面公安極有聯絡，可以去大陸抓他們！」

高探長道：「大陸幅員那麼廣，如果他們真的不再犯事，我們很難再找他們出來！」

「為什麼他們會不再犯事？」

「因為他們下來殺人，已賺夠了，回鄉建屋娶妻，那有人甘願再犯難冒險！」

「本地人越來越多人買兇，所費無幾，却是乾手淨腳，却為難了我們當差的！」

高探長道：「你們所說的話極有理，我們面對的這一宗案件，正是典型的買兇殺人案件，如果我們能把幕後的主犯揪了出來，對以後上去買兇殺人，有極大的阻嚇作用，並且可以向社會發出一個訊息，上去買兇殺人，一樣可以抓到！」

羅拔圖道：「我們幾乎捉到了那買兇的人！」

亞東道：「照你們的描述，那個賊人，根本上他自己也可以做殺手！」

「是的，看來他在本港有些基業，他不想自己動手，才會買兇殺人！」

「這個殺手也是沒用！」

「是的，這個殺手曾帆仍然在我們手上，我們仍然可以好好的利用他，把幕後人引出來！」

「幕後人會不會再上當？」

「那要看我們怎樣利用曾帆！」

「探長，你有計策？」

高探長道：「也不知是否上乘之策，我們發放一個消息，曾帆溜走了。」

「那人如果相信，他一定會出面把曾帆消滅，殺他滅口，也有可能趕他回大陸！」

「正是，上次我們用過假消息這一招，本來已到了成功階段，不知為什麼突然失敗？」

當然，他們並不知道，是亞光在快要送曾帆回大陸之際，却發現了文祖欽仍活生生的駕着車，這才出了岔子。

羅拔圖道：「如果我們說曾帆在警局中失了踪影，那難使賊人那麼輕易入信！」

亞東道：「我有一個辦法，說曾帆因傷入了醫院，說他從醫院拘留病房中逃了！」

高探長道：「這是個可行方法！」

羅拔圖道：「這一點由我去辦，我會一直跟着曾帆，一遇到那個要殺曾帆，或者與曾帆接觸的人，我立時通知你們，然後一舉而擒之！」

眾人都覺得這個辦法極好。

於是，高探長與其他專案小組

成員準備，而羅拔圖也開始進行他們的計劃。

羅拔圖先到了拘留所。

曾帆是個偷渡客，但他在這宗案件中，身份特殊，因此被單獨拘留。

曾帆一個人睡在那床上，雖然他聽見有人推開閘欄，但他仍當作沒有一回事。

「喂，曾帆！」

曾帆睜開了眼睛，道：「讓我回去了？」

「不！羅拔圖道。」

曾帆再把眼睛合上，再不說話。

羅拔圖道：「我要再帶你去問話，探長說你的供詞仍有很多疑點！」

曾帆有氣沒力似地道：「我要說的早已說了，我再沒有什麼話好說！」

羅拔圖上前，把他拉了起來。曾帆用力甩開了他，道：「不要再作弄我，你們送我回去最好！」

「送你回去？探長審閱過你的供詞，認為你既有殺人的企圖，我們不能讓你逍遙法外！」

「怎麼？只有殺人的企圖也不可？我並沒有殺人，你們的是什麼法律？」

「我不知道，我不聽你的解釋。」

釋，如果你要解釋，你可以直接向探長解釋！」

曾帆仍是不理。

羅拔圖走近，一手抽起他，那知道用力一拉，竟然拉破了他的恤衫。

曾帆叫了起來，道：「你想怎樣？你想打人？」

他在拘留所幾天看到聽到好些囚犯，一發生了芝麻綠豆般的事，也故意弄大，這樣，拘留所的警員有所顧忌，便不會動手。

他也學起這一套來。

可是，其他在拘留所工作人員，並沒有理會，因為他們都知道羅拔圖是負責這宗案件的。

羅拔圖又再拉他起來。

曾帆又放開喉嚨叫道：「你打人！」

羅拔圖聽了，心裏有氣，道：「我打你又如何？」他真的一拳打下去。

曾帆立時發出殺豬似的叫聲。羅拔圖又再打兩拳，其中一拳，打在他的鼻樑上，一下子，曾帆血流披臉。

他更號叫：「警察打人啦，救命呀！」

其實他並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害，只不過是在流鼻血，因為他叫救命，因此，其他工作人員沒有法子不來。

曾帆一見有人來，便道：「我受傷，我一定要去驗傷，我要告這警探！」

曾帆來了幾天，在這拘留所內所學的東西實在不少！

一個工作人員上前道：「沒有什麼的！」

「不，我要去醫院！」

「不用那麼緊張，只是流鼻血！」

「不，我一定要去醫院！」

那個工作人員向羅拔圖，道：「你怎樣看！」

「他既然要去醫院，那便讓他去！」

曾帆聽了，更加大叫道：「我要立即去！」

羅拔圖心下暗喜，這樣會無痕跡的讓曾帆跌入他的陷阱，然後成為他的香餌。

不一會，已有救護車來，羅拔圖親自押送他入醫院，並且安置在一間拘留病房之內。

曾帆早已聽說過，入住醫院是犯人最大的福利，因為既有舒適的軟床可睡，也有冷氣嘆。

羅拔圖道：「快有醫生和你驗傷，你要做什麼也好，你自己好好打算！」

曾帆道：「我當然要告你！」

羅拔圖不再理會他，出了病房，立即通知高探長，他已把曾帆

弄到醫院去。

高探長知道了，立刻知會了新開界。

曾帆被捕的消息，雖然並不是一件什麼重大的新聞，因為他牽涉買兇殺人一事，倒有不少的新聞記者關注這件事，一聽到這消息，都把事情在報紙上刊登。

亞光一直注意報紙上的消息。

曾帆一日在警方的手上，對他極為不利，因此，他一直注意事態的發展。

當他看到曾帆入了醫院的消息，他知道要剷除曾帆的機會來了。

他一定要先剷除曾帆，這樣才有機會為自己洗脫，如果曾帆一旦不在，沒有了人證，那買兇殺人一事，便可不了了之。

他決定往醫院下手。

高探長當然已在醫院附近佈下天羅地網。

那日黃昏，正是醫院派飯的時候，曾帆剛剛睡了一個午覺，起來之時，覺得非常肚餓。

他也知道這個時候，應該有飯吃。

他有點心急，於是，走下床來，他從門縫處，想叫那個值班的警員去催促派飯。

那知道，房門應是上鎖的，但這時他一推，門却可以開，並沒有

上鎖。

他往外探頭一看，外面並沒有警員把守。

曾帆心中突然竄起了一個念頭：「這時不逃，還待何時？」

他看看自己的衣服，是醫院的制服，這樣出去，一定騙不了人，於是，他立刻把衣服脫了下來，把自己的衣服換了，幸好這是夏天，一件衫，一條運動褲，便可以上街去。

他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快手快腳的把握時間。

可是，當他正想出去，門外却響起輕微的脚步聲，他急忙縮入了那個大衣櫃。

腳步聲在他門口停了下來，並且有人推門而進，曾帆從衣櫃望出去，看見一個白袍人。

這是個醫生模樣的人，不過，曾帆覺得非常奇怪，因為醫生巡房是有一定的時間，而今是晚膳的時候，醫生沒有理由出現。

「醫生」看不見曾帆，似乎有點吃驚，他立刻展開搜索，看看床下，也看看洗手間。

「醫生」道：「曾帆，你不要弄花樣。」

他一開口，曾帆便知道，這位「醫生」並非真正的醫生，而是亞光！

亞光冒充醫生進來找曾帆。

看見亞光，曾帆比看見警員還要驚慌，因為他自己也知道，亞光爲了他自己，一定要剷除他。他一定不能讓亞光發覺自己躲藏。

可是，他的慌怕來自心裏，無法加以掩飾，所以全身顫抖起來。亞光一看，便看見那衣櫃門有些抖動，他拔出手槍，向着衣櫃，道：「曾帆，出來！」

曾帆知道亞光已發現了自己，並且看見他手上有槍，他只好推開了衣櫃門。

亞光高舉手槍，指着曾帆。曾帆全身發抖的道：「不要開槍！」

「你先出來！」

曾帆慢慢走了出來，雙手高舉，口中仍道：「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原來你已換了衣服，你也想逃！」

曾帆依然在發抖，亞光道：「你可害得我慘了！」

「我害你？」

「你沒有殺那個人！」

「我……我不是不想殺……而是……」

「你沒有下手，爲什麼不告訴我？」

「因爲……因爲……」

「不要多說，你跟我走！」亞光

道。

「去那裏？」

「你不用理會！」

「不！」

「爲什麼不？」

「如果你劫走我，要到外面殺死我的話，倒不如在這裏……」

「好，我就在這裏殺了你！」

曾帆聽了，反而鎮定下來，道：「好，你開槍！」

亞光並沒有開槍。

他們兩人都知道，只要一開槍，驚動了警方，兩人都逃不了，曾帆也恃着這個優勢，他知道亞光並不敢在這個時候開槍。

「你跟我走！」

「帶我去那裏？」

「我當然要送你回大陸。」

「不，這裏的警方也會送我去大陸！」

「你有殺人嫌疑，警方那會送你回去，我看你至少要在這裏坐六七年監，才有機會回去！」

「我要被判監？」

「當然要，那時你在上海的老母早已死了，沒有人去送終！」

想不到這話刺中曾帆的要害，他立時害怕起來，道：「不過……」

「不過什麼？還不走？」

「你不要殺我……」

就在這時，門外有腳步聲。

曾帆道：「有人來了！」

亞光十分緊張，道：「走！」

兩人來到門口，開了一條縫隙，只見外面既有派飯的工作人員，也有三個警員。

亞光立即把門推上，一時之間，他們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曾帆道：「你把槍給我！」

「給你？」

「我不會害你——你而今冒充醫生，正好我用槍威脅你，把你當作人質，我們才可以安全逃離醫院！」

這辦法無疑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曾帆道：「快！而今我們唇齒相依！」

門外腳步聲更響。

亞光無奈，把槍交了給曾帆，曾帆接過，並且伸手把亞光的右手拗着，用槍指着他的太陽穴。

那個派飯的工作人員首先推開了門，並且道：「送飯來了！」

曾帆叫道：「你們出去！」

兩個派飯的工作人員呆着。

曾帆索性押着亞光走向門口，兩個警員也看見了這個情形，叫道：「曾帆，你做什麼？」

曾帆道：「你們看見我在做什麼！」

兩人想撲上。

曾帆道：「你們再動，我先殺了這個醫生！」

兩人不敢動。

「讓開！」

兩個警員只好讓開。

其實外面已有了很多警員，因爲高探長早已派人在附近埋伏。

計劃之中，衆人預料有二：第一，亞光會來殺曾帆，只要他一來，衆人一擁上前拘捕他。

第二：曾帆自己趁機逃脫。

兩個預料，已不成預料，而是曾帆突然脅持了一個醫生，這並非計劃中會發生的事，在場的警員，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曾帆手上有槍，沒有人敢作任何動作。

「走開！」

曾帆推着亞光，走出長廊，幾個警員，眼白白的送他們出去。

轉到了長廊，曾帆收了手槍，兩人拚命向前奔跑。

在醫院門口，也有警員把守。

兩人一來到了門口，已發現有幾個看來並非病人，也非探病的人。

曾帆道：「我仍要脅持你！」

那些人已拔出了配槍，不出曾帆所料，這些都是埋伏的警務人員。

兩人左顧右盼的，一步一步走出醫院。

突然，有人從右面撲出。

曾帆飛起一脚，踢中那人，那

他把車子駛入了一個隱蔽的路口，這路口是通上半山的一座別墅。

亞光把車子停了下來。

曾帆問道：「爲什麼在這裏停

下來？」

「這裏他們找不着的！」

「爲什麼？」

亞光並沒有答他，只道：「把槍給我！」

曾帆突然推開了車門，滾向地下，然後轉身把槍指着亞光，道：「我不能把槍交給你！」

「爲什麼？」

「因爲我還不想死！」

「不想死？我沒有說過要殺你呀！」

「不，我要拿着槍！」

亞光道：「那麼你想殺我？」

曾帆道：「如果有這個需要的話。」

亞光笑了起來。

「你笑什麼？」

「我笑你說要殺我？」

「那有什麼好笑？」

「如果你殺了我，那即是殺了你自已，你沒有了我，你怎能回大陸？」

「爲什麼不能？」

「你人生路不熟，難道真是爬山涉水回去，就算你想，到不了邊界，早被人抓回來了！」

「我可以自首投案！」

「自首投案，然後告發我，帶罪立功？」

「當然！」

亞光道：「你以爲而今仍是包

青天的時代？你犯的罪不小，加上你剛才又向警務人員開槍，你投案，肯定洗脫不了自己的罪，而且坐監也一定坐到了九七也不能回去！」

曾帆聽了，心下發毛。

亞光見他有恐懼的神色，道：「你而今一切都要相信我！」

「相信你？」

「是的，你已說過，我們唇齒相依，我不能把你交給警方，也不會殺你，我不想背上殺人罪。」

「那你怎樣對付我？」

「不是對付你，而是幫助你，我會依照原來計劃，用『大飛』送你回去，你以後不要再在我眼前出現！」

「爲什麼你這麼好心？」

「我並不想這麼好心，但我也

不想你證實我僱用你殺人，我只要你消失，我的罪，警方沒有人證，也奈何我不得！」

曾帆思量着，他的話也有理，道：「我也不想再多事，我要回去！」

「好極，把槍交給我！」

曾帆有點猶豫，最後還是把槍交回給亞光。

亞光接過了槍，臉孔顏色突然改變，他高舉了槍，指着曾帆。

曾帆見了，哆嗦着道：「你想怎樣？」

「你也累得我好慘，你收了我的錢，沒有殺人也不打緊，幾乎被你累死，累我也不重要，還會連累我的恩人！」

「恩人？」

「你不用知道那麼多！」

亞光的神色更爲可怕。

「你想……」

他的話仍未說完，亞光已經開槍，曾帆倒在地上，這致命的一槍，使曾帆再沒有分辯或者求情的機會。

曾帆的失蹤，使高探長領導下的專案小組大爲震動，本來是佈下天羅地網的，却是很容易被匪徒逃走了。

署長對於這件事大爲震怒，高探長承受了不少壓力，不過，他仍然有信心，可以找出幕後操縱的黑手。

高探長又再召集專案小組開會，他們廣泛地討論這一次佈下的陷阱的失敗之處。

他們各自熱烈發言。

高探長道：「我們似乎是忽略了一個人！」

羅拔圖道：「誰？」

高探長道：「是文祖欽！」

探員亞東道：「那個幾乎被曾帆槍殺的人？」

「對，這件事情，其實本來是

十分簡單的，有人仇恨文祖欽，但自己却不敢動手殺他，便上大陸買兇來殺他，不知是他命大，還是買兇的人行了霉運，買了一個不敢殺人的兇手回來！」

羅拔圖道：「這個買兇殺人的，我們相信便是劫走曾帆的人，看來這人已改變了原來的主意！」

高探長道：「你的意思是……」

羅拔圖道：「這個買兇的人，本想花費一筆金錢而殺了仇人，免了自己的麻煩，那知道找了這個窩囊的曾帆，曾帆不單沒有為他們殺人，反而累得他雞毛鴨血！」

亞東道：「你以為他會把那個曾帆怎樣？」

「送回大陸。」

「我想不會的了，那個曾帆貪生怕死，買兇的人為了自己，可能會再一次殺了文祖欽！」

「那麼……他會殺了曾帆？」

「那也說不定，因為曾帆實在害得他很慘，可能他把心一橫，殺了他再算！」

「那麼，這人本算買兇，而今買兇不成，自己先做了兇手！」

高探長道：「那麼，那個叫文祖欽的人便會有極大的危險！」高探長道：「有道是：一件穢，二件也穢，這人本來不想把殺人的事件沾上身，但在意想不到的形勢下，要先殺了曾帆，那麼，再殺文祖

欽，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大分別了！」

「對，那麼文祖欽現在非常危險！」

亞東道：「不用擔心，我們早已有人保護文祖欽，看來暫時還沒有異動。」

「剛巧這時，電話響了。」

高探長拿起了電話，小心地聆聽，然後放下了電話，對衆人道：「講曹操，曹操便到！」

「曾帆回來投案？」

「不是，是文祖欽來！」

這時，有人敲門，一個警員帶着一個臉色有點蒼白的男子進來。

高探長道：「文先生，請坐。」

文祖欽坐了下來，看來他心情是志忑不安。

「文先生，發生了什麼事？」

「上一次有人想殺我，我已要求警方保護，但你們只派了一兩個警員在我辦公室附近，沒有用的！」

「他們會保護你！」

「但我下班之後，再沒有人保護我。」

「文先生，你要明白，我們人手有限，沒有能力保護你廿四小時！」

「但的確有人想殺我，而且有所行動！」

「什麼行動？」

「我的住所有人在偷窺或者在監視我，甚至今早我上班，有人跟踪我！」

「有什麼證明？」

「證明，你叫我給你們什麼證明？我回到辦公室，有探員在外，那個人便消失了！」

「那人的模樣是怎樣的？」

「他閃閃縮縮，我看不清楚，不過，他的行動，對我實在有非常重大的威脅。」

高探長道：「我們會加派人手保護你，不過，這件事情，如果那個人真的要殺你，我相信他一定會千方百計跟踪你，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否則我們也不能保證一定可以保護你！」

文祖欽有些憤怒道：「探長，為什麼你這樣說？警方的責任是保護市民的生命與財產……」

「我明白，而且我們也會盡力而為，不過，爲了根本解決這事，問題在你身上！」

文祖欽有點詫異地道：「在我身上？」

「是的，爲什麼有人要殺你？」

文祖欽道：「上次，當那個兇手在我寫字樓外面想開槍，我來作證之時，我已向你們說過，我實在不知道得罪了什麼人！」

「你有沒有回去再想清楚？」

「有，當然有，但仍沒有結

果。」

羅拔圖道：「得罪人的事很簡單，如果得罪得令人要殺你的話，不出兩件事，女人與金錢！」

「女人與金錢？女人這一事，我早已收山，這一點你可以去問我的太太，我是個住家男人！」

「以前呢？」

「我一向是潔身自愛的人，不要說有世紀愛滋病大絕症的出現，對於性病，我也怕怕！」

「這一點我們還要證實，另外一事呢？」

「金錢？我是個正當商人，賺錢自然合法的。」

高探長道：「很多時候，你以爲是合乎法律，却不合乎人情，因此而得罪了人！」

「這點我實在不知道。」

「你這生意，是你自己獨資的？」

文祖欽道：「是的。」

「你白手興家？」

「不，老實說，我並非是很有做生意才能的人，我是繼承我父親的生意，但我並不是一個二世祖，我可以守着我父親這生意，但發展却不大！」

「守着生意，那並沒有與人有金錢上或事業上的太大矛盾！」

「正是，因此，我也想不出我會

人！」

「有時，你得罪了人也不知！」

「但我實在想不出。」

高探長道：「你還是要盡量去想，我們也會盡力去把這個可能會殺你的人抓回來！」

文祖欽道：「你們在我下班之後，仍要派人保護我，至少在一段時間之內。」

高探長送走了文祖欽，立時又接到了另外一個消息——曾帆的屍體被發現了。

高探長立即往現場，只見曾帆僵臥在地上，胸口中了致命的一槍。

兇手殺人的手法非常乾淨俐落。

高探長道：「殺曾帆那人正是買他下來殺的人，那麼，我們的預測應該不會落空！」

羅拔圖道：「你的意思是他已經決定自己動手了？」

「是的，第一個是曾帆，第二個自然是文祖欽了！」

* * *

高探長的猜測是完全正確的。亞光殺了曾帆之後，已下了決心由自己動手去殺文祖欽，這幾天以來，他開始受到伍斌的壓力。

伍斌自從在上海與他有了這個交易之後，一直沒有露面，但發生了曾帆事件之後，他也開始擔心。

他曾經找過亞光，並且威脅他。

亞光受人威脅的壓力實在太大，他本來有的一班朋友，也要他買兇殺人，而他對朋友的承諾却因賭博輸錢而接了伍斌這一個交易。

亞光本來以爲這一個交易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因請了曾帆這一個殺手而弄得一塌糊塗。

亞光知道伍斌並不是普通的人，他懂得用手段來控制自己，他當然有更多的辦法去對付自己。

最後，他實在經不起伍斌的壓力，他答應過，他會自己去親自去解決這件事情。

殺了曾帆是第一個保證。

然後第二個目標當然是文祖欽。

亞光在文祖欽的家居，一直跟踪他的辦公室，在他辦公室附近，他發現了警探，因此，他沒敢動手。

不過，他仍然跟踪着文祖欽，他看到文祖欽親自到了警署。

看見事件又再擴大，如果他不盡快下手，當警方加強人手保護文祖欽之時，再難以再下手。

因此，他在警署外面等候着，一直等候到他出來。

文祖欽自己駕車，離開了警署，亞光立時截了一輛計程車，一直跟踪他。

文祖欽並不是回家，而是往中區的商業大廈。

亞光看着他，文祖欽入了一間航空公司。

很明顯，文祖欽並不相信警方的保護力量，他要暫時離開本地。這一步，令亞光更下了大決心。

他又再跟踪文祖欽，文祖欽買了機票之後，便回到他的辦公室。

那時，是午飯一段時間，寫字樓大廈內並沒有太多的人，因爲那些白領階級（工作人員）都去午膳了，兩個警探也不知在那裏。

文祖欽一直上寫字樓，亞光也跟着。

到了五樓，文祖欽正想推門而進。

忽然，有人叫他：「文祖欽先生！」

文祖欽自然而然的回過頭來，他立時看到一個人手持手槍，火光一閃，他感到胸前一痛。

他立即倒地。

亞光再向他開了兩槍但因爲太緊張，並沒打中，此時已聽到腳步聲，亞光已無暇看看文祖欽是生是死，匆忙從梯間逃走。

這三響槍聲驚動了整座大廈。

亞光逃向樓下，本來應該是通行無阻的，他跟踪文祖欽也是從樓梯而上。

可是，當他向樓梯逃下去，來到了二樓，却是人聲鼎沸，原來有人正在搬貨，把樓梯也塞住了。那些貨物都是大大的紙皮箱，而且相當重，一時之間，亞光被困在紙箱陣之中。

這一擾攘，已經太遲。

整座大廈已被警方包圍了，當他非常艱難來到大廈的大堂時，却見大廈門已被關上，四周空無一人。

亞光呆了，他持着槍，想找找他出路，所有通道已上了鎖。

外面傳來了揚聲器的聲音，「你已被包圍，快放下武器，出來投降！」

亞光當然不會甘心這樣束手就擒，他跑上天台，這大廈沒有天台，因此也是無路可逃。

亞光實在想不到，自己一出手，便陷入了警方的包圍之中。

他走回大廈大堂之中。

這時，看更處的電話突然響了，他知道，大概可能是警方找他談判。

他上前拿起了電話。

「老友，你已被警方包圍，你立刻投降！」

亞光怒道：「你們憑什麼叫我投降，你們快讓開路，否則，我拋下身上的炸彈，這間大廈立刻會被炸塌一半！」

「你有炸彈？」
亞光的身上其實沒有炸彈，只是一時情急，威脅警方，他說完得意地放下了電話。

可是，當他回身，望向大廈間門之處，却有人影閃動，而且拋了一些東西進來。

亞光想避開，已是太遲了。

那幾個拋進來的東西，立時爆炸，原來是催淚彈，一時之間，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而且那氣味使亞光不斷咳嗽，他伏在地上。

那大廈間門隨即開了，幾個戴着防毒面具的人衝了進來，用機槍指住了亞光，立刻把他上了手銬。

這一件本來大有可能演變成對峙事件的事，却給警方三兩下手腳便化解了。

亞光被帶返了警局。

原來高探長這次採取了英明果斷的決定，立刻攻入大廈之內，不讓他再有機會逃脫，加上是在大廈管理處有一個防盜的攝影機，外面可以清晰的看到，亞光身上並沒有炸彈，他只是被嚇，因此，他立即決定用催淚彈進攻，一下子便擒了亞光回去。

亞光被警方人員作疲勞的審訊，開始他還死口不認，但終敵不過身心的疲累，結果供了殺會帆之事。

高探長親身審問亞光，道：

你殺會帆，事件已完全背上了身，那麼，告訴我們，誰指使你的？」

「誰指使我？」

「你不是主謀真兇，其實你也是被人收買的人！」

「我不是！」亞光依然死撐着。

「如果不是，你是主謀，你不會自己動手。」

亞光死口不言。

可是，接着的審訊，一班接着一班，同樣的問題，同樣的手法，使亞光再無法忍受。

第三天，他終於叫了高探長來，向他道：「我願意供出來了！」

「誰？」高探長緊張地道。

「伍斌！」

亞光把在上海所遇到之事，和盤托出，並把伍斌的資料，完全透露給警方。

警方立時下令，拘捕伍斌。

伍斌被捕之後，完全沒有說過一句話，他一直等到他的律師來，才由律師陪伴之下與警方對話。

高探長見伍斌似乎來頭不小，於是，親自往落口供，除了姓名以及身份證之外，一切都由那位費律師回答。

高探長問道：「請問伍先生從事那一個行業？」

費律師道：「我的當事人伍先生是從事地產業，因此他的時間十分寶貴。」

高探長聽了，有些生氣，但仍按捺着問他，道：「難道我們警方的時間不寶貴！」

費律師道：「請問你控告我的當事人什麼罪名？」

高探長道：「買兇殺人！」

伍斌道：「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指控，你們有什麼證據？」

「我們有人證！」

「人證在那裏？」

高探長道：「這一點我日後自會在法庭上指控你，你認識一個叫亞光的人嗎？」

費律師想代替伍斌回答，但高探長已搶先道：「這是他個人的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你不用替他回答！」

費律師無奈。

然而，伍斌依然與費律師耳語一番，才道：「我並不認識他！」

「你不用抵賴，而且你不要以為一口死硬的不認，便可以逃離指控，我們一定有辦法指證你的！」

費律師道：「探長，這是日後的事，我重申一次，我的當事人非常忙碌，有沒有其他的事情再問？」

一時之間，高探長似也莫奈何。

「我要申請我的當事人保釋出外。」

高探長道：「不可以，因為這

一些案件的性質非常嚴重，他不能保釋！」

「沒有這個道理！」

高探長道：「你是個律師，不要亂說話，否則……」

伍斌道：「費律師，他們要拘留我，沒有問題，你立刻在外面做可做的事情，保釋我出外！」

費律師道：「對不起，伍先生，委屈你在拘留所一會，我會盡快想辦法保釋你出外！」

當費律師離開，高探長又再問他，他依然是緘口不言，一句話也沒有說。

高探長與手下商量了一會，道：「這個伍斌，是個非常難對付的人，你們一定要盡量搜集證據，以證明他與這事件有關，我們才可以真正的帶他上法庭！」

羅拔圖道：「事實上，他一直並沒有與這事件有任何直接關係，很難有什麼證據！」

高探長也非常明白，道：「我們向他工作的地產公司查詢，問他的同事，上司下屬，務要讓他感到煩惱不堪，這樣，也許可以找出一些端倪！」

於是，各人分頭工作。

高探長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

翌日一早，他召了亞光到一個房間問話，同時又叫了伍斌上來，他故意讓他們兩人會面。

亞光一見了他，顯得有些羞慚。

可是，伍斌却木無表情。

亞光道：「伍先生，我實在無法，他們用的辦法使我無法不把你的名字說了出來！」

伍斌道：「你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你。」

「什麼？你不認識我，我們在上海，一同去賭錢，一同去找殺手！」

「喂，你不要亂說話，我事實上不認識你！」

「你迫我去找殺手……」

「你不要亂說話，我並不認識你。」伍斌立刻要離開這房間。

很明顯，伍斌知道這是一個陷阱，一句漏洞也沒有說出來，連認識亞光的表示也沒有。

高探長本已預備了錄音機，攝錄機想把他們會面的過程錄下來，以便作為一種證據，可是伍斌全沒有上當。

當伍斌見了高探長時，他還道：「探長，我根本沒有犯任何事，你設什麼陷阱也沒有用的！」

高探長沒辦法，他又召見了亞光，問道：「你與伍斌去上海，你有留下什麼證據沒有？」

「證據？什麼證據？」

「譬如車票或其他票據？」

「沒有。」

「對了，你們的機票呢？」

「也沒有了。」

高探長道：「這只是兩個月前的事，航空公司應該還有記錄的！」

於是，羅拔圖立刻往航空公司，果然他有了重大的收穫，他高興地回到辦公室，對探長道：「我找到了他與亞光的機票，還有，我透過航空公司，也在上海的酒店找到他們居住的證據。」

高探長道：「好極了！伍斌不能再置身事外。」

下午，費律師又再來，他找到太平紳士讓伍斌可以有機會保釋出外。

高探長親自接見費律師，道：「我們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的當事人與亞光曾往上海，而且同住在一起，因此，他有買兇殺人的可能！」

費律師道：「探長，請你小心說話，我的當事人，就算有往上海，認識亞光，也不代表他一定去買兇殺人，而且他在審判之前，是清白無罪的，否則，我會告你毀謗我的當事人！」

高探長不想再與他咬文嚼字，當然，這一仗，高探長是勝了，伍斌並不能獲得保釋出外。

伍斌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並沒有什麼表示。

費律師是個專為這些富人打官司的律師，因此，他用盡了辦法去阻撓高探長，不讓他有更多的時間去搜集證據。

高探長也與律政部門商量過，這件案件不能因要搜集證據而拖延下去。

於是，他們決定上法庭。

高探長道：「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證人——文祖欽，如果他上法庭指控他，他一定沒有辦法再抵賴。」

他們徵求過文祖欽的意見，文祖欽雖然槍傷未癒，但他願意上庭。

在法庭上，亞光一直指控伍斌與他合謀買兇，可是，他無法提供更進一步的證據。

至於他與伍斌同機去上海，一起住在酒店的證據，本來非常有用，可是伍斌的費律師，却提出了他們並不是一起買機票的證據，反證了他們只是暫時的相識，大有可能是一見如故，十分投緣，才會同住在一間旅店，這個證據對伍斌十分有利。

到了文祖欽上庭，高探長對他極有信心，有希望。

法官聆聽兩位律師盤問文祖欽。

事實上，文祖欽並沒有見過伍斌，也沒有與伍斌有過任何交往，

因此，互無任何仇怨之事，因此，並沒有理由裁決會買兇殺他。

這一個高探長以為有力的證人，反而給伍斌的費律師好好利用，反而洗脫了嫌疑。

亞光的確有開槍殺人的記錄，因此他最後被判入獄二十年，而伍斌却無罪釋放了。

這件事完結後的半年，文祖欽在一次撞車意外中受重傷而死去。

高探長也插手這件事，他仍然希望找到蛛絲馬跡，可以證明他是被人謀殺的，可是，整件意外事件，並沒有什麼破綻，文祖欽的確是交通意外死的。

不過，事後有些報刊的秘聞報導，文祖欽的父親，是個靠不大正當的手段發達的人，因此，因果報應，報在文祖欽的身上，事實是否如此，那只有天曉得。

但這事在高探長心中，並不是如此簡單，可惜，他一直無法找到證據，證明這件事與伍斌有任何關係。

伍斌在這件買兇殺人案件中獲無罪釋放之後，他反而行起運來，他的事業蒸蒸日上。

他獲得榮升入了郭老闆那間大集團的董事局內，成為了這間大集團的舉足輕重的人物。

那天，他正式上班，他在自己

呀？」

黎明之前，天地是特別黑暗的，要是沒有仔細去看，連腳下有什麼東西都不知道呢。

張一刀以為是摔在一顆石上，從屁股下面拿起那顆東西一看，正想狠狠的將它打碎，忽覺入手的東西形狀十分熟悉，拿到近前一看，頓時怔住了。

是一錠大元寶。

是銀子！

關大通一見大喜道：「三弟，你這一跤摔得好，撿到一個大元寶啦。」

張一刀拿着那大元寶左看右看，又驚又喜，便向關大通遞了過去，道：「二哥，你看看是真還是假。」

關大通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是真的，是真的，十兩重的一個大元寶！」

「我看看。」

劉平取過一看，也不禁眉開眼笑道：「果然是白銀，三弟啊，若是摔一跤可撿到白銀十兩，那咱們多掙幾錢吧！」

張一刀興奮的道：「只怕不止一錠啦，咱們快找找看……」

於是，三人滿地亂找，尋找元寶，而這一尋找之下，可把他們嚇呆了，敢情滿地都是元寶，散落地足足有二百多錠，就像石頭那麼多。

多。

張一刀大叫道：「我的媽，大哥、二哥，咱們該不是在做夢吧？」

劉平聽到這話，也怕是在做夢，趕緊把手指伸入嘴中咬了一下，一陣疼痛告訴他不是夢，不是夢，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哈哈……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果然被愚兄說中了，當真的被愚兄說中了……

繼續搜索之下，他們又找到了兩個箱子和一輛翻倒的馬車，怪的是馬已不見了，人也沒有一個。

他們將滿地的大元寶集成一堆，然後一錠一錠的放入箱中，一錠一錠的數，一共是兩百七十錠，也就是二千七百兩。

三人的臉色發白，劉平着實是吸了一口氣，滿臉駭異道：「這許多元寶是怎麼來的？」

關大通抬頭望望天上，接着側臉望望那輛馬車，最後搖搖頭道：「我不相信是天上掉下來的，絕對不相信！」

劉平道：「二弟，你真傻，愚兄說的『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並非表示天上一定會掉下元寶，而是說咱們早起趕路，要是地上有東西，也會叫咱們撿到。」

語聲一頓，又道：「你想想看，今天咱們兄弟要不是早起，這兩千七百兩銀子不是被別人撿去了麼？」

張一刀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大哥的話是有道理的。」

關大通道：「這樣的事，一輩子也碰不到一次。」

劉平道：「不錯，可是碰一次就叫咱們發了財，想想看，整整的兩箱子大元寶，兩千七百兩的銀子啦！」

關大通道：「我猜這些元寶是從那車中掉下來的。」

劉平道：「就是，就是，不用猜！」

關大通滿臉的疑惑道：「可是，究竟出了什麼事呢，若說遇上了賊，被搶了，為什麼這些銀子還在這哩？」

張一刀也表示不解，道：「正是，若說是兩敗俱傷，為什麼不見一個死人？」

劉平道：「這個……唉！你們真傻，現在操這個心幹嗎？你們可知道現在最要緊的是什麼？」

張一刀道：「是什麼？」

劉平道：「趕快離開此地。」

張一刀問道：「為什麼？」

劉平道：「不趕快離開，要是失主或強盜回來了，這兩箱大元寶，豈非又是別人的了。」

張一刀立即緊張起來，急道：「對了，二哥，你抬一箱小弟抬一箱，咱們快離開此地。」

他雙手抱住一箱元寶，使勁要把它抬上肩上，可惜他畢竟非長板橋上的張翼德，使盡吃奶之力，終是抬它不起。

關大通見他無力抬起，心知自己也不能，便道：「不要白費氣力了，這樣不成的，我看不如抬上車，咱們三人合力推着車走好了。」

劉平立刻附和道：「對啦，你們快去把馬車拉過來。」

關、張二人便走去拉那輛馬車，將車抬起，見車輪未壞，於是一推一拖，將馬車拖到兩箱元寶前面。

接着，他們三人合力將兩箱元寶抬上車廂，即由張一刀在前面拉，劉、關二人在後面推，離開了現場。

這時候，天色漸白，但荒野上仍不見一個人跡。

關大通問道：「大哥，咱們如何處置這些元寶？」

劉平笑道：「很簡單，我們一個人九百兩！」

張一刀在前面大聲道：「大哥，咱們就這樣拖着車入城麼？」

劉平忙道：「不，不，不，不能入城，我看，對了，前面四五里

處有座山，山脚下有間破廟，咱們先到那廟中再作計較。」

為恐失主尋到或被路人發現，他們三人同心協力的推車疾行，不久便到了山脚下的一片樹林中。

然後，他們將馬車藏入林中，而將兩箱元寶抬入破廟中。

這是一間破敗不堪的破廟，這山神廟早已無人管理，附近也無人居住，確是理想的藏匿地點。

三人坐下歇息片刻，六隻眼睛盯着那兩箱白花的元寶，越看越喜歡，劉平不覺抓耳搔腮，眉飛色舞道：「有了這兩千七百兩銀子，咱們可以成家了，一個人九百兩銀子，可以置家娶妻買屋了。哈哈，說來說去，這還是老天爺憐愛咱們『江湖三結義』，體念咱們仁心仁俠，這才叫咱們撿到了這麼多的元寶，你們說是不是呢？」

張一刀笑道：「是啊，是啊！這叫做好心有好報，好人不寂寞。」

劉平忽然收斂了笑容，正色的道：「咱們應該買些祭禮來拜謝天地。」

關大通道：「不錯，正該如此，只是這裡距離城裡甚遠，不大方便吧。」

劉平道：「不遠，不遠，只不過十幾里路吧，走快一些，中午便可以回來。」

張一刀道：「誰去？」

劉平道：「你去，愚兄和二弟負責看守這兩箱元寶。」

張一刀不樂意的道：「為什麼要我去呢？」

劉平道：「因為你是老公，這跑腿買東西的事，自然該由你來。」

張一刀道：「我不幹，剛才我在前面拖車，出的力氣最多，該讓我歇一歇。」

劉平轉對關大通說道：「二弟，你去吧！」

關大通沉吟道：「這個，我看拜謝天地的事不必急在一時，改天也可以啊！」

劉平道：「不成，今天撿到銀子，今天就要拜謝天地，而且……咱們也需要一匹馬。」

關大通道：「大哥既然這麼心急，那由你去跑一趟好了。」

劉平有些不悅地道：「怪了，你們兩個今天怎麼搞的，怕銀子被我吞掉了是不是？呸，你們要是有這種想法，這可叫愚兄傷心了，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過誓的，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誰要是存了私心，那可是天打雷劈的啊！」

看看關、張二人默默無語，沒有一點表示，他冒了肝火，頓足而起道：「好，你們怕被吞掉了，我

不怕，你們不去，我自己去！」

說罷拔步奔下山去。

* * *

「三弟。」

「嗯？」

「你在想什麼？」

「沒有啊。」

「不要瞞我，我知道你心裡想什麼，如今大哥不在，你不妨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對大哥很不滿，是吧？」

「沒有呀。」

「我看得出來，唉，咱們三人自從結拜金蘭以來，雖說他是大哥，可是也實在不該老是對咱們兩個使氣……」

「唔……」

「他自認了不起，什麼事都要聽他的，有功是他的，有過是咱們的，實在太氣人了。」

「唔……」

「最氣人的是今天的這件事，明明這些元寶是你先發現的，他却認為是他的功勞，說什麼『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要不是他教導我們早起就不會撿得這許多元寶……哼！這是活見鬼，豈有此理。」

「二哥的意思是……」

「這就要看你了，咱們雖然跟他結拜兄弟，畢竟不是真正的同胞手足，所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像他這種的人，要跟他相處一輩子，那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小弟覺得大哥並不難相處，不過小弟比較喜歡跟二哥在一起，你要怎樣，說一聲就是了。」

「我……我想跟他分道揚鑣，但不知三弟你意下如何呢？」

「好啊！」

「真的？」

「當然是真的，咱們年紀已不小了，也該回家去娶妻生子了。」

「那麼這些元寶怎麼處理？」

「哈哈，三人分，每人得九百兩，兩個人分每人可得一百三十五錠！」

「啊，對，原來三弟你也有這種想法！這真是太好了！」

關大通高興得跳起來。

張一刀冷笑道：「二哥且慢高興，這件事還相當麻煩呢！」

關大通一怔，道：「有何麻煩？」

「最頭痛一件事，你我無法抬走這許多元寶，每一箱八十多斤呢。」

關大通道：「咱們抬上馬車。」

張一刀搖頭道：「不成，沒有一匹馬拖車是絕對不成，會被大哥追上的。」

關大通眼珠一轉，笑道：「有了，咱們趁他不在，趕快將這兩箱元寶埋入地底，然後一走了之，等

過了一段時日，再夾起便了。」

張一刀又搖頭道：「也不好，這兩箱元寶太重，咱們一次祇能搬走一箱，萬一咱們離開此廟時，忽然有人來了，那豈不糟糕？」

關大通一想有理，不由得眉頭一皺，道：「依你說該怎麼辦？」

張一刀道：「二哥，我再問你一聲，你當真不顧結義之情麼？」

關大通道：「不錯，跟你沒話說，跟他姓劉的，我是打定了主意跟他分道揚鑣的了。」

張一刀道：「既然如此，只有一個辦法。」

關大通問道：「是什麼辦法？」

張一刀笑道：「釜底抽薪！」

關大通裝傻的道：「什麼叫做釜底抽薪？」

張一刀哈哈大笑道：「二哥是聰明人，何必小弟多作解釋呢？」

關大通也哈哈大笑，道：「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們就這麼辦吧！」

* * *

劉平回來了。

是騎着一匹馬回來的。

另外，他手上提着一隻籃子，裡面盛滿祭品，最叫關、張二人高興的是有一隻燒雞和一小罇酒。

關大通趕緊上前接下他手上的籃子，笑嘻嘻道：「大哥，你設想遇到，還買了一小罇酒回來呀！」

劉平下了馬，將馬拴好，才說道：「要拜謝天地，酒是少不了的，你們快將廟中那張供案抬出，咱們就在這廟外拜謝天地。」

關、張二人即將供案抬到廟外，劉平取出了籃中的祭品，一一擺放在案桌上。

他買來的東西可真不少，有一隻雞，一大包切好的牛肉和十幾個鹵蛋，外加一小罇酒。

張一刀道：「大哥，你真花了不少錢啊！」

劉平道：「豈只不少，愚兄今天是傾囊而出，包括那匹馬，一共是五十六兩銀子了！」

他點上了三炷香，也不知觸動了什麼心事，忽然掉下眼淚來。

關大通微訝道：「大哥，你怎麼哭了起來呢？」

張一刀接口笑道：「是啊，大哥，人家說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你又不是劉備，幹什麼老掉眼淚？」

劉平淚如雨下道：「愚兄是傷心才哭的。」

關大通道：「大哥何事傷心？」

劉平道：「我……我很擔心……擔心咱們兄弟的感情會因這二箱大元寶而起變化。」

關大通道：「怎麼會呢？」

張一刀又接口道：「是啊，咱們兄弟現在不是好好的麼？」

劉平輕嘆了一聲，道：「但願如此了，愚兄常聽人說『共患難易，共富貴難』，所以愚兄很擔心！」

張一刀笑道：「沒有那回事，大哥不要多心。」

劉平道：「可是，今天我要你們入城買祭品，你們都推三推四的，這表示你們心裡存着猜疑，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又過誓的，照說應該彼此信任，若是存有私心，那就是笑話了。」

關大通道：「大哥教訓得是，其實我們並不是存着什麼私心，要是有話，今早大哥動身回城之後，我和三弟為何不帶走這兩箱元寶跑掉呢！」

張一刀答道：「正是，在是。」

劉平分給他們每人一炷香，說道：「來，你們跟着愚兄下跪拜謝天地，感謝上天賜給我們這一大筆財富。同時不妨再表明心迹，咱們江湖三結義不論今後的日子是好是壞，都不會影響咱們的感情。」

說到這裡，轉身向供案上，舉香叩拜曰：「弟子劉平、關大通、張一刀三人為結義金蘭異姓兄弟以來，所為莫非俠義，雖然沒有幹出轟轟烈烈的大事，也着實幹了不少路見不平，除奸扶弱之事，今早弟子三人，在路上撿到兩箱金元寶，

這必是老天爺，體念弟子三人終年的辛勞……」

他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然後上香，再後領着關、張二人在供桌前跪下，行起三跪九叩的大禮。

第二次跪下叩頭之際。

張一刀悄然拔刀出鞘，一刀對準他的後頸猛砍而下……

這一砍真夠快的。

他以前曾幹過幾年的劊子手，對砍人腦袋可謂經驗豐富，每次一刀砍下去，人頭便告落地，從來沒有失閃過，因此博得「一刀」的美譽。

不料，這次自認也十拿九穩的一刀下去時，却出了意外，只聽「叮」然一聲響，鋼刀沒有砍中劉平的腦袋，而砍落地上。

原來，劉平很機靈，反應也很快，就在張一刀一刀砍下的那一剎時間，他雙手一按地倏忽退後一尺，緊接着滾開，逃過了一刀之危。

關大通見張一刀失手，立刻取出他的九環大砍刀，搶步疾上，揮刀便砍！

劉平跳到一旁，驚怒交迸的大叫道：「二弟、三弟，你倆瘋了不成？」

張一刀厲笑道：「不錯，我們瘋了，姓劉的，你納命來吧！」

話聲中，虎撲而上，展開狂

攻。

劉平手無寸鐵，抵擋不住他們的左右夾攻，登時陷入險境，急得大哭道：「二弟、三弟，你們要了那兩箱元寶，愚兄那一份也給你們就是了，千萬不要傷了我們兄弟的和氣！」

關、張二人認為已變臉，若不將他殺死，將來在江湖上就要落個謀財害命的惡名，所以不理他的哀求，繼續出招猛攻。

劉平使盡渾身解數躲過了他們十幾刀，見隙縱身便走，關、張二人豈肯讓他跑掉，發足疾追，不久又將他截住，雙刀連下殺着，終於將劉平亂刀砍殺於山神廟之外……

但是，劉平沒有立即死去，他倒在血泊中，口中喃喃的說了一句：「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才告氣絕身亡。

張一刀見他死了，心中倒真有些不忍，便向關大通說道：「二哥，我們給他埋了吧。」

關大通點點頭道：「好的。」

當下，兩人就在樹林裡挖了一個深坑，將劉平的屍體埋下，然後將現場的血迹清除乾淨。

這一番忙碌之後，兩人都已饑腸轆轆，於是不約而同的把視線投在供案上那隻燒雞、牛肉、鹵蛋和酒上。

張一刀哈哈笑道：「好啊！」

他拔大步走到供案前，拿起那隻燒雞，一撕為二，把一半遞給關大通，立即狼吞虎嚥起來。

吃完了燒雞，再吃牛肉，當他們吃得半飽時候，張一刀才捧起小酒罇要喝酒。

關大通道：「慢着！」

張一刀道：「怎麼啦？」

關大通道：「當心酒中有毒！」

張一刀吃了驚道：「怎麼會呢？」

關大通冷笑道：「小心無大事，說不定咱們在計算他，而他也正在計算我們——你先喝一小口，含在嘴中試試看？」

張一刀想了想，放下酒罇，搖頭道：「我不喝了。」

關大通笑道：「若是酒中無毒，不喝太可惜，你怕中毒，我來試試。」

他捧起小酒罇喝了一小口，含在口中，嚐試酒中是否有毒。

過一會，張一刀問道：「怎麼樣？」

關大通一骨碌吞了下去，笑道：「是我多慮了，這酒沒有毒，可以放心喝。」

說畢，又喝了幾大口了。張一刀這才放心，也捧起酒罇，骨碌骨碌的猛灌了幾大口，快意的長吁了一聲道：「痛快，好痛

快！」

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吃肉，約莫一刻時候，關大通忽然說道：「二弟，現在是什麼時候？」

張一刀道：「才午後不久呀！」

關大通抬頭望天，道：「奇怪，天怎麼忽然黑了下來呢？」

張一刀道：「沒有呀！」

關大通臉色漸漸蒼白，頭上直冒冷汗，兩顆眼睛好像突然瞎了一樣似的，雙手在空中亂抓，叫道：「黑了，黑了！」

身形一仰，跌了個四脚朝天！不一會，突然張一刀亦復如是的一跤摔在地上……

完

(鬼域陰陽界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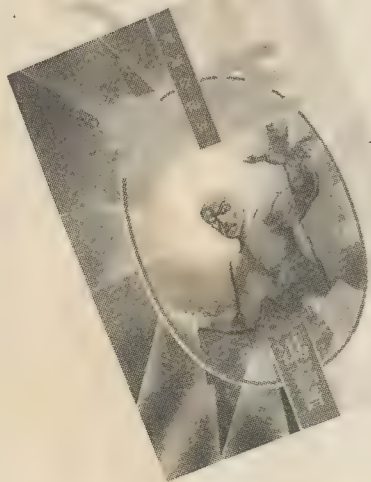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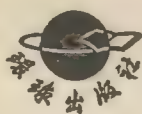
鬼王

馮嘉 著

鬼域亦有正義之士，可惜正義的鬼王貪睡，一睡幾百年，於是鬼域中社會不安，妖氣冲天，禍及人間。幸而鬼王醒來後覺察事態嚴重，立即着手徹惡懲奸。故事風趣又含敬世意味。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青飛圖 腿

麥可
湖海恩仇軼事錄

神



劍藏乾坤 鐵腿破解

驕陽似火，在這樣的天氣下，難得有一點兒風也是熱的，正在趕路的兩輛鐵車，押鏢的人連汗也快要流乾了。

「唉！老天爺真不開眼，那鬼養的太陽幹嗎要讓它跑出來？我們出門前一天還下着細雨的，誰知一連走了十多天，都是……」

「夠了，夠了，金鏢頭，別囉嗦了！好不好，大家兄弟還不是一樣受苦？就只有你多話說。」

金鏢頭正想分辯，剛才斥責他的老者，忽然豎起一隻手指，示意他不要作聲，雙目如鷹隼般向兩邊搜索，一面悄聲說道：「有人呼氣的聲音。」

金鏢頭愕然環顧一看，這裡是大路，別說四週沒有個人影，就連可以供人躲藏的地方也不見。

「韓總鏢頭，怎麼……」

話還沒說完，走在前頭的數名鏢師慘叫數聲，撲倒地上，他們的鋼刀飛上半空，跌落道旁，和地上的石子相碰激起了幾點火星。

金鏢頭上陡地變色，只見前面數尺的地方，多了四個大洞，每個洞口旁都站着一個人，手中都拿着一根銀色的短槍，槍頭正滴着血。

「銀槍！」金鏢頭望了一眼，衝口

而出的叫了起來，推着鏢車的幾個鏢師不知「銀槍」的來頭，也還罷了，但押後的兩名鏢頭臉上却突然變色。

韓總鏢頭催馬上前，抱拳問道：「在下韓百刀，係姚安縣韓家鏢局總鏢頭，幾位……」

「我們是『銀槍』！」

「在下的鏢局向來是只做些小生意，我看你們找錯對象了。」韓百刀見那四人態度倨傲，到底自己在江湖上也享有薄名，於是也不客氣的道：「幾位，銀槍雖然盛名不少，我韓百刀也並非好欺負的，幾位如肯就此罷手，我幾個鏢師的性命再也不追究，不然，嘿！」

站在最後的一個說道：「我叫沈仲。」聲音冰冷得像是毫無生氣。

「好，既然各位存心找麻煩，那麼……」手中大刀一揮，翻身下馬，韓百刀已準備一戰。沈仲銀槍對着他的面門。在陽光下閃着耀目的光輝。

「不要動手！」忽然一聲低喝，沈仲和韓百刀中間忽然多了一個全身黑衣的漢子，韓百刀嚇得「蹬蹬」一連退了三步，沈仲也被嚇住了。

「你是誰？」韓百刀低聲地問道。

「你聽過江湖三神嗎？」一個低沉的聲音緩緩的吐出。

韓百刀唔了一聲道：「神捕八年前遭天地三兇困攻，葬身天山脚下。」

「但天地三兇却沒有一個活下去。」沈仲接口道。

「不錯，」韓百刀繼續道：「神槍五年前開始消聲匿跡。啊……」他突然吃驚的望着神腿：「難道你是……」

「砰！」

一聲巨響，韓百刀飛開數丈，重重墮在地上，胸骨從背後穿出，鮮血直噴。

「果然是……神腿……」這是他所能說出的最後一句話。

金鏢頭和其他鏢師都十分清楚韓百刀的武功，但祇看見那人右腳一提，韓百刀已被擊斃。

神腿在江湖上極負盛名，行事却介乎正邪之間，金鏢頭和韓百刀武功相差甚遠。此時心中害怕，但他為人硬朗，亦不低頭，見神腿出招狠辣，起身說道：「神腿果然名不虛傳，只是我過往聽人說江湖三神全是好漢，豈知今日一見，嘿，好叫人失望！」

神腿看也不看他一眼，向沈仲說道：「你對他說！」

沈仲冷哼了一聲，不屑地問道：「憑什麼？」

神腿看他的短槍望了一眼，反手從衣袖裡摸出一個金色的槍頭，在沈仲面前一晃，立刻又放回衣袖。

沈仲看得一呆，轉向金鏢頭說道：「你聽着……」

「聽你娘的屁，銀槍傢伙說的還有好東西？你們這班是王八，平日殺人不眨眼，老子早就看不過眼了。」金鏢頭罵了幾句，上身一麻，已接連被封了幾個穴道，可是沒有人看見誰出手，他雖是硬漢一條，也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你聽着，」沈仲向神腿瞄了一眼，露出欽佩的神色，繼續道：「先去將鏢車打開，你就會知道一切。」

他伸手把金鏢頭的穴道拍活了，再一掌將他推向鏢車旁邊去，金鏢頭自知難以守得住，唯有取出韓百刀屍身上的鎖匙，把鏢車打開了，一蓬白光透出。

「只是一箱銀子罷了，有什麼特別嗎？」他奇怪地說道。

沈仲走近前去，同銀槍把那些銀子一錠一錠的挑出，漸漸露出一個檀木箱。

「把它打開了吧。」他對金鏢頭道。

金鏢頭腹疑團，揭開箱蓋，尙

有一塊麻布覆蓋着裡面的事物，他小心翼翼的掀開了麻布，還沒有來得及看清楚箱子裡面裝的究竟是什麼，已感到心頭鬱悶，頭暈目眩，「嘩」的一聲嘔吐起來。

「好重的毒氣，」沈仲一面挑起那張麻布，槍頭向箱內一點，半截銀槍竟立刻變黑。

「這是什麼毒，箱子裡究竟載着些什麼？」金鏢頭問道：「須知能使人致死地的毒氣並不罕見，但連身有武功的人近之都會受到感染的毒物却少有，而且稍一碰便令半截銀槍都變了黑色，這些毒質定必非尋常了。」

「這是見血封喉的毒，箱中所載的，都是唐門毒藥暗器。」沈仲一字一頓的回答。

金鏢頭臉色一下子變得雪白，張大口說不出話來，其他鏢師聽見「唐門暗器」，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每次出鏢前把鏢銀裝箱的照例是由韓百刀，他們確實不知裡面藏有「唐門暗器」。

神腿道：「你們現在明白了麼，韓百刀是替唐家運送毒藥暗器的，我早知唐家堡打造暗器是另有地方，不過查了很久才查出這運送暗器的方法。」

沈仲抹乾淨了手中的銀槍，抱拳向神腿道：「請問神腿兄，你的金槍頭……」

神腿臉部肌肉微微一抽搐，道：「等會兒才告訴你。」他轉頭對金鏢頭和其他鏢師道：「幾位這次雖是受人蒙蔽，但唐家人絕不會輕易放過你們任何一個，你們當中若有單身一人者，速速離去，今後隱姓埋名，或許能有一線生機，但須切記千萬別對人再提起片言隻字。」

金鏢頭喃喃的道：「我……已有兩個女兒，那……怎麼辦？」

神腿望了他一眼，道：「已有妻兒或父母兄弟同住的全留了下來。」

「幹什麼？」

「死！」神腿口中吐出了這個字：「爲了自己一家，你們最好現在就死在這裡，否則，連你們的家人性命也是保不住了。」

* * *

「乾！」一陣大笑聲響起：「神腿兄，這幾年來，你一直在查唐家的事情吧！」

神腿舉杯一乾，點了點頭，說道：「不錯，自從你離奇失蹤之後，我每天都在偵查，因為我懷疑你的『失蹤』是和唐家有關係的！」

「哈哈，神腿兄，唐家人雖然厲害，但我有『神槍』之稱，可也非易與之輩啊！」

「本來是沒錯，可是你無端失蹤，一直不見，我也不得不這樣想，幸好我今天追蹤韓百刀的鏢

車，看見你手下所使的銀槍，正和你當年賴以成名的兵刃一模一樣，比一般長槍要短一半，槍頭像劍尖一樣，鋒利而平扁，世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人用這樣的兵器，若非如此，我真做夢也想不到你竟然當起一幫之主來了。」

「你再拿我以前贈你的金槍頭，他們若與我有關，自然認得，所以你更加肯定了！」

兩人笑了一會，對飲數杯，「神槍」龍虎潭又問道：「是了，你怎知道我的手下不是去劫鏢的？」

「銀槍聲名很大，又怎會劫韓百刀那小小的鏢銀？是以我斷定也是爲了唐門暗器而來的。」

龍虎潭臉色微微一變。

神腿又倒了一杯酒，毫不在意地道：「龍兄，我們本來是並肩作戰的，你這是爲了什麼？」

龍虎潭笑握手上三尺金槍，笑得却有點不自然。

他若有所思的呆了一會兒，才道：「神腿兄，我們當初爲何要偵查唐家秘密？你還記得嗎？」

神腿走到窗前，園子裡一大叢開得正盛的金雀花，勾起了他無限的回憶，他嘆了口氣道：「是爲了三個原因。」

「那三個？」

「我十八歲出道，行走江湖十多年，雖然聲名不弱，但唐家弟子

橫行無忌，氣度太盛，全把江湖上的朋友不放在眼中，爲了武林中安寧的例子，也爲了這點薄名，我才決定與他們鬥鬥。」

「這一鬥已鬥六年才給你找到了一點端倪，那是你所始料不及的，第二個原因是……」

「是因爲神捕的死。」

「不錯，殺死他的天地三魔，表面上看似爲利益衝突而下毒手，其實暗地裡却是由唐家指使，此舉可以一口氣除去兩個大患，只可惜那天地三魔，劉民還不知道，唐家的要製造機會把他們除去。」

「他們死有餘辜！」神腿道：「還有最後一個原因，是因爲你的女兒。」

龍虎潭道：「要不是可兒好管閑事，用暗器打傷了正欲採花的的唐星，我本也不願跟唐家過不去。」

「龍兄，你提起這些事……」

龍虎潭一抬手，制止他說不去，然後道：「這些都是唐家和我們江湖三神之間的一點糾葛，尤其是可兒，她娘死得早，我只有她一個女兒，既然她性命受到了威脅，我便是上刀山下油鍋也要救她，也毫不猶豫的去了，何況祇是一個唐家堡，所以我當時下定了決心，一定要消滅整個唐門，可是那天晚上……」

龍虎潭道：「剛才我出去，就是因爲唐家的人來了，他們知道你殺了韓百刀的事，吩咐我一定不能讓你走出這座大門！」

「你將秘密全告訴我，就是因爲你認爲我已必死無疑了嗎？」

龍虎潭緩緩地道：「若你能不死，那倒在地上的一定是我，那麼我把秘密告訴你又何妨？」

「總而言之，你現在是有殺我的把握了。」

神腿道：「制敵之機，需由心生，心術不正，敗數已定了。」

「這話雖然不錯，但別忘記我這裡還有七十多個武功不弱的人，他們一擁而上，你能抵抗得了？」

神腿心中暗道：「如果那七十人的武功全像沈冲一般的，我神腿今天豈非要畢命於此？罷了，殺得一個也是好的！」又想道：「像龍虎潭這等人物，恐怕未必便會讓我手下圍攻我……」

却聽得龍虎潭道：「本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人圍攻，可是這裡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唐家外姓的子弟，直接聽令唐家的人，他們不懂暗器功夫，但都學會了我幾成槍法，到時他們若真的殺你，我也沒

「那天晚上怎麼了，有什麼事情發生嗎？」

「那一天，大概你還沒有忘記，我們相約好了晚上到唐家堡附近，暗中搜查客棧內商旅所攜帶的貨物，看看有沒有藏着毒藥暗器的，但是……」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好像有點顫抖的，就像蟬兒那振動着發聲的腹膜一樣。「我剛回到家裡，他們已在等着。」

「他們是誰？」

「唐家的人，那間屋是爲了方便偵查特地秘密買下的，他們竟然立刻就知道了，而且還不止是這樣，連可兒也落到他們手中。」

神腿哦了一聲，道：「你將可兒藏在那裡去了？」

「我自己當時身在四川，她却在甘肅附近的沙漠邊區一個小村，跟我妹妹住在一起，兩地相距又何止百里？但他們的確把她捉了。」

「那你怎麼樣？」

「他們要我自那一晚起，」龍虎潭轉身回答：「就在江湖上消失，創立一個神秘組織。」

「就是『銀槍』？」

「不錯，一直以來，江湖上都不知道我就是最高的指揮者，亦因爲如此，這許多年來，人們對銀槍愈傳愈厲害，後來竟把它當成一個神秘殺人組織，由於沒有人清楚我

們的來歷，最後便大家都是這樣的相信了。」

神腿突然目光冷冷的逼視着龍虎潭，問道：「唐家堡要你這樣做，究竟有什麼目的？」

龍虎潭道：「唐家堡經常要進行暗殺工作，但爲免惹起武林中人提防之心，必須有一個組織擔當起所有的罪名，所以早就該被殺死的我，就這樣成爲了一個傀儡，供他們擺佈。」

神腿臉色稍緩，突然有人走了進來，正是沈冲，神腿見到他，心中一動，只見他和龍虎潭耳語一番，龍虎潭向他抱拳道：「神腿兄，我有點要事，出去一會，失陪了。」說完，正向沈冲打了一個眼色。

沈冲走上來道：「神腿大俠，賞面乾一杯如何？」

神腿漫不經心的點點頭，心裡却想着另一件事。

他們飲了數杯，龍虎潭大步邁進來，沈冲連忙站了起身，向他微微一鞠躬，走了出去。

神腿不待龍虎潭開口，搶先說道：「剛才看見沈冲，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龍虎潭臉色微微一變，道：「你不是想起，我派沈冲去截韓百刀的鏢車幹什麼？」

「不錯，照你所說，你只是被

神腿突然也發出一陣長笑，遏止了他們欲撲之勢，就在他們稍窒步之間，神腿身影閃動，一面道：「我出道以來，殺人最多一次，是四年前在一家客棧內，與唐家高手相鬥，他們共二十二人，我在他們陣頭，還沒動過的那一剎，破屋頂而出，然後逐個走到他們身後，統統殺光！」

他每次說話一頓，總有「蓬」一聲，立刻有人倒地，直至「光」字出口，兩下慘聲隨之響起，又有兩人仆下，他這幾句話說得快極，那三十人要分神去聽清楚，神腿輕功冠絕天下，所以連殺十一人，竟沒有一個抓到機會向他攻擊。

沈冲見他輕功快如閃電，只剩下一個黑影給人追尋，心中暗叫不好，乘他站之勢，大喝一聲：「上！」手中銀槍呼嘯着直刺。

神腿見他心計高，暗暗決定先把他們解決，不待他接近，向前一縱，左腳一伸一屈，已把銀槍扣住，右腳一長，正好撐在沈冲面門，兩人雙雙落下，他朝前額再頓一脚，沈冲右手鬆脫，立即重傷暈死過去。

其他十八人見狀，無不冷汗直標，猶豫着不敢上前，神腿心知夜長夢多，立刻提氣縱起，使出碧玉堂的「玲瓏絕」幾乎同在半空踢出三腳，正中三人太陽穴，他身子一

「你派人殺死他們？」神腿的心

用來引開別人注意力的，沒有可能會得知韓百刀的真正身份，即使你知道，又怎會加以阻撓？」

龍虎潭苦笑道：「既然你已猜到了，我也無須再隱瞞下去，『銀槍』的真正作用，不是要替唐家堡掩護，而是替唐家堡他們運送毒藥暗器。」

神腿早猜到一二，但此時也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龍虎潭又道：「本來這些事，我是寧死也不做的，可是……可是爲了我的女兒，我一定要替他們工作。」

神腿鄙視的看了他一眼，道：「難道你把神捕的仇忘掉了嗎？」

龍虎潭道：「神捕雖然死得不值，但殺他的人總算被他殺了，而你，只不過是爲了自己的一點熱血，不成還會比可兒的性命更加重要？」

神腿閉口不答不言。

龍虎潭見他不說話，繼續道：「唐門暗器每半年運送一次，每次由十六個不同地方，用十六種不同方式進行，全由我接收，韓百刀祇是其中之一，這次我們原本打算『劫鏢』，豈料你的出現破壞了計劃，韓百刀身死，現在暗器總算落在我手中，但却是無端端害了那麼許多鏢師的性命。」

「你派人殺死他們？」神腿的心

往下一沉。

「該死的人，絕不止他們。」

「你是說我？」

龍虎潭道：「剛才我出去，就是因爲唐家的人來了，他們知道你殺了韓百刀的事，吩咐我一定不能讓你走出這座大門！」

「你將秘密全告訴我，就是因爲你認爲我已必死無疑了嗎？」

龍虎潭緩緩地道：「若你能不死，那倒在地上的一定是我，那麼我把秘密告訴你又何妨？」

「總而言之，你現在是有殺我的把握了。」

神腿道：「制敵之機，需由心生，心術不正，敗數已定了。」

「這話雖然不錯，但別忘記我這裡還有七十多個武功不弱的人，他們一擁而上，你能抵抗得了？」

神腿心中暗道：「如果那七十人的武功全像沈冲一般的，我神腿今天豈非要畢命於此？罷了，殺得一個也是好的！」又想道：「像龍虎潭這等人物，恐怕未必便會讓我手下圍攻我……」

却聽得龍虎潭道：「本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叫人圍攻，可是這裡除了我之外，全部都是唐家外姓的子弟，直接聽令唐家的人，他們不懂暗器功夫，但都學會了我幾成槍法，到時他們若真的殺你，我也沒

扭，又再踢出三腳，分別踢中另外三人的前額、喉結和右頸動脈。其實剛才十八支銀槍若蜂湧而上，神腿未必能全勝，只是聲勢被奪，銳氣大挫，神腿才有必勝機會。

十二人全為眼前情景嚇呆了，須知「玲瓏絕」乃是無雙腿法，沒有一式半招，只講求力道和出招方位，如身在半空，勁力要集中脚尖，若有若無，落地前可踢出十一腳之多，但若混合其他腳法一起使用，剛柔不純，威力反而大打折扣。

神腿望了地上屍體一眼，又看看那十二人的神色，心裡嘆了一口氣，不忍再下殺手。

他緩緩沉聲道：「誰要性命的，可以立刻離開。」

那十二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心中都拿不定主意。

「誰敢退後？」

神腿聽見這冰冷的聲音，竟忍不住打個冷顫。

十二人個個臉露驚惶之色，瘋狂地揮動銀槍，後悔剛才不下重手，眨眼十二支槍已四周逼近咫尺，使的竟都同是一招。

槍網交織，神腿本欲衝天而起，他心中突然一轉，飛快臥倒，果然他身形一動，至少有五六支槍閃電向上刺去，顯然預料到他定會

跳高。

他一躺下，立刻使出白家掃葉腿的「削枝式」，此式本是原腳劈出四腳，但神腿這時週圍都有敵人，忙中雙腳同使，只是每邊只能踢出三腳。

「啪啪」數聲，六腳中有五腳劈中五人大腿，腿骨全部折斷。

「掃葉腿」中削枝式，勁力聚於腳掌緣，就像厚背大刀一樣，中者難逃骨折之禍，神腿對敵時甚少使用，只是現在身處險境，不得不施展最厲害的招數。

他乘著那五人的慘叫聲還未完，蜷曲身子撞倒他們衝出重圍。

「誰敢退後！」那個可怖的聲音又再響起。

神腿剛才聽得不大清楚，這次已知道說話的人躲在那裡，沒有人看到站在一旁的龍虎潭臉色變得很難看。

說時遲，那時快，神腿已化成一個黑影，向一扇窗門撞去，龍虎潭急欲阻止，但輕功遠遜，忙中手一揮，隨身攜帶的金槍已夾著嘯聲向神腿急射而去。

神腿突聽得比鐵弓硬弩還要尖銳的破空之聲從身側傳來，他輕功已達化境，勁力在心，隨意而發，聲音剛進耳朵，身子已作大翻身，飄飛落地。

龍虎潭金槍剛出手，本身已如

箭般縱去，外衣被勁氣鼓得張開，有如一個大盾，擋在神腿和那窗子之間，此時神腿還沒有站定，那扇窗戶突然出現無數小孔，變得稀爛，霎時間萬千寒光打在龍虎潭身上和上衣上，他已貫注了一生練成的真氣，有如一個大氣球，把暗器都彈開。

窗外傳來一聲怒哼，龍虎潭癱軟的倒下，神腿忙趕上去扶住。

「別……別……讓他逃去……」他僅用微弱不堪的聲音說了這幾句話，剛才體積較大的一些毒藥暗器雖被反彈，但龍虎潭終究中了無數細如髮絲的毒芒。

唐門暗器，中者必死。

神腿輕輕把他的屍體放下，撞開那扇窗戶向外追去。他只見到一個人在遠處飄忽，立刻提氣追趕，一面催動內功，如萬流歸宗，注滿雙腿，一掠數丈，那人和他仍有五丈距離，輕功亦自不弱。

神腿越逼越近，一聲長嘯凌空撲下，那人條的回頭，神腿不敢讓他有發暗器的機會，一抬金剛伏魔腿的「天神降世」，有如一尊石像般夾著風雷怒吼重重的踏下！

他踏下的速度並不算得最快，但金剛伏魔腿乃少林秘技，當年神腿路經少室山下，剛好追風大盜摸入少林藏經閣，偷走了武林中人視如至寶的達摩心法秘笈，眼看少林

僧眾難以追上，神腿一時興起，與「追風大盜」較量輕功，不一會已追及，他本不知發生什麼事，但「追風大盜」心虛，拋下秘笈逃走，他交回少林寺。當時的掌門明心大師答應傳他一項武功，他當時的腳法已有小成，立刻送了金剛伏魔腿，明心大師把秘本給他，限他三年之內，在少林寺內練成，三年後不論成果如何，他都要交還秘笈，豈料神腿根基比誰都好，少林僧往往花十年光景還練不成的這項腳法，他竟在兩年後已大功告成，明心大師與他互相切磋，也只贏得一招半式，此事震驚少林寺，嘆為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 * *

那人被剛柔並存的勁烈風籠罩，心知難以閃避，雙掌立刻運足內勁，向前迎去。高手比武，單雙之力本無差別，兩人腳和掌相碰，神腿本然不動，潛默運勁，那人兩手微屈，竟也沒被震斷，只是滿臉汗水滾滾而下，雙腳也慢慢向地面陷下去。

神腿單腳站在他的雙掌上，想把他活活埋入地下，轉眼間，那人小腿已全陷進地下，神腿漸感困難，那人下陷速度也越來越慢，再過一會，那人連大腿也不見了。神腿已覺有點力不從心，顯然消耗內力過甚。

他知道，若還繼續下去，恐怕那人未被活埋，自己已經力竭而死，於是漸漸收回內勁，真氣一滴一點的聚回丹田。

借力一彈，他已跳開丈許。

那人雙手「啪」的一聲落下，打在他身側，已筋脈盡傷了。

「你在唐家是什麼身份？」

他無神的雙目抬起：「要殺便殺。」

「你不說我也知道，唐家堡中有此輕功和內力的，除『飛雲使』唐一鳴外，還會有誰人？」

「我已不能再發射暗器了，你還等什麼？」唐一鳴怒聲。

「你放心，你很快就會死的。」

* * *

是夜，也是靜夜。

神腿躺在一張乾草上，腦海不住浮起龍虎潭臨死前看著他的目光，他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為何要替他擋住暗器。

他自己不能到唐家堡去救女兒，如果神腿替他去，唐家堡的人猜不到他的來意，機會總比較多一點，為了自己女兒幸福，他毅然犧牲了自己也絕無怨言。

神腿這時正在回鄉的路上。

一個人流浪久了，便很可能不顧一切，都要回到自己的家。

他想到不久便將故地重臨，他的嘴角泛起了一絲微笑，一絲純

真，毫不要江湖人所應有的微笑，他笑得就像小孩子初看見美麗的蝴蝶起舞一樣的開心。

天一亮，他就要趕路，汗一滴一滴沿臉頰流下，從下巴滴到地上，神腿臉上却連半點辛苦都找不到，他眼神流露着的只是焦急和興奮。

那個子他無限親切和溫暖的小村已不遠了，他的心在劇烈的顫抖，他的臉已像剛燒沸的水一樣，要不是他的內傷仍很重，不宜騎馬施展輕功，早已飛奔了過去。

* * *

「什麼賣藝的老者？」

神腿在晦暗的天色下看著那婦人漠然的神色，心底隱有一絲不祥之感。

這條村子的屋，全是新築的，本來就已令得他覺得奇怪。

「你多久前還在這裡見過他？」那婦人又問道。

「大約在二十年前，他個子很瘦，手中常常拿着一柄小木劍在把玩……」

「二十年前？」那婦人笑道：「大爺，我搬來這裡不過半年多點，你可真問倒我了。」

神腿一怔，「怎麼不早說？」在心裡喃喃咕着。

「不過。」那婦人接着道：「這裡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樣，是才住進

來不久，你問誰都沒有分別。」

神腿問道：「以前的居民呢？」

「我不知道，聽說這裡發生過慘事，官府派人來封村，至到最近才准人居住，所以所有居民都是新近搬來的。」

神腿呆住了。

「呀，對了！」那婦人突然叫了起來，「那間小屋中住着一個怪老头。」她指著不遠處的一間木屋：「聽說他以前是住在這裡的，有一次出門，回來後所有的人都死光了。他從此性情變得古怪，你去問問他或許會找到一點線索。」

神腿好像在黑暗中找到了一點微弱的光芒，連忙道：「謝謝妳，大爺，勞煩了。」他直往那小木屋走去。

那婦人在後面叫道：「大爺，現在天色已不早了，我看還是明天再去吧。」

可是神腿怎會待得第二天？他剛在門前站定，正準備敲門，門內便傳出一個蒼老而響亮的聲音道：「你的輕功不錯，請進來吧。」

神腿一呆，想道：「我的輕功已達落地無聲，踏沙無痕之境界，非有深湛內功者無法察覺，想不到荒僻小村竟有這等一流高手，倒不可小覷了！」

他一面推開木門，一面暗暗凝神戒備。

小屋內光線很暗，神腿一踏上去便即向旁一閃，多年來的江湖經驗，使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格外小心。

「既然你害怕，就請出去吧！」那蒼老的聲音又再響起來了。

神腿對一切冷諷熱譏向來毫不在意，這時是戒備得更緊，又問道：「你就是以前住在這裡的一位老伯嗎？」

那老者並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却自顧自的說道：「你輕功很好，江湖經驗看來也不太淺，聽聲音年紀還不算很老，哦……莫不是浪子劍嗎？」

「不！浪子劍比我年輕，而且不會事事都如此小心。」

「對，對，浪子劍又怎會太重視自己的生命，那麼……難道是腳出如電，永不失手的神腿來了？」

「正是神腿！」他傲然的回答。

話甫出口，突然呼的一聲，隱約看見一個黑影撲過來，左掌朝他右肩拍下，勁風嘯嘯，端的是非同小可。

神腿聞風辨影，向左一閃，右腳順勢踢出「玲瓏絕」，正好對準那黑影頭部。

這時漆黑一片，什麼變化無窮的招數都用不着，輕功也無從施展，輕功強大的腳法又易於為對方警覺，最用得着莫如快腿。

那黑影低呼一聲，竟來不及閃避，「砰」的一聲踢個正着，倒了開去，神腿感覺如踢在花崗石上一般，不禁大感意外。

「嘿！神腿果然是神腿，可是腳法雖好，找人卻找錯了。」

「嗤」的一聲，那人亮起火摺子，點着了桌上一盞小油燈，火燄閃了幾下，屋內的事物漸漸清晰起來。

神腿看清了老者，清瘦修長，銀絲滿頭，穿一件灰色長衫，一副學者的打扮，兩邊太陽穴高高鼓起，雙目精光四射。

「這個就是你要找的人了，他指着牆角一張床上道：『不過，你能叫一個死了的人告訴你些什麼？』」

神腿沒有做聲，他接着又道：「剛才我問你是不是神腿，如果你答不是，那麼現在，你我起碼有一人要躺在地上了。」

「為什麼？」

那老者捋鬚笑道：「近年武林多劫，除了老一輩之外的，江湖上就祇有你、浪子劍和姓唐的兩個臭小子才有這樣的輕功。」

神腿明白他的意思，指着床上那老人道：「你也是來找他的？」

「不錯，可是當我來到這裡的時候，他已是油盡燈枯，奄奄一息，事實上我只比你早到半個時辰。」

辰。」

「你找他幹什麼？」

「還不是爲了這條村子的事，我有一個哥哥，我們年輕時各學了一些武技，後來因一件小事吵翻了，各奔前程，碰巧那年碧玉堂上代堂主，年事已高，後繼無人，四處找尋一個合適的人選，也是上天有意安排，我在江南和一個欺壓平民的惡霸相鬥，被他看見，一掌打斷了那惡人七、八條肋骨，還把我帶返碧玉堂，說我是練武之材料，開始傳授武功，於是七年後，他宣佈正式退位，由我接掌堂主之職。」

神腿悟然道：「原來你是現任碧玉堂堂主，早聞你鐵頭功厲害，果然名下無虛。」

碧玉堂堂主哈哈大笑着，說道：「你使本門的『玲瓏絕』可也不差啊，老夫剛才就閃避不了。」

神腿傲然一笑，道：「對了，你的兄弟呢？他後來怎麼樣？和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碧玉堂堂主霎時間似有無限感觸，他嘆着氣道：「我當上了堂主之後，無時無刻不掛念着他，奈何身居要職，必須以本堂兄弟爲重，其時江湖上鬥爭又多，一不小心，便會有滅門之禍，於是這件事一擱便擱了數十年，現在我兒子也長大了，我的武功他也學得七七八八，

只差內力未純，火候不足，所以我便放心把堂主責任交給他，自己四出查探，此事我爲避免麻煩，江湖上知道者僅數人而已，你最好也別說出去。」

神腿道：「你查到了你兄弟的消息嗎？」他隱隱覺得這件事有着關連。

「唉，年湮代遠，要查又談何容易，當真如大海撈針，幾經辛苦才給我打聽到一點端倪，他在江湖上靠賣藝爲生，後來搬到這裡來。」

神腿心中一震，很久以前搬來這裡？賣藝爲生的老人？難道……

「不過當我找來時，竟然發現事與願違，並且只有這人才曉得事情的真相，於是……」

他沒有再說下去，神腿只有一番心事，急迫問道：「他死之前對你說了些什麼？」

「我問他的話，他只能勉強答了幾句，但我已猜到這條村子四年前有過一場大災難，全村的人死光了。」

「是瘟疫？」神腿心中冷了一大截。

「瘟疫？我的媽，我起初也這樣以爲，後來再問他，那許多人死狀是怎樣的，你道他如何說，哼！他說所有的人都一樣，七孔出血，全身皮膚發黑，只有頭部呈現可怖的蒼白。」

白！」

神腿心頭重重的一沉，雙目暴睜，眼中閃着無比憤怒的火燄。

碧玉堂堂主看着他的臉色，道：「你也知道了吧？呸！真想不到，唐家堡那班混蛋竟會對一些絲毫不懂武功的鄉下人下毒手，可真無恥得猶狗不如。」

神腿突然冷笑連聲，道：「無恥又怎麼樣？你們碧玉堂以仁厚出名，見了唐家的人要退讓數步，現在你能做些什麼？」

碧玉堂堂主一呆，道：「那你就明白了，上代堂主曾千叮萬囑，要我管束堂下兄弟，不可與唐家打起來，因爲我們和鐵箭門、白家寨都有交情，如果和唐家打起來，必定牽起一場大風暴，武林中流血又多了！」

神腿不以爲然的冷哼了一聲，碧玉堂堂主繼續道：「不過我唯一的兄弟現在都已被他們毒殺了，此仇甚大，但我也會貿然與唐家交鋒，他媽的，唐老祖，我一定找她算算這筆大賬。」目光一轉，他向神腿問道：「你來這裡，究竟又是爲了什麼事？」

神腿深深吸了一口氣，沉聲道：「不論爲了什麼事，現在都沒有關係了。」他向門口走去，神色回復平時的蒼白。

四年前……四年前……

那正是他和唐家的人初次正面交鋒，血戰於客棧那年，想不到爲了這件事，唐家就下此毒手。

「現在你要往那裡去？」碧玉堂堂主在後高聲叫道。

「我到鐵箭門去找幫手。」他的養父可能就是碧玉堂堂主的哥哥，但死者已矣，況且他是成名人物，直覺也沒有和碧玉堂堂主攀交情的必要。

* * *

白玉崖上。

終年爲雲霧遮蓋着的白玉崖頂，這時現出了一條人影。

神腿呆呆的站在這裡。

昔日雄偉壯麗的鐵箭門，竟只剩下幾片破瓦，半幅殘垣。

神腿在一處地方彎下了腰，撥開幾塊碎瓦，拾起一根燒黑了的鐵箭，箭尾部份刻了一個小小的「謝」字，正是鐵箭門門主隨身攜帶的暗器。

一陣清風吹過，爲這裡帶來幾分淒涼之感。

父母雙亡，四海流浪，受盡欺凌，困苦與饑餓交煎……

養父一走江湖，小村，稻田麥穗，日出日落……

神腿壯志，隻身闖江湖……

腳法，腳法，腳法……

鐵箭門主，神秘的鐵箭門，鐵箭龍功，斷箭沉星……

神腿、江湖三神、唐門暗器，恩怨重重……

闖蕩江湖二十年，二十年來多少淒酸，幾許豪氣，一幕一幕又再浮起現在眼前。

江湖上能查得出無一知曉的鐵箭門所在地，而又會向他進攻的只有唐家堡，也沒有其他門派會把屍體全部秘密運走。

他現在站的地方，正是他最後的一個「家」，亦即是苦練「鐵箭龍功」和「斷箭沉星」腳法的地方，離開鐵箭門後，他無論歡笑，無論流淚，無論狂歡，無論酩酊大醉，都只有在客棧破廟，甚至荒郊野嶺之外。

他的憤怒已達到了極點，但是他仍忍得住。

不管武功有多強，若是貿然而去對付唐家，後果只會死路一條。

* * *

長安城每天客商往來者多不勝數，單看大小不下二三百間的客棧飯店，永遠擠得滿滿的，叫人驚嘆它的繁榮。

神腿知道唐家年輕一輩中武功最好的唐永，現在就在長安最大的飛雲客棧一間客房內，和他在一起的還有兩個用劍的高手，却不清楚他的身份，而唐家本身除了本門暗器手法精純之外，在劍法方面聽說也有極高的造詣。

「他坐在客棧的飯堂裡，一口地呷着茶，雙眼一直望着面前的桌面，沒有絲毫舉動，鐵觀音茶葉已換了好幾壺了，看樣子他不像是等人。」在客房內，一個陰沉的劍客向唐永報告。

唐永低頭的想了一會，向他道：「無名，依你看，他究竟是誰？」

「他年紀不老，但定力驚人，絕對是江湖上少數成名高手之一，他的手看來如普通人的差不多，大概不擅掌功的。」

「你的意思是……」

「神腿。」

「唔，我也是這麼想，如果他真的是神腿，那麼就是衝着我們而來的了。」

「不錯，照我看來，他在飯堂裡呆坐，也是想把我們引了開去。」

唐永雙眉一揚，道：「江湖三神，先後被我們剷除了兩個，我早知道神腿會找上我們唐家來的，這次我們又沒有刻意隱藏身份，他居然就來了。」

門外忽然閃進一人，向唐永抱拳道：「他離開了。」

唐永「哦」了一聲，隨即問道：「無名，你去跟踪他吧，小心點。」

無名躊躇了一下，還是向外走去。

* * *

唐永待無名去後不久，便對無名說道：「我們快收拾行李，快速離開。」

無名一呆，道：「可是無名他……」

唐永一擺手道：「我是故意讓他去跟踪的，老祖宗給我們的任務重要，何況無名未必有什麼危險！」

兩人匆匆收拾了一切，到櫃檯去結賬，正欲離去，一個店小二走了過來，笑道：「兩位大爺要走了麼？慢走呀……」

唐永向他望了一眼，見他刀眉星目，氣宇不凡，不像尋常的店小二，心下暗奇，忙抱拳問道：「這位小二哥面生得很，請問什麼時候開始在這裡當店小二的呢？」

那店小二忙道：「不敢，不敢，小人姓魯名早忠。」

唐永還未弄清楚他在說什麼，那店小二趁他一愕之際，雙拳突向他胸腹打去，唐永早生戒心，但拳頭甚快，來不及擋格或閃避，立刻勁運於胸腹，竟把店小二雙拳硬接了下來。

他借力向後彈開，那店小二尾追不捨，他還沒着地，店小二身形突地坐低，右腿如鋼棒般向他小腿掃去，唐永輕功甚高，身形一旋，便已飄開十來尺，店小二一招無

功，立刻竄進一張桌子底下，將它扳倒，擋住身。

其他顧客一見有事，忙不迭爭相逃跑。

有兩個農夫打扮的中年大漢跌跌撞撞往無姓身旁走過，其中一個突然呼的一掌拍向他的面門，他正全神貫注唐永和店小二的情況，措手不及，反應仍快，身子向後疾退，却正好撞上另一個農夫的拳頭，背部一陣劇痛，急向後一掌把他逼開。

唐永見無姓和兩人打了起來，店小二又躲在桌子之後，想是害怕他的暗器，他心念一轉，出掌向其中一個農夫背後打去，店小二連人帶桌向他撞出，他半空變招，一脚把桌子踢得裂成數塊，店小二右掌從碎片中鑽出，打向他的胸前，他右掌硬拚一招，由於出招倉猝，被震得直飛了開去。

店小二防他發射暗器，立刻窮追，唐永剛着地，他雙掌翻飛，一掌拍頭，一掌叩腹，唐永登時手脚大亂。

店小二纏着唐永雙手，令他無法有空去取暗器，但唐永拆招敏捷，一時倒也難以攻入，兩人交手數十招，唐永大喝一聲道：「你使的正宗蝶掌，白家寨白丹清與你有何關係？」

「失禮了，白丹清正是家父！」

「啊！原來白頭你這小子，那邊那兩個想必是白凌雲、白凌峯兩兄弟了，你們三個今天無緣無故走來找麻煩，是活得不耐煩了！」

「唐永你別臭美了，今日一戰，你以為你有多少成機會取勝？」

「啊，差點忘記了，你們是和神腿一起來的，怪不得膽子那麼大了。」

「呸！我們姓白的與誰人聯手了？唐永，要殺你的人不成還少？鐵箭門一夜之間被夷為平地，這件事你該知道吧！我們與鐵箭門向來交情甚厚，此仇是家父命我來報的！」

「白丹清自己呢？他為什麼不來？」

「你還要裝傻，碧玉堂堂主約戰你家老祖宗，家父趕忙往幫助，要不是這樣，嘿嘿，你今天大大有得受了！」

白頭一面說，雙掌出招含極大殺傷力，唐永只守不攻，倒也勉強應付得來。

白凌雲與白凌峯兩人都是白家的高手，無姓遭他們二人的襲擊，頗感吃力，只是仗着有劍在手，尚能支持，兩人見久攻不下，攻勢驟變，白凌雲使出掃葉腿，白凌峯施展蝶掌靈活出招，兩人分攻左右，上下盤，無姓難以兼顧，劍法漸

亂，白凌峯大喝一聲，左掌背拍開長劍，右掌直擊無姓的前額，無姓疾退數步，白凌雲目光炯炯看準他移形換步之際，使出一招「拔根式」，下身貼地滑行數尺，正好蹬在他的右腳跟之上，無姓立失平衡，白凌雲再踢出掃葉腳，無姓肩、腹、大腿連吃三腳，慘嚎一聲，飛墜丈外。

無名剛跨出客棧門口，見神腿正在不遠處緩緩前進，好像故意讓他跟上去。

「難道他是在引我上釣？」無名脚步不期然的慢了下來。

說是遲，那時快，神腿已轉過了街角，無名不容多想，緊握長劍，向前急追。

此時正當白日，大街上往來的行人甚眾，神腿走得看來很慢，但是無名竭力追趕，始終和他有五丈多的距離，還要提防撞倒路上的行人，是以他雖恐被引進圈套，却也無可奈何。

不多久，兩人已轉了十多條街，無名只追得汗下如雨，那還有心情顧及其他。

再過一會，兩人已走到了城外，無名心知自己所料不差，果然神腿剛出城門不久，便站定，緩緩轉過身來，他拔出長劍，凝神戒備，雖知五丈的距離，對輕功傲視

天下的神腿來說，眨眼即至。

「你追夠了麼？」神腿冷然問道，雖然相距五丈，無名聽起來却是如在耳邊。

無名尚未開口，神腿黑衣飄動，一晃已五丈，右腳在無名面前晃了一晃，無名挽了三個劍花護身，神腿稍一移形，又是兩腳從左踢向無名，無名看出是虛招，劍鋒一轉，直刺他的咽喉，神腿向後微微一仰，已彈至十來尺之外。

「原來是武當門下，你屬於那一輩的？」

無名剛才使的是武當山太極劍法中的「三仙護法」和「天姬送子」，太極劍是至尊劍法，神腿一近身便被迫開了。

「少說廢話。」無名挽起太極劍圈，勁風四射，神腿衝上前右腳斜斜踢出，撞着劍圈氣勁，雙雙蕩開。

神腿心中一驚：「太極劍法成名遠播，果然是名不虛傳。」

他心神一收，知道太極劍圈厲害，非用詭秘莫測的「幻影千里追」難以避過。

千里追為四、五十年前武林奇詭言幻影所創，敵人好像被自己影子攻擊一般，絕難逃脫，後來言幻影建立了幻影門，行事全憑一己喜惡，終因殺戮太多，開罪了黑白二道名門派系的人物，羣起圍攻，幻

豈料幻影千里追的要訣在於「如影隨形」，出招方位刁鑽無比，無名身在半空，神腿一搶而上，反倒變了在無名頭上，無名倒也變機得快，長劍一圈，「九當屠龍」反刺神腿，此招看似自救，其實名為「屠龍」，內裡已含極大殺機。

神腿身形突地一落，剛着地突見萬千劍影如排山倒海般壓下，太極劍的劍氣勁剛令他也窒息了，千里追雖然走位靈活，但此際被劍光包圍無可逃避，神腿把心一橫，右腳如尖槍般竄出，衝出劍網。

刷刷刷！數聲，神腿右腳被劃了多道血痕，但脚尖已狠狠踹在無名右手臂旁，無名悶哼一聲退後，臉色蒼白，長劍被踢開，斜斜插在路

上，他右手軟軟垂下，嘴裡緊咬牙齦不作聲，但冷汗汨汨而下，整個臂彎竟已被踢碎了。

神腿右腿傷勢甚重，忙伸手封了穴道止血，然後撕下衣衫，包紮傷口。

「這是什麼腳法？」無名問道。

「斷劍沉星」，千里追和斷劍沉星原是兩套完全不同的腳法，決不可一起使用，但神腿得鐵箭門主謝川中指點，自己又領悟其中神髓，已將兩者溶化為一，所以能隨意混合使用。

無名顯得出奇的平靜，他緩緩的道：「你的腳法雖然厲害，但我

不妨告訴你，唐永他一劍就能刺傷我！」

神腿哦了一聲，道：「他的劍很快，你的太極劍圈擋他不住。」

「他用的是軟劍，不受劍圈威脅，他用以勝我的，是很奇特的劍招，我即使再接一百招，也是無法破解！」

唐永和與白頭打得難分難解，驚險迭出，忽聽得無姓驚天動地的慘

叫聲，心神一亂，拆招時露出破綻，白頭乘機搶入內橋，連發數招，右掌窺準他的破綻，正好拍在他的右肩，唐永忙身子一扭，卸開來勢，白頭大喜，左手一探一縮，閃電後退，已把唐永腰間的暗器皮囊拿到手中。

唐永料不到白頭一直想的就是取他暗器，心中大怒，拔出纏在腰帶內的軟劍，連勁一打，已如普通鋼劍的堅挺。

白凌雲兄弟解決了無姓，見唐

永拔劍，又是一上一下的撲了過去，唐永冷笑數聲，向前一縱，正好在兩人中間穿過，這一下身法妙絕，力度、方位無一不恰到好处，只見劍尖一閃，白凌雲怪叫一聲，右臂被削下了一大片皮肉。

兩人對望了一眼，再接再厲，唐永不敢故技重施，手中軟劍微微顫動，直刺白凌雲，雙腳同時以頭

為軸心，轉到指向屋頂，避過白凌雲掃葉腿，白凌雲料不到唐永的劍能搶近他掌網之內，眼前白光一閃，嚇得他急忙向後一退，右腳隨即踢出，唐永一掌打在他的小腿，把他震得滾開了丈許。

此時白凌雲已站起身子，手脚齊飛，竟把兩項功夫一起用上，唐永一時眼花撩亂，不慎胸口中了一掌，他連退數步，受傷不重，白凌雲正待補上一下，唐永突然來個大轉身，白凌雲料他要出劍，急退兩步，唐永旋了一小半圈的身却突然飛起，白凌雲收住了退勢，單掌迎擊，唐永一掠而還，白凌雲再轉身出掌，可是掌還沒到一半，唐永把劍身擺成一個看來毫無攻擊力的姿勢，却已將白凌雲兩掌都全封住了。

白凌雲連忙收掌，唐永軟劍一彈，險險在他頸上擦過，白凌雲急退，軟劍像幾株芳草般直揮，他定睛一看，面前竟有四支劍，本來快奇，可是唐永出劍並不太快，但四支劍却和直的沒有分別，分別不出是否劍光所致，白凌雲稍一遲疑，身上已多了四個血洞，唐永再加一掌，切在他的咽喉，他倒飛開去，鮮血在地上灑了一條紅得驚心動魄的路，白凌雲倒在地上，已然斃命。

神腿自學成幻影千里追後，從沒用過，此刻驟遇強敵，運起心法，氣勁遍散全身，若有若無，使用時全身輕如無物，他消耗內力甚多，必須速戰速決。

神腿身體像稻草人般仆前，向無名身上襲擊，無名長劍颯颯直刺，腿一扭，把劍貼身讓過，右腳如刀切向他的小腹，無名躍高，長劍向下泛起劍圈。

他們兩人交手不過彈指間之事，白頭和白凌峯莫說上前去相助，便是看也僅能看清楚他們出招。白凌峯見胞兄慘死，目眦盡

裂，像瘋了的獅子一般撲向唐永，白頭慌忙配合攻勢，一前一後，唐永目露兇光，左掌貫注本身真氣，直向白凌峯拍去，白凌峯運掌相拚，兩人硬拚了一招，發出轟然的巨響，唐永血氣翻騰不已。

白凌峯右臂曾受劍傷，這一硬碰，兩人雖不相伯仲，但他右臂傷口血如泉湧，全身無力，心知已不能再鬥，只好封了右手幾個穴道，盤膝治傷。

唐永被震得倒退數步，白頭剛好撲至，一掌拍在他的背心，唐永向前仆倒，噴出大口鮮血。

白頭見他剛才連敗兩人，終究忌憚，不敢再撲上前，唐永自調息一會，顛頭危危的站了起來，一見白頭臉色陰晴不定，知道害怕自己的軟劍，心想道：「此時不殺，更待何時。」

心念一動，長劍又分為四，白頭眼前一花，見四支簇一樣的劍從不同角度直指自己全身，腦海中閃過白凌雲身上的傷口，不敢再看，立時向後倒臥，雙腳連環使出家傳掃葉腿，招招威猛，唐永若稍一不慎，即有斷腿之危，唐永退了一會，內傷發作，呼吸漸感急促，開

始有點力不從心，白頭見他身法呆滯，不禁步步進逼。

客棧飯堂本來椅椅甚多，起初唐永尚知閃避，但此時連退也退得很吃力，那還顧慮到這些，白頭腳如刀，唐永後退，背脊竟撞在一張桌子之上，白頭一腿劈向他大腿，唐永心中一動，立刻向後倒翻，站在枱面之上，白頭一脚把桌椅劈成兩半，唐永長身而起，把握了足夠的時間，手中軟劍一化為四，暴射而下，白頭雙手各拍兩掌，把四劍全擋回去。可是突感一陣刺痛，狂吼一聲，雙掌向上猛推，勁力如排山倒海把唐永震得撞向屋頂，他一手抓住大樑，再飄然落下，可是剛才強自運氣，內傷劇增，喉嚨一甜，吐出一口鮮血。

白頭聽着他的聲音，不知那裡來的一股氣勁，奮起後縱，唐永一怔，尾隨追趕。在半空中就要一劍將他刺殺，突地一個黑影從側向他撞來，不禁心中一驚，右掌呼的一聲拍去，那黑影也出掌硬拚，兩人齊齊落下，唐永左臂被對方內力震得顫抖不已。他大驚，舉腳朝那人便踢，那人也舉腳踢來，相接之下，唐永重重的摔倒地上。

「你……是神腿。」唐永手脚麻木爬不起來，顫聲地問。

神腿道：「我來，是為了要殺你的，你的隨從已敗在我腳下。」

「為什麼？」

神腿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道：「為了報仇，也為了阻止更多人被害。」

「哈哈……想不到腳下不留情的神腿，竟也會作起善心人來？」

神腿道：「你不用故意拖延時間，我就讓你恢復功力後再殺你又何妨。」

唐永被他一語說破心事，臉上微微一紅，不再打話。

不久，他悄悄站了起來，一聲不響，像豹子般撲出，劍又化四，白頭正想出言警告，却見神腿頭也

「少爺……」白凌峯見兩人比鬥

唐永頹然跪下，神腿不再看他一眼，只道：「你服了嗎？」

做。」

不知何時，客棧門外已聚集了一大幫觀熱鬧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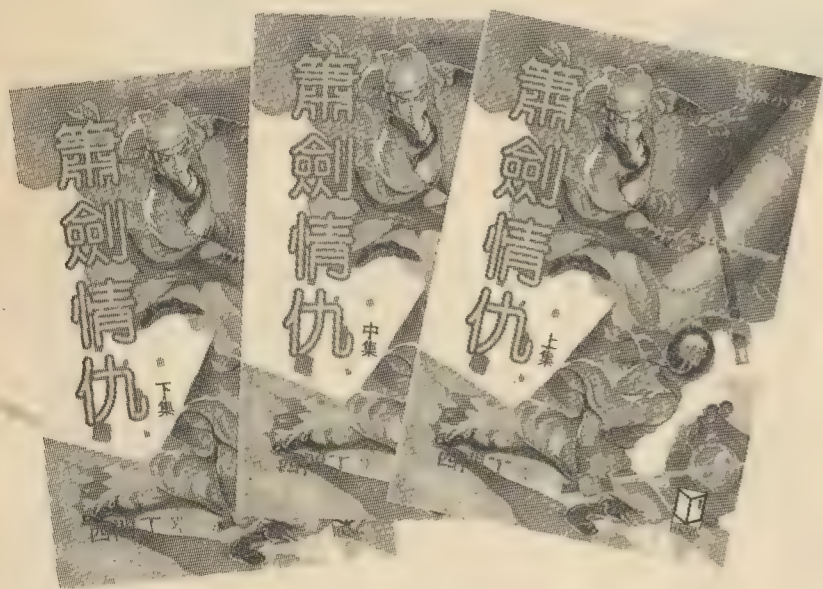
當白頭和抱着胞兄屍體的白凌峯走到門口時，神腿已在人潮中消失了踪跡。

或許正如他自己所說，還有太多的事正等待着他去解決了……

完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蕭劍情仇——西門丁著



江湖上新崛起一組織——統一盟，大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一時風聲鶴唳……有武林雙秀之稱的兩少俠是唯一可抵禦統一盟者，但他兩却同時愛上一少女，均為情困，且成情敵……

全書三集
全套港幣\$54.—



各大書局、屈臣氏、萬寧、超級市場及星島中心有售。

神腿一條腿已跨出門外，這時緩緩說道：「白兄弟，你太言重了，其實，我亦非不願到貴寨拜訪，只不過我還有太多的事等着我去

白頭一呆，隨即笑道：「話雖如此，但要踢斷不着力的軟劍，而且一招四式，江湖上除了閣下之外，還有誰人呢？」

神腿道：「我用的腳法，是鐵箭門的斷劍沉星，踢斷軟劍用的勁力，是鐵箭龍功，鐵箭龍功能聚於一點，連毛髮也能踢斷。」

白頭微一動容，目光不期然的投向他右腳，却見他小腿纏着黑布滲出點點血水：「閣下受傷了，可否請到舍下去……」

神腿打斷他的話道：「不必了……」隨即逕自向另一方向走去。

白頭見他如此，朗聲說道：「閣下既無意應邀，我也不願強留，只是今日多蒙相救，他朝有緣再會，定當再為犬馬之勞，以報大恩。」

上文提要：

萬冰寒懺悔後自願犧牲性命，叫異火將他殺掉，恢復她的自由和補償她，要她和邪雲鑄造兵刃，去對付魔宗「天極」。邪雲和異火在翡翠城地下秘密鑄劍，並生了一個與生俱來很傷心的兒子……翡翠城上面，葉天玉秘密失踪了，他和鐵龍初、琴琬匿藏在翡翠城地下，由神醫高興為他療傷，城上面鍾海嘯以勝利者的姿態奉「主上」為王……

文·圖
浪·飛
破·可
余·破
玉·天·王·故·事

天王傳奇



五岔口援軍集結 遭鉅變義師瓦解

優秀是令人怡悅的。她雖在袒胸裸裎之中，但仍有志若秋霜般的高貴尊嚴。主上笑了。

笑聲在神秘詭異的面紗內發出。笑聲越來越難聽，越來越可怖。

他突然緊抱着優秀，然後問：「妳敢不敢看朕的臉？」

主上竟自稱「朕」！

他儼然以九五之尊，真命天子自居於武林！

優秀已在他懷抱中。

但她沒見過主上的臉。

沒有人知道主上的廬山真面貌。但此刻，優秀忽然有了這個機會。

她會錯過這難得良機嗎？

可是，她搖頭，輕輕地搖著頭：「我不敢看。」

主上默然一陣：「妳害怕朕的樣子太醜陋，因此不敢面對面望住朕的臉孔？」

優秀在笑，媚笑。

很能令男人心動，更很能令男人心軟的媚笑。

「主上，我的心已跳得很厲害。」

主上「唔」了一聲，他手已摟住了她。

「好美的酥胸。」

「主上過譽了。」主上發出了陰森的笑聲：「朕說美，就一定是美。」

優秀不再答腔。

主上突然連功一遍，把身上的袍衣悉數震裂。

「朕的仙子，來吧！朕要令妳快樂！朕是天上人間的快樂泉源！」

優秀輕輕咬牙，忍受着他的侵襲……

殿內一片凌亂，處處都是殘餘的酒水，充斥着一種令人頭昏腦脹的氣味。

赤裸的優秀，本是人間絕色，但在這樣的境況下，彷彿連她的艷光也為之黯淡起來。

只有主上的肉慾，得以盡情地宣洩。

沒有人知道在面紗底下的臉孔，是否已脹紅得發紫。

天色漸亮。

夜幕在陽光還未照射大地之前，已悄悄褪去，不留半點殘餘夜色。

她的眼神卻像是一片空洞，她的媚笑竟在這時候消失得乾乾淨淨。

良久，良久……

柔和的晨曦，終於照入了明珠大殿。

在激烈抖動之後，一切漸漸平

靜下來。

主上離開了她的身體，但優秀卻突然把他的手臂扯住：「主上，我忽然改變主意，很想看看你的臉。」

主上的黑紗布一陣晃動。

他點頭。

他一面點頭，一面緩緩地把罩在臉上的黑紗掀開。

優秀仙子終於看見了主上的臉。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她輕輕吐一口氣，眼中閃動着奇異的神采。

她凝視着主上的臉，凝視了很久很久。

主上沒有動，任由她看着，看着……

正午，翡翠城外二十里，忽然沙塵滾動，旗幟飄揚。

這是著名的五岔口。

五岔口，由五條不同路徑，在此匯聚，再經一條翠天大道，乃可直接達翡翠城東。

五條路徑，分別是若薺道、戊樓徑、神武路、黃鸝道與聖賢路。

首先殺出一彪人馬的，是東北方的若薺道。

十六匹快馬，刀槍劍戟遠自數十丈外已明晃晃地閃動着慘人的寒芒。

當先一人，手握水綠大旗，旗幟上繡着一個巨大的「戰」字。

這是戰旗，戰旗幫的戰旗。

戰旗幫幫主「長沙神魔」盛北樓，係長沙十六大小幫會總盟主，五年前在岳陽樓火併姑蘇第一大幫的「銅牆鐵壁陣」，苦戰八個時辰終獲艱苦勝利，自始名聲大噪，威震長沙。

繼戰旗幫十六騎人馬後，黃鸝道再傳急馬蹄聲響。

那是五騎人馬，並無旗幟，只有五面黝黑的鐵盾，五把黝黑的長刀。

這五人，來自黑水窩。

黑水窩位於梁山泊以北三十里，地勢比梁山泊更險要，近十年來，一直都是「黑五義」后氏兄弟盤踞之地。

后氏昆仲，年齡由三十五歲至四十五歲，老大「黑太歲」后一夫，老二「黑君子」后一言、老三「黑天神」后一見、老四「黑秀才」后一藏、老五「黑旋風」后一徹，除了並稱為「黑五義」之外，亦被稱為「黑衣五判官」。

既是強盜，亦是判官。

更是刀法如神的一流高手。

戰旗幫幫主盛北樓，初會「黑五義」。

識英雄者重英雄，盛北樓在馬鞍上拱手為禮：「五位當家，久仰

了！」

「黑太歲」后一夫把黑鐵盾拍向自己的胸膛，沉聲道：「翡翠城竟生鉅變，后某痛心疾首！」

語聲未落，戊樓徑那邊又來了一批人。

這一批人，人人額紮白布，個個一身白袍，芒鞋白襪。

這批人所發出的聲音，細碎而頻密。

他們沒有騎馬，只是用兩條腿趕路。

但在每一個人的腰間，都插着一面神主牌！

每一個神主牌所述之名字，並不相同。

有些述寫：

「千塔孤魂主第十一代傳人孤血殺靈位」。

有的述寫：

「白鷺門掌教展羽居士靈位」。

更有些述寫：

「死老虔婆吾妻至愛并阿嬌靈位」等等……

赫然正是辰州「喪門堂」的「喪師殺手組」！

二十一個白袍殺手。

二十一個恍目驚心的神主牌！

全都苦嘴苦臉，人人如喪考妣，個個目露悲痛可怖狠毒兼而有之的殺機。

沒有人知道這一組殺手的頭領

是誰。

只知道這二十一個人既已離開了辰州，就再也沒有活着回去的打算。

這是喪門堂的傳統規矩。好一支哀兵……

然後，是聖賢路上再起風雲。十六個紅衣少女，每四人扛着一頂花轎，每一頂花轎裏都有一個新娘子。

每個新娘子在花轎上，都用一塊紅色繡花彩巾蒙頭。

扛轎的少女都很漂亮，但這些新娘子是否更漂亮迷人，卻沒有人知道。

看似喜氣洋洋，但怎會四個新娘子一起出嫁的？

一般人定必莫名其妙。

只有喪門堂最清楚這些新娘子的來歷……

喪門堂，白袍白布，終年到晚都哭喪着臉。

但這些女子，卻永遠都是熱熱鬧鬧，喜氣洋洋的模樣。

這些新娘子真的要嫁人嗎？不，她們不是要嫁人，而是要殺人。

每當花轎抬動的時候，這些用蓋巾蒙在頭上的「新娘子」就一定要殺人！

她們是江湖中最神秘幫派之一，名為「合登」，就是婚禮。

上文提要：

皇甫一香與蕭逸飛同舟往江陵，途經巫峽，一陣浪過船翻，二人落入江中，竭盡心力幸而無恙爬上岸，借住農舍棲身，等待翌春船期再上路，二人經此一段時間相處，漸生感情。皇甫一香誠心勸諭蕭逸飛改邪棄殺手行業，蕭逸飛內心感動。永福總鏢頭王重銘押送一批價值連城寶物，驚動了黑道上鐵船幫等人……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龍虎雙雄

守諾救鏢頭 妬忌生暗嫌

田尚飛吳鈞劍一拉，扣住王重銘之九環寶刀，王重銘掙脫不開，掙得金刀「噹」亂響，他又驚又慌，田尚飛叫道：「快制住他！」他若說快殺他者，十個王重銘的腦袋都已落地，偏偏他要制住他，那大漢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下手，不由怔了一怔。

就在此刻，屋內忽然有人打了呵欠，罵道：「是那些不長眼的毛賊，在外面吵得人家睡不着覺？」話未說畢，窗戶推開，探出一個猥瑣骯髒的腦袋來。

田尚飛不由自主抬頭望過去，一望之下，不由魂飛魄散，三柄飛刀離其胸前不足尺半，所幸他十分機智，反應敏捷果斷，立即棄劍伏倒！可惜依然慢了一步，右肩上被一把飛刀牢牢地釘上！與此同時，那大漢已發出一聲慘叫，黑夜之中，聽來格外恐怖！

那人又道：「噢，怎地有這許多人？老夫只剩六把飛刀，如何夠用？」說畢又射出六把飛刀來！

這次雖然有了準備，但那斯斯暗器手法十分高明，仍有兩名大漢中招！

熊大圭大怒，罵道：「糟老頭，與你無關的事，你不必多管，否則連你也殺了！」

那老頭哈哈大笑，道：「老夫已一大把年紀，尚未聽人說過有人

敢殺我！嘿嘿，老子不殺你，已是你的福氣了！」言畢將窗子關上。

此刻，岳秦嶺憑其飛刀手法已認出這「老頭」便是蕭逸飛所扮，一顆心方安定下來。

屋子旁邊便是一條小巷，岳秦嶺和王重銘拚死都衝不進小巷。田尚飛邊包紮傷口，邊道：「你們幾個人進去，守在巷內，看他怎樣逃！」

幾名大漢應了一聲，魚貫進入小巷，不料一進小巷，便傳來幾道慘呼聲。熊大圭不由大怒，喝道：「弟兄們，給老子進屋去，把裡面的人全給我殺光！」

七八名大漢提着兵刃衝了進去，只見那四名兄弟躺在地上，或中劍或中飛刀，無一倖免。大漢頓覺自腳底升起一股寒氣，戰戰兢兢地慢慢走前，然後分散戒備，其中三個站在大門前，互相打了個眼色，一齊向大門撞去！

就在此刻，大門突然打開，那三個大漢收不住步，撞了進去，又因驚恐，互相推撞，緊接着便是一陣慘叫聲！

小巷裡的大漢尚未定過神來，大門又「砰」地一聲關上，那五個大漢面面相覷，雙腳如千斤重般，再也移動不得。巷外的熊大圭不斷叫罵，那五個人才慢慢移動步子，向

以派人調查！

「放你娘的屁！明天才調查，你說什麼屁話！」

周北城冷笑一聲，道：「原來熊幫主平日仗義，其實也是欺善怕惡之輩，害怕『天殺星』，却拿小弟來出氣！真是英雄啊英雄！」

蕭逸飛喝道：「俺要睡覺了，你們吵完了沒有？到底退不退？」

話音未落，長箭已離弦而出，「嗤」地一聲響，射中一個欲閃進小巷的大漢，那長箭穿背而出，大漢一聲不響，便仰天而倒！

這一箭又急又勁，充分顯示出蕭逸飛之功力，把下面的人嚇了一跳。熊大圭聽見弦響聲，不由抬起頭來，只見蕭逸飛已搭上第六支長箭，依然對着自己。他心頭吃驚，不由自主地退後，他一退，岳秦嶺大發神威，一刀結果了其手下性命！

他退後，田尚飛也相繼退後，抬頭道：「兄弟，你在上面以長箭傷人，不算英雄，可否下來，大家憑真實本領分個勝負？」

「你知道俺有點傻頭傻腦，要欺侮我？哼，這次俺才不上當！你們幾十個人打兩個人，也不是英雄！你叫他們都走開，咱們兩個就在下面決鬥，你敢不敢？你若不敢的，便不要吹牛皮！」忽然提高聲音道：「你們到底退不退？」他手臂

大門走去。

當他們靠在一起時，背後那棟屋子的窗子突然悄沒聲息地打開，有人自內灑出一蓬鋼針。

「哎呀」聲音不絕於耳，窗子又已關上，猛聽熊大圭大聲罵道：「你們都死了不成？還不進去幫忙？衝不進去，不會放火燒麼？真是飯桶！」

窗子又再打開，自內射出幾把飛刀！鋼針不能斃人命，飛刀可就不同！這一來，殺傷力大增，未死的都急忙撤出小巷。

另一屋內的蕭逸飛又換了一副臉容，爬上屋頂，拉弓搭箭，他手法極快，一連三箭，射殺三名大漢。第四支因為下面的人都有了準備，就射不中了！但他立即站了起來，第五支箭對準了熊大圭，道：「俺師父說，你們若不退，便叫俺將你們全放倒！」

熊大圭在其長箭的威力之下，頭皮發炸，鋼刀威力大減，岳秦嶺此刻方可喘一口氣。

田尚飛問道：「你師父是誰？」

「俺師父叫『天殺星』，他有个原則，最討厭被人打擾，受人威脅！你們再不退，惹火了他老人家，可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熊大圭轉頭問周北城：「老周，你可知此屋主人是誰麼？」

周北城道：「這個小弟明天可

一展，長箭離弦，直向田尚飛的胸膛射去！

此箭破空之聲更加急勁，只嚇得田尚飛忙不迭後退！就在此刻，熊大圭忽然舞刀向屋頂躍起！他粗中有細，估計對方射了此箭，再取下一支箭時，有一個空隙，他有把握，趁此機會躍上屋頂！

不過他估計錯了！蕭逸飛經過嚴格及刻苦之訓練，尤其他在速度方面，更是痛下苦功！熊大圭脚尖尚未沾及屋頂，蕭逸飛的箭已射出！

「叮」地一聲，箭鏃恰好射在鋼刀上，熊大圭只覺一股大力傳來，將自己帶後，竟跌了下去！他雙腳剛落地，蕭逸飛又一箭射來。熊大圭猶有餘悸，忙不迭退後。

「你們誰還敢來？」他又一箭射出，直取一名大漢，那漢子揮刀撥不開箭，登時中箭倒地。

田尚飛忙向熊大圭打了個眼色，熊大圭惡狠狠地道：「退！」那些大漢登時如潮水般撤退，連周北城也帶着手下散了，眨眼間退得一乾二淨。

岳秦嶺抱拳道：「多謝蕭兄相助。」

蕭逸飛含笑笑道：「剛才岳兄心裡一定在暗中罵我！我既然答應你，又怎會食言！」

王重銘亦忙致謝，道：「壯士

大恩，敝鏢局上下均感，他日王某必隨敝東家，親到府上拜謝。」

蕭逸飛大笑，道：「你們謝什麼？能否離開江陵，如今還是未知之數哩！你以為他們已撤退？嘿，相信他們正伺伏在四周！皇甫姑娘還在裡面呢！兩位快進小巷！」

蕭逸飛先躍進巷裡，敞開一扇大門，率岳秦嶺及王重銘進內。

皇甫一香不吭一聲，引他們三個由後門出去，後門有一條狹道，可連通好幾戶人家，最後停在末端那一戶，打開了門，四人閃身進去。

王重銘道：「真是好地方，你們認識戶主的？」

蕭逸飛道：「幹咱們這一行的，這方面的能力比一般人強多了，都是剛相識的。不相識又有何干？他認識我的銀子就行！」

岳秦嶺問道：「下一步該如何走？」

蕭逸飛反問：「你們知道尚有多少，對王總鏢頭的『紅貨』有興趣？」

岳秦嶺道：「據岳某所知道，尚有一個『金沙幫』的人也來了，不過人數好像不多，最怕他們聯合起來，就棘手了！」

「經過剛才那一役，他們摸不

準咱們有多少人，聯合的可能很大！據我所知，由外地趕來的人還有不少，就算出了江陵，到江夏一段路，還是寸步難行！」

皇甫一香問道：「王總鏢頭，小女子斗膽問一句，你保的到底是什麼值錢的東西，惹來這麼多人覬覦？」

王重銘苦笑道：「老實說，王某也不知道，因為敝東家交代過，貨主收貨不看裡面的東西，要看包裝，故此包裝必須完好。換而言之，不能拆！」

蕭逸飛道：「此事必然十分秘密，相信貴局所知的人亦有限，為何會傳得這麼廣？」

王重銘嘆了一口氣，道：「有關此事，王某心中的疑團，相信比諸位還多！是次回去之後，也得跟敝東家好好談一下。」

岳秦嶺道：「此事不好再討論，目前還是先離開這裡再說！」

「好，請先更衣易容，此時天已亮了，請皇甫姑娘先去備幾匹馬，然後到東城外等候，蕭某先出去溜達一下，了解四周情況。只是咱們身上的銀子全丟在江裡，買馬的銀子，只好向兩位伸手了！」

岳秦嶺看了王重銘一眼，王重銘只好解囊，交了兩大錠銀子給皇甫一香。蕭逸飛道：「不夠！再加兩錠，咱們要好馬，還要買些暗

器，總不能咱們自己掏包讓你家東主賺錢！」

王重銘訕訕一笑，這才再掏出兩錠銀子。他待只剩岳秦嶺時才不好意思地道：「這四錠銀子，回局子裡以後，恐怕敝東家未必肯報賬！」

岳秦嶺怒道：「那虧賺了不少錢，還這般吝嗇，你又何必替他賣命！」

王重銘搖搖頭，一副難言之狀，岳秦嶺也不多說，先替他易容，待他倆都弄好之後，方見蕭逸飛又回來，手上還有十來個肉包子。先吃了再說，今天可能有好幾場惡鬥，沒有東西下肚不行！」

三人各自吃了四個包子，蕭逸飛還留着幾個，準備給皇甫一香。王重銘問道：「老弟，外面的情況到底怎樣？」

「他們都埋伏着，不過我出入沒引起他們的注意，但若他們跟『三斧幫』那些地頭蛇合作，一見到扎眼的人，恐會露出馬脚，是故必須立即行動！」

岳秦嶺道：「外面的情況，咱們不了解，還是由你發號施令！」

蕭逸飛笑笑，道：「那在下便不客氣了，還是在下先走，兩位分開出去，在東大街的江陵酒樓門口集合，再出東城門，一切要快！他看看攔在桌子上的弓箭，

道：「這副弓箭很好用，可惜一帶上便要露餡！走！」

* * *

江陵酒樓在江陵不算一流，因為已很舊。但正因為舊，燒的菜特別地道，知道的人也多。此時正是吃早飯的時候，店外車水馬龍，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蕭逸飛等了一陣，在附近買了些食物，見岳秦嶺和王重銘走過來，暗中使了個眼色，便向東城門走去。

一路上，蕭逸飛都暗中留意四周，未見有扎眼的人，他仍不放放心，蓋人太多，他也怕看走眼。東城門眨眼即至，蕭逸飛頭也不回地出了城門，遠遠已望見一座樹林，便快步走過去。

那座樹林不小，長得又密，蕭逸飛進林不見皇甫一香及馬匹，暗吃一驚，忍不住呼叫起來：「皇甫姑娘！他邊叫邊往林子裡走去。」

一直至走腹地，方見樹下拴着四匹駿馬，他一抬頭，便見到樹葉中露出一張臉來，乃含笑道：「還怕妳沒到哩！」

皇甫一香振衣躍下。我怕來的不是你，是以躲了起來。喂，買馬的錢還剩了兩錠銀子……」

蕭逸飛不等她說畢，便道：「留起來作費用！」

「這個如何使得，這不是做生

意！」

「人家是在做生意，咱們用性命保護他，只拿他兩錠銀子，已經便宜了他！你可知道，我早把身上的錢全買了暗器和這些包子，如今真應了一句：身無分文啦！啊，妳先吃包子吧！」

皇甫一香的肚子早餓了，也不客氣，接過包子便吃，吞下兩個包子才道：「剛才我經過兵器舖，又替你買了一把硬弓，一匣箭，還有一大堆暗器，都掛在馬鞍上！」

「好！」蕭逸飛忽然着起急來：「噢，怎地他們還沒到？快去看看！」他拉了兩匹馬，首先由來路走去。

走至邊緣，蕭逸飛已聽到一陣兵刃碰撞聲，他忙放下馬韁，伏在樹後探首窺望，一看之下，不由吃了一驚，事實不幸被他猜中了：「三斧幫」、「鐵船幫」、「飛舟幫」和「金沙幫」竟然聯合起來，也不知他們如何發現喬裝了的王重銘及岳秦嶺，此時正圍着他們強攻！」

蕭逸飛連忙轉身對皇甫一香耳語一陣，皇甫一香立即上馬，催騎出林，緩緩向東城門走過去。由於她是女子，又對着城門不徐不疾地走着，並沒有引起那千人之注意。待到得跟前，她才猝然發難，先灑一把鋼針，再將長劍抽出來，喝道：「攔劫商旅，無耻之至！」

她秉承乃父之武功，出手極快，一開始時，還因缺乏江湖經驗，有點顧忌，漸漸便見凶狠辛辣起來，連傷數人。

熊大圭道：「臭丫頭不知死活，先收拾你！」他本受了傷，此時率人將皇甫一香圍住。

皇甫一香得蕭逸飛面授機宜，利用馬速，不待他們合圍，便換了個方位，氣得周北城哇哇大叫：「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先殺了臭丫頭的坐騎！」

就在此刻，林中又衝出一匹沒鞍的馬匹來，馬兒極快，瞬間衝至人叢中！

原來蕭逸飛藏在馬腹下，以雙腿勾住馬背，待至近處，雙手連揚，發出十數把飛刀，射傷了六七個人。忽見他又翻身鞍，飛刀再度出手，又傷幾個人。待熊大圭改變方向奔向他去，蕭逸飛雙腿一來馬腹，急馳而去。

馬兒馳出十來丈，一個轉身，又向人叢中衝去，却見蕭逸飛搭箭拉弓。眾江賊心頭均是一沉，蓋這種硬弓長箭威力極大，誰都不敢輕視！

「嗤！」長箭挾風離弦，直向「金沙幫」副幫主楊嘯江射去！楊嘯江聞得風聲，連忙轉身揮刀擋格，長箭蘊力極強，「嗤」地一聲響，只震得他虎口作痛！長箭吃他一撥，

餘力未衰，居然射進他手下的左脅！

與此同時，岳秦嶺見機不可失，左手摸出一把飛刀，用力向他拋出！雙方距離既近，楊嘯江又背向着，待他聞得風聲，匆忙閃避，已來不及，飛刀插在他右後肩！

周北城見蕭逸飛長箭離弦，立即飛身撲過去。蕭逸飛雙腿用力抓馬腹，馬兒吃痛竄出，周北城那一刀砍在空處，他尚未直起身來，蕭逸飛第二支長箭已至，由其後頸進去，從喉頭穿出來，登時斃命！

四幫聯手，人數佔了絕大優勢，岳秦嶺和王重銘更是囊中之物，眼看「紅貨」即將到手，不料讓蕭逸飛及皇甫一香一陣衝殺，不但死傷了十多個幫眾，連主將也一死一傷！形勢立即轉變。

蕭逸飛見人越來越多，來不及搭箭，他當機立斷，條地自馬上躍了起來，左手一揚，兩把飛刀脫手，接着將長劍抽了出來！

眾人只道他會落在地上，不料他脚尖落在馬鞍上，借力平射，向熊大圭飛射過去！

這一着氣勢如虹，嚇得熊大圭亡魂喪膽，忙不迭閃開，順手抓了個手下，向前推去！

他用力極大，蕭逸飛勢猛，這一劍若刺進其手下的胸膛，入肉必深，長劍一時之間抽不出來，他便

有機可乘！不料他不知道蕭逸飛是名出色的殺手！殺手對殺人之一切方法，比任何人都清楚！

只見蕭逸飛左腳猛地落地，身子一搖，卸去力道，左掌擊出，將那名漢子震飛，右手長劍趁勢刺出，把另一名呆若木雞的大漢的腦袋斬落於地！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似乎事先已料到般，做來如同羚羊掛角，完美之至，其間氣勢、力道、應變、腰力、腿力、眼力缺一不可。連一向心高氣傲之岳秦嶺在旁邊看見也不得不喝了聲采，心中忖道：「這斯殺人之本領真有一套，我是決計比不上他的！」

蕭逸飛得手之後並沒有停下，他人如穿花蝴蝶般，見縫揚針，拳打腿踢，身飛劍舞，如虎入羊羣，予取予求，一口氣傷了七八個人。一直衝殺至皇甫一香跟前，替她解了圍！

皇甫一香忙催馬前進，居高臨下揮劍衝殺。熊大圭發出一聲短嘯，城門內又湧出二三十個大漢，他道：「看你們還有多大本事，有一種便將咱們全殺光！」

蕭逸飛叫道：「師妹，師父叫咱們鋤強扶弱，咱們就做一齣好戲給他老人家看看，讓他早點批准咱倆出師！」此話無疑吐露了一個消息：他倆師父就在附近。

田尚飛昨夜肩膊中了飛刀，本來站在一旁吶喊助威，此時見狀，抽出吳鉤劍來，叫道：「兄弟們，快將他們解決了，以免夜長夢多！咱們能讓煮熟的鴨子再飛上天麼？」

羣賊喊罵一聲不能，鼓起餘勇再度上前，蕭逸飛見狀又道：「師妹，你快去請師兄來助陣，快！否則這兩個人可保不住了！」

皇甫一香揮鞭催馬欲衝出重圍，田尚飛狡猾，見她比較幼嫩，便帶了七八名大漢急追。「誰有飛刀？借幾把給俺！」

皇甫一香依計劃，伏在馬背上急馳，將對方的人拉掉一小部份。蕭逸飛殺至岳秦嶺旁邊，高聲問道：「兩位壯士無恙？」

岳秦嶺會意，也裝作不認識，道：「多謝賢兄妹相救，咱們無恙！」

「那就一齊殺出去吧！」四個幫會四名主將，一個已死，二個受傷，只餘一個熊大圭是倖免的，其他主將的武功都暫不如他，三人一起聯手，便慢慢殺開一條血路。

四幫幫眾死傷漸多，鬥志漸失，許多人稍為抵擋一下便緩緩退後。只見皇甫一香去而復返，帶着兩匹空馬，蕭逸飛再回身殺過去，躍上自己騎來的馬兒。四人先後上

馬之後，急馳而去。回頭一望，地上血漬斑斑，躺着一三十具屍體，熊大圭等人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四人策馬急馳一陣，將江陵遠遠拋在馬後，王重銘才道：「多謝兩位再一次救了王某，真是感恩不盡！若非兩位相救，王某今日必死無疑！」

蕭逸飛道：「總鏢頭不必掛齒，在下因答應了岳神捕，自當盡力！今日能脫險，也是老天爺相助，若是一出城門，連我也被包圍，則別說脫險了，連在下這條命也得賠進去！」

岳秦嶺道：「也幸虧皇甫姑娘買了馬，否則也逃不脫！」

皇甫一香付道：「岳師兄始終不肯面對現實，不肯承認蕭大哥的功勞！」當下道：「買馬是小事，小妹一切行動均是依照蕭大哥之指示，是故岳師兄應該多謝蕭大哥才對！適才他冒險衝進人羣，幸好吉人天相，否則千軍萬馬之中，着了暗算也絕不奇怪！」

蕭逸飛忙道：「姑娘不必為難神捕！他只視在下在贖罪而已，且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既然我已答應助他，此便成為義務，何須多謝！」

岳秦嶺被他倆說得滿臉羞慚，忽然高聲道：「你們以為岳某是個不知好歹的人？蕭逸飛殺人便該

死，但他救我只是對我個人有恩，大丈夫理該公私分明！」

蕭逸飛道：「在下並沒有說神捕公私不分，岳兄不必生氣！」

岳秦嶺一本正經地抱拳道：「蕭兄幾番相救，此恩此德，岳某畢生難忘，也望我有生之年，可以報答！所謂大恩不言謝，但點滴恩情均在心頭，蕭兄諒能知我心！」

蕭逸飛在馬上回禮道：「岳兄言重，在下不懂什麼恩義，只重信諾，也跟你一樣，最重公私分明！」

皇甫一香拍手叫好，王重銘却有點摸不着頭腦，不知他倆在弄什麼玄虛！

蕭逸飛道：「廢話只到此為止，前路茫茫，說不定尚有不止敵人，鑑於今次的教訓，咱們還是分開走，萬一有事，還有個照應！」

此說眾皆同意，當下岳秦嶺和王重銘稍為落後幾步，先由蕭逸飛及皇甫一香放馬急馳在前。岳秦嶺望着他倆背影，心中不由升起一股酸意，暗道：「岳某那方面不如他？怎地偏他有此艷福？老天爺真不公平！」

岳秦嶺暗生妒忌，不料蕭逸飛根本沒有談情說愛之心情，他不斷催馬前進，希望將意欲攔截的人拋在後面，更恨不得插翅飛抵江夏，

是故沿途上不說半句廢話。

岳秦嶺和王重銘見他倆跑得快，亦不敢怠慢，亦步亦趨跟在後面二三十丈。不明內情者，尚以為他倆欲追殺前面那兩騎哩！

「飛舟幫」及「鐵船幫」等幫會既已收到風聲，附近地方的其他組織，料亦有所聞，是以蕭逸飛一路上認定必有人攔截，連場惡鬥在所難免。不料到黃昏時，江夏城已遠遠在望，居然一路順風，不過亦已人疲馬乏，不管如何，抵達江夏，成功率已臻九成。

蕭逸飛和皇甫一香由西門進城之後，便在一旁等候。俄頃，岳秦嶺和王重銘亦已抵達。王重銘下馬問了路徑，便轉入大街，往沈府馳去。

沈百福是江夏地區之首富，其人家，江夏人罕有不知者。但奇怪的是沈府並不堂皇巨大，跟一般富商甚有分別，甚至連門口也沒有石獅子，也許這便是沈百福成功之處，錢全用在刀口上，也不出風頭！

四人抵大門後，王重銘上前敲門，蕭逸飛和岳秦嶺仍然一副監視戒備之神情，抽出兵刃，站在其旁。半晌，大門為一老蒼頭拉開，王重銘說明來意，老蒼頭含笑笑道：「四位快請進，有話見了敝家主，人再說未遲！」

四人幾乎不約而同地道：「請老人家帶路。」

老蒼頭引他們到大廳，又吩咐丫頭送茶，然後到內堂通報。「四位請稍坐，老爺在書房，老奴這就去請他。」

老蒼頭去後不久便回來，背後跟着一位衣着簡便，身材頗長，年約五旬的男子來。「這位便是我家老爺！」

沈百福的樣子實與一般富翁不同，外表還帶點書卷味，是故四人均是怔了一怔，然後方長身行禮。沈百福拱手道：「四位遠來辛苦，請坐下再說！」

賓主坐下，沈百福未待王重銘開腔，便取出一封信來，道：「此乃李財佳侄兒前天派人送來的信，着沈某交給總鏢頭，請先展開再說！」

王重銘連忙撕開箋口，匆匆閱之，臉上神態十分複雜，一副哭笑不得之態。他看後將之交給岳秦嶺看，蕭逸飛也探頭過去。

信之內容十分簡單：

重銘兄台鑒，見字之後，請即回局子裡，是次多得吾兄將敵人引開，弟方能將紅貨交給物主。見面再謝，又及，若仍有人要交出紅貨，可將弟交與兄之盒子打開，讓他們看個清楚，料對兄有好處也，肅此。

嘆，不敢在黃鶴樓留下半隻字。

三人居高臨下，滾滾長江似一條白帶，在脚下流過，對岸漢陽茂盛之樹木，歷歷在望，脚下鸚鵡小沙洲，萋萋青草，全在眼簾。三人但覺心胸為之一寬，連日來之煩悶及劇鬥後之疲乏，一掃而空。

皇甫一香輕嘆一聲：「古人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實在至理名言，難怪莘莘學子，許多都喜邊遊邊學。」

蕭逸飛道：「上次我路過此處，因有生意在身，錯失良機，幸喜今番彌補了，否則終生遺憾。」

岳秦嶺不愠不火地道：「去年在下亦路過江夏，可惜俗務在身，亦未克飽覽雄姿秀色，幸好這次未敢錯失良機。」

蕭逸飛冷冷地問道：「去年岳兄任務在身，大概是奉命要緝拿蕭某？」

岳秦嶺還以顏色：「去年蕭兄尚未有此份榮耀！」

蕭逸飛長長一嘆：「蕭某之榮耀來得何其遲哉！」

皇甫一香忙道：「你倆作甚？面對美景，尚能唇槍舌劍，真教人佩服。」

岳秦嶺與蕭逸飛索然，道：「咱們下樓去吧！」三人下樓走到岸邊，登上渡船，到對岸去。黃鶴樓在武昌，歸元禪寺却在對岸之漢陽鎮。

弟李財佳頓首。

蕭逸飛看後，不由脫口罵道：「這李財佳真不是東西！若非王總鏢頭遇到咱們，早已死了！既然盒子裡沒有東西，他應告訴總鏢頭，萬一性命危在旦夕時，還可以打開來解釋！」

沈百福不明所以，連忙詢問之，王重銘遂將情況告之。沈百福聽後亦不值李財佳之所為。岳秦嶺問道：「請問沈老爺，李財佳與你是何關係？」

「他是內人外家的一位遠房侄子，想不到這厮爲了賺錢，這般缺德，若害了總鏢頭，他這罪孽有多重！」沈百福稍頓即道：「此事日後沈某自會處理，四位遠來辛苦，料尚沒吃過晚飯，沈某立即吩咐下人開席，今夜四位無論如何也得在寒舍過夜，沈某尚有話要跟岳神捕聊聊！」他立即吩咐丫頭去準備。

賓主交談了一下，下人已把晚飯備好。「匆促之間沒有什麼好菜，請包涵！」

菜餚用料不算上等，但配備齊全，烹調得法，四人連番惡鬥，路上只吃乾糧，此時精神鬆弛，胃口大開，把那些菜吃得乾乾淨淨。

沈百福甚是高興，道：「諸位若對寒舍廚師的烹調手藝欣賞，何妨小住幾日？」

王重銘忙道：「在下急着回去

覆命，明早便告辭！」

「那請四位先回客房洗個澡，稍候再到沈某書房聊天！」

沈百福甚是健談，他非武林人士，是故與岳秦嶺談些辦案的軼事，直至二更方送客人回房。

王重銘報然地道：「三位，王某真的不知道敝東家有此安排，幸虧三位沒有受傷，否則王某更加難以心安！」

蕭逸飛道：「咱們不怪你，不過你那位東家實在不是東西，若我是你，這次回去之後便辭職不幹！」

岳秦嶺道：「總鏢頭不必介懷，咱們並無怪您！」

「不管如何，三位之大義，王某五內俱感！他日有機會，千萬要讓王某做個東，好好酬謝一下。」

蕭逸飛不耐煩，揮揮手先進房去了。

沈百福在早飯過後，見他們堅持要告辭，便每人送了一些銀子給他們作路費，四人推辭不得，只好接受。

出了門，王重銘問道：「諸位去何處？」

皇甫一香搶着答道：「咱們想在江夏遊玩一下再走，到此不去黃鶴樓瞻仰一番，有如空手出寶

山。」

王重銘抱拳道：「如此王某先走一步。」

王重銘走後，岳秦嶺問道：「師妹，你真的想去黃鶴樓遊覽？」

蕭逸飛道：「此處除黃鶴樓外，尚有歸元禪寺、古琴台等古蹟，頗堪一遊，岳兄若無急事，何妨作伴同遊？」

岳秦嶺心中暗罵：「這厮一定是偷偷跟師妹約好……也不知他倆在何時何處約定的！」他心中有氣，本想拒絕，奈何又有點捨不得師妹。轉頭望去，但見皇甫一香目光充滿着期待，他心念一轉，便道：「好呀，反正愚兄沒有急事要辦，便順道遊覽一遍吧！」

那黃鶴樓矗立在大江江畔，十分雄偉，樓高數層，三人拾級而登，但見白牆上寫着那首唐朝崔顥名作：「黃鶴樓」七律詩。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字跡龍飛鳳舞，看其墨色，料是後人手筆。此詩膾炙人口自有其理，情景交融，由古而今，由遠而近，長江煙靄沉沉景色，以及附近地形風景，躍然紙上。傳說當年詩仙李白看了此詩之後，也拋筆三

歸元禪寺歷史悠久，在佛國中頗有地位，禪寺佔地甚廣，最著名的是寺內的五百塑金羅漢，每尊高三四尺，五百羅漢有五百個造型，表情神態無一相同，兼且栩栩如生，成為歸元禪寺鎮寺之寶。傳說有一年，長江發大水，洪水浸滿漢陽街道，家家戶戶以門板作交通工具，毀家無數，然洪水居然過不了羅漢堂的門檻，由是善信來參拜者更衆，香火更盛。

三人中只皇甫一香看得津津有味，岳秦嶺心中忖道：「羅漢若真有靈，為何天下尚有這許多犯罪者逍遙法外？」

蕭逸飛則暗道：「俺殺了不少人，來此地方心頭難受！」當下兩人都到外面花樹下等皇甫一香。

岳秦嶺低聲問道：「蕭兄尚想當殺手？」

「蕭某尚未最後決定，岳兄仍想緝捕我？」

「那得看你是否仍要作惡。」

「岳兄之意乃既往不咎，只端今後？」

岳秦嶺不吭聲，半晌又道：「小師妹毫無江湖閱歷，就像一張白紙般。」

「在下知道，是以處處保護她。」

岳秦嶺略為提高了聲音道：「岳某之意不是這點。」

蕭逸飛故意問道：「岳兄用意何在，為何不敢明言？事關你師妹之前途，千萬不要矯情。」

岳秦嶺沉聲道：「在下之意是請蕭兄遠離她。」

「岳兄這是什麼意思？上次在長江上，若在下遠離皇甫姑娘的，她早已溺斃在江中了，是故，岳兄說話前可得先三思。」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下不希望你教壞了她。」

「放心，在下除了以殺人爲業之外，其他方面相信都不比岳兄差。」蕭逸飛輕輕一嘆：「就算在下不想接近她，她若喜歡親近在下，蕭某也沒辦法。」

「一般的交往無所謂，但……但你的如意算盤是打不响的，皇甫伯伯會讓他女兒……跟一個臭名昭彰的殺手來往麼？」

「那倒未必，皇甫前輩若跟岳兄一樣心思，他一定會告訴在下，用不着岳兄操心。」

岳秦嶺怒道：「蕭逸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岳兄不必惱羞成怒，我知道你喜歡皇甫姑娘，但又不敢向她示愛，是以要阻止在下跟她來往。」蕭逸飛似笑非笑地問道：「不知在下有沒有說錯看錯？」

岳秦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正不知如何反擊，忽聞皇甫一香的聲

音傳來：「你倆為何不高興，咦，你們又在嘔氣？囉囉囉，小裡小氣，完全不像男人！」

蕭逸飛道：「在下那敢跟神捕嘔氣，妳千萬不要誤會。」

皇甫一香道：「不管你們如何嘔氣，小妹子肚子餓了，咱們先去吃飯，下午再去古琴台、禹王吹遊覽，如何？」

岳秦嶺沒好氣地道：「吃飽飯愚兄便送師妹回家，妳這次出來，可有告知令尊？」

「當然得到家父之同意，否則小妹子敢出來？」

「令尊是否知道妳出來找蕭逸飛？」

皇甫一香一怔，隨即不悅地道：「岳師兄這是什麼意思？江湖上不期而遇，幸得蕭大哥照料相救，小妹子爲無甚不對。」

岳秦嶺氣勢登時弱了，尷尬地道：「愚兄不是這個意思。」

蕭逸飛笑嘻嘻地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皇甫一香道：「小妹子知道你看不起蕭大哥，不過小妹子覺得他殺人爲業當然不好，但其他方面比很多俠義中人做得還好！小妹子又說回頭，還有你這位神捕，若不是他仗義相救，都早已死了，給你這麼一說，小妹子也沒了遊興，下午便回家去。」

岳秦嶺忙陪小心：「愚兄恰好要去皖境辦事，路上不安靖，讓愚兄陪你。」

皇甫一香不置可否，帶頭走進一家飯店，一口氣點了六七道菜，菜色雖然不錯，但三人都似沒了胃口，皇甫一香索性拋下箸，叫小二會賬：「不吃了！」

岳秦嶺忙陪着她，又扶她上馬，馳了幾步，耳際聽見馬蹄聲，回頭一望，却是蕭逸飛，他沉下臉來道：「蕭兄，你不用去做生意賺錢麼？為何跟着咱們？」

蕭逸飛悠悠地道：「岳兄真善忘，在下與皇甫姑娘是鄰居，我要回家不算犯法吧？多謝神捕保護咱們回家！」岳秦嶺聽後，爲之氣結，却又作聲不得。

由江夏去皖中巢湖，本可走水路，至蕪湖才上岸折北，如此既舒適又快捷，但岳秦嶺堅持走旱路，皇甫一香水性不佳，加上有了上次在巫山遇溺之經歷，猶有餘悸，他也不堅持，她回首道：「蕭大哥，回巢湖之後，請你教我水上功夫。」

「能有機會指點皇甫姑娘，乃蕭某之榮幸！」

岳秦嶺輕咳了一聲：「油腔滑調，師妹，愚兄水底功夫也不錯，還是由我來教你吧！」

「你公務纏身，豈可因私廢公？小妹不敢。」

岳秦嶺低聲道：「那厮十分狡猾，師妹可得提防。」

皇甫一香道：「你可知小妹子為何要教我水性？那是希望經過相處，能化解其戾氣，打消他重操舊業之志。」

岳秦嶺心頭如放下一塊大石，點頭道：「原來師妹有此用意，愚兄倒是錯怪妳了！」

皇甫一香杏眼一睜，反問：「師兄錯怪我什麼？」岳秦嶺支吾應之。路上指點江山，要停便停，要走便走，要快便快，要慢便慢，倒也快活逍遙，只是岳秦嶺和蕭逸飛不時會以言詞互相諷刺一下對方。

如此走了半個月，終於到了巢湖，皇甫一香道：「蕭大哥，你家已被燒毀，不如到寒舍住幾天吧！」

岳秦嶺道：「方便麼？妳不怕皇甫伯伯反對？」

皇甫一香道：「家父絕對不會反對，何況家裡有空房，有何不便？」

蕭逸飛大聲道：「在下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三人到了皇甫雪家，只見廳裡坐着三位漢子，年紀最大的已逾六旬，最輕的也已有五旬出頭。皇甫雪見他們三人進來，微微一怔，道

：「一香，你帶他倆先到客房休息，稍候爲父再叫你們。」

皇甫一香一向對父親十分敬畏，心裡亦料他們在談大事，不問一句，便帶他倆到客房。她道：「客房只有兩間，外面尚有客人，先委屈你倆合住一間，兩位最好在房裡，不要出廳。」

蕭逸飛道：「這個咱們曉得，姑娘不必擔心。」

皇甫一香自己也回了臥室更衣，岳秦嶺問道：「蕭兄可認識那三個人？」

蕭逸飛搖搖頭道：「在下向來不愛多管閒事。」

「不，在下只是問你們三個是否巢湖人？」

「未見過。」蕭逸飛言畢和衣躺在上道：「你們幹捕快的，好奇心特別重。」

岳秦嶺亦隨他躺在另一張床上，蕭逸飛問道：「你不是說有公務在身要辦麼？」

「岳某自己會安排。」

房內陷入一片沉默，過了許久，皇甫一香方過來，道：「岳師兄，家父請你出去，有事跟你商量，請蕭大哥繼續休息。」待岳秦嶺出去之後，她又探頭問道：「蕭大哥，你喜歡吃什麼菜？小妹子準備弄晚飯了。」

蕭逸飛道：「咱們一齊去買菜吧！」他一躍下床，皇甫一香欣然答應。兩人到菜市場，買了好多菜，蕭逸飛道：「你那三位叔伯也一齊吃飯吧！要不要買酒？」

「爹藏了許多酒，不必買，他們應該會留下來吃飯。」

兩人回家，見那三人仍和皇甫雪及岳秦嶺在低聲商量什麼，一見到他倆進來便停住，蕭逸飛一顆心登時懸起，沉思道：「莫非他們在談論我？」他只想了一下，隨皇甫一香進灶房之後，便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皇甫一香在灶房是一把好手，平日父女倆的生活都由她料理，但想不到蕭逸飛居然亦做得頭頭是道，使皇甫一香驚異不已。

兩人分工合作，邊做邊談，很快便把飯燒好，皇甫一香炒菜，蕭逸飛又做湯，忽聞皇甫雪的聲音傳來：「丫頭，不必煮太多，晚上只咱們四個人吃飯！」

皇甫一香只道自己聽錯，訝然問道：「爹，那四個人吃飯？」

「爹，你，你岳師兄和蕭老弟。」

岳秦嶺探頭看了幾眼便又退出去。皇甫雪道：「岳賢侄，你把桌子收拾一下。」

過了一陣，皇甫一香開始把菜端上去：清炒菠菜、黃燜雞、麻辣肉丁、油爆河蝦、鹽水毛豆、肉末

炖蛋，還有豆腐鰱魚湯，放滿了一桌。皇甫雪道：「快吃，老夫一見便垂涎三尺了！」

「爹，你怎地這般饞嘴？」

「哈，妳不在家，爹一個人嫌麻煩，不是吃饅頭燒餅，便是做點簡單的麵條，這幾天幾曾吃過這種好菜，丫頭，把爹藏在床底下的酒拿出來。」皇甫雪老實不客氣，先動起箸來。

蕭逸飛和岳秦嶺待皇甫一香替他們斟了酒，坐了下來才動箸，皇甫雪滿懷高興，忍不住老王賣瓜地道：「小女做的菜還可以吧？」

「爹，你不怕人家笑話，這其中有幾樣是蕭大哥做的。」

皇甫雪驚奇地道：「哦，你還會燒菜？」

「胡亂湊合，若還能進前輩肚子的，晚輩明天專誠替你做幾個好菜。」

皇甫雪笑笑：「不急，有機會自然會讓你表演的，來，老夫敬兩位一杯，唉，長江後浪推前浪，老夫老矣，今後武林是你們年輕人的了。」

「晚輩常聽人謂，廉頗七十歲尚能上陣，且飯量奇大，前輩比廉頗年輕，為何反覺得老了？大概是家裡坐得太久了，晚輩建議前輩，應該保持每年到外面跑一趟。」

上文提要：

「溫柔雙劍」等大鬧羣雄，「溫柔雙劍」兄弟倆見寒雪飽淫慾，寒雪兒認定難逃此劫，決心自刎，霎時眼前出現了蕭越救駕，並擊斃淫蟲兩兄弟。蕭越慰問寒雪兒時，來了冰清，冰清質問蕭越是否移情別戀，為何不去「蘭花教」救妹妹玉潔，提起玉潔，蕭越無限相思湧上心頭……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身份難明白衣客 武林腥風從此生

正要開口說話，猛聽一聲高呼：「霸王盟盟主「孤堡」蕭越駕到！」

西南邊的開口處，走入一行五人，為首一人一襲黑色勁裝，身披黑色披風，左邊一名黃衫女子，右邊一名白衣女子。

那正是蕭越等人！

蕭越率眾坐在了東南面，因為與主席正對的席位被那明白衣怪客所佔據了。

蕭越奇怪地打量了一眼白衣怪客。

之後，他轉視韓威雲，笑道：「韓威雲，你想不到我功力會恢復吧？相信你沒有忘記我會說過的話。」

西邊席位上的羣雄又紛紛議論着。

韓威雲道：「我當然不會忘記！不過，只怕你沒有這個能耐。」

蕭越道：「咱們不妨走着瞧！」

江雲楓似乎覺得受了冷落，開口道：「韓威雲，今日本盟也要與你算總賬！」

韓威雲滿不在乎地道：「不妨事，本座召集此次大會就是這個目的，咱們依武林規矩決鬥一場，勝者為王，敗者為臣！」

「好一個「勝者為王，敗者為臣」，老夫倒要見識一下！」一條人

影奔到場中，只見他白髮銀鬚，一臉傲色。

韓威雲驚道：「大魔囚」楊暮雲？」

「好小子，眼光不錯嘛！老夫已有四十年沒涉江湖了，居然還有人一眼便認得我。韓威雲，老夫此來之目的，想來你心中應該是很明白的囉！」

「不錯，」韓威雲道：「你是爲了外孫蕭文之死……」

「韓威雲！」蕭越急聲道：「你殺了我大哥蕭文？」

韓威雲道：「一點不錯，「孤堡」與本教有深仇大恨，老夫自然不會放過他。今日你也要步蕭文之後塵。」

「大魔囚」楊暮雲道：「很好，你果然是越兒，你大哥這個仇是非報不可的。韓威雲，老夫倒要見識見識你的武功。」

「憑你也配與本教教主比武嗎？」一名老者從韓威雲身後掠出。

「哼，老小子也敢在老夫面前猖狂。」

楊暮雲挾怒而來，出手毫不留情。

他雖年事已高，但功力仍然極為精純，出手便是殺招，果然不愧四十年前與「孤堡」第六代堡主蕭劍白齊名之人。

那位總壇護法與楊暮雲交手不足二十招，便斃命於楊暮雲的掌下。

蕭越此時武功雖高，對楊暮雲出手的招式却十分佩服，心中暗忖：「想不到外公的武功這般精純，絲毫沒有老邁之感，出手時分寸拿捏之準，當世實已難再找出幾個這樣的高手了。」

蕭越有此想法，韓威雲又何嘗不如此想呢？

韓威雲略一沉吟，緩緩站起來步出席位走入場中。

他知道「幽靈教」中雖高手如雲，單論個人武功能勝過楊暮雲的人，也只有他自己能夠了。

楊暮雲冷笑道：「小子，老夫就知道你要與老夫較量一下才行，派那些徒子徒孫來，實在是送死。」

韓威雲神色不動地道：「楊暮雲，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四十年前你能够稱威江湖，所向無敵，四十年後，本座要你埋骨於七星坪，去見見你那外孫蕭文！」

楊暮雲怒道：「你當真殺死了他？」

韓威雲道：「你若不信，稍時你自己去閻羅殿瞧瞧！」

楊暮雲口中怒叱一聲，雙掌急攻而出，掌風狂嘯，飛沙走石。

「好掌力，且看本座的『劫月寒刀』神功！」韓威雲口中說着，雙掌已緩緩迎了上去，說時緩，其時快如閃電。

掌力相碰，並未發出通常的那種轟然聲，兩條人影倏地凝立不動，楊暮雲額上汗如雨下，頭頂白氣蒸騰。

「不好！」蕭越心中暗驚，身形快速掠出，就在此時，楊暮雲悶哼一聲，身形一連退了七、八步，腳步剛剛踉蹌的站穩，臉上已是一片煞白。

韓威雲身形如附骨之蛆，快速閃電，追擊而至，雙掌連環拍出！

但他快，蕭越則比他更快。

蕭越身形一掠即至，左掌橫隔，右手五指齊揚，暴射五道銳勁無比的指力。

韓威雲心頭一驚，身形隨掠向一旁，不敢輕攔其鋒。

蕭越一把扶住楊暮雲，道：「外公，你老沒事吧？」

楊暮雲苦笑道：「『劫月寒刀』果然厲害！老夫一世英名盡付流水了。」

韓威雲聞言大笑道：「本座的『劫月寒刀』神功世無所匹，以你楊暮雲又怎是本座敵手？」

他語聲微微一頓，目光巡視全場，朗聲接道：「各位朋友，大家有目共睹，本座的『劫月寒刀』神

功，如果有那位還想一試的話，儘管下場，若是無人敢與本座匹敵，那就得尊本座為天下至尊「武林盟主」……」

「你在做夢！」江雲楓穩步走出席位，站在韓威雲面前道：「我『武林盟』與你『幽靈教』勢不兩立，想做『武林盟』主還得經過老夫！」

韓威雲淡淡一笑，道：「江盟主，對於上次毀滅貴莊之事，本座甚感抱歉，這筆賬本座隨時可以候教……」

「住口！」江雲楓怒極道：「在下爲『武林盟』盟主，就要爲六大門派和武林正義人士謀利，你『幽靈教』一年來爲禍武林，『武林盟』有義務剷平……」

「江盟主！」韓威雲道：「武林之中本來就是弱肉強食，我『幽靈教』出道江湖也是憑本教的實力。一年來，的確是得罪了不少武林朋友，不過……」

韓威雲說到這裡，目光一掠不遠處的蕭越和楊暮雲，接着又道：「江盟主，如果本座沒記錯的話，那蕭越的父親蕭廷深是死在你那致命的一刀之下的，我『幽靈教』與你『武林盟』同『孤堡』蕭越之間可都有無法了結的血仇。本座以爲與其你我兩方相鬥，倒還不如聯手共同對付『孤堡』蕭越。」

韓威雲這後面的話全是以「傳

音入密」之術說給江雲楓聽的，故而場外羣豪沒有一人聽到這一席話。

江雲楓怔了半晌，驀地劍眉陡揚道：「蕭越確是我『武林盟』的大敵，不過貴教也同樣是本盟之敵，你我雙方想要化敵爲友，那是比登天還難。不過，本盟可以暫不與貴教作對，但也不會與蕭越爲難，無論你們雙方中那一方勝，本盟都要全力對付之。」

江雲楓同樣以「傳音入密」告訴了韓威雲，隨即朗聲道：「本盟爲天下蒼生計，希望貴教放下屠刀，否則本盟絕不姑息，請教主最好三思！」

江雲楓說完，轉回座位坐下。他突然退出場外，引得羣豪揣測紛紛，不知他與韓威雲談了些什麼，居然慨然退場。

韓威雲目注江雲楓坐了下去，心中暗道：「好個奸猾的江雲楓，居然來個壁上觀，却要我與蕭越拚個你死我活，便想坐收漁翁之利。哼，待本座收拾了蕭越，再找你算賬！」

韓威雲一念至此，遂轉頭步向蕭越道：「蕭越，想不到你居然解了『天陽化魂草』的劇毒，的確令本座佩服。」

蕭越見楊暮雲傷勢已趨平穩，遂命人扶了下去。

這一場屠殺，該是二十年來武林中最大的一次戰役了。

可是，誰會想到更可怕的屠殺還在等待着他們？

也許，真是武林末日來到了！也許……

* * *

身在高處幾多愁，英雄無言枉費心。生至死時多少志，到時看劍可無情？烽烟再起武林日，萬相俱滅劍獨行。數盡前朝英雄事，江湖逐鹿可有心？劍問蒼天情何物？劍傷未復又見卿。別時已難聚更難，道是無情却有情。天下有誰知恩怨？此生虛度亦未明。有仇無仇一齊休，傲遊天地無愧心。莫把此情空拋却，又負佳人相思情。

江湖風雲多變幻，武林爭霸幾時停？這個極大的土包堆在這片草地之上顯得極不協調，而土包上的黃土也顯得很爲觸目。

這是個人工堆成的土堆。在這種荒僻的所在，人工堆成

的這種大土堆的作用十之八九便是土墳。

不錯，這的確是一座墳，而且還是一座很大的墳，裡面埋葬了五百餘名武林高手，確實一些說，是五百多位「幽靈教」中的高手。

這是「幽靈教」再現江湖以來，傷亡最爲慘重的一次戰役——七星坪之戰！

這一戰，由於「幽靈教」教主韓威雲在大戰開始前便身受重傷，使得「幽靈教」中高手一開始便心理上輸給了六大門派及一千江湖高手。又由於韓威雲在大戰之際撤走，帶走了教中一流高手，使得餘下的「幽靈教」中弟子在武功上也不如對手了。

這一戰的結果，便是這荒僻的七星坪上，多了那一座黃土堆成的巨塚。

其實，任何一個人都無法逃脫化爲一抔黃土的命運，只是每一個入都有自己的途徑罷了。

有道是傷敵一萬，自損三千。六大門派及江湖高手在這一戰中雖大獲全勝，但是也傷亡很重。

武林之中紛爭頻繁，大戰時有，小戰不斷，每一個武林中人過的都是刀尖舔血的生活，誰也無法保證自己能夠終老一生。

但是，却仍有許許多多的人投身到武林中來。

其實人類的社會本就存在着弱肉強食，生存的鬥爭，只不過在江湖之上表現得更爲充分、尖銳而已。

剛下過一場小雨，青草猶自蒼翠，草上滾動的水珠，不時閃爍出道道光芒，像大地的眼睛。空氣略有些潮濕，並帶着縷縷泥土的氣息。

很靜！連一聲鳥鳴也聞不到，更使本就荒僻寂靜的七星坪又增了幾分幽寧。

在那黃土塚之前，站着三名素衣少女。

爲首一人雖淡妝素抹，仍無法掩飾她那撩人的成熟美。

三人已站了好一會了。

倏地，那爲首的女子輕嘆了一聲，俯身捧起一抔黃土拂灑在墳頭，她身後的兩名少女立時也做了同樣的舉動。

這位爲首的婦人輕聲道：「小藍、小梅，咱們走吧！」

聲如鶯啼，嬌柔中有幾分剛強。

兩名侍女模樣的素衣少女緊隨着婦人而行，蓮步移動之間，居然沒讓半點露水沾上裙邊！

三女漸行漸快，穿過草地，很快便來到了大道旁。

三女倏然止步，因爲眼前的景象令她們不得不止步。

旋，急拍向韓玉華的心口！

韓玉華臉色一變，斥道：「下流！」

話音中，纖掌一翻，迎了上去。

「砰」然一聲，江龍飛連退三步，韓玉華同樣退了三步。

江龍飛見狀，心知自己功力尚差韓玉華一籌，適才這一掌，江龍飛是全力搶攻。

而韓玉華則是被動迎接，未盡全力，如今結果是平分秋色，自然韓玉華的功力略勝於他一籌了。

韓玉華正待反擊，猛聽慘呼，她心頭一驚，轉頭頭去，正見小梅身形緩緩倒下，小藍大叫「梅姊……」呼聲中，小藍身形掠起，長劍直向紫薇刺去，顯然心存拚命之念。

韓玉華見狀，却大吃一驚，她知道小藍武功差對方太多，這一招勢必不能成功，身形立時飛掠過去。

半空中，一股勁道撞來，韓玉華情知這是江龍飛從身後襲來的劈空掌力。

危急之時，韓玉華心中鎮靜，身形倏然一折，直墜而下，毫釐之差，避過了那記掌力。

就這般一耽擱，小藍已遭不測。

紫薇在小藍飛身撲來之時，身

原先等在這兒的幾名轎伕此刻已橫屍路邊，而留下護轎的兩名侍女也同樣慘死。

素衣婦人凝立半晌，才道：「什麼人這麼殘忍……」

「在下！」一條人影瀉落在婦人身前，接口道：「韓姑娘可還認得我嗎？」

他話未落，又有一個人閃到他身旁，和他併肩而立，是一對夫婦！

素衣婦人目光凝注在男人臉上，似乎想起來似的，道：「你可是江雲楓之子江龍飛？」

「不錯。」男子應聲道。

他的確是江龍飛，他身旁的婦人則是他新婚的妻子——紫薇。

他們兩人自少林寺被「幽靈教」攻破後，江龍飛又再度受了毒傷，幸被紫薇所救，此後兩人一直相伴在一起，情意日深，終於結合。

此番江龍飛帶着紫薇離開山居，再次踏入江湖。

江龍飛本想尋訪爹爹的下落，哪知一年來武林形勢又發生了劇變，六大門派會同武林中人一舉毀掉了「幽靈教」在各地的分壇，圍困了作爲「幽靈教」總壇的武當山，江雲楓身爲「武林盟」的盟主，自然也在武當了。

江龍飛夫婦本擬赴武當，不想途中遇上了「幽靈教」教主的女兒韓

形也同時掠起，僅越過小藍，這擦身的剎那，她手中的長劍已然劃出！

小藍閃避不及，慘呼一聲，墜落地面，氣絕而亡。

韓玉華心內大痛，今日她這四名隨身侍女全都是她從小調教出來的，平時待她們如同親妹妹一般，想不到今日全都喪身於敵手。

韓玉華嬌叱一聲，身形撲向落地未穩的紫薇。

紫薇身形未穩，不願硬接韓玉華這一招，身形急掠開去。

但是，韓玉華身形在空中連翻數翻正落向紫薇，同時袖底暴射出一道劍芒刺向紫薇！

紫薇沒料到她突然出劍，猝不及防，這一劍正中她右肩，若不是她閃避了一下，她此刻的右手必然被廢了。

但饒是如此，這一劍亦深達數寸，傷勢不輕。

江龍飛見狀急怒攻心，暴喝一聲，飛身撲來。

韓玉華一劍傷敵，立時飄閃開去，見江龍飛撲到，短劍立時劃出！

江龍飛身形突然掠起，寶刀出鞘，快逾閃電，直劈向韓玉華，這一刀去勢如虹，快到不能再快。

韓玉華見狀，快到不能再快。但，她仍慢了半分，刀鋒劃過

玉華，便追跡至此。

江龍飛雖與韓玉華僅見一面，但已記住了她。

韓玉華冷聲道：「江龍飛，虧你還是正道中人，一向自居俠義，今日竟然對毫不會武功的轎伕下了殺手，難怪有『辣手』之稱……」

紫薇微哼一聲，接道：「妳不必在此假慈悲，人是我殺的，我一向並不自居俠義，與龍飛並無關係。」

韓玉華淡然一笑，向江龍飛道：「想不到你居然有這樣的妻子，可惜你的俠名也將蕩然無存……」

「住口！」江龍飛斥聲道：「在下可不是來聽芳駕教訓的，識相的，就隨我們夫婦去見我爹……」

「哼，真是大言不慚！」韓玉華身後的一名素衣少女冷哼一聲，長劍出鞘，劃過一道弧形，直刺向江龍飛！

江龍飛臉不改色，寶刀帶鞘，橫隔而出，左掌奇幻無比地襲向素衣少女。

素衣少女似乎沒料到江龍飛的這一掌來得這麼快，於是急忙側身出掌。

江龍飛嘴角帶笑，左掌快速無比地搭上了自己的寶刀，右手發力，寶刀出鞘，刀光閃出，一聲嬌呼，素衣少女踉蹌向後退了四、五步，臉色蒼白。

她的左肩，虧她見機得早，閃避及時，否則此刻已身首異處了。

江龍飛一招得手，不容韓玉華喘息，寶刀連環攻出，正是江雲楓成名絕技「閃電十八式」！

十八式，一刀比一刀快，讓人眼花撩亂。

韓玉華新傷未治，不敢硬接，身形快速閃避，每一次都從刀鋒邊緣閃過。

她暗忖道：「想不到江龍飛武功精進得這麼快，他夫人裹傷之後，必然前來助戰，到時只怕我無法對付他們夫婦兩個。」

她心念未了，行動上不由緩了緩，腰上立時被劃了一刀，這一來，形勢更不利於韓玉華。

韓玉華猝然出劍反擊，迫得江龍飛連退數步，韓玉華並不追擊江龍飛，身形向後掠去，身形才起，紫薇也飛掠而至，長劍直削過去。

韓玉華身在空中，根本無法閃避，她猛一咬牙，手中短劍也刺了過去。

半空中傳出兩聲悶哼，韓玉華和紫薇都摔在地上，韓玉華胸口一道七寸餘長的劍傷，深達一寸有餘，而紫薇亦受重傷，短劍刺中了她的腹部，劍鋒入肉三、四寸。

江龍飛見狀呆了呆，立時揮刀直劈向重傷倒地的韓玉華，此刻韓玉華身上三處傷勢都極重，手中的

短劍又留在了紫薇體內，對於江龍飛這一刀已無法閃避了。

江龍飛寶刀揮下，「噹」的一聲，却被一柄長劍隔開，只見眼前多了一名十歲有餘的童子，這童子絲毫不給江龍飛喘息的機會，手中長劍怪招頻出，將江龍飛逼退了五、六步。

童子倏然收劍，掠回，抱起韓玉華飛掠而去。

江龍飛不由恨聲道：「便宜了妳！」

回身抱起紫薇，目光觸及短劍，大是心痛。

紫薇喘息道：「龍飛，別這樣，替我把短劍拔出來！」

江龍飛猶豫了一陣，終於伸手握住了短劍劍柄，猛然拔出。

紫薇大叫一聲，疼昏了過去。

江龍飛急忙從衣上撕下布條，先點了傷口處的穴道，又用布條把傷口紮緊。

望着昏迷不醒的紫薇，心道：「我必須給小薇找個大夫，但願那一劍沒有傷及內腑。」

江龍飛這般想着，立時便抱起紫薇，大步而去……

如果說七星坪上的黃土堆不像一座墳的話，那麼，這裡的這座墓修建得却是別緻。

墓前，一塊石碑聳立着，上

書「蕭門寒氏雪兒之墓」。

在韓玉華與江龍飛生死相搏時，蕭越一個人來到了這座墓前，靜靜的凝立着。

蕭越臉上一片肅穆，眼眶中噙着晶瑩的淚花，他沒有說話，只是站着，一動也不動。

也許，他心中太過於沉重，或者是他自我感覺到對寒雪兒有所虧欠，他無言可語。

這份悲苦，自七星坪之戰以來，一直壓抑着蕭越。

蕭越漸漸地覺得，他眼前的景象逐步模糊起來。

驀地，他發出了一聲嘆息，就在他嘆息的同時，他身後也傳出了一聲長嘆。

蕭越轉身一瞧，是楚香雲！

「越哥，雪兒妹妹已經離開我們了，你不要再自苦下去了，好嗎？而你也應該明白，還有許多事等你去……」

蕭越臉色依舊，目光漠然地望着楚香雲。

蕭越道：「雪兒對我情深義重，為我犧牲了一切，可是我却什麼也沒有給過她，我辜負了她。」

蕭越心裡極為難過，含淚又道：「唉，當我發現我虧欠她太多時，已是無法回報了。」

楚香雲哼了一聲，道：「難道雪兒妹妹為你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就是為了得到你的回報嗎？如果你這麼認為，那你真是辜負了她一片真心！」

蕭越身形一震，問道：「為什麼？」

楚香雲道：「雪兒對你情意深切，並不是要你給她什麼回報，她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發自真心，出於至誠，所求的不過是你心中能夠存着她，可是你心中有過她嗎？重視過她嗎？」

蕭越漠然垂下了頭，他自問沒有重視過寒雪兒，否則當初他不會棄雪兒與冰清於不顧，隻身返回中原的。

「是的，冰清沒有說錯，我對她與雪兒都沒有認真過，可是我內心却一直認為對她有情，唉……」

蕭越內心默默地細想。

楚香雲見狀，柔聲道：「越哥，你承認並不愛雪兒，是不是，可是你為什麼又要說心中有她呢？」

蕭越目光閃動，道：「妳知道……」

「我知道，雪兒和我談過你們相識的經過。越哥，你老老實實告訴我，當初你之所以對雪兒說你心中對她難捨，是不是只因爲雪兒的容貌才這樣說？」

蕭越見楚香雲鄭重其事的模樣，慨然道：「我也不知道究竟是

怎麼回事。」

楚香雲欲言又止，久久，她嘆息了一聲，道：「越哥，你心中是不是真的有我？」

蕭越驚聲道：「香雲，妳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妳懷疑我對妳的感情嗎？」

楚香雲沉吟片刻，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的確很擔心，我怕妳忘不了韓玉華！」

「妳說什麼？」蕭越張大眼睛道：「韓玉華？我怎麼會懷念她呢？難道她害我不夠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蕭越氣呼呼地道：「那是什麼意思？」

楚香雲道：「她已爲妳生了個兒子，妳……」

蕭越驚疑道：「妳怎麼會知道？」

楚香雲嘆然道：「如果我不說，你是不是要瞞着我？」

蕭越啞然半晌，道：「我不會瞞妳，只要有時間，我會告訴妳，可是七星坪會聚，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一樁接着一樁，我一直沒有空閒時間對妳說……」

他話聲微頓，接道：「香雲，這件事妳是如何知道的？」

楚香雲道：「七星坪之會前，你去追一名侵入白馬寺中的白衣人時，我也跟上去，那白衣人便是

韓玉華，她對妳說的話我都聽見了，後來我又跟着你們去了那幢木屋，我從窗子處看見了妳和妳兒子。」

楚香雲不自然地笑了笑，又道：「當時我看見妳那副慈懷之情的流露，我就知道，妳和韓玉華之間的關係不可能徹底割斷的。越哥，孩子是無辜的，我希望妳能原諒韓玉華……」

「不可能的！」蕭越斷然道：「我和韓玉華已是恩斷義絕，即使有遙兒在，我與她之間的關係也不可能復合的了，在我的心目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妳，我不能犧牲我和妳之間的感情。」

楚香雲見他臉上神情十分堅定，不由道：「越哥，妳當真這麼在乎我們的感情嗎？」

「當然！」蕭越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道。

他有些激動地接道：「香雲，妳必須相信我，我已經不能失去妳了，知道嗎？我已失去了玉潔，我不能再次失去妳，否則，我將無法承受精神的打擊。」

楚香雲只聽得淚水從眼中湧出，這淚水不知道究竟是喜，還是憂？

蕭越輕聲道：「香雲，我們回去吧！」

楚香雲輕輕拭去腮上的淚水，

點頭笑道：「我們走！」

兩人併肩回到了白馬寺……

蕭越自從七星坪之會後，一個月來一面療傷，一面遣人在江湖中廣佈眼線，查探形勢，對江湖中所發生的事了然於胸。

同時，重建「孤堡」的工作也已開始進行。

但是，在「孤堡」建成之前，這白馬寺將作為「孤堡」的暫時總壇了。

蕭越和楚香雲才回到大殿，就見堡中堂主級的高手及「霸王盟」中的各位首要已在殿中聚集等候了。

龍天南一見蕭越，立時臉帶笑容地迎了上來道：「堡主，妳可回來了，我正打算派人去找妳呢！」

蕭越劍眉一揚，問道：「什麼事？」

「遠香閣主」接口道：「最近本盟弟子查獲，『幽靈教』最後一個分壇華山分壇已被『武林盟』剷除，眼下『幽靈教』僅剩一處武當總壇了。」

接着又道：「『武林盟』的人馬現在已經包圍了武當山，通往武當山的各條通道全都廣佈高手監視，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份子進入武當山。」

余莫塵滿臉笑意地道：「咳，這一回可有好戲瞧了，只等『武林

盟』與『幽靈教』拚個兩敗俱傷，那時，本盟再動手定能獲得全勝。」

蕭越在居中的位子坐下，目光閃動，掃過殿中羣雄道：「『武林盟』勢力雖盛，但也不可能短時間內掃除『幽靈教』六大分壇及三十五處小分舵，這裡面只怕有蹊蹺。」

他語聲一頓，轉向龍天南道：「龍伯，妳有沒有派人查探那位神秘白衣人的下落？本座認為，『武林盟』的戰績中有他一份功勞。」

龍天南道：「屬下派人查過，只是一個月來，這白衣人音訊全無，根本沒在江湖中露過面，不過……」

他說到這裡時，利住了話頭，也許他是要考慮後面的話要不要說出來。

蕭越追問道：「龍伯，不過什麼？」

「哦，不過屬下曾接過一個消息，說是『武林盟』向『幽靈教』泰山分壇發動進攻前，泰山分壇已被人殺得雞犬不留了，現場沒有任何痕跡，不知道是什麼人幹的。」

龍天南這一席話說出來，令殿內羣雄皆震驚莫名。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和本初從陵墓出來，即與百來個韃子兵匯合，他如統領一聲令下，大軍直奔西陵堡，這一切被來如風看個清楚。和本初稱「西域巧匠」原來是個陰謀，來如風急要救出被困陵墓中人，尤其是他的席美姬，便決定要追蹤和本初回來，臨走時卻來了寒山公主包成玉，她是專程來找來如風的，一見面，便要主動獻身……

文圖 去病飛 霍可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風如來嘯虎



忙駕救義仗盜俠 二堡滅毒狠韃子

「殺！」
「殺！」
和本初緩緩的騎馬進去了！他只進去不過五六丈遠，忽然他撮唇發出一聲尖銳的口哨聲！

隨之就見他「噲」的一聲拔出一把二尺半長的彎刀，人已飛落在馬下了。

「殺！」

「啊！」

「不好了，不……」

開堡門的人還沒回過意來，已被和本初砍死在堡門下，傳話的漢子急走了三步，已被和本初從腦後一刀劈死在地！

太狠了，附近有人往堡內跑，一邊跑一邊叫：「不好了，韃子兵殺來了！」

叫聲不比在附近躲藏的大批兵馬的蹄聲響亮！

馬蹄聲已傳進西陵堡內了！

萬子才吃驚的吼道：「有大隊人馬！」

站在廳廊上的「快活鏢」郭正也道：「堡主，有大隊人馬前來呀！」

此刻，和本初並不急於往堡內殺，他揮大刀緊守西陵堡的大門！

他打開了西陵堡門，放入人馬，西陵堡就慘了！

這正是突如其來堡的攻擊，是萬子才也想不到的！

* * *

「殺！」

「殺！」

鐵蹄之聲震天價响，韃子們掄動着手中的彎月刀直往西陵堡內衝殺來了。

西陵堡的大廳上已聞到了喊殺聲，萬子才抖着三環砍刀厲吼如虎：「兄弟們，殺韃子呀！」

「殺！」

西陵堡的人本來就是要出發往老爺嶺去的，如今只有出刀幹上了！

韃子兵個個十分驍勇。

七王座下的人馬都凶悍！

大批人馬衝進西陵堡，灰蒼蒼的暮色中，只見寒芒激射，鮮血迸現，哭喊叫罵此起彼落。

韃子們只一衝進堡內，只要是人，不論大小男女，見到便砍，行近便殺！

西陵堡的人也回殺，雙方便狠幹上了！

* * *

第一個奔進西陵堡的人當然是和本初！

第一個接近西陵堡大廳的人也是和本初！

西陵堡堡主萬子才只一發現和本初，便一個箭步攔住和本初的去路。

萬子才咬牙叱道：「可惡哪！」

另一面，西陵堡的殺手郭正、

馬足以踏平西陵堡！

是的，西陵堡的老弱婦孺已震天價的狂叫了！

萬子才咬牙道：「個狗東西來如風，他不該把你這老狗救下，害得我……」

是的，來如風救過和本初，但來如風也不知道和本初竟然是七王府的外總管，而且武功一流！

就在萬子才的話未說完時，和本初已冷笑道：「萬子才，你錯了，即使沒有來如風那小子，老夫又豈是任你的人宰割的？只怕早出手收拾你的人了！」

萬子才狂吼一聲，和身撲擊而上，三環大刀狂斬如電，便聞得「噹」聲連七响！

他便也立刻覺出這和本初果非弱者！

江湖上能接他七刀斬的人不多，而和本初不但接下他的七刀斬，而且還抽腿旋踢，那正是韃子們善於摔跤中的鉤絆倒絕活！

萬子才閃身半回身，一掌拍出，打得和本初半條腿發麻，而他的彎刀更佈出一張光焰罩過去了。

這二人惡戰在大廳前，殺得天昏地暗，西陵堡中的火也熾烈了。三十多個韃子兵在屋內找人了。

另外二十多人往堡外追殺，西陵堡不少女人往堡外逃，有一半被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過來了。

「和總管！」

「快攔殺這老小子！」

兩個韃子兵架起和本初往外衝，七個韃子兵便把萬子才圍上了。

萬子才身上還在流鮮血，如今又被這些韃子兵圍上，如果他沒受傷，他是不懼怕的，但此刻可就不一樣了。

萬子才出刀四邊攔阻，他的背上又挨了一刀。

萬子才以為今夜死定了。

便在這時候，突然有一條人影如鷹隼般的飛落下來，這人只一落在地上，「噹」手上的鋼棒連着响。

連着「梆梆」响不停。

棒子每响一下，便有人發出「啊啊」叫聲。

圍殺萬子才的七個韃子兵，有五個橫躺在地上，還有兩個頭骨硬，挨了棒子便往外逃。

大廳上一時間靜下來了。

萬子才便在猛抬頭間看清了來人。

來人是……不錯，來如風到了。

來如風早就到了，當西陵堡起火的時候，他就到了西陵堡後面的斜坡上瞧。

來如風越想越不是味道，韃子兵殺人不眨眼呀！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和本初並不急，他相信他的人

絕，一旦挨上一掌，吐血那是平常的事！

韃子兵雖是官家人，殺人放火就是匪，七王爺欲殺盡江湖人，這一手太毒了。

來如風潛到大廳附近，正遇上萬子才要挨刀，他便毫不遲疑的出手了。

* * *

來如風奔到跌坐在地上的萬子才身邊。

「嘖嘖，萬堡主呀，你這一回可傷得不輕。」

萬子才一見是來如風，不由吼叱道：「這些不都是拜你所賜呀！」

來如風道：「得，這時候便長話短說也免了，萬堡主，我扶你快找個地方去躲躲。」

萬子才道：「我的西陵堡完了呀！」

來如風道：「不算什麼，咱們漢室江山已淪入異族八十多年了。」

萬子才道：「我的親人們……」

來如風道：「快呀，找機會報仇才是真。」

萬子才幾乎老淚縱橫了。

西陵堡中有暗道，來如風扶緊了萬子才，那萬子才手指後院，道：「快往後院走！」

暗牆下。

萬子才伸手推邊牆，果然露出一個地道口，來如風一見便不怠慢，急忙把萬子才推到地道中。

「萬堡主，你快快躲起來，我還要去看呢。」

萬子才道：「來老弟，咱們這不是做噩夢吧！」

來如風道：「你就當它是一場夢，一場不愉快的夢吧，萬堡主，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我走了。」

來如風轉身又奔回前面，他忽然聽得有人吼叱：「不見了，跑了，快找！」

來如風一聽就知道是找萬子才的。

他低聲一笑，暗中跟着十多人了西陵堡大門口。

來如風一見那場面吃了一驚，這時候西陵堡被火燒得幾乎一片灼熱，西陵堡的人死的死逃的逃，說是血流成河也不誇張。

來如風在黑暗中望過去，只見一簇人圍着和本初。

那和本初大聲吼道：「點清人數，數數咱們死傷有多少！」

有個長袍大漢高聲應道：「和總管，咱們死了十一人，傷了二十八個。」

和本初道：「傷的人負責把屍體運回去，咱們還有八十人，上

馬！」

有人大叫：「上馬！」

和本初帶傷又上了馬，只聽他一聲厲吼：「血洗萬家莊啊！」

「血洗萬家莊啊！」

於是，和本初當先拍馬而行，他中了一掌竟然還能帶隊行軍，真令人吃一驚。

利時間，韃子兵雷一般的往西南狂馳而去。

來如風一看這光景，真還替萬家莊的萬寶山捏了一把冷汗，因為這些人太慍悍了。

* * *

前面一隊人馬是由和本初率領的韃子兵，遠遠的跟着個來如風，他為什麼跟上去，那當然有他的打算。

來如風找機會要收拾和本初了。

來如風也不忘七王陵中的五個人，尤其是陵墓中囚着席美姬。

如果此刻只有和本初一個人，來如風早就拍馬追上去揍他了。

* * *

來如風也吃驚這些韃子兵，怎麼也不歇一歇吃點喝點再趕路。

難道他們不睡覺也照樣不覺疲累？

來如風就想找地方抱頭睡一覺，但他不能。

來如風不但不能睡，他覺得應

該比這韃子兵更快的先到萬家莊。

來如風不喜歡萬寶山，更不愛「萬人迷」萬小紅，他曾聽過袁天行與席美姬二人說過，萬寶山是個心眼很毒的人物，萬家莊有弓箭手。

來如風當然也琢磨過，和本初這是速戰速決，解決太原附近的幾個江湖大豪，如果晚一步，消息傳開來，各路人物便有防備了。

來如風這是猜對了，想想陵墓中的五人，如今怕是夠淒慘可憐了，單是餓也會把人餓死。

* * *

就在距離萬家莊七十里處，和本初命人馬奔入一片林子裡。

韃子的紀律真嚴明，那麼多人馬卻沒發出聲音。

只有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出聲。

「吃喝拉尿睡，兩個時辰之後直撲萬家莊！」

沒有回應，絲絲嗦嗦之聲不斷的傳過來，仔細看，只見人吃馬也吃，人拉馬也拉，人睡了，馬也四平八穩的不動了。

不旋踵間，樹林中一片寂然，如果有人打此路經過，誰也不會知道林子裡藏著八十多名韃子兵。

* * *

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人就是來如風。

來如風心中明白，原來和本初

很會用兵，看樣子姓和的帶過兵。

來如風可不打算驚動這些韃子兵，當然，和本初這些人在林中歇息，也正好給來如風一個機會。

來如風繞著行，他要先奔上萬家莊去報信了。

他心中想得對，不論萬家莊如何的不是好地方，莊上的人不是好東西，但他們總歸是漢家兒郎。

就因為這一點，來如風便往萬家莊狂馳而去。

* * *

高粱棵子一邊，小道上行過來一匹馬，那馬上好像有兩個人。

其實也正是兩個人，一個男子坐在馬鞍稍後些，因為他懷中還斜坐著一個女子。

照規矩，那女的應該坐在男的後面抱緊了男子就行了，然而……然而而女的偏就坐在男的懷抱裡。

仔細看過去，嚙！那男的左手抖著馬韁繩，右手卻伸進女的上衣內，馬一見他手也晃，晃得女的閉上了一對美眸成一線。

為什麼眼睛閉上還是美眸？

那是因為女的偶爾還把美眸睜開了斜睨那男子一眼。

只那麼一看，便知道這女子長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

女人雙目水汪汪，這個女的柔似水，這個女的也最淫，當然，也

更喜歡男的在她的身上吐火焰。

此刻這男的就在這女的胸前揉呀揉，捏呀捏，揉捏得女子「啊啊」低呼著。

處在這種情況下，你想想，那匹馬自然是不會狂奔前馳了。

高粱地正中的那條小道附近，有個人正在挽褲帶，那個人的耳朵特別靈，他把頭一縮，因為他聽到馬蹄聲。

那當然不是大隊人馬，而是一匹馬。

漸漸的行近了。

雙方只一接近，高粱地裡站的人似是忍不住的發出「嘆嗟」一聲笑。

「哈！」

「誰？」

馬上的男子收回插在女人內衣裡的一隻「爪子」，抬頭往四下在張望。

那女的也直起身子來了。

「那一個大膽的狗東西？站出來！」

高粱地裡那人徐徐的往外站出來了。

那是低著頭的，而且還似乎掩口強忍住笑。

當那人猛抬頭，嚙，可把馬上男女二人嚇了一跳。

馬上的兩人怔住了。

來如風！

是的，那男子正是來如風。

來如風一路往萬家莊趕去，巧的是他要鬆散一下，便拉馬進入高粱棵子裡去了。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娘的，我若陰魂散了，萬家莊就慘了。」

馬上的男女二人不是別人，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是也。

這兩個人本是快馬奔回萬家莊的，萬小彩卻是在騎馬過小河的時候扭傷了，她便只有與梁上青合騎一馬了。

二人這麼一馬雙鞍，可熱鬧了。

梁上青這位花花公子乃調情聖手，萬小彩往他懷中坐而不坐在他的身後邊，於是……

於是馬也緩下來了，萬小彩便也在他的懷中扭動了。

這二人還在馬背上邊調情邊罵來如風。

梁上青罵來如風是王八蛋。

萬小彩罵來如風缺八輩子德，看人辦那事，要弄瞎他的一雙眼。

然而，這二人再也想不到會在此刻又遇上了來如風，真叫陰魂不散。

* * *

萬小彩一見是來如風，有兩個衣扣也忘了扣起來，成了真的半敞

門。

「來如風，你怎麼又來了，我不要再看你。」

來如風哈的一笑，道：「萬家二姑娘呀，還以為妳已回去萬家莊了，原來仍然在這道上亂搞男女之事呀！」

萬小彩叱道：「要你管！」

來如風道：「妳他娘的欠揍，怎麼就是不上道？」

萬小彩道：「我們一路走來，幾曾見過一個韃子兵，八成是你又在尋開心。」

來如風的臉皮一緊，他火了。

「可惡的丫頭，妳以為來某人吃飽了沒事幹呀，告訴妳不出兩三個時辰，萬家莊就完了！」

萬小彩道：「又在危言聳聽了。」

梁上青道：「來如風，你有證據？」

來如風怒道：「你娘的，你就知道搞女人，八九十名韃子兵就快殺上萬家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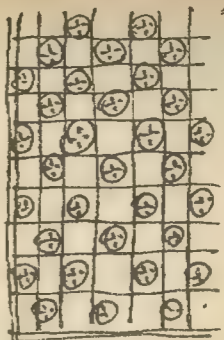
他怒視萬小彩又道：「告訴你們，西陵堡已經完了，下一個就是萬家莊。」

萬小彩驚道：「真的？」

來如風道：「不是『蒸』的，是『煮』的，娘的，西陵堡昨夜遭血洗，血從堡內流到堡門外，這會是騙人的？」

上文提要

廣仁大師出寺尋找失散二十年的雙胞女，立於十八盤嶺對天慨嘆，突然來了「巧諸葛」令狐智，提出要廣仁去殺方溫中和林浩然，方可與愛女相見，廣仁不肯，並善言相勸他改邪歸正，令狐智不聽，更以花氏姐妹要脅他，廣仁看透其賊心不改，只好破戒劈去他一臂，令狐智不甘失敗趁機以毒粉撒向廣仁，才遭廣仁殺之……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可

文圖
士飛

胭脂奴



各路英雄齊匯聚 從長計議爭戰事

年輕人道：「師父的意思……」

蒼老的聲音道：「不檢白不檢，那樣的寶刀如果落入歹人手中，倒不如咱們把它帶走。」

年輕人又道：「師父，如果咱們撿了人家東西，乾脆找個地方把他們掩埋掉，也算是報答，師父以為……」

那老者望望天，晴空萬里，烈陽高張，十幾個黑點，在頭上盤旋，不由對年輕人道：「取過刀快趕路，萬一遇上人，不是有麻煩嗎！用不着給他們找地掩埋，『天葬』也是一樣！」

年輕人一楞，問道：「什麼叫『天葬』？」

用手往天空一指，老者道：「阿根你看，『天使』已經來了，正等着咱們一走，他們就要下來收拾這兩具屍體呢！」

要知在藏邊一帶，有很多地方，人們就是舉行天葬，只要把死人抬上高原山頂之上，一放，就會引來許多禿鷹，把屍體啄食一空，人們就稱之為『天葬』，而禿鷹更有些人稱牠們為天使而不名……

叫阿根的年輕人邊下馬，邊咕嚕道：「好嚇人啊……」

就在他翻動廣仁身體，去取那把鋼刀的時候，還真的大吃一驚，不由叫道：「師父，這人未死，出

氣有聲，好像睡着了呢！」

一語引來年老的，只見他急急翻身下馬，走到峭壁邊，探手一摸，不由也奇怪道：「他連一些傷也沒有！」

年輕的阿根又道：「這是什麼，師父你看，他鬍子上全是白粉！」

年老的用手摸了一點，就着鼻子稍聞，立刻打了個噴嚏，而且還有些暈的感受！

於是，他對年輕的阿根道：「快把水壺取來！」

年輕人急忙自馬背上取出水壺，老者接過，竟毫不遲疑的澆在廣仁頭上臉上……

終於，廣仁大師一聲輕哼，悠悠自夢中醒轉來……

一聲深長又無奈的浩嘆，廣仁一柔雙目，睜開眼來，一見是一老一少二人，不由稽首施禮，道：「多謝二位及時援手，貧僧特此致謝！」

老者一指令狐智的屍體，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廣仁搖頭嘆道：「一言難盡，還請老施主明告貴姓大名。」

要知廣仁雖然剛被救醒，但他早已猜出面前二人絕非秦川幫之人，因為令狐智在秦川幫地位崇高，凡是秦川幫的人，誰人不識，如果知道令狐智死在自己手中，豈

肯輕饒自己，必然是早已繩網索綁，難以動彈了。

却聽老者道：「老夫鐵勝金的便是。」

廣仁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長安東大街老龍居金店的『巧匠』鐵勝金啊！」

老者雙眉一揚，似有幾分得意的道：「大師識得在下？」

廣仁道：「盛名遠播，遐邇皆知，巧匠手藝，不輸汴梁城老鳳祥銀樓的師父。」

廣仁還真把「巧匠」幾句話說得有些飄飄欲仙，而使得鐵勝金親出雙手，扶着廣仁站起來。

就着水壺，洗去大光頭上令狐智的血，廣仁問道：「請問師傅二人這是去那兒？」

鐵勝金一嘆，道：「盛名故然令人陶醉，如果受到盛名之累，那就令人啼笑皆非。」說着，招呼阿根準備上馬，邊又道：「大師父，你大概已經沒事了吧，告訴鐵某，你殺的是何人？」

廣仁收起寶刀，低頭看了一眼令狐智的屍體，嘆道：「他叫令狐智，也是秦川幫的巧諸葛，一生足智多謀，幹的却是害人勾當，今日也是他把貧僧逼得無法可想，才只好一開殺戒，說來也是罪過！」

鐵勝金一聽早嚇得臉無人色，道：「大師父，快走吧，僻靜無人

地方躲起來，你要知道，在這八百里秦川，要是有人提起秦川幫，肚子裡娃兒也不願出來的，什麼人不好惹，你却偏惹上他們，我老實說吧，也不知是誰在造謠言，說我鐵勝金要打造一根價值連城的權杖，還繪聲繪影的說那權杖上面鑲着十顆白果大小的寶石，十彩燦爛，光輝奪目，就等七月十五日，在這八斗山盤嶺上，由武林中人公推出一位領袖人物，那權杖就會當眾授與這位大人物了。」

廣仁一笑，道：「既然這樣，施主這是要去那裡？」

鐵勝金愁眉苦臉道：「老龍居金店，每日都有許多武林人物前去找我，每個人見到我，開口就是要看看我打造的權杖，我怎麼否認，也不會有人相信，這一陣子弄得我老漢吃沒好睡，睡沒好睡，連半夜三更還會有偷進老龍居，實在折騰得沒辦法，這才同東家一商量，何不找一找當今武林幾個有頭有臉人物打聽一下，到底是誰在開我老頭子玩笑……」

廣仁道：「這是往那條道上，找何樣人物？」

鐵勝金道：「先到中原找找『中原大俠』方溫中，因為他的那把七星劍把上，我老頭子曾替他鑲了兩顆藍寶石，彼此有過一段小小交情，問問他，也許能問出一些端倪

來！」

哈哈一聲大笑，廣仁道：「鐵施主，你這算碰對人了，貧僧知道那方施主現在何處，信得過，你就跟貧僧走。」

鐵勝金大喜，道：「方大俠現在何處？」

廣仁道：「長安城東關外的灞橋！」

鐵勝金大叫道：「我的媽呀！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我老頭子卻來個捨近求遠，尚不知人在眼前呢！」

年輕的阿根，看上去滿臉青鬚楂子，雙目清澈透亮，身材瘦高，同他的師父鐵勝金一比，那鐵勝金又矮了許多，只見那鐵勝金稍微肥胖，下顎兩層，肥頭大耳，笑起來如同笑彌勒，可惜這時候他笑不出來，所以一雙眯眯眼反倒顯得特別大。

就聽廣仁道：「日已偏西，你我快馬加鞭，也許二更以前，就會過藍關而到灞橋了。」

於是，廣仁拉過自己坐騎，一同與鐵勝金師徒上馬直馳向長安東關外十五里的灞橋。

那長安外面的灞橋有如十里長亭一般，歷來都是迎新送舊，夫妻別離，或遊子遠去道別的地方，正所謂：

「那年離去長安時，

酒淚相擁灞橋邊！

一聲低泣若早歸，

怎奈一去永不還！」

不過灞橋却也因這種揮淚送別與歡暢相會，而漸漸的興旺起來，也因此有了茶樓酒肆。

如今，廣仁與鐵勝金師徒二人到來，一不是為了送別，更不是為了迎新，所以他們的臉上，既找不出悲懺，更找不到歡暢，倒是一種哭笑不得的意味，在鐵勝金的臉上時隱時現，因為，如果他師徒不是一念之「貪」的救了廣仁大師，包不準長途跋涉的空走一趟中原！

所謂「貪」，當然是指廣仁手中的那把寶刀，雖然刀未到手，却也省却白跑一趟中原，應該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

都快三更天了，三人一路疾馳到了灞橋，老遠的，一條通往渭河的大溪，在半圓月的描繪中，像一條銀帶，顯得那麼清澈與剔透，附近小逆旅與酒館，早已打烊，四五隻高矮不一，肥瘦齊全的野狗，正在為一年兩度的性慾問題，互追互咬，而對於廣仁三人，連正眼也不瞧。

年輕的阿根往地上吐口痰道：「哦呸！二八月狗戀蛋，七月這才第一天，牠們就提前折騰起來了！」

師徒二人跟在廣仁後面，來到

一間最大的客店前面，廣仁一手拉馬，一手叩門，只聽裡面問道：「是誰呀！半夜三更的……」

廣仁早在外應道：「請問這裡住了一位姓方的或是姓林的嗎？」

裡面沒有回應，但却是急急的把門打開來。

就着燈光一看，裡面的人笑道：「果然是一位大師父，快請進！」

馬匹就拴在門外柳林下，因為這兒棧房沒有，要找棧房，甚至是修蹄刷馬溜馬，那全得到長安城去。

也就在廣仁與鐵勝金師徒二人，三人走入店內，那個揉着睡眼直打哈欠的小二，才把大門重又關上的時候，二門裡，早見林浩然哈哈笑着迎了出來。

一見是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廣仁不由雙目一睜，心中有着太多感慨，二十年前，二十多歲的武林才子，是何等的風流倜儻，神采煥發，那種江南人的文靜氣質，在他那武林人物特有的堅毅精神襯托中，顯得是那樣的瀟灑，如今，二十年後的如今，已是灰髮霜鬢，額添皺紋了。

林浩然如今看來，又與半月前在相國寺所遇，似乎又蒼老不少，廣仁在想，一個人要是憂患壓身，何止蒼老得快，想那戰國時的伍

員，在過昭關之時，一夜之間鬚髮蒼白，可知憂患中的人，是多麼的痛苦！

先是，廣仁把鐵勝金師徒二人先介紹給林浩然知道，然後又招呼小二，送來一些酒菜，打發小二先去睡下。

林浩然立刻先抱拳對廣仁笑道：「容林某先恭喜大師。」

廣仁一驚，道：「難道……」

「不錯，令媛二人在下已經找到了！」

廣仁再驚而起，道：「林大俠找到她們了？」

林浩然一笑，道：「不錯，而且我也把她們二人安置在一個安全地方，就等大師去父女相會了。」

廣仁又道：「林大俠能確定她二人就是貧僧早年失散的一雙可憐女兒？」

林浩然先讓廣仁坐下，但廣仁却激動得不能自己……

於是，林浩然道：「她們一個叫巧巧，左掌上面確有一粒黑痣，另一位叫圓圓，左耳也有一粒黑痣，二人長相雷同，俱都是花容月貌，有此一雙絕色女兒，大師應足慰平生了。」

廣仁早已熱淚盈眶，抖擻全身，連連稽首為禮！

林浩然這才笑對鐵勝金道：「林浩然這次來，也正要見一見盛名

滿天下的「巧匠」鐵勝金，想不到今晚在此相遇，可算巧合。」

鐵勝金尚未開口，廣仁早已掩不住既激動又興奮的心情，立刻搶着道：「說起來，鐵施主也算是貧僧救命恩人……」

於是，廣仁就把八斗山十八盤嶺上巧遇令狐智的事，詳細的說了一遍……

林浩然一聽，不由憤怒道：「令狐智真是老奸巨滑，竟然用這種卑鄙手段逼大師，這種人如何能容他活在世上，大師殺之是替萬民除害，這是善舉，更何況七月十五日咱們又少了一個大敵！」

廣仁嘆道：「當時貧僧在想，就算是不要我那兩個女兒，也絕不會對林大俠與方大俠二位下手的，令狐智本是個聰明絕頂之人，難道他想不到此點……」

林浩然一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令狐智就是這個樣子，因為他們秦川幫的作風，是大異正道的。」一面又對一旁驚楞的鐵勝金道：「林某首先得向鐵兄謝罪！」

鐵勝金又是一驚，他知道這些江湖中人的作風，在未明何事之前，最好靜心聽着。

心念間，鐵勝金臉色端正，雙目凝注在林浩然面上，一眨不眨，一付誠惶誠恐的樣子。

林浩然一笑又道：「一枝武林權杖，是林某要拜託你鐵兄代為鑄造的！」

鐵勝金一驚，道：「可是……可是……」

林浩然以手制止道：「鐵兄請聽林某把話說完。」只見他身子傾向鐵勝金，低而有力的又道：「從明日開始，鐵兄盡快的閉門在店中，為我鑄造一根光燦耀目，看上去價值連城，但却是虛有其表，一錢不值的三尺長鴨蛋粗的金色寶杖，十日後，林某將親往貴寶號取物，至於造價，全憑鐵兄一句話。」

林浩然此言一出，連廣仁都大吃一驚！

鐵勝金見林浩然說話認真，神色莊嚴，自也不敢多說什麼，只是連連點頭不已！

哈哈一笑，林浩然道：「如今聽到秦川幫的巧諸葛已死，林某好像突然間感到一陣無比的輕鬆。」一面舉杯道：「大家乾一杯，預祝成功！」

緩緩放下酒杯，林浩然又道：「如果林某猜的不錯，那令狐智這時候趕往八斗山十八盤嶺，必然是在勘察地形，預作準備，但他却出乎林某想像之外的竟在尚有半月之前就趕到八斗山，可見這令狐智的智謀何等機敏。」

就不怕他們不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前來這八斗山十八盤嶺了。」

林浩然一笑，道：「只要天下武林攜手合作，秦川幫再陰毒，也將不足為慮了。」

這時方溫中却舉杯對廣仁道：「大師即將父女團聚，方某先為大師祝福。」說完一飲而盡！

廣仁大師憂容含笑，也舉杯喝乾，這才緩緩站起身來，對着眾人稽首，道：「貧僧思女心切，這就要上路了，對於各位大力協助，貧僧永感五內！」

於是，眾人送廣仁大師出了這家客店，互道珍重而別。

望着廣仁的背影，快刀關玉嘆口氣，道：「當年關洛道上的大閃刀是何等的英雄，如今却是皈依佛門，竟與青燈黃卷為伍，寧不令人嘆息！」

廣仁去了，但他却是迎向另一次幾乎又是悲慘局面的慘事，那是他一直在心中放不下的大石頭，終於使他體認到為人父的不易！

因為，父女見面的場面，却充滿了血腥！

也有着無數辛酸的淚水！

神偷毛幹與丁成濤蔡龍王三人，每日在這黃河岸的大船上，大塊吃肉，大杯灌酒，光景就等七月十五日到來，大夥殺奔八斗山十八

廣仁含着無限憂慮，道：「貧僧擔心，不知她二人已被那秦川幫調教成什麼樣的人。」

林浩然道：「二人皆是明眸皓齒，國色天香，女中花魁！」

廣仁搖頭，道：「美麗來自她們的母親，貧僧擔心的却是她們後

廣仁搖頭，道：「貧僧本無殺人之意，如果當時他答應貧僧，只要能見上貧僧兩個女兒一面，也許貧僧會立刻回轉大相國寺。」他微微一頓，又道：「貧僧以為那令狐智會提出的條件，不外是叫貧僧退出這場是非，却不料他竟強人所難，要堅持取林大俠與方大俠二人項上人頭，這種不仁不義之事，豈是貧僧所願為的，何況林大俠與方大俠正為貧僧奔走呢！」

望着一旁直打哈欠的年輕阿根，林浩然對「巧匠」鐵勝金道：「鐵兄明日還有正事要辦，二位可以先行去歇下吧！」

於是，鐵勝金起身告退，領着徒弟走入客房。

鐵勝金一走，林浩然當即低聲對廣仁道：「在下在樊城攔住大師兩位令媛，原本是一場搏殺，但經林某提起大師認女的事情，令媛二人蘭質蕙心，總算沒有演出慘劇，如今她二人正在潼關附近的黃河岸邊，『黃河醜魔』丁成濤的大船上，就等大師前去相認呢！」

廣仁含着無限憂慮，道：「貧僧擔心，不知她二人已被那秦川幫調教成什麼樣的人。」

林浩然道：「二人皆是明眸皓齒，國色天香，女中花魁！」

廣仁搖頭，道：「美麗來自她們的母親，貧僧擔心的却是她們後

天的養成，如果她二人在秦川幫屈仙姑那種怨毒於人，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教導下，心志已喪，人性早泯，就算貧僧見了她們，倒不如不見為佳！」

林浩然搖頭道：「這點大師盡管放心，林某以為你們父女見面團圓，短期的生疏總是難免，但父女天性，却不是誰能加以泯滅的，只等明天，大師即可提前上路，趕去潼關，與兩位令媛團圓了。」

聽了林浩然的話，廣仁輕點着頭，道：「我佛慈悲，希望如同林施主所言。」

緩緩的放下酒杯，林浩然又道：「但不知方大俠如今怎麼樣了，照說他也該在這兩天趕到了。」

廣仁道：「都是為了貧僧勞累奔波！」

林浩然一笑，道：「我輩江湖中人，能為同道做些事情，心中總是快樂的，何況七月十五日八斗山還有一場惡戰！」

廣仁道：「只恐怕貧僧無法為林大俠等一眾俠士出力了。」

林浩然道：「大師慈悲為懷，不願見到血腥，林某十分諒解。」

這夜對於廣仁而言，真的是潮思起伏，難以成眠，是辛酸，還是興奮，真的令他翻來覆去，直到天將亮，他才閉上眼睛睡去！

這一睡也真沉，因為外面來了

盤嶺了。

也不過幾天光景，花氏姐妹已同毛幹親近得如同自家人一般，只要見到毛幹，花氏姐妹就大聲呼叫毛大俠！

這在毛幹想來，自己可算是她姐妹的恩人，因為沒有毛幹的發現，大閃刀又如何知道他的一雙寶貝女兒下落！換句話說，如果毛幹從中攪和時候，被她姐妹任何一人把人頭送上人頭店，這一對姐妹花又怎麼知道她們的父親？

於是他覺得花家父女應該視他毛幹為恩人，那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日一大早，毛幹對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道：「眼看再十來天，就是七月十五，咱們總不能就這麼等到日子到了才上路，我想先溜入秦川，探探情勢，那地方我熟悉，一有風吹草動，也好叫大夥有個準備。」

丁成濤與蔡龍王二人一聽，當然十分高興。

丁成濤道：「毛兄願往，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這裡派王順協助你，一有消息，只需叫王順回來知會一聲就成了。」

毛幹忙搖手道：「不用，不用，人多反倒誤事。」

蔡龍王笑問道：「毛兄是否又犯了毛病，想找個粉頭逗樂子！」

毛幹呵呵聳肩笑道：「那也是過了七月十五日以後的事了！」

丁成濤問道：「毛兄準備何日登程？」

「說走就走。」

毛幹立馬黃河岸，他回頭望望沿岸十二條船，船上正有許多灰衣短衫赤着腳丫子的壯漢們，邊說笑邊地幹活，光景還夠歡樂的……

毛幹心想：你們這羣不知死活的傻蛋，如果有一半裡逃過七月十五大劫數，就算誰的祖上積德了。

伸手往船上打着招呼，毛幹同蔡龍王丁成濤二人一打手勢，抖動手中絲韁，往潼關而去！

他走的模樣，看起來從容不迫，但他一馳三里道外，不由仰天哈哈大笑……

只見他一手摸着衣袋，那塊絕世珍寶——長白雪玉，正在他的衣袋裡，那可是百萬兩銀的身價，有了它，那個王八蛋才甘願冒九死一生往八斗山跑……

繞過潼關，一路往南，盡是些崇山峻嶺，但毛幹心裡明白，鎖龍嶺人頭店裡的人，大概全集中起來，準備拉到八斗山去圍殺各路英雄了，這時候甚至各處派駐的秦川幫人物，約莫着都已上了鎖龍嶺，自己大可以一搖三擺，直下江南，因為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去那杭州西湖的劉家畫舫，會見自己的

心上人兒了！

只要一想到劉家畫舫的小娘子劉翠翠，毛幹就會伸出舌頭在嘴巴四週舔一下，而把個嘴巴舔得濕漉漉的有如塗上一層肥豬油，眼前也立刻出現翠翠那撩人心弦的情影……

她那皮膚，白得像西湖中長出的荷花，白裡透紅。

她那俏而嬌的臉蛋上，小鼻小嘴，却生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就在那那長而黑的睫毛眨動中，令人神魂顛倒，正就是：目挑心招而使得彼此色授魂與，不能自己。

看起來是瘦了些，却生了一個大得令人吃驚的屁股。

她也許是矮了些，但自己也是五尺身高，真就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的一對「璧人」！

毛幹每思至此，總會伸手一撿他的小八字鬚，杏仁斗雞眼一撿，好像在吃冰糖葫蘆般的甜絲絲樂哈哈……

尤其是他想到與翠翠綢繆繾綣，雲雨巫山，輕憐蜜愛而又卿卿我我之時，翠翠所表現出的女人味，誰能說她是四十老嫗之味！人說：男人三十一枝花，女人三十老人家，這話對我毛幹可不適合，當然，對翠翠也不恰當，因為我毛幹打算再活個三十年出頭，當然是「過了八十不想她」，而劉翠翠那

時候也有七十多了吧！

蹄聲得得，山路徐風陣陣，毛幹馬上觀山景，心情開朗而難捺心中喜悅，幾乎引吭高歌起來，光景還真是人有精神馬又歡！

眼看已離潼關二三十里了，就在一個山溪小橋邊上，毛幹聽到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自身後傳來，心頭還真的一跳，猛回頭，早聽得一聲如出谷黃鶯般的叫聲：「毛大俠慢走，等等我們呀！」

可不正是花家一對姐妹花追來了！

毛幹一怔之下，當即停馬橋頭，遙望着花巧巧與花圓圓姐妹二人縱馬衝來！

「毛大俠怎麼不管我姐妹了，一個人不吭不响的就走了，這是要到那兒呀！」花巧巧有些撒嬌的問。

毛幹道：「我上那兒並不重要，就這一天，你們的老爹就要來了，怎可以跟我一樣，一走了之？快回去吧！」

花圓圓嬌笑道：「不，我們要同毛大俠在一起。」

毛幹一怔，道：「那為什麼？」

大船上住着，不是很安全嗎？」

花圓圓接道：「毛大俠在的時候也許安全，如今毛大俠一走，我姐妹就覺着不安全……」

「是呀！讓我們同一羣水寇住在一起，睡都不敢睡。」花巧巧及時的說。

哈哈一笑，毛幹道：「二位盡管放心，如今誰都知道妳姐妹是大閃刀的女兒，天大的狗膽，也不會有人惹禍上身，回去吧，安心等着父女團圓吧！」

花圓圓道：「不！既然追來了，我姐妹就算跟定毛大俠了，要不然毛大俠就把我姐妹先送到汴梁城大相國寺去，我們在那兒與家父會面。」

毛幹心中在想，自己這是南下杭州，本打算坐船的，這麼一來，雖說也算順路，但却要走旱路，一路上領着這對姐妹花，難保不會出事，但又不好加以拒絕，正躊躇的時候，卻又聽花巧巧細聲細氣，嬌味十足的道：「好不好嘛，毛大俠！」那味道還真像劉翠翠的味道。

於是，毛幹一橫心，一咬牙，道：「好吧！我先送妳姐妹上汴梁，再辦我自己的事！」

花家姐妹一聽，心中暗笑，表面大喜，立刻不約而同的對毛幹道：「毛大俠真好，我姐妹永不忘你毛大俠的恩德！」

毛幹既然答應，如今又聽這一對姐妹口蜜如糖的讚頌，心中得意得已「忘了我是誰」！

烈陽在深山中似乎失去了烈

性，山林調和着峯上送下來的輕風，而使得路上行人涼爽不少。

毛幹領着花家兩姐妹，不疾不徐的馳向盧鎮，眼着着在距離盧鎮尚有一個時辰的路程，這時候日正當中，山上茅草，波浪般被山風壓向一邊，三人到了一排柿子樹下面，毛幹勒住馬韁，自己先翻身下馬，邊對花氏姐妹道：「二位下馬吧，咱們就在這兒啃吃些乾糧，填填肚皮，喘口氣再上路！」

花圓圓環視四週，只見盡是高山危崖，荒林怪石，六七棵野柿子大樹上，青不留丟的大青柿子，長得滿滿的，十分惹眼，但却一個也不能上口。

只聽花巧巧道：「這地方荒林蔓徑，山崖環立，看來是個清靜的地方。」

花圓圓立刻應道：「妹妹，如今毛大俠可是陪咱們往汴梁去，總不能再像過去一樣，讓毛大俠撇下我倆，悄然而去，下馬吧！」

花巧巧一笑，道：「當了二十年姐姐，如今成了妹妹，倒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嘻嘻哈哈拉着手，二人走向大樹下面，毛幹已拿出牛耳尖刀與一個油紙包，那包裡正包了三大塊醬牛肉呢！

毛幹取出一塊，割成三塊，先交到花巧巧手上，花圓圓却對毛幹

道：「毛大俠可帶有酒嗎，何不取來共飲，再說這塊醬牛肉太多了，我吃不下了這麼多，讓我自己切！」

話是親切的，動作又是自然的，毛幹一笑，隨手將牛耳尖刀遞向花圓圓，邊道：「妳割吧！我去拿酒！」

花圓圓握刀在手，先是瞟了一眼妹妹，就在毛幹起身將走之時，花圓圓已揮動牛耳尖刀，一招鯉躍龍門，反手一彈，牛耳尖刀疾快的抹向毛幹的脖子！

毛幹有着本能的，也是職業性的機警，由於雙方距離近，而毛幹身材又矮，牛耳尖刀何其鋒利，最佳的躲閃，就是往地上縮！

當真是間不容緩，毛幹在「咻」聲剛起之時，挫身縮頭，就在頭頂火辣辣一大把長髮連着大片頭皮肉的飛揚中，毛幹淒厲的叫喊着，一口氣連翻五個空心筋斗，人已站在七八丈外，這才擰身回頭望去。

只見花圓圓目瞪口呆，手持牛耳尖刀發楞，一旁的花巧巧，手上托着那張包醬牛肉的油紙，口中直叫可惜！光景是沒有接到毛幹那顆三角頭顱，在懊惱不迭！

一看花家姐妹不再追來，毛幹咬牙「絲絲」，強忍疼痛，急忙伸手入懷摸出一個紙包，打開來連那紙包一齊捂在頭頂上，一條布巾連着把那塊冰涼的長白雪玉，包紮在傷處，看樣子痛苦減去不少！

却不料，「咻」的一聲脆响，花圓圓拋去牛耳尖刀，兩姐妹雙雙拔出尺半柳葉鋼刀，緩步向毛幹逼來，一面花圓圓冷笑道：「真同個猴子一般精，不過今天你是死定了，人頭店等不及取你的項上人頭呢！」

毛幹頭頂被削去一大塊皮肉，血也流了一臉，突見他伸手往臉上抹了一把，門雞眼有一半氣得幾乎驚出眼眶外，他面龐扭曲，嘴巴抖動，哈着大氣，道：「妳……妳們……好沒良心！」

冷冷一笑，花圓圓道：「良心是給大奶奶看的，你知道嗎？」

花巧巧也冷凜的道：「對於一個狡猾如你毛大俠的這種敵人，想要取你項上人頭，可真的是不太容易！二人就在話聲中已將毛幹圍起來……」

依靠着一塊大石，毛幹怒視花家姐妹，道：「原來妳們至今仍然不相信，那屈仙姑就是妳們的滅門大仇人！」

花圓圓道：「我們不會忘了屈奶奶的話，千萬不要相信敵人，毒藥的外層，永遠是甜的。」

花巧巧也道：「我的左掌小痣，寶雞已不少人知道，我姐姐的左耳黑痣，許昌也有人見過，你想拿這些來唬人，我姐妹豈肯上當。」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何三清和趙家的人拚鬥，雙方都將鬼谷的禁令置諸腦後，就在雙方短兵相接時，雪地上出現鬼谷「勾魂令」，神簫玉女飄然而至，康世澤也同時趕來，仍不讓總管對女兒加以援手，被趙家譏諷，羞憤難當，雙方扭作一團，神簫玉女見他們不理「勾魂令」，便採取擊殺行動，先後殺死趙家二子、飛雲堡堡主和總管何三清……

文圖 · 飛雲 · 歐陽雲 ·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鬼谷



目睹至親遭慘死 奮往鬼谷尋名師

谷主別出心裁，將鬼谷劃為可以砍殺爭鬥的場所，只要有本事，可在此任意砍殺殺殺，打打鬥鬥，殺人放火，為所欲為。

於是，有那身負血海深仇的人，從四面八方湧向鬼谷。

不幸，進來的多，出去的少，大多數都將命葬在鬼谷。

無形中，鬼谷成為一個尋仇滋事藏污納垢的是非之地。

這兒所發生的事，千奇百怪。來這兒的人，也是千奇百怪。

有慷慨悲歌之士，有陰險狡詐之徒，有俠客，有梟雄，也有數不清的奇奇怪怪，形形色色的江湖異人。

鬼谷谷主從來不過問鬼谷以內的事，任由這些人為善為惡，自生自滅。

這些人也從來不和鬼谷谷主打交道，甚至連谷主是肥？是瘦？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忽見遠處人影晃動，形色匆匆的奔來一個眉清目秀，儀表非凡，臉上籠罩着一層濃濃的淒苦與憂愁的少年。

是別人口中的小雜種、私生子——孤兒康少峯。

小峯進入鬼谷，夜色已深，但見白骨遍地，陰風撲面，梟鳴盈耳，鬼氣十足，目光所及全是些入目生寒的東西，沒見一個人，也沒

見一棟房舍。

這景象令他寒而不慄，只好硬着頭皮向鬼谷的腹地地帶走。

默行頓飯工夫，眼前出現一座莊院，黑漆大門的頂端懸着一方橫匾，上面有兩個斗大的金字：鬼府。

康少峯昂首凝視，曉得已經到達鬼谷的大本營。

正欲穿門而入，卻見鬼府門檻上大模大樣的躺着一個赤膊裸胸，全身只穿一條短褲，蓬頭垢面，肚大如桶，肥豬也似的骯髒老頭兒。

胖老頭大有來歷，乃「鬼谷三叟」之一的醉叟解千愁。

醉叟解千愁神功入化，罕有其匹，為人不善不惡，可善可惡，放浪形骸，不拘小節，性好杯中物，成天瘋瘋癲癲的，常醉不醒，認為世間愁苦多，一醉可以解千愁。

身旁擱着一把破酒壺，一隻雞腿吃去一大半，正自呼呼酣睡，狀至香甜。

小峯走上前去，恭謹有禮的說道：「這位胖爺爺請醒醒，在下想進鬼府去。」

一邊說，一邊搖，醉叟解千愁霍地睜開雙眼，粗聲大氣的斥責道：「豈有此理！那來的臭小子，竟敢打擾我老人家的好夢。」

不問青紅皂白，翻腕就是一巴掌，把康少峯打倒在地，摔了個四

腳朝天。

好傢伙，隨意一揮，就如此驚人，功力之深，嘆為觀止，康少峯今天算是開了眼界了。

解千愁那一掌好像是在打蒼蠅，出手後立又呼呼睡去。

小峯爬起身來，拍去塵土，再度小心翼翼的攏過去。

醉叟解千愁火了，吹鬚子瞪眼道：「你又來幹甚麼？」

康少峯謹言慎語道：「區區想進去，請你老人家讓一讓。」

「憑你這點本事，也想進鬼府去，找死？」

「小可身負血海深仇，想進鬼府去。」

「想進去就進去呀，沒人攔你，別在這兒開扯！」

提起酒壺，「咕嚕！咕嚕！」的喝了三大口。

小峯沒再多言，右腿一抬，打算從醉叟解千愁身上跨過去。

醉叟解千愁揚腕打來一塊鷄骨，嘻皮笑臉道：「年紀輕輕的為何這般無禮，我老人家在此睡覺，怎可拿人當驢騎！」

一塊鷄骨頭能有多大，力道卻大得驚人，小峯反應快，險險避過，將身後的老樹射穿一個洞。

小峯看傻了眼，駭異不已，結結巴巴地道：「是你老人家叫我過去的，又不是在下有意冒犯，從身

上跨越不可以，請你讓開又不肯，晚輩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醉叟解千愁哈哈一笑，道：「簡單，若我老人家三個響頭，喊三聲爺爺就可以。」

康少峯仇深似海，一身是恨，早存忍辱負重之心，暗想：「算啦，大丈夫能屈能伸，這個糟老頭難纏得很，姑且依了他，他日但有出頭之時，再叫他加倍償還。」

心轉意決，當即雙膝跪地，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三聲爺爺。

醉叟解千愁這下可樂了，笑得前仰後合，自言自語道：「我醉叟解千愁閒來無事，喜歡在此收天下孝子賢孫的響頭，今日生意不錯，一共收了三四十個。」

小峯暗將磕頭之辱記在心中，舉步就要往鬼府走，身後有人譏笑道：「小雜種的命可真長，沒被狼吞狗吃掉，居然活着來到鬼谷。」

真是冤家路窄，蛇蠍美人趙婉君與玉面郎君楊明母子，竟在此不期而遇。

楊明雙目如電，從醉叟身上掃過，對康少峯道：「不過，小雜種，這一步棋你是下錯了，在鬼谷之外，小爺我礙於谷主的律令，不敢大動干戈，此地則不同，想殺便殺，想砍便砍，你這條小命是死定啦。」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前塵往

事立刻湧上心頭，康少峯虎吼一聲，道：「姓楊的，先別得意，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蛇蠍美人趙婉君黛眉雙挑道：「死到臨頭了還嘴硬，老娘現在就送你上西天！」

玉腕一翻，暗力如濤，一掌呼嘯而出。

楊明不顧久戰，急欲置他以死命，一面揚腕發招，一面道：「娘，別跟他嘮七八，三招兩式解決掉就算啦！」

三人拳來腳往，拚得你死我活，醉叟解千愁則視若無睹，頭一歪，又呼呼睡着了。

論功力，講修為，楊明母子中的任何一人，都可在三十招內取小峯性命，更何況二人聯手合擊，康少峯想死裏逃生，恐怕比登天還難。

果然，不出三個回合，康少峯便被震得離地飛起來，落地時奇巧無比的一屁股跌坐在醉叟解千愁的肚皮上。

楊明得理不饒人，銀虹一閃，拔劍分心就刺，口中嚷道：「就憑你這塊膿包料，也想替你那婊子娘復仇？哼，做你的鬼夢去吧！」

分明是十拿九穩的事，偏巧，醉叟這時候大肚皮一挺，忽然站了起來，順便將小峯彈出去，凌空翻了兩滾，腳落實地。

蛇蠍美人趙婉君不給他喘息的機會，馬上揚掌追至，道：「小雜種，你死期已到，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醉叟解千愁另有高見：「且慢，等我老人家的賬算清之後，你們高興怎樣就怎樣。」

他人高體胖，聲如洪鐘，三人見他大步行來，大肚皮一挺一挺的好不嚇人，又不知欲找誰算賬，齊皆移步閃躲。

醉叟解千愁一探臂，像老鷹捉小鸡般將康少峯抓在手中，道：「臭小子，你的膽子越來越大啦！先是我老人家當驢騎，現在又當椅子來坐，這筆賬……」

康少峯急忙分辯道：「前輩息怒，請聽在下一言，剛才小峯被這毒婆子一掌震飛，無巧不巧的跌坐在你老人家身上，區區身不由己，並非故意。」

醉叟解千愁一扭頭，轉對蛇蠍美人趙婉君道：「小寡婦，是這樣嗎？」

趙婉君出道已久，知醉叟為人古怪，口齒尖酸刻薄，雖然心存戒懼，但一句「小寡婦」刺傷了她，滿臉不悅道：「是又怎麼樣？」

解千愁露出一嘴黃牙，嘿嘿冷笑道：「好說，是就自己打三個嘴巴子，磕三個響頭謝罪。」

這話口氣太大，趙婉君惱羞成

怒，大發嬌嗔道：「你这么大的口氣，姑奶奶可不是好欺負的！」嬌軀疾閃，人掌齊進，欲與解千愁一決高下。

醉叟不怒反喜，笑容可掬道：「哈哈，小寡婦要動手啦，是不是活寡難受，空闌難熬，活得不耐煩想自尋死路？」

手未動，招未出，僅大肚皮一挺，就把趙婉君撞翻在地。

「看劍！」

母子連心，楊明怎能袖手，暴喝聲中挺劍從身後猛刺。

解千愁轉身回頭，疾伸二指，輕而易舉的便將劍刃夾住奪過來，然後揚腳一踢，楊明馬上變作倒地葫蘆，滾出去一丈多，再也爬不起來了。

醉叟不屑一顧，口中唸唸有詞道：「這種破銅爛鐵，還要它何用？」

用力猛抖，一柄明晃晃的寶劍立時斷成四五截。

丟掉手中斷劍，往趙婉君面前一站，道：「我老人家做事向來一是一，二是二，而且不准除欠，說要打妳三個響巴子，叩三個響頭，就要照單全收。」

說到就做，按住她的頭，叩了三個響頭，接着又脆生生的打了三個響巴子，直打得趙婉君鼻青臉腫，血流如注，張嘴吐出來三顆

牙。

康少峯睹狀喜上眉梢，樂不可支，拍手叫好道：「打得好，打得好！痛快，痛快！」

醉叟解千愁錯愕一下，咧嘴嘻嘻笑道：「打得好？你小子要不要也來痛快痛快？」

話是這樣說，卻挺着大肚皮大模大樣的向鬼府大門走去。

他，一肚皮撞翻了趙婉君，舉手投足之間便毀掉楊明的劍，令康少峯佩服得五體投地，急忙緊走幾步，正經八百的說道：「老前輩天人神技，在下萬分欽佩，康少峯身負血海深仇，請你老人家收留。」

可不是說着玩，當真準備要下跪拜師。

解千愁揪着他的頭髮，不許小峯下跪，道：「你小子這是幹甚麼？」

「想拜你老人家為師。」

「去你的，老夫一向獨來獨往，孤家寡人一個，沒興趣收徒弟徒孫。」

手一甩，將小峯逼退三步，一屁股坐在鬼府門檻上，提起破酒壺，喝起酒來。

小峯一身血債，滿腔悲憤，一心想拜師學藝，又上前哀求道：「少峯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來到鬼谷，求老前輩可憐可憐我吧！」

醉叟解千愁白了他一眼，一臉不耐道：「滾，少來這一套，我老人家生來鐵石心腸，說破嘴皮子也沒有用，想叫人家可憐你，進鬼府去找『病叟』那個老怪物。」

伸手隨意一撥弄，就把康少峯推進鬼府大門內。

小峯大為不快，暗將這筆賬記在心頭，放步往鬼府深處行去。

鬼府佔地極廣，彷彿一個城鎮，裏面茶樓、酒肆林立，客棧、飯館隨處可見，占卜算命者有之，販賣武藝者亦有之，熙熙攘攘的好不熱鬧。

有人在酒樓上花錢買醉，有人在客棧裏高枕酣睡，有人高談闊論，有人放聲高歌，更有人在拚死拚活，打得死去活來。

這兒的確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也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所在，黑白兩道上各色各樣的人皆匯集在此，隨時隨地在上演着千奇百怪的事。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更加不可思議！

凡是來到鬼谷的人，都是有所為而來，尋仇、殺人、學藝、賺錢，不一而足，從晨至暮，從暮至晨，無時無刻沒有兇殺，無時無刻沒有爭鬥，仿若屠場鬼域。

因此，鬼府之內屍積如山，白

骨遍地，充滿了陰森、恐怖、血腥、危機，一片鬼氣！

正北方，有一座七層高樓，康少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曉得是鬼谷谷主的府第，整天門窗緊閉，寂靜如死，甚少有人走動，多少年來沒人見過鬼谷谷主的廬山真面目。

高樓內的主人，威震武林，也威震鬼府，雖然不曾親自過問鬼府中事，大家對這座神秘的高樓卻敬畏有加，沒人敢公開談論谷主的事，亦無人敢擅闖高樓一步。

小峯進得鬼府，稍事飲食後，便信步而行，想尋找醉叟口中的那位病叟拜師學藝。有意無意間，惡狠狠地瞪了那高樓一眼，喃喃自語道：「我娘和外公，是死在黑虎莊的人手中，是死在斷送我娘一生幸福的那個惡棍手中，也是死在鬼谷谷主的手中，此仇此恨，不共戴天，我康少峯總有一天會闖進去，殺掉鬼谷谷主和神簫玉女。」

話剛說完，耳中乍然傳來一番怪異的話語：「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要學掌劍有掌劍，要學刀槍有刀槍，能預卜吉凶休咎，能知過去未來，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接着一陣叮叮噹噹的串鈴搖晃之聲。

小峯心中好奇，循聲望去，果

錢怎樣？」

圍觀之人一聽真的有人肯花錢買武功，一片嘩然，齊將目光投注在他一人身上，其中一位身穿玄衣，美艷如花的少女，更是凝神注目，一瞬不瞬。

神叟余千知見有財神上門，精神大振，起身相迎答道：「一分錢一分貨，客官出得起大價錢，我萬博先生自會傾囊相授。」

康少峯探懷摸出一錠小元寶來，往桌上一放，道：「這錠銀子可以買多少武功？」

余千知的笑容收起來了，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又坐回原位去，愛理不理的道：「娃兒未免太小看我萬博先生了，這麼點銀子買酒不醉，買飯不飽，買棺材不夠，收起來孝敬你娘去吧。」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母親爲他受盡千羞百辱，最後又賠上一條命，神叟的話又勾起了他痛苦的記憶。

不過，別看他小小年紀，卻能屈能伸，頗有丈夫氣概，聞言非但不怒，反將悲憤化作力量，使復仇雪恨的意念更堅決！更堅定！收起元寶，取出外祖父遺贈的那一串寶珠，鄭重其事道：「這一串寶珠怎麼樣？」

寶珠粒粒晶瑩剔透，璀璨奪目，大家都看傻了眼，讚不絕口。

萬博先生當然識貨，見錢眼開，笑容再度綻放在臉上，接過寶珠，仔細把玩一陣後道：「此乃飛雲堡康家的傳家之寶——驅邪避毒夜明珠，價值連城，珍貴無比，小友想學甚麼都可以。」

「我要學蓋世無雙的絕技神功。」

「學海無涯，至大至深，你想買那一種武功？」

「不管那一種，只要能獨霸天下，威鎮武林就行。」

「我萬博先生的功夫樣樣精奇絕妙，罕有其匹。」

「罕有其匹不行，我要天下無敵。」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怎麼樣才算是無敵天下？」

「很簡單，只要你能傳授在下足以殺掉鬼谷谷主的武功，這一串寶珠就是你的啦！」

此言一出，震駭全場，個個呆若木鷄，神叟余千知摸摸自己的脖子，將寶珠退還小峯，望一望七層高樓，滿臉惶恐道：「小兄弟，這個玩笑可開不得，老夫還想多活幾年。」

鬼谷谷主是康少峯必欲殺之而後快的大仇人，見神叟如此，改口道：「這樣吧！如肯將鬼谷谷主的來龍去脈告訴我，在下必有重酬。」

這也正是大家亟欲弄明白的一件大事，因為鬼谷谷主獨霸江湖，以鮮血壓制黑白兩道，一直震懾着武林中人的心弦，也一直是個謎樣的人物，沒人知曉鬼谷谷主是老是少？是男是女？是美是醜？是高是矮？

結果卻大失所望，余千知滿臉靦腆道：「這個題目太大，恕難從命。」

一旁圍觀的玄衣少女冷哼一聲，道：「哼，連鬼谷谷主的來歷都搞不清楚，還好意思自稱萬博先生，不要臉！」

神叟瞪了他一眼，道：「女娃兒有所不知，並非老夫不知此人底細，而是……」

「而是怕鬼谷谷主殺掉你，對不對？」

萬博先生吃玄衣少女一頓搶白，氣得雙眼發直，康少峯及時說道：「不管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敢說，反正這串寶珠賣吹啦，再見！」

拿起寶珠，轉身就走。

稀世瑰寶，珠光四射，余千知不死心，搖着串鈴，緊趕三步，鼓起如簧之舌，道：「除了鬼谷谷主的事說不得之外，餘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先免費送你一卦如何？」

「送甚麼？」

「談談你的身世、遭遇。」

於是，深施一禮，道：「萬博

先生，在下想買絕技神功，不知價

見左側不遠之處，圍着一羣人，鈴聲便是從人羣中傳出，趨前一看，馬上發現在人羣當中四平八穩的坐着一位白髮如雪，虎目鷹鼻，身穿八卦衣，手拿串鈴，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

老者面前擺着一張八仙桌，前面掛着一塊白布，上面寫着他口中所說無所不能的那幾句話，桌旁兵器架上刀槍劍戟一應俱全，噱頭十足，似乎真的無所不能。

算命賣藝的老頭見康少峯越眾而入，主動招呼道：「老朽神叟余千知，號萬博先生，博通古今，知萬事萬物，有求必應，不靈退費，那位客官想問卜算命，或報仇學藝，快請趁早，我萬博先生很快就又要收攤子了。」

一陣清脆悅耳的串鈴之聲過後，神叟余千知又道：「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小峯見是一個江湖賣藝的，料定八成是個騙吃騙喝的空心大佬，但繼而一想，外公曾說鬼谷內有一位江湖異人賣藝，說不定就是他，自己投師無門，正感不知如何是好，何妨用銀子買一身絕技神功。

「好，說。」
「你是一個私生子，別人口中的小雜種，你娘自殺在大風雪中，來此的目的是想拜師學藝。」

別人罵他私生子、小雜種時，康少峯準會發雷霆，此刻話出神叟之口，感受大不相同，聽他言來絲絲入扣，分毫不差，不由為之一怔，暗想：「這個老傢伙有點門道，我何妨問一下自己的未來吉凶？」

當即正容說道：「你看在下將來的吉凶怎樣？」

神叟余千知手一伸，道：「拿來。」

「拿甚麼？」

「寶珠。」

「多少？」

「不多，三顆就成。」

康少峯想了想，取下三顆寶珠，道：「東西在這兒，你先說說看。」

萬博先上上下下，前前後後，仔仔細細的打量着康少峯，久久不發一語。

臉色愈來愈沉重，充滿了迷惘、疑惑、驚異甚至恐懼，片刻之後方始戰戰兢兢的說道：「小俠骨略奇特，貌相出眾，先苦後甘，前途無量，乃大富大貴之人，可惜殺孽太重，整個武林將會被你攪得天翻地覆，雞飛狗跳，天曉得會有多

少人喪生在你的手中，鬼谷谷主可能也無法倖免。」

話出口後，發覺失言，臉向高樓，不勝惶悚之至。

圍觀之人則議論紛紛，反應不一，有人相信，有人存疑，有人大罵余千知騙死人，不償命。

小峯同樣信疑參半，聽他說得痛快，立將三顆寶珠送給萬博先生。

忽然想起醉叟解千愁之言，康少峯探詢道：「可知病叟老前輩在那裏？」

余千知嘻嘻一笑，道：「廢話，身為萬博先生，當然瞭如指掌，不過……」

「不過怎樣？」

「養雞要米，養魚要水，問路也得問路費。」

「要多少就乾脆直說，別拐彎抹角打啞謎。」

「也是寶珠三顆。」

「三顆太多，不幹。」

「兩顆如何？」

「只是問路，不值這麼多。」

康少峯不願被人敲竹槓，轉身就走，萬博先生窮追不捨道：「小財神慢走，打個對折，一顆總可以了吧？」

自己居然變成小財神，小峯頗感啼笑皆非，心想：「聽醉叟的口氣，病叟似是一位悲天憫人的長

者，花一顆寶珠，打聽出他老人家的下落來，如能得到他的同情，學得一身絕技，總比向余老頭買功夫要便宜。」

摘下一粒寶珠，交給萬博先生，道：「嗯，這還差不多，你說吧。」

神叟余千知指着十丈以外的一座低矮昏暗的破屋，道：「呸！娃兒看清楚，病叟龍雲那個老怪物就住在那兒。」

只是要耍嘴皮子，才三言兩語，便賺進四顆明珠，余千知滿臉春風，好不得意，搖着串鈴，重返八仙桌前。

鬼谷之行，為的就是拜師學藝，病叟去處既明，小峯毫不遲疑，當即放步奔去。

詎料，甫至破屋附近，忽聞一個清脆悅耳的聲音冷笑道：「花一顆明珠，問一個瘋子的下落，覺得自己是個白痴傻瓜蛋？」

話說一半，從房側走出一位玄衣少女，正是剛才搶白萬博先生的女郎。

康少峯不悅道：「珠子是我的，高興給誰便給誰，關妳屁事！」

玄衣少女白了他一眼，嗔怒道：「哼，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說你傻還真傻……」

言未盡，耳畔有一個蒼勁有力

的聲音接口道：「小燕，妳在和誰說話？」

小燕聽出是祖父的聲音，驕狂之氣益發，聳聳雙肩嬌笑道：「爺爺，燕兒是在和一個糊塗蛋嘔氣。」

康少峯火了，氣虎虎地吼道：「住口，再胡說八道，我就打爛妳的嘴！」

小燕根本沒把他放在眼內，嬌軀一擰，準備動手打人，祖父及時大聲說道：「誰敢打我白龍莊主『神劍』衛道的孫女，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膽？」

話未落，人已現，是一個道貌岸然，不怒自威的老頭兒，康少峯認得此人，是白龍莊主神劍衛道，自己母子倆辛苦搭建起來的房子就是被他派人燒掉的，在往飛雲堡外公家的途中，又受盡他們的凌辱與刁難，今又在鬼府相遇，心中暗暗叫苦不迭。

心念間，人影乍閃，衛道的身後又多了兩人。

一個是長子「金錢鏢」衛宏道。一個是次子「摘星手」衛宏濤。

康少峯心知來者不善，鬼府之內可以任意砍殺，腳底一滑，退了三步。

小燕姑娘一臉茫然道：「爺爺，他是誰？生這麼大的氣幹嘛？」

然而，算盤打錯了，父子三人聯手，依然不是人家的對手，只見萬博先生環攻一掌，便以摧枯拉朽般將三人震得踉蹌而退，摘星手衛宏濤功力較淺，動作略緩，被神叟的串鈴打中，當場痛得暈過去。

衛道目睹兒子傷重倒地，方寸大亂，忙着替衛宏濤療傷止痛，那還顧得下再跟萬博先生爭長較短。

神叟余千知好不得意，引吭大笑三聲，衝着康少峯搖一搖串鈴，道：「小財神爺，你的武功太差了，那裏是人家父子祖孫的對手，要不要我萬博先生効勞？」

康少峯道：「我與他們無冤無仇，用不到你來多管閒事。」

「不對吧，無冤無仇他們為甚麼要揍你？」

「可能是誤會。」

「誤會？哈哈，娃兒錯了，他們恨你入骨！」

「這是為何？」

「此事說來話長，應從你娘康雪梅身上說起。」

「是這樣嘛？你對在下的身世倒很清楚。」

「當然，不清楚如何能將你那一串寶珠弄到手。」（未完·四）

衛道緊蹙着眉頭，咬着孫女的耳朵說了幾句悄悄話。

小燕聽畢，花容大變，殺氣騰騰地叱道：「野小子，我道是誰，原來是康雪梅那個賤女人所生的雜種，你今天死定啦，休想見到明天的太陽。」

這小妮子好潑辣，衛道淡淡數語，點燃了她的心頭之火，說打就打，一掌呼嘯而出。

黑虎莊趙家的人和小峯作對，他知道原因，可是，白龍莊衛家的人為何要燒掉他們母子的窩，四處追殺，卻一無所知，見小燕來勢兇猛，急忙閃身避開，道：「姑娘請住手，妳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為何出手打人？」

小燕姑娘鐵青着臉，一字一咬牙道：「好個無冤無仇，你們母子害死我爹，氣死我娘，倒推得一乾二淨。」

康少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妳說甚麼？害死妳爹？氣死妳娘，這……」

小燕不再多言，玉掌疾翻，暗力呼嘯，將康少峯打退五尺。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康少峯忍無可忍道：「好刁的丫頭，簡直不講理，想打就打，我康少峯也不是好欺負的。」

小燕正有此意，挽起袖子，正要大幹，神劍衛道上前道：「燕兒

退下，讓爺爺來親手打發他。」

不待衛莊主出手進招，康少峯搶先說道：「衛老前輩，你派人燒我們的房子，一再羞辱我們母子，今天又要下手殺人，這究竟是為了甚麼？」

神劍衛道怒沖沖地回說：「爲了甚麼？哼！你那無耻的娘心裏有數，去問她呀！」

「先母已亡，求老前輩口下留德，別再辱罵她老人家。」

「死得好，既然如此，就到陰曹地府去問。」

聲冷氣壯，吐字如刀，話完，一招「追魂奪命」，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出。

白龍莊乃是武林一大宗派，神劍衛道望重一方，出手一擊，既快且猛，小峯那能消受得了，勁風兜體一撞，立如弱柳殘枝般向後退去。

衛道決心要康少峯的小命，揚掌再上，用力更重。

吃一次虧，學一次乖，小峯不敢硬接，只好閃身退避。

神劍衛道彷彿在玩老鷹抓小雞的把戲，道：「小子，殺你如探囊取物，不過，一掌畢命未免太便宜，老夫要你吃盡苦頭，受盡煎熬，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一陣叮叮噹噹的串鈴聲，打斷了衛道未盡之言，神叟余千知蹣跚

而來，吆喝道：「喂，萬事知，萬事通，萬事能，有病替你治病，有仇代你復仇，可以當保鏢，也可以幹殺手，能預卜吉凶，知過去未來，有錢的快來，沒錢的快去。」

甚麼地方都不去，邊說邊走，偏偏站在小峯和衛莊主的中間。

此老名頭甚健，衛道不敢輕慢，皮笑肉不笑的抱拳為禮道：「萬博先生，衛某這廂有禮啦！」

神叟余千知打了兩聲哈哈，道：「不必多禮，只要不打擾我老人家的生意就沒事。」

衛道愕然一楞，道：「余兄這話就不對了，分明是尊駕打擾了老夫，卻說本莊主打擾你，萬博先生想做生意，等衛某解決掉這小子以後也不遲。」

余千知老臉一沉，道：「你把這小子殺掉，我老人家還做屁的生意。」

「那余兄要怎麼樣？」

「好說，你們站遠點，我來做生意。」

「如果白龍莊不答應呢？」

「哼，這可由不得你，不答應也得答應！」

一句話激怒了神劍衛道，氣衝斗牛道：「余千知，你簡直目中無人，老夫自不量力，今天倒要領教領教。」

立與長子金錢鏢衛宏道、次子

上文提要：

哈大姐率領手下五十人偷襲龍華別墅，並放火燒了別墅，只是未見目標人物小川和田野。回途中碰見管賬丁大發，報知坊中打起來，哈大姐不知何方大膽之輩來鬧，待到賭坊一見，原來是自己欲獵之人物小川與田野。原來此二人想來尋回失去之寶物，却被趕回來的于不悔、古照今等劈傷狼狽而逃……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 辛棄疾 · 文圖
可飛 · 圖

七巧賭坊

待人至誠有賢能 亡羊補牢求高人

申方良道：「有什麼不可？」
水道生道：「改名呀，為了一個殺手？」

申方良道：「咱們不都需要殺手嗎？」

水道生怔住了，是的，他本人也最急於邀請到厲害的殺手。

水道生妒忌哈玉芳幾乎發了瘋，哈大姐得了三個厲害的殺手在身，她高枕無憂了。

人嘛，有幾個不是活在後悔的歲月中的呀！

人只一生到這世上就開始後悔了，要不然老天為什麼巧安排，叫人一出娘胎就「哇哇」大哭起來？

水道生後悔，後悔沒留住古照今。

申方良更後悔，古照今在他幫中三年，他沒有機會賞識古照今的功夫，當然，申方良更是恨死雷子鳴了。

他至此才知道必是雷當頭忌才。

江湖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申方良心中痛恨，真不想去搶救雷子鳴。

當然，他是氣在心裡，救人還是要救的。

哈大姐火大了，這才離開多久呀，幾間屋子已被人摧毀得滿目瘡痍。

丘大元過了半天才自屋頂上落下來，之前他是去追殺那五個黑衣武士去了。

丘大元奔入後院中的時候，正巧兩個黑衣衣人自門裡跳出來，雙方一言不發就狠幹起來。

兩個黑衣武士合殺丘大元一人，兀自被丘大元刺傷，兩個聽得偏院外傳來嘈雜聲，一驚之下又叫出另外三人，於是，五個人一擁而上想把丘大元先刺死！

丘大元不叫他們圍上，彈身空中他打出兩隻飛梭，就插在兩個黑衣人的背上與胸前，於是，五個黑衣武士有四個帶傷，他們上了屋頂，逃往大街上了。

丘大元不放過，他追上去了。

只不過當他追到大街上，他發現了捕頭杜常樂。

杜常樂正率人在追盜賊，丘大元只好不追了。

「大姐，五個傢伙跑了！」

哈大姐道：「五個該死的東西，想不到他們進來把咱們好好的家弄成這樣子！」

她走進內室中，立刻安慰的笑了，因為她的藏寶之地是安全的。

便是再毀損些東西，她仍然高興，她只要把丁管帳找來，立刻會叫人來做更好的，無他，有錢能使鬼推磨，是不是？

哈大姐道：「對呀，看他們身上的傷就知道了！」

杜捕頭道：「這案子由我擔綱，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妳安心啦！」

哈大姐忙點頭，道：「一切全靠大人了！」

杜捕頭臉皮一緊，又道：「哈老板，咱們這是說法的，丁是丁來卯是卯，我問妳另一件事，妳得對我實話兒實情說！」

哈大姐道：「你大人有問我必答，也可以說知無不言，言而必盡，什麼事？」

杜捕頭的三棱眼一瞪，道：「龍華別墅被燒光，而且還死了男男女女十多人，這件滅門似的血案會不會是……與妳有關連？」

哈大姐道：「杜大人，你如果要我幫忙查案就講呀，又何必把我扯入案子裡？」

她等於是否認自己涉案，然而她又沒說不是自己幹下這件大案。

杜捕頭怔了一下，又道：「會是誰幹的？」

哈大姐道：「我也許可以提供你一個辦案方向。」

杜捕頭雙目一亮，道：「妳有高見就快說！」

哈大姐道：「我以為血洗龍華別墅的人物，必是咱們中國人！」
杜捕頭道：「誰？我也知道是

來了。
便在這時候，伙計帶着杜捕頭

七巧賭坊雖然被小川與田野二人半夜潛來把賭坊後院各屋搗亂個稀巴爛，哈大姐的臉上有微笑，因為她算一算個帳不吃虧，她不是也率人去龍華別墅殺了人又放了火？

哈大姐正在吩咐各處快整理，她還叫人把毀了的堆在院子裡，等着全部換新的。

便在這時候，伙計帶着杜捕頭

杜捕頭嘿然冷笑道：「就知這是你們幹的，嘿嘿果然不差！」
那伙計見是杜捕頭來了，便對大夫道：「大夫，你好走，不送你」

那大夫提着藥箱走了。
伙計這才對杜捕頭道：「大人，何事？」

杜捕頭道：「帶我去見哈老板！」

伙計不敢多言，帶着杜捕頭往後面走去。

＊ ＊ ＊

七巧賭坊雖然被小川與田野二人半夜潛來把賭坊後院各屋搗亂個稀巴爛，哈大姐的臉上有微笑，因為她算一算個帳不吃虧，她不是也率人去龍華別墅殺了人又放了火？

哈大姐正在吩咐各處快整理，她還叫人把毀了的堆在院子裡，等着全部換新的。

便在這時候，伙計帶着杜捕頭

來了。
便在這時候，伙計帶着杜捕頭

遠遠的，哈大姐已看到杜常樂了。

不等杜捕頭走到，哈大姐立刻奔上去，道：「杜大人，你瞧瞧，東洋鬼子很猖狂，半夜裡潛來我這裡，又是殺人又是搶，我被他們搶去多年積蓄，少說也有五十萬兩白銀呀，你可得替我作主呀，杜大人！」

杜捕頭聽得一瞪眼，道：「怪了，東洋人報案說有人去龍華別墅又殺人又放火，如今那兒變成一片廢墟了！」

他往四下裡瞧一遍，又道：「怪了，你們這兒的人……怎麼這麼多呀……」

哈大姐一把拉住杜捕頭，道：「走，過去瞧一瞧，我的人也被挨了刀。」

杜捕頭被拉着，哈大姐先拉他到附近的申方良與水道生二人住處，她隔窗指給杜捕頭看，道：「床上兩個人挨刀子，幾乎沒有命了。」

她這是把申方良與水道生二人也算上了！

哈大姐又拉着杜捕頭往前面走，去到一間大客房中，唉，方浩與米太郎二人正在「哎呀」叫呀！

身上流了那麼多血，掉了幾塊皮肉，才不過包紮妥，二人的火氣也消失了，變得有氣沒力的直叫

痛。

人嘛，老頭與孩童一個樣，天真歸天真，受了罪一樣叫痛不已！

哈大姐拉着杜捕頭走進去，她對方浩道：「方大叔，我與兄弟們到船上去辦事，東洋人是怎麼來殺人搶劫的？如今官家有人來，把情形說給杜捕頭大人聽！」

方浩咬牙苦撐，道：「說起來話兒長，東洋鬼子太猖狂，操他娘的，咱們在這兒開賭坊，月月納稅還出糧，想不到東洋鬼子也紅眼，今夜潛來十多人，把我這看門的老人也下刀砍傷……」

他衝着杜捕頭，又道：「大人呀，天無日月一片黑，人無法條亂成堆，你快去抓東洋人，我們會

在神前為你燒上一爐香。」
杜捕頭一瞧，還真的楞住了。

「有證據是東洋人幹下的？」

哈大姐問方浩：「方大叔，是什麼樣的東洋人？」

方浩道：「好像一個叫小川，另一個叫田野呀！」

杜捕頭道：「你還知道他們名？」

方浩道：「我知道，他們二人好像也受了點傷，因為他要殺我，我們當然也回手！」

他看看哈大姐，又道：「把他們找來一問，再看他們有沒有受傷便知道了。」

中國人，誰？」

「那我就不知道了……」

「妳等於沒說！」

哈大姐道：「我是想着東洋人在咱們土地上弄了個什麼治外法權，他們可以爲非作歹亂殺人，他們自然也得罪了不少中國人，所以我說是中國人幹下的……」

杜捕頭道：「哈老板，事情總是會水落石出的，我真希望妳沒幹這件事！」

哈大姐道：「我是想幹，當我覺得官家無法保護我們安定的時候，我就會豁出去。」

杜捕頭拍着胸膛，道：「我就代表官家，我杜常樂爲哈老板擔綱！」

他重重一抱拳又道：「我要去辦案了，這一天還真夠我累的了！」

他走了，又是那伙計送他出了大門。

哈大姐望着走去的杜捕頭，她冷笑了。

「憑你呀，你這一輩子也休想破案。」

杜捕頭心中十分明白，這夜雙方幹起來，只是主力未碰面，你們打吧，殺吧，找機會我自會狠狠的撈一筆，死活是你家的事，賺銀子當然是我的事！

他有這種想法，別以爲他是混帳王八蛋，其實普天之下，不論是那個國那一個邦，幹捕頭的都有這個「心鋼眼」。

心是肉造的，爲什麼有人叫這種人做「心鋼眼」？那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是心變成鋼，這個人的心自然硬，心硬的人是不會發慈悲，想也知道，如果天下太平，一年到尾無一件案子發生，那時候早就沒人幹捕快了，憑那幾個餉銀呀，連食西北風也難養家活口！

杜常樂如果在太平之地幹捕頭，他早脫了官服投靠到……

到……說不定投靠在七巧賭坊了。

申方良的傷好得慢，第五天才能活動他的兩條肩，因爲他背上的一刀差一點叫他慘了。

那水道生早他一天就回去了，水道生傷得也不輕，只因爲水道生心中有事情，他提前一天就走了。

水道生心中可在高興，哈大姐就快正面與東洋倭寇幹上了，因爲東洋倭寇認定了哈大姐偷襲荒島，也搶去了他們的財寶！

東洋倭寇爲什麼那麼快就知道是哈大姐把他們的財寶偷去了？那是有兩個主要的證明！

其一，七巧賭坊來人沒殺死在荒島上的藝妓，他們乘船回去後，

問活人便可以想到是什麼人幹的了。

其二，也只有七巧賭坊中人才到過這荒島上，佟大川與杜老三就被抓來荒島幹苦力，逃走的是七巧賭坊的人，他們有理由來偷襲。

有這兩個原因，小川與田野二人自然找上七巧賭坊了，而且也認定是哈玉芳率人幹的。

一個專門坑害別人的組合，當然不會忍受別人來坑他們的，黑龍會的人物就是這樣。

黑龍會的陰謀是盡一切方法掃清大清湖海上的運輸能力，以後由他們一手包辦，到了那時候，他們予取予求而壟斷了海上運輸的命脈。

哈大姐當然不知道這一切，水道生也不知道，甚至三刀會也不知道，因爲他們的私有組織是沒有整體國家觀念的，他們只會營生。

杜捕頭只會在他們的盈利中榨取一點小油水。

杜捕頭這一回沒弄到油水，因爲他發覺哈大姐的賭坊中也淒慘，他不好意思轉彎抹角的伸手討錢。

杜捕頭走出七巧賭坊，他在台階下面回頭望，心中的話沒出口，只不過從他的冷笑，可以看到他是多麼的希望天下大亂呀！

平只一瞧便道：「這個大夫用了洋人的藥，也算有效！」

一邊的方傳中道：「老扁，快爲大當家換好的藥，完了咱們上路。」

扁平不怠慢，立刻動起手來了。

客室中的人正忙着爲三刀會他們當家的換藥，門外面，古照今陪着哈大姐也來了。

哈大姐一進門，便笑對申方良道：「申大當家的，這些天怠慢你了，多多包涵呀！」

古照今已把申方良給他的令牌還給了申方良，他站在一邊和走來的小雪在細語不休。

這光景看得方傳中不太高興，忍不住的哼了一聲。

申方良站起來了，兩個護法忙上前左右攙扶，哈大姐道：「怎麼馬上就要走呀，至少容我請各位吃頓酒菜吧！」

申方良笑笑，道：「哈老板，我知道妳是有一套，妳堪稱女中豪傑！」

哈大姐哈哈的一笑，道：「申大當家，江湖條條路，你我風馬牛，能夠認識，那是緣份，這幾天我這兒不太平，我少來問候，得罪得罪！」

「吁……呵……吁……」

這是趕大車的硬生生把一輛大車停在七巧賭坊門口，趕大車的身邊坐了個錦衣大漢，他「颯」的一聲跳下大車，立刻問另有一輛大車也在七巧賭坊大門口停下來，只見古照今已自趕大車的身邊跳下來，立刻，由車內跳出兩個大漢，另一個是文質彬彬的先生模樣，這人手上還提了個不算太小的紅木箱子。

古照今走到前車，對那大漢施禮，道：「方三爺，請跟我進去！」

那人不是別人，三刀會的三當家「追魂刀」方傳中來了，方傳中的臉上一片冷熱之氣！

方傳中抬頭看看「七巧賭坊」的招牌，冷冷的道：「你就在這兒當差？」

古照今道：「是的！」

方傳中道：「真有出息！」

他是不以爲然才說此話，古照今只是笑笑。

那方傳中對後車上跳出來的二人道：「張護法、李護法，跟我進去！」

跟方傳中進入七巧賭坊的人還有那個文質彬彬的漢子，他好像是個大夫！

不錯，三刀會的大夫扁平來了！

大當家受了重傷，他當然要趕來。

申方良道：「哈老板，單只那夜那位老兄死守在門口不叫東洋鬼子衝進來，就令我此生難忘，容我申某說句心裡話，妳是怎麼把人帶領得爲妳賣命呀？」

哈大姐哈哈再笑，道：「申大當家的，江湖上有句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不過我多了個「誠」字而已！」

申方良笑了。

申方良也走到古照今面前，道：「小古呀……」

他這一聲小古，就把古照今捧了上天，不但兩位大護法一怔，三當家方傳中也楞住了。

方傳中心中想：「這小子是什麼東西嘛！」

但申方良却笑對古照今道：「你現在如果點個頭，三刀會變成四刀會，你是四當家，如何？」

申方良這是第二次重提，古照今立刻發了楞，發楞的不只他一人，在場的人都發楞。

申方良哈哈一笑，又道：「老夫不逼你，你多考慮，三刀會的大門爲你開，我歡迎你隨時回來！」

古照今立刻單膝一跪，道：「古照今沒福氣爲老爺子服務了，你老見諒！」

申方良黯然一嘆，什麼話也不再多言的就走了！

大門外上了大車，那方傳中心

他笑笑，道：「三爺，你就說我是個見異思遷的人吧，你甚至說我是小人也可以！」

方傳中楞了一下，而古照今已微笑着進入七巧賭坊的門內了。

古照今帶路在前面走，繞過三

古照今奔上台階推開了門，七巧賭坊這幾天一直把大門關得緊，其內部真的在整修。

被東洋倭寇把幾個房間搞得稀巴爛，不整修怎麼行。

那方傳中跟着古照今，他重重的道：「你曾在雷子鳴的船上當差？」

古照今道：「當了三年把手！」

方傳中道：「爲什麼棄職不幹？」

古照今道：「三爺，已經離開了，又何必舊事重提？還是快……」

「不行，我不知道則已，既然知道了，咱們三刀會的人才外流，我不甘心，總得弄個明白！」

古照今一笑，道：「三爺，我不算人才，別把我看得那麼重！」

方傳中道：「話不是那麼說，要知我三刀會是個大組織，江湖上多少人都想幹還不一定要，怎會有人不幹，一定出了什麼毛病。」

古照今能說出是雷子鳴忌才嗎？

他笑笑，道：「三爺，你就說我是個見異思遷的人吧，你甚至說我是小人也可以！」

方傳中楞了一下，而古照今已微笑着進入七巧賭坊的門內了。

古照今帶路在前面走，繞過三

大院迴道進入一座偏院中，那兒是幾間客房，供賭客們住的。

古照今站在一間客房外，立刻對方傳中道：「三爺，到了，就是這一間。」

客室內傳來三刀會大當家的聲音，道：「是古老弟嗎？你回來了？」

於是，方傳中一個大步奔進房中了。

方傳中也怔住了，他發現申方良大哥幾乎是大病一場似的瘦。

「大哥，苦了大哥了！」

方傳中奔到床前幾乎單膝下跪，口中帶着忿怒與愴然的語氣，又道：「何人如此大膽，敢動咱們三刀會呀？」

隨之進來的兩位三刀會護法，「黑砂掌」李子明與「鐵腿」張鵬飛二人也擠過來見禮道：「大當家！」

申方良對這二人點點頭，那位三刀會的大夫過來了。

這位大夫叫扁平，在三刀會也是老資格，他提著藥箱跳上床，立刻問道：「當家的，你傷在……」

「背上！」

「讓屬下瞧瞧。」

扁大夫，一刀砍在背骨上，夠重的，這兩天算是輕了一半。」

扁大夫解開申方良的外衣，裡面沒穿內衣，申方良轉過背去，扁

水道生走進院門，立刻笑問：「柳老呀，這兒如何？」

柳逢春道：「水先生，你好像叫咱們永久住下來了！」

水道生道：「當然，有了舒適地方住着，也先把二老治病好呀！」

柳逢春道：「老夫沒病，我要有……」

他怎知中了大烟毒就是病，而且比病還厲害！

水道生只笑笑，道：「等大夫來了再說吧！」

他又問伙計們，道：「一切全要最好的，何時送到？」

一個伙計走過來，道：「就來了，去大公司買的，全是一流的！」

這裡話甫落，嘖，門外來了一輛大車，車上不但裝滿了新式傢俱，也有大箱子四口，箱中全是衣被。

於是，人多真是好辦事，就在柳逢春與黃鶯吃驚中，很快的，兩間雅室佈置好了。

先是，水道生站在門下看屋內，他西瞧東看搖搖頭，道：「去，去瓷器店中搬上幾件景德鎮的大花筒，尺半高的八仙賀壽像也搬來，另外，上等茶具也來一套，安樂椅子不能少，墊腳的小橈要洋式的。」

他可是真會侍候，一切全想到了。

水道生把兩個女的叫過來，道：「石嬈嬈、小紅，你們二人要好侍候二老，若有不是小心我的手段。」

兩個女的立刻應聲「是」，這二人是他自府中找來的，專門侍候人的。

水道生真是用心良苦。

水道生非如此不可，他不能再蹈失去古照今的覆轍，當然他更明白，失去一個古照今便等於也失去了丘大元與于不悔，每想至此，他是錐心捶胸好不追悔也！

現在，他總算把他們的師父與師娘弄到了手，他當然要十分小心的侍候他二老了！

柳逢春與黃鶯夫妻二人幾乎是跳進幸福窩裏似的，二人太高興了。

別的不說，當黃鶯打坐在那張洋人愛用的安樂椅上的時候，小丫頭小紅便會在椅子後面搖擺椅子，令黃鶯以為自己已飄飄欲仙了。

尤其是抽過大烟之後，小紅送上一碗甜甜的蓮子湯圓湯，趁着苦口吃下肚，全身便舒服得想飛。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天整，這日過午不久，水道生帶着個中西合璧的大夫來了。

這位大夫出過洋，但回來黃浦

灘之後又開業搞中醫，因為那年頭還是中醫吃香。

這位大夫他姓楊，弄了個洋名叫楊約翰。

水道生帶着楊約翰進入小院的精舍中，水道生笑對柳逢春與黃鶯二人道：「這位楊大夫，新技術老觀念，甚麼大病他都看，扎中針，扎洋針，針到病除，我今請他來為二老看一看，把二老的身子治得比年輕時候還要好。」

柳逢春道：「真是難為你，如果把我妻的病醫好，水先生，你說吧，要我幹甚麼我幹甚麼！」

水道生哈哈一笑，道：「柳老，如今甚麼也別說，先把病治好。」

楊大夫把手提箱擱在桌子上，他取出聽筒掛胸上，先把黃鶯的腕脈摸上摸，只見他閉目直皺眉。

一邊的柳逢春好緊張，半盞熱茶時間，姓楊的一瞪眼，道：「我聽聽妳胸前背後……」

他把聽筒貼上黃鶯身上，這玩意兒中醫大夫沒見過，還是新鮮東西啊！

楊大夫聽了十幾遍，才搖搖頭道：「妳有肺癆。」

真是一語中的，黃鶯道：「咳了多年了。」

「妳抽大烟？」

「也是最近的事情。」

「再抽死得快。」

柳逢春一聽急上前，道：「怎麼會呢？她抽了便精神也大極了。」

楊大夫還真罵人，他冷冷的道：「那是笨蛋以為，如果你有一日不抽，試試看，非死不可！」

柳逢春一怔，道：「真的？」

楊大夫道：「怎麼不是真的？黃浦灘上去打聽，多少抽大烟的人跳江呀！」

柳逢春一聽，怒視水道生，叱道：「原來你玩我二老呀，可惡！」

水道生心中一怔，忙道：「我也不知道呀，所以我才把大夫請來為二老醫病的呀！」

不料柳逢春是個火爆脾氣，他一把揪住水道生，道：「說，你為甚麼如此招待咱們？你的目的是甚麼？」

水道生能說是要他二老為他賣命嗎？他啞口無言了。

柳逢春叱道：「你的心術不正！」

水道生道：「柳老，你怎麼如此翻臉不認人呀，我可並未對不起兩位呀！」

柳逢春道：「你為何叫咱們抽大烟？你想叫我妻早死不是？」

水道生道：「我若有此歹毒之心，就不會把楊大夫請來為兩位醫病了。」

黃鶯嘆口氣，道：「我們老了，我們的武功也遠不如從前了，否則我也可以武功療病的。」

這才是水道生最關心的，他不由追問一句：「你兩人的武功已大不如前了？」

黃鶯道：「幾乎武功盡失了！」

水道生冷笑了！

柳逢春道：「年已六十精力是不如從前了。」

他對水道生道：「原是想來投靠你的，這麼一來，也就算了，你的一切花費，等我找到古照今他們之後，必一五一十的還你！」

他再問水道生，又道：「可知他們落腳之地嗎？」

水道生大是洩氣的道：「他們人在『七巧賭坊』，找到虹橋西街就可以找到七巧賭坊了！」

他此言一出，便等於是攆二人走路了。

柳逢春又拉着黃鶯，兩人往門外便走，兩人連頭也不回的便走出去了。

水道生對楊大夫道：「那女的真快死了？」

楊大夫道：「氣漏神散，中氣不繼，內神離位，精氣不再，這人不死也差不多了！」

「真的不能救了？」

「總得都是個三兩年吧，還得處處小心侍候！」

水道生道：「操，走了也好，我用人甚急，豈有時間用個癆病呀！」

他塞了一錠銀子送走了楊約翰。

於是，這小院由他臨時住下了。

水道生還把李長春也找來這小院中住下來。

他們在等，等着瞧東洋倭寇與三刀會的大火併，當然，也許是七巧賭坊與東洋倭寇們的大對決！

走在大街上，那柳逢春嘿嘿冷笑，道：「別把老夫當成病貓呀，瞎了兒的狗眼……」

他的精神大，走起路來帶風聲，另一邊，黃鶯也冷笑道：「我故意說咱的功夫不行了，姓水的好一副失望的眼神，真是可笑！」

柳逢春道：「就說嘛，黃鼠狼向雞拜年，他紮根就沒按好心，找咱們為他出力賣命！」

「你呀，還說要為他做任何事呀！」

「誰叫他用手段請妳我抽大煙呀，他用大烟傷了妳，我就翻臉了。」

原來他老人家太愛黃鶯了，真是至死不渝的愛情。

這二人一路打探虹橋在那裏，

走了大半個時辰，走得黃鶯又喘了。

柳逢春也有些不自在，因為這些天他也抽烟抽上了癮，如今無烟抽，他心裏有些慌！

老英雄柳逢春夫妻二人常年住在惠州柳家莊，從不知大烟的厲害，尤其是飛梭黃鶯，以為吸了大烟治她的病，不料反而快要她的命！

柳逢春愛黃鶯勝過他自己生命，所以聽了那位楊大夫的警告立刻火大了，不顧一切的拉着妻子走了！

水道生心中也有氣，自己費了那麼大功夫，也下了本錢，為的不過是求高手助陣，不料柳逢春與黃鶯兩人親口說他們的功力已不行了！

水道生原打算求他兩人留下來的，聽了兩人的話他不攔住兩人了，任他兩人走掉。

那年頭人們也奇怪，那兒人多那兒擠，上海開了埠，附近州縣的人便也擠來黃浦灘碰運氣！

此刻人多，就沒人去注意柳逢春與黃鶯兩人了。

擠在人羣中，柳逢春口乾舌燥，黃鶯更是打哆嗦，沒有大烟抽，兩人不自在！

那黃鶯用力苦撐着，在柳逢春

的扶持下街邊上他問人，道：「老鄉呀，七巧賭坊在甚麼地方？」

那人忽的吃吃笑，他用手一指，道：「老先生，你不識字？」

柳逢春道：「我識字。」

那人指着高台階，道：「瞧，那塊金字招牌。」

柳逢春猛抬頭，果見高台階上的門楣有塊金字招牌，寫的是「七巧賭坊」。

柳逢春對那人要謝謝，不料那人已不見了。

他扶着妻子，道：「走，咱們上去吧！」

黃鶯已經在咬牙咯嗒響，臉色也變了！

「彭彭彭」，柳逢春在敲門，敲七巧賭坊大門。

「轟」的一聲門拉開了，是個伙計開的門：「幹甚麼呀，討飯的？去，去，去！」

柳逢春臉皮一緊，叱道：「你怎麼說話，你看我們像是討飯的？」

「那你們幹甚麼？想賭？咱們這幾天整修內部！」

「我們來找人。」

「找人？找誰？」

「古照今、丘大元、于不悔也可以。」

那伙計聽得一瞪眼，道：「

「你們呀，找他三位甚麼事，想向他們討小錢呀！」

柳逢春却笑了。

他明白，狗咬窮人敬富人這句話，不由淡淡一笑，道：「告訴他們，他們住在這兒嗎？」

伙計道：「你真的要找他們？」

柳逢春道：「告訴他們，就說他們的師父來了，師娘也來了。」

那伙計哈哈笑了：「吹牛皮呀，他三位本事大，你夠格當他們師父？」

「咻！」

真快，柳逢春的右手指已定在伙計的喉管上，他冷冷的道：「有本事你閃躲！」

那伙計當然閃躲，但他再是搖頭擺肩，而柳逢春的一根指頭就是在他喉前不稍離！

於是，伙計急得叫道：「喂，你想幹甚麼？」

柳逢春收回手，道：「叫他們出來迎接老夫！」

伙計道：「你真的是他們師父？」

「他們出來你就知道了。」

伙計一聽轉頭跑，他一邊跑一邊叫：「老闆娘，老闆娘，貴客上門了！」

他相信古照今的師父真的來了。

他奔進後面偏院中，正遇上古照今與小雪兩人併肩走出來，伙計立刻奔過去，道：「你師父來了。」

古照今道：「開玩笑，我師父才不會來呀！」

小雪道：「爲甚麼你師父不會來？」

古照今道：「師娘有氣喘病，臥病在床多年了，我師父師娘情義重，妳想想，師父會拋下師娘不管嗎？」

伙計忙道：「也有個病懨懨的女人，在一邊。」

古照今一驚，道：「真的？」

伙計道：「快去瞧瞧就知道。」

古照今拋下小雪就往前面跑，一口氣跑了大門下，他便也愣住了！

柳逢春見是古照今，不由招手，道：「阿今，師父來上海找你來了！」

古照今忽的奔過去，單膝一跪，叫道：「師父，師娘，你們也來了，太好了！」

黃鶯道：「你好，師娘不好了！」

古照今道：「快，咱們後面再詳談。」

他雙手扶正黃鶯，那小雪已追來了。

小雪剛走到，古照今已對她道：「給師父師娘叩個見面頭吧！」

小雪真聽話，爬在地上就叩頭，柳逢春道：「你們……」

古照今道：「師父，她與我結婚了。」

柳逢春道：「是個好姑娘，你要善待人家呀！」

古照今道：「我們相親又相愛。」

忽然傳來一陣腳步聲，就在圓門下，那哈大姐已率人迎出來了。

哈大姐身邊的于不悔猛的躍過去，大聲呼叫：「師哥，師哥，你們怎麼來了！」

丘大元已奔過去拉住了正在哆嗦的黃鶯。

丘大元吃驚的道：「師娘，妳怎麼了？」

這時候哈大姐也發覺了，她急忙叫伙計：「快，快去請大夫來，咱們這兒有人病了。」

那黃鶯開始喘起來了！

大夥見這光景都緊張了，哈大姐不緊張，她的心中暗自高興，因爲連古照今的師父師娘也來了，她的力量也更加的大了。

她如今正需要武功高的人來協助，因爲她心中十分明白，東洋人那個叫黑龍會的組織，大規模的攻擊還未展開，他們絕對不會失了財寶而就罷休！

哈大姐心中想的不能說，她只是盡心盡力的爲古照今的師父師母

張羅着最好的吃住之外，更把最好的大夫也爲二老請來了！

黃浦灘上中西醫，也真巧，他又把那位楊約翰請來了，楊大夫匆匆走進門，見是水道生會派人請他治的兩個老人家，就先是一瞪眼，然後呵呵笑了。

「兩位老人家，我們真的有緣份呀，又見面了！」

楊大夫如此說，哈大姐一邊就笑哈哈，道：「喲，你們原來認識呀！」

柳逢春不說話，楊大夫可是非說不可！

楊大夫也知道哈大姐的人不簡單，以一個女子，能在黃浦灘上黑白兩道呼風喚雨，她的手段不簡單！

「哈老闆，是這樣的，這兩位老人家原是在一位水先生那兒作客的。」

他只一提到水先生，哈大姐與大伙的興趣高昂了！

古照今吃驚，道：「水先生，水道生……」

楊大夫道：「就是他，原是他請我爲倆老醫病的，我也爲倆老診斷過了，可是我把結果說出來，藥還未開，這位老人家發了火，拉過他的老婆匆匆走了！」

哈大姐道：「你怎麼診斷的？」

楊大夫道：「我的診斷呀……」

來，給我師父師娘叩上三個見面氣！」

黃鶯道：「大元我最疼他了，可是他一去無音訊，我正在生他的氣！」

丘大元立即拉過翠竹，道：「我師父師娘叩上三個見面氣！」

頭。

翠竹當然高興！

大家都高興，柳逢春撫髯哈哈笑，他倆老以爲也跳進了福窩了。

柳逢春與黃鶯這一對老夫妻奔向哈大姐這件事，沒多久消息便傳入水道生的耳朵裏了，水道生心中不舒服，原是自己設計的，一心要把這倆老據爲己用的，不料又爲哈大姐撿了便宜！

水道生心中不是味，他坐在他的船上生悶氣。

過午不久，涼風徐徐，水道生閉目坦胸喝悶茶，忽聽岸上有人喚：「水先生嗎？」

水道生一瞪眼，立刻全身一震：「是你！」

岸上的矮壯漢子一聲笑，道：「下來說話。」

水道生道：「你上船來呀！」

聽水道生口氣，他帶着幾分怯怯，因爲岸上的人不是別人，乃小川是也！

水道生最不願見的人就是小川與田野。

小川在岸上招手，道：「下來方便。」

水道生跳下船了，他走近小川，道：「我告訴過你們，第二批貨不是我的船運送，第二批貨我轉包給了三刀會的船運出海，等三刀

會把銀子送來，我自自然的就把四千兩銀子一五一十的送去！」

小川搖搖頭，道：「四千兩銀子小意思，我來找你沒有別的事，只想打聽一件事。」

水道生道：「你向我打聽一件事？」

小川道：「而且我有回報。」

水道生道：「你們日本人太過份了，動不動就想奪人的命，好像你們的命貴重，咱們犯賤似的！」

他摸摸身上摸摸臉，又道：「我們是生意上的來往呀，上一回我們出手打了我還想要我老命！」

小川道：「你不是也帶着三刀會的大當家找上我們那裏動刀嗎？」

水道生道：「也是你們不講理，不問青紅皂白的出刀就殺人，咱們是自衛。」

淡淡一笑，小川道：「過去的算是一場誤會，也就別再提了！」

水道生道：「找我甚麼事？」

小川道：「先去酒館坐坐，我們再細聊。」

水道生先是看看附近，見沒有甚麼人，便點點頭，道：「也罷，去就去。」

他跟着小川，兩人走到大街上，那小川沒多久便轉入一家酒館中，伙計似乎認識小川，帶着他走到二樓上。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 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54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692.00
一年港幣\$1,081.00 一年港幣\$1,3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59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一年港幣\$1,180.00

上文提要：

小郭與毛小珠、哈巴狗等於河邊遇上關山月與崔心蓮的襲擊，小郭心知是金駝子與毛子水於背後指使，便以蟻語教哈巴狗與毛小珠詐傷引出金、毛二人，二人現身後，感到尷尬即刻退去，事後金駝子對其徒弟哈巴狗說要套出小郭的師門，毛子水也逼女兒毛小珠去探小郭的底細，但二小都當小郭為知己，所以各顯得為難……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飛圖

浪俠

月色朦朧擁江中 醉意薰薰試郎情

「妳是不是想大笑？」這人頗有自知之明。

翁玉琴快要死了，不想隱瞞甚麼，她點點頭。

「妳知道我是誰？」

「猜……也能猜出來……」

「似乎妳中了毒？」

「我快要死了！你……你能不能幫個忙？」

「能，妳能不能也幫我個忙？」

「我？我是快死的人，你要我……幫忙？」

「對！」

「你這人真絕……還快死的人你也開玩笑？」

「妳死不了的！妳能不能幫？」

「要是我真能不死……你只要能出來，甚麼忙我都能幫。」

「那真是好極了！好極了！」

「你是說我……我不會死？」

「當然。」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中了何人的毒？」

「不管是誰，就算是當今使毒名手巫春、金駝子以及李樹等等，也都沒甚麼了不起。」

翁玉琴道：「可是我快要死了呀！我正是中了金駝子的毒！」

裴不凡道：「妳似乎對金駝子的信心遠超過我。」

「不是這樣，因為我……我自己知道還能活多久。」

裴不凡道：「妳並不能確知自己能活多久。」

翁玉琴道：「八成，你想在我死前消遣我一下？」

「當然不是，我求妳幫忙，妳答應了是不？」

「對，問題是我目前無法為你作甚麼事！」

「能！只要妳的嘴還能動就成！」

「你快點說吧！再停一會，我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我救了妳之後，妳要作我的情人……」

「你……」翁玉琴真的想笑，所謂幫忙就是作他的情人。

「妳又在笑，對不？至少心裡在笑。」

「對……」

「是不是在想，一旦作了我的情人，也不知道是作了甚麼人的情人？是僧是道，是文人是武士對不？」

翁玉琴又笑了，她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裴不凡道：「我不會不道，不文不武，但也可以說亦僧亦道，亦文亦武，作這種人的妻子不可，情人則可。」

「你為甚麼不要我作你的妻子？」

裴不凡道：「這完全是情調問題。」

「至少還能對得起裴不凡這個名字吧！」

「當然，你是我的再造恩人，我今生再也不會離開你了。」

「妳當然不會離開我，因為我會殺了妳！」

「你為什麼要不僧不道不文不武？」

「因為我見過太多出家的人不守清規，可以說守清規的人太少了。而岳飛所說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人也太小了，因此我要以自己的形象警世。」

翁玉琴道：「將來你站在哪一邊？」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我也不要那種女人。」
「我答應了。」
「不過我仍要先小人而後君子，我的所謂『情人』！」
翁玉琴真大笑，這個人真是太絕了。
只不過這個人至少是不尚虛浮，有一句說一句的人。

裴不凡取出一個小葫蘆，倒出五粒小藥丸納入她的口中。
翁玉琴道：「你也會療毒？」
裴不凡道：「我如果不會，這世界上就沒有會的了。」
翁玉琴道：「你要我做你的情人，不怕得罪了那個主兒？」
「我雖然不知道他是誰，但能猜到。」
「是不是身手高，身份也很高？」
「是的，他八成是……」
裴不凡打斷了她的話，道：「不用說了。」
「你似乎已經猜出他是誰了。」
裴不凡點點頭。
翁玉琴道：「你也不怕他？」
「有點怕，但不很怕。」
「這是不是指你的藝業不如他？」
「也許不是藝業，而是動計謀不如他。」
「對，那個人是陰謀詭計層出不窮的人。」
裴不凡伸出手，翁玉琴也伸出手，他握住她的手，把她拉了起來，她忽然驚喜而尖叫了起來。
要死的人，居然在蓋茶工夫變成一個沒病的人了。
不論是誰都會驚喜若狂的。
「裴不凡，你很了不起。」

「至少還能對得起裴不凡這個名字吧！」
「當然，你是我的再造恩人，我今生再也不會離開你了。」
「妳當然不會離開我，因為我會殺了妳！」
「你為什麼要不僧不道不文不武？」
「因為我見過太多出家的人不守清規，可以說守清規的人太少了。而岳飛所說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人也太小了，因此我要以自己的形象警世。」
翁玉琴道：「將來你站在哪一邊？」
裴不凡道：「我要好好地擦亮眼，看清之後再說。」
「你是說目前的局面很複雜？」
「當然，一不小心會把好人當作壞人，把壞人當作了好人。」
裴不凡道：「我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個處男，妳信不信？」
翁玉琴道：「若真如此，我的運氣真不壞。」

這是本鎮上最大的一家酒樓，也是數百里內最大的一家。
小郭和三小在飲酒，這工夫進入二人。
小郭的眼珠子立刻就亮了起來。
一個是蕭露，另一個又是長孫虎那個英俊青年。
小郭自信是個涵養極佳的人，對這件事却不能處之泰然。
儘管到目前為止，他和他一起時只能用管子欣賞，儘管他和長孫虎在一起，却又是十分親暱的樣子，甚至儘管她自稱是他的人了，却又和別人親熱，小郭仍然很在乎她。
只不過蕭露却像是根本不認識他。
「噫！長孫虎指指小郭道：『又遇上了這個人。』」
蕭露道：「是啊！又遇上這傻蛋，真倒霉！」
小郭五臟翻騰，哈巴狗指着二人道：「我看你們兩個才是不折不扣的王八蛋加三級……」
林小玲和毛小珠大笑。
蕭露道：「小虎，和這人一起的，都有點十三點。」
毛小珠忍無可忍，霍然站起，走到蕭露桌邊指着她的鼻尖道：「妳這個小潑婦敢罵人！」
蕭露道：「妳要幹什麼？」
毛小珠道：「我要揍妳！」一掌搗去，蕭露伸出兩個指頭一撥，毛小珠這一拳被撥偏了。
小郭道：「小珠，妳回來！」
毛小珠不服，又是一掌砸過去，蕭露一閃，長孫虎用筷子夾來，牢牢地夾住了她的腕脈，居然

抽不回來。

這差距相差太遠了，小珠漲紅了臉。

林小玲不服又撲了上去，用一杯酒向長孫虎攆去。

長孫虎只是一吹，酒全都折回，灑在小玲自己的身上。

小郭走近，向長孫虎攻出三掌。

當然，長孫虎鬆了筷子，毛小珠收回了手，一怒之下要掀他們的桌子，那知長孫虎以一個指頭按住，桌子紋風不動。

小郭攻出的都是極少用的煞招，不但凌厲，而且變化絕奇，所以長孫虎就沒有那麼輕鬆。

至少五六招下來，他並沒佔到上風。

「好！算你有一套。」長孫虎道：「你自以為還有什麼比我高明的？自管提出來，咱們見個高下。」

小郭這些日子增長不少見識，賭，他不是頂尖，武功當然也不是，還有什麼是他比別人高明的呢？

只要有，他一定要和此人見個高下。

因為到目前為止，此人處處佔了上風。

至少他的女人在他身邊，小郭自己反而變成了陌路人。

「你的酒量如何？」

「千杯不醉！怎麼？你也善飲？」

小郭道：「一生中不知醉是什麼滋味。」

這個牛可吹大了，長孫虎看了看蕭露道：「聽到沒有？這個傻子終於還有值得一提的。」

毛小珠厲聲道：「不要傻子、傻子的稱呼！」

長孫虎道：「妳以為他不傻？」

「他當然不傻，而且找不出幾個比他聰明的人。」

長孫虎和蕭露相視而笑，道：「好，咱們來比飲。」

小郭道：「好！贏了如何？輸了又如何？」

長孫虎道：「輸的人除了付酒錢之外，另輸一萬兩。」

小郭道：「如果你輸了，另加一項。」

「加一項什麼賭注？」

「不准再和她在一起。」他指指蕭露。

長孫虎道：「怎麼？你認識她？」

「當然，她是我的女人，只不過我是自賭桌上把她贏來的。」

長孫虎和蕭露互視一眼，道：「你可知道她的名字？」

「她是不是叫蕭露？」

二人大笑，蕭露道：「我們終

於得到一個結論。」

「什麼結論？」

「你是個傻瓜！因為我叫蘇喜，不叫蕭露。」

此言一出，小郭不由大為驚愕，喃喃道：「妳不是蕭露？」

蘇喜道：「當然不是，名字可以隨便改變。」

小郭楞了一會，兩女可看出一點門道了，林小玲道：「小郭，蕭露是你的什麼人？你什麼時候在賭桌上贏了個女人？」

小郭道：「不久以前。」

長孫虎道：「賭飲還算不算數？」

「當然算數。」

「如我輸了，仍然不許我和蘇喜在一起？」

「對，至少在我弄清楚之前你們不要在一起。」

「弄清什麼？」

「弄清她是不是真的叫蘇喜，而不是叫蕭露。」

長孫虎看看身邊的蘇喜，她勉強點點頭，於是長孫虎離桌道：「走吧！在此處比飲是不成的。」

小郭道：「不在此處比到何處去？」

「到糟坊（製酒廠）去！」

四小跟着長孫虎來到鎮上一家大糟坊，要求掌櫃讓他們看看儲酒庫，說是要大量購酒。

掌櫃看這六個人，最大的是長孫虎，也不過是二十六光景，一些毛孩子能大量買酒嗎？

「小友要買多少酒，買哪一種酒？」

長孫虎道：「貴人糟坊有幾種酒？」

「燒酒（白干）、黃酒（即俗稱老酒）和花雕三種。」

長孫虎道：「燒酒存量有多少？」

掌櫃聽到這口氣有點不悅，心想：「毛頭小子你能買多少？」

掌櫃的道：「本坊的燒酒存量不多，大約還有一千七百多斤，不知這數字夠不夠……」

那知長孫虎攤攤手道：「勉強湊合了。」

掌櫃還有點不信，茫然道：「小友是說全買了？」

「是啊！本來我們是想要兩千斤以上的。」

「小友可知道這一千多斤燒酒要多少銀子？」

長孫虎道：「要不要一萬兩？」

這口氣又把掌櫃唬得一楞，喃喃道：「不要……不要……這麼說，小友是決定全要了？」

「當然！掌櫃請帶路去看看酒吧！」

掌櫃帶二人來到後面酒庫中，打開門，那香醇而濃烈的酒氣撲鼻

這可是燒酒呀！」

長孫虎道：「不必發愁！」

小郭道：「如果弄醉了這一池酒，也是暴殄天物，不如我們都把身子洗淨，赤裸下池！」

長孫虎不反對，於是二人去洗澡。

然後二人只穿了一件內褲下池，使身子沉入池底。

人沉底不冒泡，可知他們都閉住了呼吸。

只不過閉住呼吸能就多久？這就要看雙方的功力了。

時間緩緩地在沉悶、焦灼中流走了，已經是半個時辰了！

二人在池底還是一樣，仍沒冒泡，而且沒動一下。

掌櫃大為驚惶，道：「二位小友在此打賭，要是出了人命，本糟坊還要打人命官司，這怎麼可以？快點把他們弄上來！他們會不會已經死了？」

蘇喜道：「不會的！」

掌櫃道：「要是死了呢？」

蘇喜道：「死了由我負責，當然，我負責自己這邊的人！」

林小玲道：「我以為長孫虎已經淹死了！不信妳把他弄上來看看。」

蘇喜道：「我以為姓郭的已經死了，不信弄上來看看。」

兩人都知道對方的心意，想要

對方先把自己的人弄上來。

那麼一來，輸的就是對方了。

掌櫃在一邊不停地嘟囔，說是死了會影響他們的生意。

如果傳出去酒池中淹死了人，就更無人敢喝他們的酒了。

大約一個時辰光景，池底開始冒泡。

這顯示二人在呼吸，只是呼吸量極少。

這當然是利用龜息換氣的方法，只不過這種換氣的方式是十分深奧的，有多大的功力才能在水底就久？

池這邊是長孫虎，那邊是小郭。

二人冒的泡越來越大。

大約又過了半個時辰，小郭身邊的酒忽然起了波濤，就像是有一條大魚在水底蹦跳一樣。

事實上，這是利用體內排出的罡氣使水震盪而製造氧氣。

不管甚麼人，也不管他有多深的武功，都不能不用氧氣。

水中有氧氣，酒中自然也有氧氣。

只不過含量太少，問題是如何使其含量增加？

這激水生波就是一個有效的辦法，而此刻這邊酒池底下的長孫虎也以同樣方法激起了酒浪。

掌櫃目瞪口呆，他甚至以為二

人已死，是鬼在作祟。

三小也大為驚異，至少他們現在才知道，小郭太簡單了。

池中酒浪越來越大，真正是酒浪滔天，蔚為奇觀。

有時噴起的酒柱達一丈多高，像兩頭巨鯨在噴水。

這樣又過了半個時辰，一共約兩個多時辰，突然酒池底冒出一人，正是長孫虎，他落在池外，全身赤紅。

他身形有點的搖晃，顯然已有五六分酒意了。

他四下打量，見小郭尚沒出池，大感懊喪。

正在這時，酒池中冒起一人，正是小郭。

他身上也是赤紅的，身子也有點搖晃。

顯而易見，二人的酒量幾乎一樣，小郭只比長孫虎遲一點點時間出池而已，二人的酒意也完全一樣。

「我輸了！」長孫虎道：「其實我絕對能再就一會，甚至比你更遲些出池，我只以為你已經出池了！」

小郭道：「酒逢知己，甚是難得！你沒有輸！」

「我輸了！」長孫虎道：「我自當遵約在短時間內與蘇喜疏遠，希望近日能和你印証別的技藝了。」

蘇喜道：「小虎，你真行嗎？」

思……」

小郭道：「請不必為我耽心！」

蘇喜道：「小虎，你真行嗎？」

小郭好像沒聽見，毛小珠也道：「小郭，你行嗎？」

「這種事也可以試試看嗎？」

「不試怎麼知道自己成不成？」

哈巴狗道：「郭少俠，請三思……」

樣。

「只不過兩人都都不願叫停，大概五六十招時，有個人在一邊大聲道：『快別打了，妳們可能是一家。』」

來人正是長孫虎，但二女還是不停手。

長孫虎往中間一站，正好二女各砸出一掌。

長孫虎真是了得，幾乎分不出先後接下兩掌。

蕭露道：「長孫虎，你們是什麼來歷？」

長孫虎道：「姑娘先說出自己的來歷，我們一定說。」

蕭露道：「為什麼一定要我先說？」

長孫虎道：「是姑娘問我們，當然要先讓我們知道妳自己的來歷，這樣我們才能信任姑娘。」

蕭露道：「如果我說連我自己也不知自己的身世呢？」

長孫虎一楞道：「妳和她一樣！」

他發現蘇喜冷冷地沒有表情，長孫虎就不便再說了。

蕭露見她十分冷漠，也不願向她低頭，掉頭走了。

蕭露走遠了之後，長孫虎道：

「妳真不聰明，這個蕭露很可能和妳有關係，妳為什麼仇視她？」

「你不懂？」

「我是不懂。」

「不懂就不要問。」

「正因為不懂才要問。」

蘇喜扭頭就走，道：「小虎，

如果我喝醉了，把你當作別的男人，你會不會順水推舟，佔有我？」

長孫虎愕然道：「為什麼要問這個？」

「你回答問題就是了。」

長孫虎喃喃道：「我……我當然不會那麼做的。」

「小虎，你的語氣有點勉強。」

「沒有啊！」

「是不是如果真的遇上那情況，你沒有太大的把握可以把持得住？」

長孫虎道：「我應該不會乘人之危的。」

蘇喜就不再出聲了。

三更將至，小郭正要入睡，忽然屋內人影一閃。

「誰？」

林小玲「噓」了一聲，立刻來到床前，低聲道：「不要出聲，是我。我要你去看一件怪異的事。」

小郭不耐地道：「什麼怪事？」

林小玲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妳別胡扯！那有這種事！」

「你來看嘛，小心點，別弄出聲音來。」

小郭只好下床，二人小心翼翼地从後窗出來，隱伏在視野良好之處。

等了一會毫無動靜，小郭道：「妳是不是吃飽了沒事做？」

語音未畢，林小玲扯了一下要他噤聲。

這工夫哈巴狗自後窗中竄出來，他的輕功差，不能自後窗處竄身上屋，只好先落地再墊步拔起。在上屋之前，他還小心地四下張望了一會。

小郭一看他的舉措，有點鬼鬼祟祟，不由一怔，哈巴狗這個人一向待人謙虛，而且坦率爽直，從無秘密可言。

照這行為看來，這人大有問題。

由兩小的隱身位置望去，哈巴狗在屋頂上放了一件東西，用一塊小石壓住，立刻就掠下屋頂。

小郭看了小玲一眼，低聲道：「想不到……」

小玲道：「快去看看，遲了就来不及。」

「為什麼來不及？」

「因為來取這東西的人馬上就要來了。」

小郭很聰明，故意以不高明的輕功掠過去。

這樣萬一來取此物的人在附近看到，會把他看作哈巴狗，因為在

遠遠看不清是誰，却能看出輕功高

低來。

小郭拿起小石下的字條，看了一會就再壓好。

他剛剛回到小玲身邊，已看到二三十丈外有條人影疾掠而來。

小玲以肘部撞了一下，告訴他人已到了。

來人落在屋脊上，四下一打量，拿起紙條就走了。小玲低聲道：

「你為什麼不攔截？」

「目前沒有必要。」

「什麼時候才是有必要的時候？」

「過些日子。」

「你看出這蒙面人是誰了吧？」

「雖然他盡可挺起背脊，但駝背是他的招牌，豈能瞞得了人，他必是哈巴狗之師金駝子。」

「小郭，有句話我說出來，你可能覺得我多心。」

「不會的，妳說吧！」

「哈巴狗在此做臥底已經不容置疑，對不？」

「當然！」

「那麼金駝子和毛子水是穿一條褲子的人。金駝子扯着哈巴狗這條線，而毛老爹也來了，這已經獲得了證明。」

小郭微微搖頭。

林小玲道：「你以為不會？」

(未完·十一)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 : 858 8682 Fax : 540 4422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